

PL
2451
.Y8
v.21

陶菴夢憶卷四大觀四去

山陰張岱宗子撰藏書

不繫園

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
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
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
侯攜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
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
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

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
絕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語純卿笑曰
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旻居喪請吳
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爲我舞劒一迴庶
因猛厲以通幽冥旻脫縗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劒入雲
高十數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驚
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
舞劒正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
作胡旋舞數纏大嚟而去

秦淮河房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
無虛日晝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
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襍坐兩岸水
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紉緩鬢傾髻
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之看燈船好事者
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
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
水火激射舟中鐺鉞星鏡譙歌絃管騰騰如沸士女凭

欄轟笑聲光淩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
自散鍾伯敬有秦淮河燈船賦備極形致

兗州閱武

辛未三月余至兗州見直指閱武馬騎三千步兵七千
軍容甚壯馬蹄卒步滔滔曠曠眼與俱駛猛掣始回其
陣法奇在變換旂動而鼓左抽右旋疾若風雨陣旣成
列則進圖直指前立一牌曰某陣變某陣連變十餘陣
奇不在整齊而在便捷扮敵人百餘騎數里外煙塵全
起迺卒五騎小如黑子頃刻馳至入轅門報警建大將

旗鼓出奇設伏敵騎突至一鼓成擒俘獻中軍內以姣
童扮女三四十騎荷旃被毳繡袂魑結馬上走解顛倒
橫豎借騎翻騰柔如無骨奏樂馬上三絃胡撥琥珀詞
四上兒密失父兒機僣休兜離罔不畢集在直指筵前
供唱北調淫俚曲盡其妙是年參將羅某北人所扮者
皆其歌童外宅故極姣麗恐易人爲之未必能爾也

牛首山打獵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與其弟勲衛甥趙忻
城貴州揚愛生楊州顧不盈余友呂吉士姚簡叔姬侍

王月生顧睂董白李十揚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姬
侍服大紅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馬鞢青骹縹韓
盧炆箭手百餘人旗幟棍棒稱是出南門校獵於牛首
山前後極馳驟縱送之樂得鹿一麕三兔四雉三猫狸
七看劇於獻花巖宿於祖塋次日午後獵歸出鹿麕以
饗士復縱飲於隆平家江南不曉獵較爲何事余見之
圖畫戲劇今身親爲之果稱雄快然自須勲戚豪右爲
之寒酸不辦也

楊神廟臺閣

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
駱氏兄弟主之一以思緻文理爲之扮馬上故事二三
十騎扮傳奇一本年年換三日亦三換之其人與傳奇
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時一指點爲某似某非人
人絕倒者不之用迎後如扮胡槌者直呼爲胡槌遂無
不胡槌之而此人反失其姓人定然後議扮法必裂繪
爲之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緞某花樣雖匹錦數十
金不惜也一冠一履主人全副精神在焉諸友中有能
生造刻畫者一月前禮聘至匠意爲之唯其使裝束備

先期扮演非百口叫絕又不用故一人一騎其中思緻文理如玩古董名畫一勾一勒不得放過焉土人有小災禳輒以小白旗一面到廟禳之所積盈庫是日以一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長可七八里如幾百萬白蝴蝶迴翔盤礴在山坳樹隙四方來觀者數十萬人市楓橋下亦攤亦篷臺閣上馬上有金珠寶石墮地拾者如有物憑焉不能去必送還神前其在樹叢田坎間者問神輒示其處不或爽

雪精

外祖陶蘭風先生倅壽州得白騾蹄踰都白日行二百里畜署中壽州人病噎隔輒取其尿療之凡告期乞騾尿狀常十數紙外祖以木香沁其尿詔百姓來取後致仕歸捐館舅氏嗇軒解驂贈余余參之十餘年許實未嘗具一日草料日夜聽其自出覓食視其腹未嘗不飽然亦不曉其何從得飽也天曙必至門祇候進廐候驅策至午勿御仍出覓食如故後漸跋扈難御見余則馴服不動跨鞍去如箭易人則咆哮蹄齧百計鞭策之不應也一日與風馬爭道城上失足墮濠塹死余命葬之

諡之曰雪精

嚴助廟

陶堰司徒廟漢會稽太守嚴助廟也歲上元設供任事

者聚族謀之終歲凡山物羶羶

虎豹麋鹿羶豬之類

海物醯醢

江豚

海馬鯨黃沙魚之類

陸物癡癡

豬必三百觔羊必二百觔一日一換雞鶩鳧鴨之屬不極肥不上貢

水物噉噉

凡蝦魚蟹蚌之類無不鮮活

羽物毳毼

孔雀白鵲錦雞白鸚鵡之屬即生供

之毛物毳毼

白鹿白兔活貂鼠之屬亦生供之

泊非地

閩鮮荔枝圓眼北蘋婆果沙果

文官果之類

非天

桃梅李杏楊梅枇杷櫻桃之屬收藏如新擷

非制

熊掌猩唇豹胎之屬非

性

酒醉蜜餞之類

非理

雲南蜜唧峨嵋雪蛆之類

非想

天花龍蜚雕鏤瓜之棗捻塑米麵之類

物無不集庭實之盛自帝王宗廟社稷壇壝所不能比
隆者十三日以大船二十艘載盤幹以童崽扮故事無
甚文理以多爲勝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陸奔隨路兜截
轉摺謂之看燈頭五夜夜在廟演劇梨園必倩越中上
三班或僱自武林者纏頭日數萬錢唱伯喈荆釵一老
者坐臺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羣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
中有全伯喈全荆釵之名起此天啟三年余兄弟攜南
院王岑老串楊四徐孟雅圓社河南張大來輩往觀之
到廟蹴踘張大來以一丁泥一串珠名世毬著足渾身

旋滾一似黏寔有膠提掇有綫穿插有孔者人人叫絕
劇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楊四扮火工竇老徐孟雅扮洪
一嫂馬小卿十二歲扮咬臍串磨房撒池送子出獵四
齣科諢曲白妙入筋髓又復叫絕遂解維歸戲場氣奪
鑼不得響燈不得亮

乳酪

乳酪自駟僧爲之氣味已失再無佳理余自豢一牛夜
取乳置盆盎比曉乳花簇起尺許用銅鐺煮之瀹蘭雪
汁乳觔和汁四甌百沸之玉液珠膠雪腴霜膩吹氣勝

蘭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鵲觴花露入甌蒸之以熱
妙或用豆粉攪和漉之成腐以冷妙或煎酥或作皮或
縛餅或酒凝或鹽醃或醋捉無不佳妙而蘇州過小拙
和以蔗漿霜熬之濾之鑽之掇之印之爲帶骨鮑螺天
下稱至味其製法祕甚鎖密房以紙封固雖父子不輕
傳之

二十四橋風月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
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

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
歪妓襍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道莫得入歪妓多可
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
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
揜映閃滅於其間爬盪者簾雄趾者闔燈前月下人無
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游子過客往來
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者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
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
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卽出一一俱去剩者

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魃無人聲
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醵錢向茶博士買
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
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
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鴰受餓受笞
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
必狎妓向余噓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
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耽耽望幸當御者亦不過
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

頤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噓余亦大噓

世美堂燈

兒時跨蒼頭頸猶及見王新建燈燈皆貴重華美珠燈料絲無論卽羊角燈亦描金細畫纓絡罩之懸燈百盞尙須秉燭而行大是悶人余見水滸傳燈景詩有云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已盡燈理余謂燈不在多總求一亮余每放燈必用如椽大燭顓令數人剪卸燼煤故光迸重垣無微不見十年前里人有李某者

爲閩中二尹撫臺委其造燈選雕佛匠窮工極巧造燈
十架凡兩年燈成而撫臺已物故攜歸藏櫝中又十年
許知余好燈舉以相贈余酬之五十金十不當一是爲
主燈遂以燒珠料絲羊角剔紗諸燈輔之而友人有夏
耳金者翦綵爲花巧奪天工罩以冰紗有煙籠芍藥之
致更用麤鐵線界畫規矩匠意出樣剔紗爲蜀錦皴其
界地鮮豔出人耳金歲供鎮神必造燈一盞燈後余每
以善價購之余一小僎善收藏雖紙燈亦十年不得壞
故燈日富又從南京得趙士元夾紗屏及燈帶數副皆

屬鬼工決非人力燈宵出其所有便稱勝事鼓吹弦索
廝養臧獲皆能爲之有蒼頭善製盆花夏間以羊毛鍊
泥墩高二尺許築地湧金蓮聲同雷礮花蓋畝餘不用
煞拍鼓鐃清吹鎖呐應之望花緩急爲鎖呐緩急望花
高下爲鎖呐高下燈不演劇則燈意不酣然無隊舞鼓
吹則燈焰不發余敕小僮串元劇四五十本演元劇四
齣則隊舞一回鼓吹一回弦索一回其間濃淡繁簡鬆
實之妙全在主人位置使易人易地爲之自不能爾爾
故越中誇燈事之盛必曰世美堂燈

甯了

大父母喜參珍禽舞鶴三對白鷗一對孔雀二對吐綬
雞一隻白鸚鵡鸚哥綠鸚鵡十數架一異鳥名甯了身
小如鴿黑翎如八哥能作人語絕不啞喏大母呼媵婢
輒應聲曰某丫頭太太叫有客至叫曰太太客來了看
茶有一新娘子善睡黎明輒呼曰新娘子天明了起來
罷太太叫快起來不起輒罵曰新娘子臭淫婦浪蹄子
新娘子恨甚置毒藥殺之甯了疑卽秦吉了蜀敘州出
能人言一日夷人買去驚死其靈異酷似之

張氏聲伎

謝太傅不畜聲伎曰畏解故不畜王右軍曰老年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覘曰解曰覘古人用字深確蓋聲音之道入人最微一解則自不能已一覘則自不能禁也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厯年間與范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爲之有可餐班以張綵王可餐何閏張福壽名次則武陵班以何韻士傅吉甫夏清之名再次則梯仙班以高睂生李峴生馬藍生名再次則吳郡班以王晚生夏汝開楊

嘯生名再次則蘇小小班以馬小卿潘小妃名再次則
平子茂苑班以李含香顧岍竹應楚烟楊騷騷名主人
解事日精一日而僉技藝亦愈出愈奇余厯年半百
小僉自小而老老而復小小而復老者凡五易之無論
可餐武陵諸人如三代法物不可復見梯仙吳郡間有
存者皆爲佝僂老人而蘇小小班亦强半化爲異物矣
茂苑班則吾弟先去而諸人再易其主余則婆娑一老
以碧眼波斯尙能別其妍醜山中人至海上歸種種海
錯皆在其眼請共舐之

方物

越中清饒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鼈馬
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
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
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
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
棗地栗團窩笋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
韭芽元笋塘栖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鴛鳥青鯽方柿
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嵎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

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
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鯉白蛤江
魚鱮魚裏河鮰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
逐逐日爲口腹謀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
寸割裂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則向之傳食四方不
可不謂之福德也

祁止祥癖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
其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鞠癖有鼓鉞

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寶示余
余謂此西方迦陵鳥何處得來阿寶妖冶如蕊女而嬌
癡無賴故作澁勒不肯著人如食橄欖咽澁無味而韻
在同甘如喫煙酒鯁餉無奈而輒同沾醉初如可厭而
過卽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釘嚼鐵一字百磨口口親授
阿寶輩皆能曲通主意乙西南都失守止祥奔歸遇土
賊刀劍加頸性命可傾至寶是寶丙戌以監軍駐台州
亂民鹵掠止祥囊篋都盡阿寶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
歸剛半月又挾之遠去止祥去妻子如脫躡耳獨以變

童患子爲性命其癖如此

泰安州客店

客店至泰安州不復敢以客店目之余進香泰山未至
店里許見驢馬槽房二十三間再近有戲子寓二十餘
處再近則密戶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謂是一州之
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
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
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勞之
謂之接頂夜至店設席賀謂燒香後求官得官求子得

子求利得利故曰賀也賀亦三等上者專席糖餅五果
十餠果核演戲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餅亦餠核亦演戲
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餅餠核不演戲亦彈唱計其店
中演戲者二十餘處彈唱者不勝計庖廚炊爨亦二十
餘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後輦酒狎妓惟所欲
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舊客房不
相襲輦素庖廚不相溷迎送廝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
識之矣泰安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陶菴夢憶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陶菴夢憶卷五

山陰 張岱 宗子撰

范長白

范長白園在太平山下萬石都焉龍性難馴石皆笏起
傍爲范文正公墓園外有長堤桃柳曲橋蟠屈湖面橋
盡抵園園門故作低小進門則長廊複壁直達山麓其
繪樓幔閣祕室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見也山之左爲
桃源峭壁迴湍桃花片片流出右孤山種梅千樹渡澗
爲小蘭亭茂林脩竹曲水流觴件件有之竹大如椽明

靜娟潔打磨滑澤如扇骨是則蘭亭所無也地必古蹟
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學問但桃則谿之梅則嶼之竹則
林之儘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籬下也余至主人出見
主人與大父同籍以奇醜著是日釋褐大父勗之曰丑
不冠帶范年兄亦冠帶了也人傳以笑余亟欲一見及
出狀貌果奇似羊肚石雕一小獠其鼻頤顴頤猶殘缺
失次也冠履精潔若諧謔談笑面目中不應有此開山
堂小飲綺疏藻幕備極華縟祕閣清謳絲竹搖颺忽出
層垣知爲女樂飲罷又移席小蘭亭比晚辭去主人曰

寬坐請看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鄉有縉紳先生喜調
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句遂字月爲
少焉頃言少焉者月也固留看月晚景果妙主人曰四
方客來都不及見小園雪山石矜訝銀濤蹴起掀翻五
泄搗碎龍湫世上偉觀惜不令宗子見也步月而出至
元墓宿葆生叔書畫舫中

于園

于園在瓜州步五里鋪富人于五所園也非顯者刺則
門鑰不得出葆生叔同知瓜州攜余往主人處處款之

園中無他奇奇在礪石前堂石坡高二丈上植果子松
數顆緣坡植牡丹芍藥人不得上以實奇後廳臨大池
池中奇峯絕壑陡上陡下人走池底仰視蓮花反在天
上以空奇卧房檻外一壑旋下如螺螄纏以幽陰深邃
奇再後一水閣長如艇子跨小河四圍灌木叢禽鳥
啾唧如深山茂林坐其中頽然碧窈瓜州諸園亭俱以
假山顯胎於石娠於礪石之手男女於琢磨搜剔之主
人至于園可無憾矣儀真汪園輦石費至四五萬其所
最加意者爲飛來一峯陰翳泥濘供人唾罵余見其棄

地下一白石高一丈闊二丈而癡癡妙一黑石闊八尺
高丈五而瘦瘦妙得此二石足矣省下二三萬收其子
母以世守此二石何如

諸工

竹與漆與銅與窯賤工也嘉興臘竹王二之漆竹蘇州
姜華雨之筭策竹嘉興洪漆之漆張銅之銅徽州吳明
官之窯皆以竹與漆與銅與窯名家起家而其人且與
縉紳先生列坐抗禮焉則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特人
自賤之耳

姚簡叔畫

姚簡叔畫千古亦千古戊寅簡叔客魏爲上賓余寓
桃葉渡往來者閔汶水曾波臣一二人而已簡叔無半
面交訪余一見如平生歡遂榻余寓與余料理米鹽之
事不使余知有空拉余飲淮上館潦倒而歸京中諸熱
戚大老朋儕縉紳高人名妓與簡叔交者必使交余無
或遺者與余同起居者十日有蒼頭至方知其有妻在
寓也簡叔塞淵不露聰明爲人落落難合孤意一往使
人不可親疎與余交不知何緣反而求之不得也訪友

報恩寺出冊葉百方宋元名筆簡叔眼光透入重紙據
梧精思面無人色及歸爲余倣蘇漢臣一圖小兒方據
澡盆浴一脚入水一脚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掖
兒一手爲兒擤鼻涕旁坐宮娥一兒浴起伏其膝爲結
繡榻一圖宮娥盛粧端立有所俟雙鬟尾之一侍兒捧
盤盤列二甌意色向客一宮娥持其盤爲整茶鋏詳視
端謹覆視原本一筆不失

爐峯月

爐峯絕頂復岫迴巒斗聳相亂千丈巖陬牙橫梧兩石

不相接者丈許俯身下視足震懾不得前王文成少年曾趵而過人服其膽余叔爾蘊以氈裹體縋而下余挾二樵子從壑底撥而上可謂癡絕丁卯四月余讀書天瓦菴午後同二三友人登絕頂看落照一友曰少需之俟月出去勝期難再得縱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則下山覓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語亦有理四人踞坐金簡石上是日月政望日沒月出山中草木都發光怪悄然生恐月白路明相與策杖而下行未數武半山嗥嘯乃余蒼頭同山僧七八人持火燎鞬刀木棍疑

余輩遇虎失路緣山叫喊耳余接聲應奔而上扶掖下
之次日山背有人言昨晚更定有火燎數十把大盜百
餘人過張公嶺不知出何地吾輩匿笑不之語謝靈運
開山臨解從者數百人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
爲靈運乃安吾輩是夜不以山賊縛獻太守亦幸矣

湘湖

西湖田也而湖之成湖焉湘湖亦田也而湖之不成湖
焉湖西湖者坡公也有意於湖而湖之者也湖湘湖者
任長者也不願湖而湖之者也任長者有湘湖田數百

頃稱巨富有術者相其一夜而貧不信縣官請湖湘湖
灌蕭山田詔湖之而長者之田一夜失遂赤貧如術者
言今雖湖尙田也不下插板不築堰則水立涸是以湖
中水道非熟於湖者不能行咫尺游湖者堅欲去必尋
湖中小船與湖中識水道之人遡十闕三鯁咽不之暢
焉湖裏外鎖以橋裏湖愈佳蓋西湖止一湖心亭爲眼
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亂插水面四圍山趾稜
稜礪礪濡足入水尤爲奇峭余謂西湖如名妓人人得
而媒褻之鑒湖如閨秀可欽而不可狎湘湖如處子既

姪羞澁猶及見其未嫁時也此是定評確不可易

柳敬亭說書

南京柳麻子鰲黑滿面虬癯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嘞呖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汨汨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晷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飢食有聲閒中著色

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
下人咕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
至丙夜拭桌翦燈素瓊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
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
諦聽不怕其不齧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
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變故其行
情正等

樊江陳氏橘

樊江陳氏辟地爲果園枸菊圍之自麥爲蒟醬自秬釀

酒酒香冽色如淡金蜜珀酒人稱之自果自蓀以螯乳
醴之爲冥果樹謝橘百株青不擷酸不擷不樹上紅不
擷不霜不擷不連蒂剪不擷故其所擷橘皮寬而綻色
黃而深瓢堅而脆筋解而脫味甜而鮮第四門陶堰道
墟以至塘棲皆無其比余歲必親至其園買橘甯遲甯
貴甯少購得之用黃砂缸藉以金城稻草或燥松毛收
之閱十日草有潤氣又更換之可藏至三月盡甘脆如
新擷者枸菊城主人橘百樹歲獲絹百匹不愧木奴

治沅堂

古有拆字法宣和間成都謝石拆字言禍福如響欽宗
聞之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試之石見字端視中貴人
曰此非觀察書也中貴人愕然石曰朝字離之爲十月
十日乃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得非上位耶一國駭異
吾越謝文正廳事名保錫堂後易之他姓主人至亟去
其扁人問之曰分明寫呆人易金堂朱石門爲文選署
中額典劇二字繼之者顧諸吏曰爾知諸公意乎此二
字離合言之曰曲處曲處八刀八刀耳歎許相國孫志
吉爲大理評事受魏璫指案賣黃山勢張甚當道媚之

送一扁曰大小于門里人夜至增減其筆畫凡三一日
天下未聞一倒讀之曰闔手下犬一日太平拿問後直
指提問械至太平果如其言凡此數者皆有義味而吾
鄉縉紳有名治沅堂者人不解其義問之笑不答力究
之縉紳曰無他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義云爾聞者噴
飯

虎邱中秋夜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
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變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閑

僉僮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劒池
申文定祠下至試劒石一二山門皆鋪氊席地坐登高
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
吹大擂十番鐃鈸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嗥叫
不聞更定鼓鐃漸歇絲管繁興襍以歌唱皆錦帆開澄
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
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
南北襍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鑒隨之二鼓人
靜悉屏管絃洞簫一縷哀澁清綿與肉相引尙存三四

迭更爲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聞不襍蚊虻一夫登
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度抑揚
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鍼芥心血爲枯不敢擊節惟有點
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
識者

麋公

萬厯甲辰有老醫馴一大角鹿以鐵鉗其趾設鞍鞵其
上用籠頭銜勒騎而走角上掛葫蘆藥甕隨所病出藥
服之輒愈家大人見之喜欲售其鹿老人欣然肯解以

贈大人以三十金售之五月朔日爲大父壽大父偉碩跨之走數百步輒立而喘常命小僊籠之從游山澤次年至雲間解贈陳眉公眉公羸瘦行可連二三里大喜後攜至西湖六橋三竺間竹冠羽衣往來於長堤深柳之下見者嘖嘖稱爲謫仙後眉公復號麋公者以此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穀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昨自鈔關

南門古渡橋天甯寺平山堂一帶靚粧藻野絃服縉川
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器具博徒持小
杌坐空地左右鋪袒衫半臂紗裙汗悅銅爐錫注瓷甌
漆奩及肩彘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
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
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
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
岡鬪雞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
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

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
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
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
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
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
盱能無夢想

金山競渡

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已已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
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

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
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隻刻畫
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
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撾鼓取其節艑後列軍器
一架取其鏐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戢斂其上取其危龍
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晝地而
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湍跳沫羣龍格鬪偶墮洄
渦則百蛙捷梓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螳
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艤齊開兩岸沓沓然而沸

劉暉吉女戲

女戲以妖冶恕以蟬緩恕以態度恕故女戲者全乎其爲恕也若劉暉吉則異是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魃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幔之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燄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爲戲也其他如舞燈十數人手攜一燈忽隱忽現怪幻百出匪夷所思

令唐明皇見之亦必目睜口開謂璿璣場中那得如許
光怪耶彭天錫向余道女戲至劉暉吉何必男子何必
彭大天錫曲中南董絕少許可而獨心折暉吉家姬其
所賞鑒定不草草

朱楚生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
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楚生輩講
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
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脚色

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妙楚生色不甚美
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謾謾其孤意在眉其深情
在睫其解意在烟視媚行性命於戲下全力爲之曲白
有誤稍爲訂正之雖後數月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楚
生多坐馳一往深情搖颺無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橋日
晡烟生林木宵冥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余問之作
飾語以對勞心懣懣終以情死

揚州瘦馬

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

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駟僧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擦撲不
去黎明卽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
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
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
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眇眇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
曰姑娘眇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
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
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
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

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不
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
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
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
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
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
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匹若干用筆蘸墨
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匹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
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

饊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擎燎火把山人僮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擔至則蔬果餚饌湯點花棚糖餅桌圍坐褥酒壺盃箸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弦索之類又畢備矣不待覆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燈燎新人轎與親送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親送上席小唱鼓吹喧填熱鬧日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又復如是

陶菴夢憶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陶菴夢憶卷六

山陰 張岱 宗子撰

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
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
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
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
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
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

眠眼實實腹中有劒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蓋
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礪
硎不平之氣無地發洩特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一齣
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
月與得火候一盃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
不盡也桓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
奈何者口說不出

目蓮戲

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

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蓮凡三日三夜四圍
女臺百什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
斗蜻蜓蹬鐮蹬白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
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刹鋸磨鼎鑊
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海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
爲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
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餘人齊聲吶喊熊
太守謂是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
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二對一曰果證幽明看善善惡惡

隨形答響到底來那箇能逃道通晝夜任生生死死換
姓移名下場去此人還在一日裝神扮鬼愚蠢的心下
驚慌怕當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聰明人眼底忽畧臨
了時還待怎生真是以戲說法

甘文臺爐

香爐貴適用尤貴耐火三代青綠見火卽敗壞哥汝窯
亦如之使用便火莫如宣爐然近日宣銅一爐價百四
五十金焉能辦之北鑄如施銀匠亦佳但麤劣可厭蘇
州甘回子文臺其撥蠟範沙深心有法而燒銅色等分

兩與宣銅款緻分毫無二俱可亂真然其與人不同者
尤在銅料甘文臺以回回教門不崇佛法烏斯藏滲金
佛見卽錘碎之不介意故其銅質不特與宣銅等而有
時實勝之甘文臺自言佛像遭劫已七百尊有奇矣余
曰使回回國別有地獄則可

紹興燈景

紹興燈景爲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賤故家
家可爲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爲恥故自莊達以至窮
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

竹挂雪燈一燈毬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十計從巷口
回視巷內複疊堆垛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十字街搭木
棚挂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故事或寫燈謎
環立猜射之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寫慶賞
元宵與民同樂等字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以佛圖
燈帶閒之熊熊煜煜廟門前高臺鼓吹五夜市塵如橫
街軒亭會稽縣西橋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地鬪
獅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烟火擠擠襍襍小街曲巷有空
地則跳大頭和尙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團簇看之城中

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襍坐門
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鄉村夫婦多在
白日進城喬喬畫畫東穿西走曰鑽燈棚曰走燈橋天
晴無日無之萬厯閒父叔輩於龍山放燈稱盛事而年
來有效之者次年朱相國家放燈塔山再次年放燈戢
山戢山以小戶效顰用竹棚多挂紙魁星燈有輕薄子
作口號嘲之曰戢山燈景實堪誇箇篠竿頭掛夜叉若
問搭彩是何物手巾脚布神袍紗繇今思之亦是不惡

韻山

大父至老手不釋卷齋頭亦喜書畫瓶几布設不數日
繙閱搜討塵堆研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
一方頭眼入於紙筆潦草作書生家蠅頭細字日晡向
晦則攜卷出簾外就天光藝燭檠高光不到紙輒倚几
攜書就燈與光俱頽每至夜分不以爲疲常恨韻府羣
玉五車韻瑞寒儉可笑意欲廣之乃博采羣書用淮南
大小山義摘其事曰大山摘其語曰小山事語已詳本
韻而偶寄他韻下曰他山膾炙人口者曰殘山總名之
曰韻山小字襍績烟煤殘楮厚如磚硯者三百餘本一

韻積至十餘本韻府五車不啻千倍之矣政欲成帙胡
儀部青蓮攜其尊人所出中祕書名永樂大典者與韻
山政相類大帙三十餘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大
父見而太息曰書囊無盡精衛銜石填海所得幾何遂
輟筆而止以三十年之精神使爲別書其博洽應不在
王弼州楊升庵下今此書再加三十年亦不能成縱成
亦力不能刻筆冢如山祇堪覆瓿余深惜之丙戌兵亂
余載往九里山藏之藏經閣以待後人

天童寺僧

戊寅同秦一生詣天童訪金粟和尚至山門見萬工池綠淨可鑒鬚眉傍有大鍋覆地問僧僧曰天童山有龍藏龍常下飲池水故此水芻穢不入正德閒二龍鬪寺僧五六百人撞鐘鼓撼之龍怒掃寺成白地鍋其遺也入大殿宏麗莊嚴折入方丈通名刺老和尚見人便打曰棒喝余坐方丈老和尚遲遲出二侍者執杖執如意先導之南向立曰老和尚出又曰怎麼行禮蓋官長見者皆下拜無抗禮余屹立不動老和尚下行賓主禮侍者又曰老和尚怎麼坐余又屹立不動老和尚肅余坐

坐定余曰二生門外漢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望老和尚慈悲明白開示勿勞棒喝勿落機鋒只求如家常白話老實商量求箇下落老和尚首肯余言導余隨喜蚤晚齋方丈敬禮特甚余徧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春者碓者磨者甑者汲者爨者鋸者劈者菜者飯者猙獰急遽大似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老和尚規矩嚴肅常自起撞人不止棒喝

水滸牌

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鎧冑古器械章侯自寫其所學所

問已耳而輒呼之曰宋江曰吳用而宋江吳用亦無不應者以英雄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積於筆墨閒也周孔嘉句余促章侯孔嘉句之余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爲作緣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掞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嘔血之詩蘭渚寺中僧祕開花之字兼之力開畫苑遂能曰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旣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人爲孔嘉入口計遂使宋江兄弟復覩漢官威儀伯益考著山海遺經獸毡鳥毼皆拾爲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

化作一團清氣收掌付雙荷葉能月繼三石米致二斛
酒不妨持贈珍重如柳河東必日灌薔薇露薰玉蕤香
方許解觀非敢阿私願公同好

烟雨樓

嘉興人開口烟雨樓天下笑之然烟雨樓故自佳樓襟
對鶯澤湖涇涇濛濛時帶雨意長蘆高柳能與湖爲淺
深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期於烟雨樓
客至則載之去艤舟於烟波縹緲態度幽閑茗爐相對
意之所安經旬不返舟中有所需則逸出宣公橋角里

街果蔬鱸法膳瓊蘇咄嗟立辦旋卽歸航柳灣桃塢
癡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
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爲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
惡愈出愈奇

朱氏收藏

朱氏家藏如龍尾觥合卺盃雕鏤鐫刻眞屬鬼工世不
再見餘如秦銅漢玉周鼎商彝哥窯倭漆廠盒宣爐法
書名畫晉帖唐琴所畜之多與分宜埒富時人譏之余
謂博洽好古猶是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黜曹瞞賞鑒

之家尙存秋壑詩文書畫未嘗不擡舉古人恒恐子孫效尤以袖攫石攫金銀以賺田宅豪奪巧取未免有累盛德聞昔年朱氏子孫有欲賣盡坐朝問道四號田者余外祖蘭風先生諱之曰你只管坐朝問道怎不管乖拱平章一時傳爲佳話

仲叔古董

葆生叔少從渭陽游遂精賞鑒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酒匜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辭曰留以殉葬癸卯道淮上有鐵梨木天然几長丈六闊三尺滑澤堅潤非常理

淮撫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
維遽去淮撫大恚怒差兵躡之不及而返庚戌得石璞
三十觔取日下水滌之石罅中光射如鸚哥祖母知是
水碧仲叔大喜募玉工倣朱氏龍尾觥一合盞盃一享
價三千其餘片屑寸皮皆成異寶仲叔贏資巨萬收藏
日富戊辰後倖姑熟倖姑蘇等令盟津河南爲銅藪所
得銅器盈數車美人觚一種大小十五六枚青綠徹骨
如翡翠如鬼眼青有不可正視之者歸之燕客一日失
之或是龍藏收去

噓社

仲叔善談諧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噓社噓喋數言必絕纓噴飯漏仲容爲帖括名士常曰吾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掐字掐得一箇只是一個掐得不著時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掇入齒噓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此是格言非止諧語一日韓

求仲與仲叔同譙一客欲連名速之仲叔曰我長求仲則我名應在求仲前但綴蠅頭於如拳之上則是細註在前白文在後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語尤尖巧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此日嚴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冷悠悠其滑稽多類此

魯府松棚

報國寺松蔓引韉委已入藤理入其下者蹣跚踟躕氣不得舒魯府舊邸二松高丈五上及簷輦勁竿如虵脊

屈曲撐距意色酣怒鱗爪拏攫義不受制齧起鍼鍼怒
張如戟舊府呼松棚故松之意態情理無不棚之便殿
三楹盤鬱殆遍暗不通天密不通雨魯憲王晚年好道
嘗取松肘一節抱與同卧久則滑澤酣酡似有血氣

一尺雪

一尺雪爲芍藥異種余於兗州見之花瓣純白無鬚萼
無檀心無星星紅紫潔如羊脂細如鶴翮結樓吐舌粉
豔雪腴上下四旁方三尺幹小而弱力不能支蕊大如
芙蓉輒縛一小架扶之大江以南有其名無其種有其

種無其土蓋非兗勿易見之也兗州種芍藥者如種麥以鄰以畝花時讌客棚於路綵於門衣於壁障於屏綴於簾簪於席裯於階者畢用之日費數千勿惜余昔在兗友人日翦數百朶送寓所堆垛狼藉真無法處之

菊海

兗州張氏期余看菊去城五里余至其園盡其所爲園者而折旋之又盡其所不盡爲園者而周旋之絕不見一菊異之移時主人導至一蒼莽空地有葦廠三間肅余入徧觀之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廠三面砌壇三層

以菊之高下高下之花大如瓷甌無不毬無不甲無不
金銀荷花瓣色鮮豔異凡本而翠葉層層無一葉蚤脫
者此是天道是土力是人工缺一不可焉兗州縉紳家
風氣襲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燈其爐其盤其盒
其盆盎其餽器其盃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麪
食其衣服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染較日
色更浮出數層席散撒葦簾以受繁露

曹山

萬厯甲辰大父游曹山大張樂於獅子巖下石梁先生

戲作山君檄討大父祖昭明太子語謂若以管絃汚我
巖壑大父作檄罵之有曰誰云鬼刻神鏤竟是殘山剩
水石簣先生嗤石梁曰文人也那得犯其鋒不若自認
以殘山剩水四字摩崖勒之先輩之引重如此曹石宕
爲外祖放生池積三十餘年放生幾百千萬有見池中
放光如萬炬燭天魚蝦荇藻附之而起直達天河者余
少時從先宜人至曹山菴作佛事以大竹筵貯西瓜四
浸宕內須臾大聲起巖下水噴起十餘丈三小舟纜斷
顛翻波中衝擊幾碎舟人急起視見大魚如舟口噉四

瓜掉尾而下

齊景公墓花罇

霞頭沈僉事宦遊時有發掘齊景公墓者跡之得銅豆
三大花罇二豆樸素無奇花罇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
而敞四面戟楞花紋獸面麤細得款自是三代法物歸
乾劉陽太公余見賞識之太公取與嚴一介不敢請及
宦粵西外母歸余齋頭余拂拭之爲發異光取浸梅花
貯水汗下如雨踰刻始收花謝結子大如雀卵余藏之
兩年太公歸自粵西稽覆之余恐傷外母意亟歸之後

爲黜僧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聞在歙縣某氏家
廟

陶菴夢憶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陶菴夢憶卷七

山陰 張岱 宗子撰

西湖香市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内外有屋

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煙菽
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孖兒嬉具之類無不集
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
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
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襍來光景又別
士女閒都不勝其村粧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
合香芫蕘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欲笙之聒帳
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
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

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
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
崇正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游饑民強
半餓死壬午虜鯁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
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餓殍舁出扛挽相屬時杭州
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
饋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謂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
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可作

西湖實錄

鹿苑寺方柿

蕭山方柿皮綠者不佳皮紅而肉糜爛者不佳必樹頭紅而堅脆如藕者方稱絕品然間遇之不多得余向言西瓜生於六月享盡天福秋白梨生於秋方柿綠柿生於冬未免失候丙戌余避兵西白山鹿苑寺前後有夏方柿十數株六月歛暑柿大如瓜生脆如咀冰嚼雪目爲之明但無法製之則澁勒不可入口土人以桑葉煎湯候冷加鹽少許入甕內浸柿沒其頸隔二宿取食鮮磊異常余食蕭山柿多澁請贈以此法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綈冠盛筵燈火優
俠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
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孺笑啼襍之環坐露臺左右盼
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
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
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
酒醉飢飽呼羣三五躋人人叢昭慶斷橋嗥呼嘈襍裝

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看不看月者亦看而
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鐺旋煮
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
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遊湖已出西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
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
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
魘如噬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
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

散卓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
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
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
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頽面向之淺
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
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
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
清夢甚愜

及時雨

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余里中
扮水滸且曰畫水滸者龍眠松雪近章侯總不如施耐
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紙如其刀
杖勿樹如其傳勿杜撰勿弋陽腔則十得八九矣於是
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
尋茁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鬚尋美
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
山僻之隣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
漢箇箇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妮而行觀者兜截遮攔

直欲看殺衛玠五雪叔歸自廣陵多購法錦宮緞從以
臺閣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曰奪
氣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
其華重美都無其思緻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
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
與禱雨有何義味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爲耶余頰首思
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
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
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贊歎老

人亦匿笑而去

山艇子

龍山自巘花閣而西皆骨立得其一節亦盡名家山艇子石意尤孤子壁立霞剝義不受土大樟徙其上石不容也然不恨石屈而下與石相親疎石方廣三丈右坳而凹非竹則盡矣何以淺深乎石然竹怪甚能孤行實不藉石竹節促而虬葉毵毵如蜩毛如松狗尾離離矗矗指捩攢擠若有所驚者竹不可一世不敢以竹二之或曰古今錯刀也或曰竹生石上土膚淺蝕其根故輪

困盤鬱如黃山上松山艇子樟始之石中之竹終之樓
意長樓不得竟其長故艇之然傷於貪特特向石石意
反不之屬使去丈而樓壁出樟出竹亦盡出竹石間意
在以淡遠取之

懸杪亭

余六歲隨先君子讀書於懸杪亭記在一峭壁之下木
石撐距不藉尺土飛閣虛堂延駢如櫛緣崖而上皆灌
木高柯與簷甍相錯取杜審言樹杪玉堂懸句名之懸
杪度索尋樟大有奇緻後仲叔廬其崖下信堪輿家言

謂礙其龍腦百計購之一夜徙去鞠爲茂草兒時怡寄
常夢寐尋往

雷殿

雷殿在龍山磨盤岡下錢武肅王於此建蓬萊閣有斷
碣在焉殿前石臺高爽喬木瀟疎六月月從南來樹不
蔽月余每浴後拉秦一生石田上人平子輩坐臺上乘
涼風攜餚核飲香雪酒剝雞豆啜烏龍井水水涼冽激
齒下午著人投西瓜浸之夜剖食寒栗逼人可讎三伏
林中多鶻聞人聲輒驚起磔磔雲霄間半日不得下

龍山雪

天啟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坐上
城隍廟山門李岍生高眉生王晚生馬小卿潘小妃侍
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蒼
頭送酒至余勉強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欲之竟
不得醉馬小卿唱曲李岍生吹洞簫和之聲爲寒威所
懾咽澁不得出三鼓歸寢馬小卿潘小妃相抱從百步
街旋滾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頭車拖
冰凌而歸

龐公池

龐公池歲不得船况夜船况看月而船自余讀書山艇
子輒留小舟於池中月夜夜夜出緣城至北海坂往返
可五里盤旋其中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
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舟中看月小僊船頭唱曲
醉夢相襍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歌終忽寤咽
啍讚之尋復鼾鼾小僊亦呵欠歪斜互相枕藉舟子回
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寢此時胸中浩浩落落並無
芥帶一枕黑甜高春始起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

品山堂魚宕

二十年前強半住衆香國日進城市夜必出之品山堂
孤松箕踞岸幘入水池廣三畝蓮花起岸蓮房以百以
千鮮磊可喜新雨過收集上荷珠煮酒香撲烈門外魚
宕橫亘三百餘畝多種菱芡小菱如薑芽輒采食之嫩
如蓮實香似建蘭無味可匹深秋橘奴飽霜非箇箇紅
綻不輕下翦季冬觀魚魚牒千餘艘鱗次櫛比罾者夾
之罾者扣之簪者罾之異者撒之罩者抑之罾者舉之
水皆泥泛濁如土漿魚入網者圍圍漏網者噉噉寸鯢

附者夢懷名一
纖鱗無不畢出集舟分魚魚稅三百餘觔赤臉白肚滿
載而歸約吾昆弟烹鮮劇飲竟日方散

松花石

松花石大父昇自瀟江署中石在江口神祠土人割牲
饗神以毛血灑石上爲恭敬血漬毛毯幾不見石大父
昇入署親自祓濯呼爲石丈有松化石紀今棄階下戴
花缸不稱使余嫌其輪囷臃腫失松理不若董文簡家
苗錯二松櫛節理槎枒皮斷猶附視此更勝大父石上
磨崖銘之曰爾昔鬣而鼓兮松也爾今脫而骨兮石也

爾形可使代兮貞勿易也爾視余笑兮莫余逆也其見寶如此

閏中秋

崇禎七年閏中秋倣虎邱故事會各友於葢山亭每友攜斗酒五簋十蔬果紅氍一牀席地鱗次坐緣山七十餘牀衰童塌妓無席無之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爲雷動諸酒徒轟飲酒行如泉夜深客饑借戒珠寺齋僧大鍋煮飯飯客長年以大桶擔飯不繼命小僮舂竹楚煙於山亭演劇十

餘齟妙入情理擁觀者千人無蚊虻聲四鼓方散月光
潑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雲冉冉起
脚下前山俱失香爐鵞鼻天柱諸峯僅露髻尖而已米
家山雪景彷彿見之

愚公谷

無錫去縣北五里爲銘山進橋店在左岸店精雅賣泉
酒水鐔花缸宜興罐風爐盆盎泥人等貨愚公谷在惠
山右屋半傾圯惟存木石惠水涓涓繇井之澗繇澗之
谿繇谿之池之廚之漚以滌以濯以灌園以沐浴以淨

溺器無不惠山泉者故居園者福德與罪孽正等愚公
先生交游遍天下名公巨卿多就之歌兒舞女綺席華
筵詩文字畫無不虛往實歸名士清客至則留留則款
款則餞餞則贐以故愚公之用錢如水天下人至今稱
之不少哀愚公文人其園亭實有思緻文理者爲之磔
石爲垣編柴爲戶堂不層不廡樹不配不行堂之南高
槐古樸樹皆合抱茂葉繁柯陰森滿院藕花一塘隔岸
數石糾而臥土牆生苔如山脚到澗邊不記在人間園
東偏牆一臺外瞰寺老柳臥牆角而不讓臺臺遂不盡

瞰與他園花樹故故爲亭臺意特特爲園者不同

定海水操

定海演武場在招寶山海岸水操用大戰船唬船蒙衝
鬪艦數千餘艘襍以魚艚輕艦來往如織舳艫相隔呼
吸難通以表語目以鼓語耳截擊要遮尺寸不爽健兒
瞭望猿蹲桅斗梢見敵船從斗上擲身騰空休水破浪
衝濤頃刻到岸走報中軍又趵躍入水輕如魚鳧水操
尤奇在夜戰旌旗千櫓皆挂一小鐙青布幕之畫角一
聲萬蠟齊舉火光映射影又倍之招寶山凭檻俛視如

烹斗煮星釜湯正沸火礮轟裂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翁
焱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
者褫魄

阿育王寺舍利

阿育王寺梵宇深靜堦前老松八九顆森羅有古色殿
隔山門遠煙光樹樾攝入山門望空視明冰涼晶沁右
旋至方丈門外有娑羅二株高插霄漢便殿供栴檀佛
中儲一銅塔銅色甚古萬厯間慈聖皇太后所賜藏舍
利子塔也舍利子常放光琉璃五采百道迸裂出塔縫

中歲三四見凡人瞻禮舍利隨人因緣現諸色相如墨
墨無所見者是人必死昔湛和尚至寺亦不見舍利而
是年死屢有驗次蚤日光初曙僧導余禮佛開銅塔一
紫檀佛龕供一小塔如筆筒六角非木非楮非皮非漆
上下斂定四圍鏤刻花楞梵字舍利子懸塔頂下垂搖
搖不定人透眼光入楞內復眊眼上視舍利辨其形狀
余初見三珠連絡如牟尼串煜煜有光余復下頂禮求
見形相再視之見一白衣觀音小像眉目分明鬚鬢皆
見秦一生反覆視之訖無所見一生遑遽面發赤出涕

而去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奇驗若此

過劒門

南曲中妓以串戲爲韻事性命以之楊元楊能顧眉生
李十董白以戲名屬姚簡叔期余觀劇僊僮下午唱西
樓夜則自串僊僮爲興化大班余舊伶馬小卿陸子雲
在焉加意唱七齣戲至更定曲中大咤異楊元走鬼房
周小卿曰今日戲氣色大異何也小卿曰坐上坐者余
主人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干僊僮到其家謂
過劒門焉敢草草楊元始來物色余西樓不及完串教

子顧眉生周羽楊元周娘子楊能周瑞隆楊元膽怯膚栗不能出聲眼眼相覷渠欲討好不能余欲獻媚不得持久之伺便喝采一二楊元始放膽戲亦遂發嗣後曲中戲必以余爲導師余不至雖夜分不開臺也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余聲價者多有之

冰山記

魏璫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爲刪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廟揚臺觀者數萬人臺址鱗比擠至大門外一人上白曰某楊漣口口諄諫曰楊漣楊漣聲達外如

潮湧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偏死裕妃怒氣忿涌噤斷
曠哨至顏佩韋擊殺緹騎噪呼跳蹴洶洶崩屋沈青霞
縛藁人射相嵩以爲笑樂不是過也是秋攜之至充爲
大人壽一日宴守道劉半舫半舫曰此劇已十得八九
惜不及內操菊宴及偏靈犀與囊收數事耳余聞之是
夜席散余填詞督小僮強記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
入七齣如半舫言半舫大駭異知余所構遂詣大人與
余定交

陶菴夢憶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陶菴夢憶卷八

山陰 張岱 宗子撰

龍山放燈

萬厯辛丑年父叔輩張燈龍山剡木爲架者百塗以丹
牘輓以文錦一燈三之燈不專在架亦不專在磴道沿
山襲谷枝頭樹杪無不燈者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岡上
下亦無不燈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
煬帝夜游傾數斛螢火於山谷間團結方開倚草附木
迷迷不去者好事者賣酒緣山席地坐山無不燈燈無

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
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祇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
何所有聽之而已廟門懸禁條禁車馬禁煙火禁喧嘩
禁豪家奴不得行辟人父叔輩臺於大松樹下亦席亦
聲歌每夜鼓吹笙簧與讌歌絃管沈沈昧旦十六夜張
分守宴織造太監於山巔星宿閣傍晚至山下見禁條
太監忙出輿笑曰遵他遵他自咱們遵他起却隨役用
二卯角扶掖上山夜半星宿閣火罷讌亦遂罷燈凡四
夜山上下糟邱肉林日掃果核蔗滓及魚肉骨蠶蛻堆

砌成高阜拾婦女鞋挂樹上如秋葉相傳十五夜燈殘
人靜當墟者政收盤核有美婦六七人買酒酒盡有未
開甕者買大罍一可四斗許出袖中蘇果頃刻罄壘而
去疑是女人星或曰酒星又一事有無賴子於城隍廟
左借空樓數楹以姣童實之爲簾子衚衕是夜有美少
年來狎某童翦燭滯酒媒褻非理解襦乃女子也未曙
卽去不知其地其人或是妖狐所化

王月生

南京朱市妓曲中羞與爲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

三十年決無其比也面色如建蘭初開楚楚文弱纖趾
一牙如出水紅菱矜貴寡言笑女兄弟閒客多方狡獪
嘲弄哈侮不能勾其一粲善楷書畫蘭竹水仙亦解吳
歌不易出口南中勲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
商權胥得其主席半晌先一日送書帕非十金則五金
不敢褻訂與合卺非下聘一二月前則終歲不得也好
茶善閑老子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
始去所交有當意者亦期與老子家會一日老子鄰居
有大賈集曲中妓十數人羣諄嘻笑環坐縱飲月生立

露臺上倚徙欄楯眊眊羞澁羣婢見之皆氣奪徙他室
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子交
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有公子狎之同寢食者
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囁嚅動閒客驚喜走報公子
曰月生開言矣鬨然以爲祥瑞急走伺之面頰尋又止
公子力請再三嚙澁出二字曰家去

張東谷好酒

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不能飲一
蠡殼食糟茄面卽發頰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

精遂甲江左一簋進兄弟爭啖之立盡飽卽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卽自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頗韻有晉人風味而近有傖父載之舌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東谷善滑稽貧無立錫與惡少訟指東谷爲萬金豪富東谷忙忙走慙大父曰紹興人可惡對半說謊便

說我是萬金豪富大父常舉以爲笑

樓船

家大人造樓船之造船樓之故里中人謂船樓謂樓船
顛倒之不置是日落成爲七月十五自大父以下男女
老稚靡不集焉以木排數重搭臺演戲城中村落來觀
者大小千餘艘午後颶風起巨浪磅礴大雨如注樓船
孤危風偏之幾覆以木排爲戩索纜數千條網網如織
風不能撼少頃風定完劇而散越中舟如螽蟴跼蹐蓬
底看山如矮人觀場僅見鞋襪而已升高視明頗爲山

水吐氣

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
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
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
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
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鬪筭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
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
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

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
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
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
宥魏黨爲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
論則亦鋏鋏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巘花閣

巘花閣在筠芝亭松峽下層崖古木高出林皋秋有紅
葉坡下支壑迴渦石跗稜稜與水相距閣不檻不牖地
不樓不臺意政不盡也五雪叔歸白廣陵一肚皮園亭

於此小試臺之亭之廊之棧道之照面樓之側又堂之閣之梅花纏折旋之未筴傷板傷實傷排擠意反跼蹐若石窟書硯隔水看山看閣看石麓看松峽上松廬山面目反於山外得之五雪叔屬余作對余曰身在襄陽袖石裏家來輞口扇圖中言其小處

范與蘭

范與蘭七十有三好琴喜種蘭及盆池小景建蘭三十餘缸大如簍箕蚤舁而入夜舁而出者夏也蚤舁而出夜舁而入者冬也長年辛苦不減農事花時香出里外

客至坐一時香襲衣裾三五日不散余至花期至其家
坐臥不去香氣酷烈逆鼻不敢鼻第開口吞飲之如沉
澹焉花謝糞之滿箕余不忍棄與與蘭謀曰有麪可煎
有蜜可浸有火可焙奈何不食之也與蘭首肯余言與
蘭少年學琴於王明泉能彈漢宮秋山居吟水龍吟三
曲後見王本吾琴大稱善盡棄所學而學焉半年學石
上流泉一曲生澁猶棘手王本吾去旋亦忘之舊所學
又銳意去之不復能記憶究竟終無一字終日撫琴但
和絃而已所畜小景有豆板黃楊枝幹蒼古奇妙盆石

附者夢懷卷八
稱之朱樵峯以二十金售之不肯易與蘭珍愛小妾呼
之余強借齋頭三月枯其垂一幹余懊惜急昇歸與蘭
與蘭驚惶無措煮參汁澆灌日夜摩之不置一月後枯
幹復活

蟹會

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爲蚶爲河蟹河蟹至十月
與稻梁俱肥殼如盤大墳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
油油如蠟蚶掀其殼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團結不散
甘腴雖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與友人兄弟輩立蟹會

期於午後至煮蟹食之人六隻恐冷腥迭番煮之從以
肥臘鴨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
蓴以謝橘以風栗以風菱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笋飯
以新餘杭白漉以蘭雪茶繇今思之真如天廚仙供酒
醉飯飽慚愧慚愧

露兄

崇正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
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
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取米顛茶甘露有兄句

也爲之作鬪茶檄曰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牙素
稱越縉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竈生塵更兼賞鑒無人
致使羽經積蠹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盟水符遞自玉
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梨
出自仲山圃內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
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齊
名七椀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塵用暢清
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閏元宵

崇正庚辰閏正月與越中父老約重張五夜燈余作張
燈致語曰兩逢元正歲成閏於攝提之辰再值孟陬天
假人以閒暇之月春秋傳詳記二百四十二年事春王
正月孔子未得重書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乾
德五年宋祖猶煩欽賜茲閏正月者三生奇遇何幸今
日而當場百歲難逢須效古人而秉燭況吾大越蓬萊
福地宛委洞天大江以東民皆安堵遵海而北水不揚
波含哺嬉兮共樂太平之世界重譯至者皆言中國有
聖人千百國來朝白雉之陳無算十三年於茲黃耆之

說有徵樂聖銜杯宜縱飲屠蘇之酒較書分火應暫輟
太乙之藜前此元宵竟因雪妬天亦知點綴豐年後來
燈夕欲與月期人不可蹉跎勝事六鼇山立祇說飛來
東武使雞犬不驚百獸室懸母曰下守海溼唯魚鼈是
見笙簫貼地竹椽出自柯亭花草盈街禊帖攜來蘭渚
士女潮湧撼動蠡城車馬雷殷喚醒龍嶼況時逢豐穰
呼庚呼癸一歲自兆重登且科際辰年爲龍爲光兩榜
必徵雙首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
人躬逢幾次敢祈同志勿負良宵敬藉赫蹏喧傳口號

合采牌

余作文武牌以紙易骨便於角鬪而燕客復刻一牌集天下之鬪虎鬪鷹鬪豹者而多其色目多其采曰合采牌余爲之作敘曰太史公曰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古人以錢之名不雅馴縉紳先生難道之故易其名曰賦曰祿曰餉天子千里外曰采采者采其美物以爲貢猶賦也諸侯在天子之縣內曰采有地以處其子孫亦曰采名不一其實皆穀也飯食之謂也周封建多則采勝秦無采

則亡采在下無以合之則齊桓晉文起矣列國有采而
分析之則主父偃之謀也繇是而亮采服采好官不過
多得采耳充類至義之盡竊亦采也盜亦采也鷹虎豹
繇此其選也然則奚爲而不禁曰小役大弱役強斯二
者天也皋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哉

瑞草谿亭

瑞草谿亭爲龍山支麓高與屋等燕客相其下有奇石
身執蘘匭爲匠石先發掘之見土輦土見石輦石去三
丈許始與基平乃就其上建屋屋今日成明日拆後日

又成再後日又折凡十七變而谿亭始出蓋此地無谿也而谿之谿之不足又瀦之壑之一日鳩工數千指索性池之索性闊一畝索性深八尺無水挑水貯之中留一石如案迴瀦浮巒頗亦有致燕客以山石新開意不蒼古乃用馬糞塗之使長苔蘚苔蘚不得卽出又呼畫工以石青石綠皴之一日左右視謂此石案焉可無天目松數夥盤鬱其上遂以重價購天目松五六顆鑿石種之石不受鋪石崩裂不石不樹亦不復案燕客怒連夜鑿成硯山形缺一角又輦一礪石補之燕客性卞急

種樹不得大移大樹種之移種而死又尋大樹補之種不死不已死亦種不已以故樹不得不死然亦不得卽死谿亭比舊址低四丈運土至東多成高山一畝之室滄桑忽變見其一室成必多坐看之至隔宿或卽無有矣故谿亭雖渺小所費至巨萬焉燕客看小說姚崇夢游地獄至一大廠鑪鞴千副惡鬼數千鑄瀉甚急問之曰爲燕國公鑄橫財後至一處鑪竈冷落疲鬼一二人鼓囊奄奄無力崇問之曰此相公財庫也崇寤而嘆曰燕公豪奢殆天縱也燕客喜其事遂號燕客二叔業四

五萬燕客緣手立盡甲申二叔客死淮安燕客奔喪所
積薪俸及玩好幣帛之類又二萬許燕客攜歸甫三月
又輒盡時人比之魚宏四盡焉谿亭住宅一頭造一頭
改一頭賣翻山倒水無虛日有夏耳金者製燈翦綵爲
花亦無虛日人稱耳金爲敗落隋煬帝稱燕客爲窮極
秦始皇可發一粲

瑯嬛福地

陶菴夢有宿因常夢至一石厂岫窅巖覆前有急湍迴
溪水落如雪松石奇古襍以名花夢坐其中童子進茗

果積書滿架開卷視之多蝌蚪鳥跡霹靂篆文夢中讀
之似能通其棘澁閒居無事夜輒夢之醒後佇思欲得
一勝地彷彿爲之郊外有一小山石骨稜礪上多筠篁
偃伏園內余欲造廠堂東西向前後軒之後磔一石坪
植黃山松數顆奇石峽之堂前樹娑羅二資其清樾左
附虛室坐對山麓磴磴齒齒劃裂如試劒扁曰一邱右
踞廠閣三間前臨大沼秋水明瑟深柳讀書扁曰一壑
緣山以北精舍小房紉屈蜿蜒有古木有層崖有小澗
有幽篁節節有緻山盡有佳穴造生壙俟陶菴蛻焉碑

曰嗚呼陶菴張長公之墳墳左有空地畝許架一草菴
供佛供陶菴像迎僧住之奉香火大沼闊十畝許沼外
小河三四褶可納舟入沼河兩崖皆高阜可植果木以
橘以梅以梨以棗枸菊園之山頂可亭山之西鄙有腴
田二十畝可秔可秔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爐峯敬
亭諸山樓下門之扁曰瑯嬛福地緣河北走有石橋極
古樸上有灌木可坐可風可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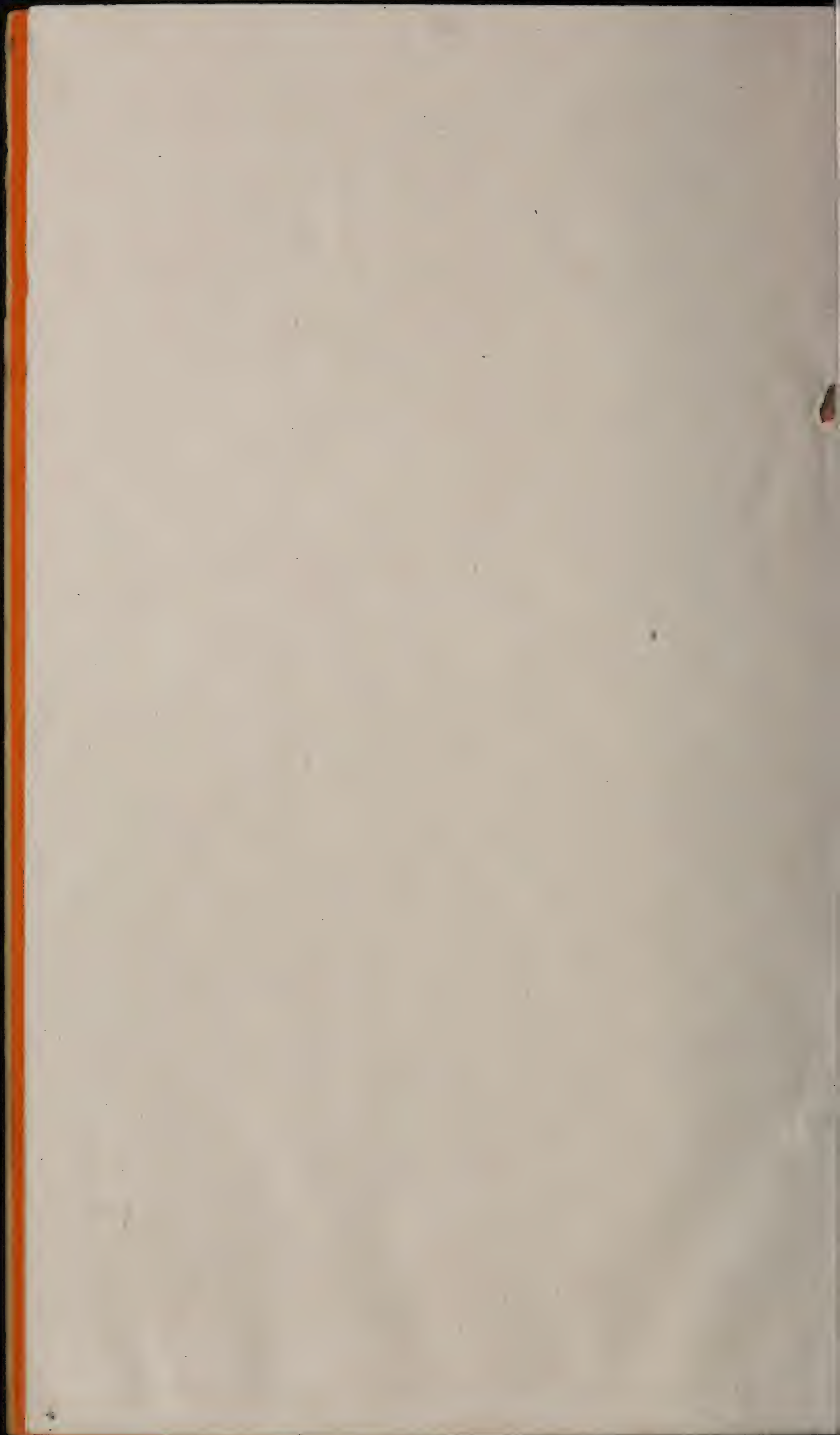
陶菴夢憶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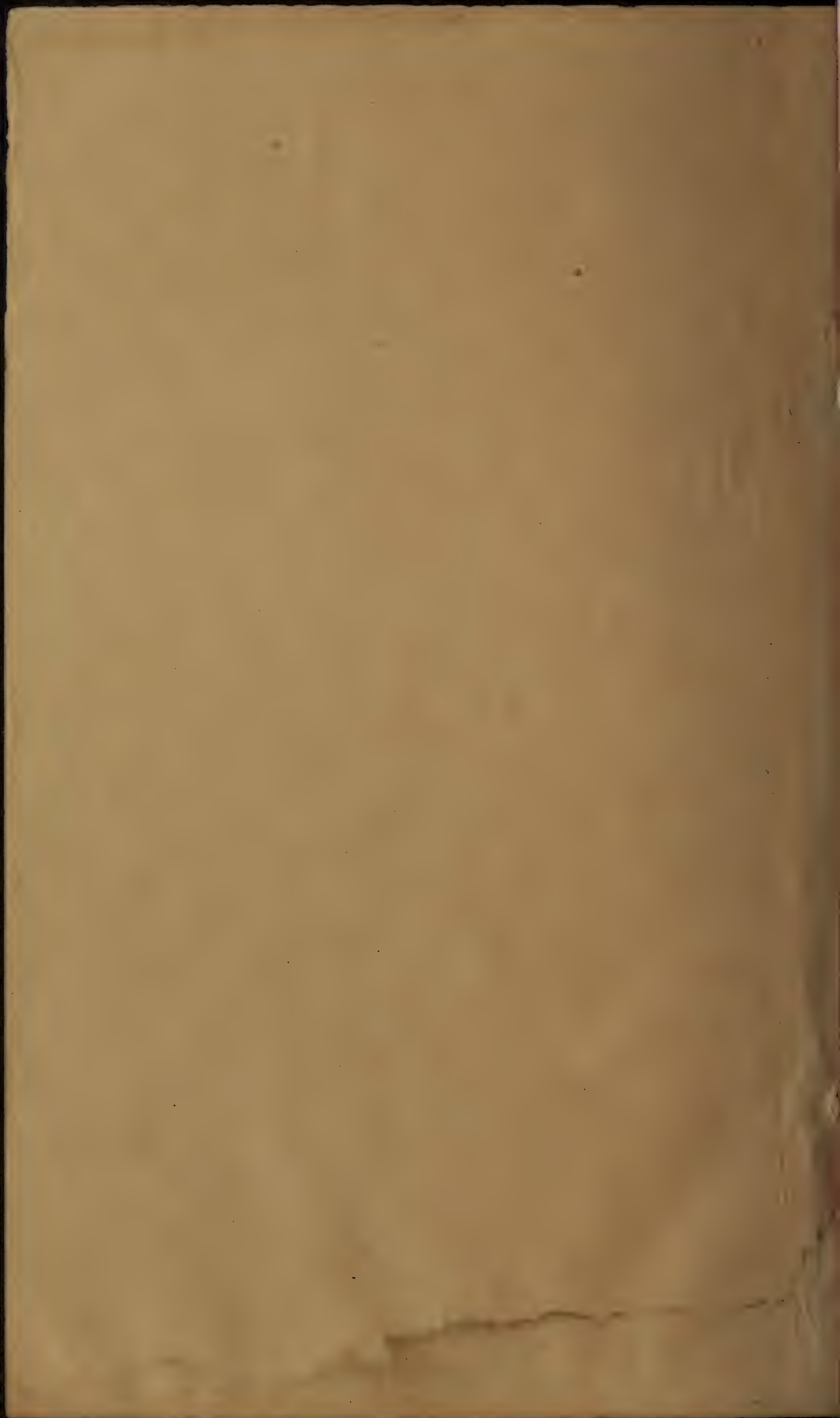
右陶菴夢憶八卷明張岱撰按岱字宗子山陰人考邵
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稱其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
匱藏書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慨然予之
又稱明季稗史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具有
本末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則明史紀事本末固多得
自宗子石匱藏書暨列傳也阮文達國朝文苑傳稿
畧同是編刻於秀水金忠淳研雲甲編殆非足本字不
知何人所作畧具生平而亦作一卷豈卽忠淳筆歟乾
隆甲寅仁和王文誥謂從王竹坡姚春漪得傳鈔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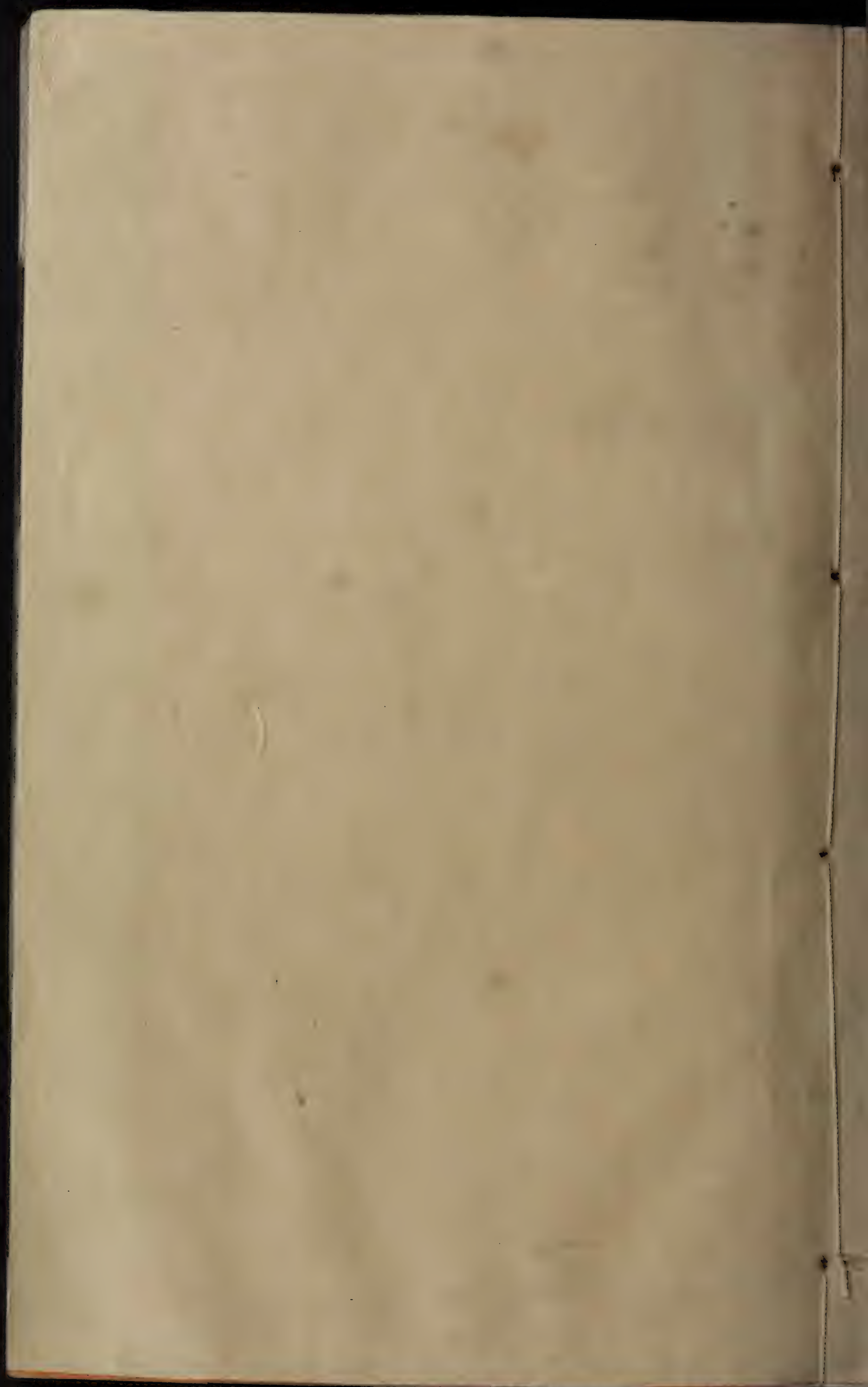
實八卷刻焉顧每條俱綴純生氏曰云云純生殆文誥
字也又每卷直題文誥編恐無此體茲概從芟薙特重
刻焉昔孟元老撰夢華錄吳自牧撰夢梁錄均於地老
天荒滄桑而後不勝身世之感茲編實與之同雖間涉
游戲三昧而奇情壯采議論風生筆墨橫恣幾令讀者
心目俱眩亦異才也考明詩綜沈遂伯敬禮南都奉先
殿紀事詩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棲衆妃位東序一妃
獨在西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云云靜志居詩話長
陵每自稱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廟制高后南

向諸妃盡東列西序惟碩妃一人蓋高后從未懷妊豈
惟長陵卽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實誦沈
詩斯明徵矣云云茲編鍾山一條卽紀其事殆可補史
乘之缺又王貽上分甘餘話柳敬亭善說平話流寓江
南一二名卿遺老左祖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爲作傳余
曾識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云云而是編柳
敬亭說書一條稱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亦
見其持論之平也咸豐壬子展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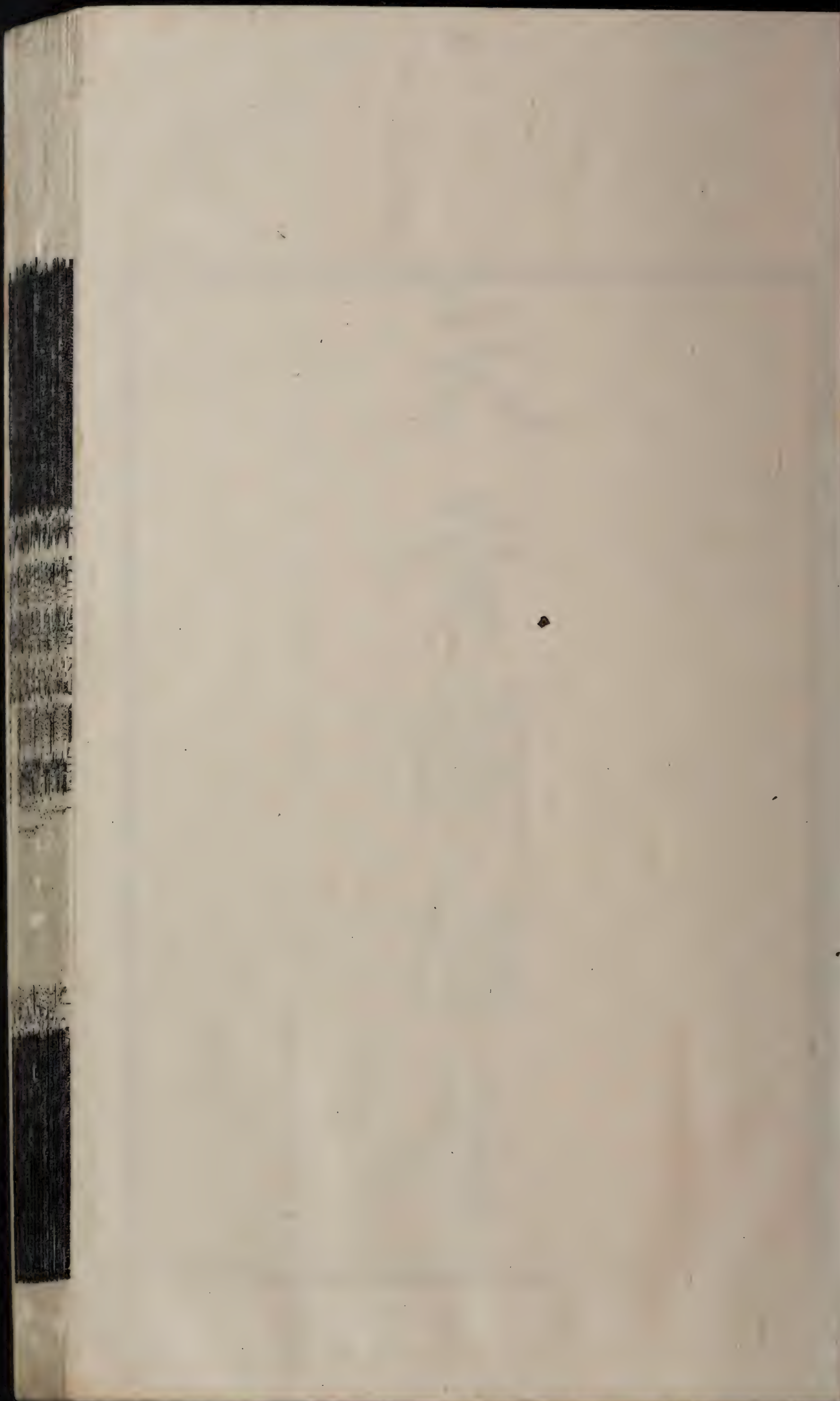












天香閣隨筆



天香閣題辭



天香閣隨筆卷一

江陰 李介 介立撰

余友湯仲曜於己丑臘辰游蘭江題詠甚富有浪游集
二卷余爲之敘後仲曜削髮于大雄易名遠遁予恒珍
藏其稿偶爲一友借觀遂失去獨所撰浙江游記尙在
舟行十九日抵杭之北關是夕雨明日予與方十七徐
仁一冒雨至江頭過西湖厯湧金錢塘諸門湖上桃李
俱無南北兩山松柏赭伐殆盡湧金門外一片瓦礫舊
游之地今皆不可識矣過南湖歇擔入山店飲酒甫出

門風雨驟至仁一避雨簷下予與十七進湖南淨慈寺
十七戲數羅漢輒錯亂不能舉予時微醉起行羅漢前
彈指云諸君閒坐有何功受人閒供奉餘杭山賊殺人
恐汝亦坐不定也因大笑出殿門冒雨至江頭主人接
見甚恭蒼頭亦解人意立取溫水濯足進茶點又送火
爲逼熨溼衣主人置酒樓上適潮水大至予推窗看潮
聞樓下人云今年臘月二十潮頭猶高一丈大是異事
時天已晚晴越中諸山翠色入座因誦及山川重秀天
地再清之語不覺起舞次日天色晴暖如二三月江頭

小兒以竹枝簽蠟梅置花籃中賣花聲徹樓上予下樓
獨行江邊江梅亦半吐故事客貨雖集江船未便則諸
客商皆食宿于主人主人款洽不倦時蘭陰貨物阻北
關不得進而江船亦未到予得以徜徉江頭凡三日焉
江頭酒佳又不甚貴予時一飲諸樓中醉則臥于瀨上
兩傍觀者輒相語爲顛子云二十二日晚上江船明晨
舟人解纜掛帆行十餘里始覺急起披衣推篷出視見
舟方東行予心甚疑因問舟人桐廬富陽在臨安西而
今舟行反背之何耶舟人謂君無言少待當自解耳予

下艚盪櫓畢而舟更西行矣浙江之源有三一自新安
一自三衢一自婺州三衢婺州之水會于蘭溪北下與
新安之水合總會于睦州然後過桐廬經富陽下臨安
而歸于海方水之在桐廬以上也不過或折而北或折
而東耳至富陽臨安之間則有若折而東復折而西形
如之字矣浙江之得名其以是與江旁兩岸皆山一水
中貫富陽而下其江面之廣有十餘里者有八九里者
其狹處不能得半也桐廬以上有二三里者有一二里
者有不及一里者而廣處亦常倍焉江自新安三處而

至走數百里入臨安合山谿之水自上而下勢如建瓴然非大潦之歲則江波平坦舟行無汭流之苦惟逆瀨而前則稍爲費力耳富陽上下無瀨也至桐廬爲一瀨桐廬以西爲一瀨近七里龍爲一瀨出七里龍爲一瀨自此以上淺瀨甚多不能盡紀每至一瀨舟中人輒起佐篙其老弱則上岸使舟輕易過瀨淺處不過二三十步多或至五六十步而止過此則平流矣方過嚴州瀨舟中人皆上岸牽舟而行其在舟中者則把篙佐力時瀨水迅駛舟不得上諸人皆號呼不已唯一休寧人端

坐不動予方理頭心不平急起持篙方十七阻予曰子未習水予謝曰吾幸獲與同舟公等努力而予袖手獨不愧于心乎于是休寧人亦變色而起各把一篙須臾淺灘過焉蓋舟行浙江者逆流而前則掙力於灘上順流而下則顯計於潮頭浙江之潮自龕山赭山而來奔流噴激勢如怒馬昔人所謂十萬軍聲者也每至秋夏之間朔望之際潮頭高者如山立焉江船東下適遇其來當此之時心目交趨手足相赴舟師之巧於斯見矣土人云潮汐奪流而上近至富陽而同遠至桐廬而止

以予觀之富陽桐廬未嘗有潮也何也浙之上流三路俱發地勢高懸水復有力海潮自兩山來行百餘里至富陽界強弩之末勢不能相敵亦廢然而反耳而江水自富陽而東遇海潮至下流反高勢不得行又不能中止則倒流而同土人遂謂潮至富陽桐廬而潮實未有至於此者也故臨安江西之水皆明淨如鏡可鑒須眉焉人知浙江爲東南之形勝而不知爲吳越之奇觀自一二客帆漁艇而外未嘗有橫畫舫于烟波負奚囊于邱壑者今世之騷人墨士不過侈談西湖耳夫西湖有

南北山之擁翠焉有兩高峯之停雲焉有蘇隄之桃李
焉有湖面之芙蕖焉山頭有保叔塔焉湖中有湖心亭
焉朱闌畫槳碁布于雲霞烟水之間禪房道院星列于
巒光潭影之際故南北之宦游四方之客履皆繾綣于
此以予觀之西湖雖勝非浙江匹也始予舟過桐君山
下一祁門老人亦同舟時迴巒揆翠曲嶂摘青雲氣蒙
龍波光淡蕩孤鶩浮沈于水面羣鷗繚繞于沙頭老人
指謂予曰君以此景爲何似予曰此有脚西湖也老人
點頭久之蓋西湖不及浙江者有六西湖南起吳山北

盡孤山而缺其東以杭城當一面焉非得已也浙江四
山接抱一水悠游天設畫圖不假人力此西湖之不及
者一也西湖之山位置一定雖人工巧妙亦不能移南
北之峯爲東西之嶺也浙江之山屢變而爭奇每遇一
折鼓棹而前則山非向者之山水非向者之水矣此不
及者二也蘇堤之桃柳華而不實若夫桐溪口水之間
兩岸江楓蔚蔚蒼蒼少者千百株多至數十頃微霜初
落秋風乍來丹黃交閒青紫相陳布宮錦于江湄展畫
圖于山足及夫風高霜老虬枝見霜葉去而落其實爲

膏炬之用者又不可以數計此不及者三也西湖近城
市販夫賈客摩肩接袂車鬬塵生浙江在萬山之中懸
隔千里自非幽人逸士不登子陵之臺訪方干之谷此
不及者四也西湖之勝白公創于前蘇公繼于後而梵
宮別墅以次而起然湖岸易于崩塌湖濱易爲葑田兩
堤之花柳易于凋謝而山根之樓臺亦易于朽落非若
浙江兩岸綠樹刺天青巒層疊金錢不費終古長新借
笙簧于過鳥託絲竹于飛泉也故西湖有十年之盛衰
而浙江無百代之休戚此不及者五也西湖之魚大者

不過數尺澹而少味又湖水力弱取以釀酒不能久置
浙江之魚尋丈味厚而不腥金華之酒名擅天下此不
及者六也若夫擁帶臨安控制甌越縉雲之木十圍百
圍沿江而下避牽挽之勞雁宕之舟千石萬石傍海而
來就風潮之利金處之兵朝發而夕至徽嚴之產不時
而直下孫吳以之抗衡蜀魏六朝以之圖制中原錢鏐
以之保境和民作東南之望聯江海之交則人固有能
道之者不俟予之贅也豈若西湖彈丸之地客帆不接
食貨鮮通不過六橋奏絲肉之音湖舫置鉛華之女爭

奇淫之巧爲亡國之助哉惜也予得于此江之日淺而
又與詩文之緣澹未能濡三寸之毫展尺幅之素一寫
此江之神奇而繪其生動聊存大概以貽臥遊之徒云
爾

古菴先生邵重生隱居飛來峯下隨身唯一妾泚泚炊
飪之外則抄寫書史執勞兼役絕無怨言此不特白家
楊柳所難恐劉伯壽之二草亦不能及也昔淵明尙嘆
室無妻婦敬通每恨家有悍妻妾奴僕類也乃能相主
成其高隱如此

古菴先生著西湖志搜摭四十年稿與几等片碣隻字
一草一木無不收錄聞未版行惜哉

武林嚴印持先生詩蕭疎自喜大有物外風味其遺友
人乞豆詩云叩門倚牆立豈花香出園入門不數武紫
花羅前軒逍遙蔭花下煮豈開清尊年衰苦脾鈍白扁
能加殮兼之善解醒百罰任所吞何必羅官庖馥馥風
味存何必兼法醞淡淡古道敦今日醉且飽且得閒心
魂故人省予嗜言豈正爾繁得餐更來取信彼朝與昏
老饕聞之喜毋乃復爲煩君豈合有盡君情難可諉眼

前指奚奴日遣捶君門卽事詩云病魔日夕成吾懶春
晝如年只下簾飢帶三分脾較醒倦教至再睡方甜高
簷下鳥窺攤藥塵几牽絲閉卷籤清福難消多兩事吟
詩作字獨湛湛晚更名缶號廢翁錢牧齋序其詩比之
唐之羅昭諫隱謂昭諫當唐之季十上不第坎珂終身
嘆辨士之空籠惜雪英之不嫁誦其詩未嘗不爲之神
傷印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爲詩歌往
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蓋印持
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卽心卽佛之旨故將視

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況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間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擬于昭諫其志之所存固未可同日語也牧齋之推論如此

常郡司理吳兆望閩人也冷面慈腸信心而行絕無顧忌每出人罪雖上司嚴駁十駁十上必出之而後已江邑巨富金姓者爲巡方訪拏發府會審府公衆言之曰金某惡跡多端罪難末減公抗首曰此人無他罪人利其金耳府公色變此公素婪將大取于金懾于公而止然以其富也慮爲人鱗雖知其枉不敢出公力出之後

去任金使長子瓚賁銀三百餽之舟中請少備道途費
公曰彼時活而父公也今可私受而金堅卻不受瓚乃
呼公僕授之金曰善爲我致于公另酬以十金僕出併
返其酬金曰不可致也瓚取酬金納僕袖中曰此固而
物也僕曰吾主不受吾豈可背主自利亦堅不受吾每
見循良之吏有活民之心而民終不能活者不剛也剛
矣而掣于上下不得行其志者不清也公剛以行其德
清以伸其剛故信于上司化其家人公嘗自聯其堂柱
曰雖不能笑比河清却也要人防路哭嗚呼公之存心

可驗于此矣

順治二年乙酉避兵陳市因往顧山觀所傳梁昭明手
植山茶古本死久矣旁發一枝已巍然覆屋兵戈碎膽
何暇操觚作不情風雅事耶己丑過此登樓眺玩見壁
間題詠甚多有崑山顧潛一律頗佳造化厚培何代物
崔嵬直與此樓高柯如蜀相祠前柏花勝劉郎觀裏桃
壺榼尙期他日到到字予所改原本往字斧斤聞說有人操叮嚀
地主勤呵護莫遣靈根恨所遭大抵僧不利有花小而
迎送之煩甚而呵斥是非之累故僧弱花緩死僧強花

立死比比皆然卽如勸忠寺之宋梅掩映蒼崖慶雲菴
之垂絲海棠半天紅雨因茲遭伐子和一律答顧君之
意兼爲寺僧解嘲遊人警目云聞說昭明植甚真孫枝
猶見昔時春廢興一物非無數呵護千年定有神狂客
醉呼湯般若惡奴狼踏瓦烏鱗激成斫伐由吾輩莫怪
山僧太俗人

予入楚界泊舟道士泐有山突然下臨回溜土人曰西
塞山也江流自巴陵會洞庭諸水下至武昌會漢水將
出此地賴此山障住水口故名西塞後閱陸放翁入蜀

記于此山下載張志和斜風細雨一詩不知志和浮家
泛宅于蒼雪之間乃吳興西塞山也放翁不知較量此
類尙多

武昌負山帶江對岸卽漢陽城城趾插入江溜武昌城
西門卽黃鶴樓在黃鵠磯上漢陽城外大別山則晴川
閣蓋得名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也袁中郎云晴川閣
與黃鶴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
設色者予登其上一望瓦礫山童地枯唯江濤日夜悲
鳴而已時好事者方作補樹文粘晴川閣

張獻忠破武昌悉驅城中民數十萬口入江中江水斷
流數日慘哉賊也然賊獻亦有快人處其破衡州也有
游僧百餘來投願入夥獻忠曰我輩勢成騎虎爾旣皈
依淨業又何利焉亦擁入湘江死之

廣寧旣失遼東險要盡去議築城大凌河當其衝僉舉
祖大壽往板築未完大兵已迫城下吳襄擁救兵不敢
進城遂陷大壽被鹵某王知其世將甚重之與之鑽刀
說誓命以固山管正黃旗事大壽進言曰某守錦州妻
子俱在願歸舉城以聽命某王大喜命餞其行其下諫

不可曰吾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大壽旣行懼其迫也由
他道疾驅果追之不及旣至錦州會衆議其弟大弼先
鎮寧夏經略洪承疇以勦賊至大弼醉拳毆承疇被疏
罷歸錦州乃謂大壽曰吾屬世受國恩奈何獻城口口
遂定城守計而飛章上聞口口大至圍未合大弼欲乘
其未定衝擊之大壽曰吾衆少藉以拒守待救兵此萬
全策也兵不果出圍日急朝廷命洪承疇爲經畧簡九
邊十三路大總兵督精兵二十萬出關往援大兵口口
圍錦州已三年聞之口口將解圍去輜重先發承疇兵

至營于呂洪山某王登山望其營謂左右曰彼以數十萬衆而團聚一隅可破而走也乃伏兵于南而英王率銳騎直衝上山時承疇大兵樹木柵中列火器唐通督前部所練火器百發不絕者英王一騎先衝至柵下下馬肩開其柵卽馳入火器皆不及發營中大亂承疇遽不知所出謂諸將曰若自爲計乃各奔吳平西將從西大路奔所親柏總兵曰大路烟起必口伏兵也蓋從而南南則寂然平西曰君未悉敵虛實乃俱西奔奔而南者遇伏多死獨二總全部歸柏乃服大兵而歸去

承疇愛將曹變蛟從至淩河謂承疇曰可以死矣承疇
不死變蛟乃扼吭而死變蛟西人文詔姪也驍勇能臂
上過車在關西殺賊有功爲承疇所親愛常與人博以
乘馬償所負承疇爲贖還之城中間承疇敗皆喪氣大
壽自刎衆救止某王曰若以城下予不若仇也及開門
待大壽如初白眼狂生曰承疇竟不知兵當是時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兵出山海竟渡山空直
指瀋陽置兵死地則人自爲戰口還兵自救則據便地
設伏以待口則口口口口遼地可復而錦圍自解矣卽

不然以我銳師鼓行而前口口口口內外合擊口將奔走之不暇不知出此聚數十萬衆于一隅立柵置礮示之以弱自敗而後人敗之也乙未承疇經畧雲貴駐節長沙閩傳爲定國所獲予獨以爲不然人問何以知之子笑曰以醫知之語云學醫人廢又云三折肱知爲良醫遼左之敗兵將俱盡身復被擒人廢矣肱折矣學至於此醫必良矣客笑而退

承疇蒞任未幾李定國攻圍肇慶林李劉謝四將兵出辰州承疇使遊擊彭世鼈知府張雲龍脩造長沙城加

高數尺催督至再後聞定國敗始下令罷其役昔子常
城郢沈尹戌非之以爲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
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幸
而敵人無遠謀耳使知承疇懼而城潭定國出兩廣而
可望督精兵順沅而下越洞庭泝湘江焚舟登陸據其
腹心則支體自解□□□□□□□□□□是一舉而湖
以南去矣由是觀之承疇雖人廢肱折而醫猶然不良
也

梁谿馬君常先生死甲申之難二妾皆從吾邑黃介子

先生以詩弔之恭惟甲申歲三月十九日思宗烈皇帝
聖躬殉社稷侍臣誰死之吾友馬文節嗚呼此一時天
崩厚地裂羣盜胡爲者末微同蟣虱出沒不可常隨風
恣飄忽兵法故茫昧所長惟閒謀詭稱仁義師黔首爲
誑惑守土乃倡逃甚者或從賊秦關天下險烏鼠于焉
穴塵沙暗汾晉瀕洞連王室翠華恥蒙塵蓬跣誠激烈
煌煌念百姓千古悽以惻未是無心人誰能不沾臆有
軀皆可捐况乃蒙祿秩人倫靡古今天道有順逆生者
牛毛繁死者麟角特覩顏人世閒多至千三百殉君十

數公文節蓋其一自傷忝侍從羣盜至此極主辱臣罪
死主死臣敢活五拜十號呼一叫再流血平生簡書畏
命畢猶奉敕不獲把天衣生與堯舜訣庶幾帝左右仍
載螭頭筆轉身南向拜哀哀孺子泣豈不懷老母王事
有倉卒累月書信稀世梗道途澁從今遊子魂遄號長
遶膝老僕牽衣諫忍志倚門夕慷慨語之故忠孝本一
轍臣節旣以虧子道亦云缺矧予太夫人匪伊常情測
顧爲滂也母軾母常教軾去去勿復言吾從朱絲直侍
妾羞瓦全卽時碎雙璧聖母偕聖君爭光日與月烈女

殉死士比潔冰與雪人生無百年均化爲異物流芳與
遺臭顧所自樹立甯無切雲冠俛焉愧巾幘誰哉著柘
黃羣然舞袍笏或出自西門低頭氣塞默耳畔笙竽吹
眼前杻械列出其東門者揚揚甚自得騎馬類誇官逢
人卽嗔喝明徵理浩蕩高雲晝昏黑識字徒羨新翻笑
死者拙一朝爭勢改神器正南國至尊念公詩涕泗袞
衣溼易名不須與千秋許廟食當時反側子翩若猿猱
捷身解完肌膚重足草閒匿驚魂飛不定悲風謂鳴鏑
辛苦賦歸來疎網復見及乃知物性異貞脆莫能奪君

親值兩難壯公臨事決天柱未應墜地維未應絕安得
不生公砥柱此蕩滄浮萍鄭廣文茂松蘇司業天寶舊
齊名靈武遂區別宿士磷且淄使人疑翰墨自公騎列
星斯文獲湔祓側聞旅櫬返願言與執紼并執孝子手
少追撫孤責其如衰病身伏枕艱難厯上感先帝逝遺
弓委荆棘下憫萬姓冤莓苔生白骨中痛吾友朋尸冷
臍內熱大慙尙戴天夜臺未交睫商雒行人少青徐去
鳥疾遙傳幽薊閒口口口口口盜賊鼎中魚咸秦猶仇
息願言行荷戈介馬夜馳突力每與願違飄零慚管葛

徙倚日云莫慘淡雲墨色霓旌閒翠羽快劒森長戟倘
是先帝游我公扈清蹕

王雲岡鎮江人以弩名客居江邑乙酉之變兵至城下
死於弩者無數城破逸去王善製弩有求弩者相其人
材力所宜授以弩并授以射法意所欲射百發百中不
經指點雖得其弩無用也有人受其弩與法發不准請
更王乃援矢起命物而中矢矢相屬一撥之間其人乃
悟唐時潤州弩手在太原上今猶有人得其遺妙如此
陝西同官縣壁杜子美曾題詩其上今止傳二句縣古

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同官鄰白水定避祿山亂至其地者此雖吉光片羽要當表出與世共寶之

予自江右入浙過鄱陽湖進舟上饒江所歷安仁貴溪弋陽廣信玉山諸郡縣入其城大都不過數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見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鎮將者河南人日率健兒入村落繫鄉民以歸指爲山賊屠掠殆徧廣信一府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余以業鹽持引穿橫卒而過無敢呵者入貴家大族皆閉門團坐待死得吾升粟抄鹽則大喜唯吾所欲

而不較予聞此言也掩耳急去時甲午八月

康副將移鎮袁州其侍妾皆廣信所掠者因謂之曰爾輩有親戚欲歸省者可自言羣妾喜欲歸者三十餘人皆令治裝上轎發三十里封刀授健兒取首以驗

登州徐偉明末起兵據有其地時左懋泰亦起兵萊州以故紳自雄欲部署偉偉不爲下因圍之文登偉急請救于青州一寨主雅與偉不相知識卽選壯士六百晨夜進直薄懋泰壘擊之懋泰十萬衆皆辟易遁去

梁谿鄒公履放誕自喜詩與字皆奇妙嘗製紙衣冠以

標異其父學憲公造園惠山下橋于澗上榜曰墮履處
蓋取黃石試子房故事也後公履爲人所殺屍正棄其
處

隴頭流水歌古詩中僅傳其隴頭流水二絕予閱鞏昌
府志得一首云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得語舌捲入
喉妙過前篇而古本不收何也

祖寬夷種幼爲祖大壽所得使之牧羊羊數百羣終歲
無一失者及長驍勇善戰大壽嘗獲敵俘問口口畏我
否曰不畏然則口孰畏曰畏祖寬

大壽守錦州城陷被虜其子二錦衣在京懼有不測之命遍兌黃金賂周延儒問以保全之策周俛首數日報之曰得之矣請纓可時闖獻熾甚遍躪中原川廣上日夜焦勞思滅此朝食而當其任者輒遷延推避聞此大喜如其請周之善揣摩君心者如此

江邑城破後人見萬壽岡上髀縛一婦人被叢箭死予友湯伯蕃作一詩弔之有意求全不自全牧羝蘇武反安然未知當日將何法激得驕兵箭上弦

邵貳公徽人賈吾邑有膽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

邑人直抵夏港發二矢連斃二人回顧無一人在者因反走後欲以兵法部署予邑人羣噪而下之獄城守事急出之併力堵禦大有功焉城破被獲不屈而死

鞏昌府城西七十里首陽山古首陽縣在其下進五十里有夷齊祠後人專指蒲阪無人齒及此者萬厯末邑人楊司農恩著首陽辨力言其非斷以鞏昌首陽爲夷齊餓處會分守朱燮元主其說倡資興復古迹煥然矣當是時夷齊辟紂歸西伯至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王東出夷齊西遯理蓋有之子錄其文以示好古博雅

之君子惜其文未遒欲稍節之未能也首陽山其名最
古中古以前一首陽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之下其名遂與五岳爭高然語不著所在後世好奇之
士爭欲私之尋聲傍影指點紛然說文以爲在遼西劉
延之以爲在偃師馬融以爲在蒲阪方輿勝覽以爲在
隴西曹大姑著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
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爲在岐山之西寰中遂有五首陽
後來不知何時崇祠失于考據斷以河東蒲阪者爲是
卽其地祠而祀之今相因弗絕觀場者翕然信耳以爲

此卽夷齊餓處他首陽皆廢矣野史楊子曰河東之首陽非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爲是曰隴西者爲是何以明其然是有五可證焉夫考古者唯經河東首陽不經見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鬲鄉原註山在蒲阪止名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注者曰雷首在蒲阪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阪者果爲首陽何爲經史俱不注以陽字也惟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苓乃秦風之首悞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簡

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爲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注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度之曰卽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爲首陽耶不核實以證悞而反曲解以就舛宋儒之陋何可據也書曰道渭自鳥鼠竝峙昭昭若此書首陽縣縣以山得名今首陽與鳥鼠竝峙昭昭若此書經孔子手刪計必不誣傳爲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舍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當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證也又論世者原心夷齊不嘗辟紂乎不居紂土而居北海之濱意在遠引可知茲

既以耽食周粟而去則周地何處非周粟亦必遠引其
心始安蒲阪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辟周而
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薇與粟奚擇
乎此不通也隴西古西羌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于
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尙未入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
證也又徇名者責實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是明言山爲西山也蒲阪之山何所據而稱西山堪
輿大勢太行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阪爲南山非
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

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登歌西山當以隴
西爲是斯所謂登彼西山者矣此一證也又論名者稽
義山名首陽其義何居以居羣山之首陽光先被耳蒲
當輿地胸腹之間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
卽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
發源爲雷首中條起處爲首山於首陽無當也天下之
山自昆侖來在北戒者隴上諸山爲頭頸終南太行中
條值胸腹醫無閭爲尾隴西地高山峻與東海對立相
望曜靈出海陽光首被斯命名之意也又一證也又聞

聲者稽實夷齊採薇而食是山有薇矣今蒲阪首陽薇
所不產每致祭則取于他所後來好事者每或移植之
亦復不多地氣然耳隴西薇蕨徧滿山谷土人以之代
食且儲以禦飢賈人轉販江南京師者皆隴山產又一
證也且其地原有二賢祠今雖頽廢而雙冢屹然見存
夫是數者有一焉亦足以明此是而彼非矣况厯厯若
此乎祇緣近代以來隴西人文湮鬱著述鮮少遂爲河
東樓取更千百年人無拈出者夫樓不樓亦何傷忠孝
節義天下之公論賢人君子古今之共師吾而誠有志

乎千古猶旦暮萬里猶比鄰河東隴西孰非我闔在此
在彼豈暇深辨但以神之享祀必顧其安而祠之安神
當求其是二賢之神遊于隴西今時之祠舉於河東謂
二賢入周畿而歆之乎是當千百載猶飢也可哀也當
道君子誠念此而興復遺跡表章崇祀比之河東世世
不絕俾二賢者生雖爲殷周之餓夫沒不爲若敖氏之
餒鬼則二賢之心白而風化所關非小也斯區區所以
致辨之意矣

予寓居陝之三原自冬徂春與揚州崔閹修唱和甚多

雪中和東坡韻分得八首其春初詠雪二首甚佳予不
及也連翩簷底避飢雅萬里塵飛碾素車夜半黑窗疑
映月春初枯樹忽開花墟邊犢鼻難收市江上漁蓑不
返家最是客程愁欲絕行行迷失路三叉百草萌芽出
地纖東風舞雪減威嚴開懷共擊鳥鳥缶撥悶還歌昔
昔鹽萬里逕平封蔀屋千山頭白擁樓簷只憐鄰婦慵
開鏡抹粉頻呵凍指尖

秦中梅花絕少有一種梅瓣而桃色者曰山桃花亦開
在春初雪中豔甚故予和坡韻有山桃寒重亦能花句

昔戴文進寫紅衫釣雪圖未免著意惜不見此天然妙景也

無錫華鳳超以部郎家居大兵下江南卽閉門不出已七年矣其從子婚偶一登堂鬢髮宛然爲奸人所首撫院下縣捕之時傳聞甚閏子姪勸其薙髮以免禍不聽縣官捧檄至勸其少薙卽可報命又不聽方巾便服隨至姑蘇撫院姓周雖暴頗訝重之傳令薙髮相見出纓帽口口并薙具至客館終不聽衙卒擁之入脇之跪不可擊碎其膝下之獄解北死其從子聞一慟死息痛夫

亦自經矣

李定國始封秦王秦王孫可望所欲封者也怒甚入朝詰議者使人刺殺首相嚴于是秦王歸可望而定國改封安西矣定國兵三萬頗精練盡心于永厯可望則擁三十萬衆當雲貴之門戶有逆意甲午冬永厯密敕定國來安隆護駕中途爲可望所獲可望又怒甚僇大臣數十員兵部雷振福憤其跋扈疏其二十四大罪上之歸而自縊死先是壬辰春永厯大舉出師兵分三路可望出辰沅定國出桂林撫南王劉興秀出保寧可望破

辰州止兵不進興秀爲平西所敗死者萬餘遁歸成都
獨定國銳甚定南王孔有德遣驍將率師禦之一軍皆
沒有德懼議明晨出兵扼險以待而定國已至城下城
中將士有應之者有德倉皇自焚死部下皆爲所鹵定
國下全州長驅直抵湖之衡州府衡州鎮將續順公沈
永忠有兵三萬聞定南王之死也棄城宵遁長沙撫院
金廷獻扁舟載其家屬出洞庭沿長江至郢州避焉于
是監司以下遁走一空兵鋒未及千里無人矣定國駐
師長沙半載日俟西師無應者兵遂不敢下當是時永

歷辱甚所餘彈丸地人皆輕其一綫不虞定國之銳也
皆大驚口口口口會恭順王率大兵至長沙而定國
亦以孤軍老矣旋而南恭順勇悍追至衡州定國伏兵
藜薄間恭順猛追不戒卒中裸刃口口口口口口
口一云定國已下桂林抵衡州定南王自東越入復桂
林將絕定國後定國聞之卷甲而旋一晝夜行三百里
桂林之北有嚴關爲控扼要地有德將發兵守之則定
國已踰關而西去桂林不遠矣有德有驍將素所恃遣
禦定國定國大破斬之乘勝攻入桂林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

明春予至楚長沙人皆言定國兵律極嚴駐師半載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輸買定國所將半爲獾獬猺獠雖其土官極難鈴束何定國御之有法也予又聞癸巳定國復攻桂林廣南出象古以之戰定國以之攻城桂林城門爲象坐開城中皇急以火禦之得不破軍營城下營中寂然無聲明日銃三聲師盡撤矣城中猶不知二日發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馬紀律如此可稱節制之師故能以三萬之衆出入兩廣長驅千里口口口口口口口

然恃其材武連年攻戰不休有敗道矣此兵家所戒而定國不知何歟以古論之定國其姜伯約之流也天不祚漢伯約何爲焉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畧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牂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擊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閒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線伯有總督兩鎮督撫標下及各鎮將皆不敢進會朱馬喇統口口大兵而南原議贛州養馬三月朱老將知兵至贛州聲言

養馬而陰選勇士口口口兼程抵新會襲破山口守兵
直臨定國營連戰二日定國大敗時定國營牂柯江北
使周金湯高文貴合師營江南金湯見定國敗燒營夜
遁定國麾下死降殆盡餘不滿五千朱台兩廣之師追
至湯園不能得定國而還

戊戌夏每夜村落有怪如狸入人家作橫爪利甚專傷
婦人家家鳴鑼聚守徹夜不寐由武進而至無錫與子
邑月餘始息偶閱朱國禎大事記萬厯壬午湖州烏鎮
亦見此怪每夜火光遍燭中有甲士揮戈狀鄉民呼嘯

啼哭聲震天經旬廣數百里有黠者見小舟中有人翦紙作人馬長數寸報捕之隱形矣嘉靖三十六年亦然自杭州過紹興直至寧波有黃冠賣符於市捕之其妖乃息

劉振凡先輩博學善劔舞爲人剛直有戇趣爲諸生祭酒三十年餘及貢而卒常訪友人方克敬值方繞堂念佛呼之不應乃連呼十數聲方怒曰何疾遽如是曰吾呼汝十數聲而汝怒汝終日呼佛當何如方亦爲之喟喟君之淡宕詼諧皆此類也

楊中湛爲部郎鄉人有以白糧役至京者叩門求見中
湛欣然具酒醴召諸鄉人宴待之明日令長班持帖往
各衙門代爲輸納事畢不費一錢後曹子玉在部役者
希風往干子玉授意收糧官身爲之居閒中分所勒且
陽示德色而迫其酬金鄉人大窘稱貸而歸數年償之
始足卽此一事而二人之居官可知矣

淨慈豁堂和尚工詩與書畫性喜游覽嘗畫一漁艇于
竹樹下曖曖漠漠烟水一灣題一詞其上來往烟波十
年自號西湖長秋風五兩吹出蘆花港得意高歌夜靜

設初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得青山響

駱學使駿曾歲試子邑童子得黃子心卷喜甚拔置第一
子心方垂髫其尊人則邑中名士介子先生也駱公
因以孫女配子心成婚之夕燈燭交加自學署接其舍
焉亦一時風流佳話也

江邊鵝鼻山下有迴溜秋風起鰻魚下操網于此比他
處利十倍相傳東門外秦氏祖與人爭此宕官不能斷
乃熬桐油置銀錠于中約曰能赤手取者世有此宕秦
氏祖欣然下手銀起而手隨墮矣迄今爲秦氏世業人

莫之奪

楊閣部嗣昌之討賊也天子御平臺作詩寵其行所以屬望之甚厚楊亦慨然以滅賊自任時闖逆縱橫陝豫獻忠鶚張楚地曹操過天星關索出沒兩川其他股落尙多楊開督府襄陽三年闖陷汝雒操破川中諸縣我兵猶然尾追團聚一隅而獻賊由閒道以十八人襲破襄陽矣跡其致敗蓋有由然觀萬元吉之序籌軍錄可以見當時之失策云元吉幼弗敏軍旅未學武陵楊公授鉞專征急于將伯是助己卯十一月自襄陽遣一介

至永州持郵符見辟予封還郵符辭以封疆大役不敢
冒昧嘗試亡何楊公悉索見任閒廢多人列疏上請乃
命元吉解永陽司李量以評事護軍仍有旨勒限赴任
先是楚直指楊公薦余考選撫軍方公薦余堪任武昌
兵巡兩疏俱下部楊公銜予封還郵符之嫌欲示裁抑
故其題疏云臣在京在外諮訪才能稱本官堪任監軍
道者十人八九但推官資淺遽難陞道亦乞加部寺一
銜赴臣標委用蓋明破武昌兵巡之薦也予念楊公之
辟可辭君命不可避引往役不往見之說自處于是以

庚辰閏正月自永州募湖南殺手以行湖南殺手精者
善用鈚頭鈚頭與旁牌相類稍狹而厚橫有柄可持能
支敵馬與箭我兵鎗弩藉以爲捍曩戊寅歲臨藍寇起
合兩越虔南之師討平之黨羽實未能盡至是俱願充
督師健兒以示湔雪予捧督師檄精簡嚴核得一千七
百人餉犒訓練必躬必親從衡湘泛洞庭泊荆沙所至
秋毫無犯三月之望楊公劍節抵荆門點閱當意所用
金錢悉具疏奏明予以是役始得識楊公面公詢人才
孰可用予舉成御史寶慈對予與公初相見不直則道

不見故且直之公亦改容聽受但不能實見施行而已
四月從公駐夷陵蜀備單薄警報狎至聞公有憂色子
上書勸公親詣夔門大振軍聲適公枉顧屬子代行且
齎御前賞銀犒閱予以五月初三日至巫山曹過七股
亦以是日破大昌之巴霧口直犯夔州山背會秦師賀
李二副將楚師張副將及汪參將各以追勦獻逆磨集
開縣子乃冒洪濤以一葉試于濫瀕如馬如象之時兩
日夜至夔與蜀撫邵公檄催主客兵迎敵之蜀中主兵
素有名浸假濫觴極脆不可恃又多子虛見敵卽却幸

賴秦楚各將夾持互用曹過七股先後俱殺轉折入楊
公十申羅網之內曹過之爲賊也雖號稱七股惟操老
而猾過擁衆稍多二雄氣力相倚在上下田涂諸壩爲
我所逼欲返楚中時值巴霧水漲不能渡遂閃我兵空
處復突襲之半耳山犯下關城子與邵公守東門嚴檄
各兵分走閒道出賊前阻賊秦將賀李由原路堵尖山
關楚將張汪及主兵由雲陽堵淨堡江口曹將在下關
因酷暑人盛山谿奧窄議以兩路取道至開甯會師曹
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鶯爲賀李連敗于馬

溺溪遁轉大甯之小嶺子過天星率關索偷渡淨堡楚將及主兵追至新寧達州屢北之過天星與子所遣降將第國安洒淚乞撫猶豫未果然子閱其來稟語反正之志甚決上書楊公屬左師迎機解散之二賊卒降今降將惠登相王光恩是也初獻逆自瑪瑙山敗後精銳一時瓦解止攜驍騎千餘自隨逃楚興歸間予在蜀追殺曹過上書楊公宜乘其新敗屬左帥及京楚各兵進師合圍楊公爲山寨諸生所賣外以一二零賊報功而內輸兵情于賊且待鹽米零雜接濟挾其重資賊以此

得休夏山中養敗爲銳有整十萬黑雲祥者自歸州就撫部下諸賊多抗暴不肯附復相率而投獻逆黨與稍衆歸巴將士更以輕敵挫衄獻逆遂得進據蜀界將圖闖蜀蜀主客兵盡往開達追殺過關撫軍止遣孱旅三千人付予鎮夔門曹秦五股潛據大甯獻逆復窺蜀界予百計支吾遣降丁入曹賊營招降賊約入楚親詣楊公乞撫然操係老賊香油坪之役戕殺楊羅二將疑我不赦適京楚兵在豐邑坪搗賊得志小秦王金翅鵬諸股相率投降曹賊見事急遂與獻逆合夥牢不可解矣

二逆旣合夥闖蜀之志益決蜀主兵分守隘口楚兵張
汪二將自巴霧口營土地嶺日待賀李分道進攻賀李
諸部皆降丁雖驍勇能殺賊率進止自由不可繩以常
律賀在開縣報推平賊將軍復報留左供職先是楊公
入軍時因左帥戰沒關防請上鑄平賊將軍印佩之後
以左倔强密白中樞用賀代之旣而左帥有瑪瑙一捷
又極爲諸降所擁戴楊公度未能動復飛章留之改賀
另用當獻之敗也使得一大帥秉執忠勇倡衆先登可
以縛渠生致闕下乃左以推新懷鞅賀以留舊灰志是

以一平賊印而失兩將之歡心也故賀李之兵自開縣
噪還予百計爲楊公畫策終不可挽請公以強兵一旅
自蜀壓賊書十數上不聽張汪兵僅三千新增胡總統
所募三千皆市人驅戰在土地嶺月餘賊窺我虛實竟
爲所敗予猶率將士臥薪嘗膽代蜀守隘與操獻對壘
而營多遣降丁招降操賊獻逆恟疑遮曹賊恐降以故
不敢近予所守隘口乘馬渡無備遂襲破之馬渡將破
前一日楊公親詣巫夔督勦予力勸公攜左帥自隨以
盡賊爲主先是操過二賊最相親比過就撫後獻逆田

令人恐喝操賊云過某雖降閣部已解京獻俘矣若楊公肯依子說攜左帥自隨使過某于陣前招降操賊操賊必降則獻逆自孤楊公以爲賊必入秦止屬子往巴達選銳尾擊欲身督左帥同楚辦猗革及賊已渡昭化踰劔閣直犯川西予又力勸公當用勁兵遏賊歸路用主兵護守西南一帶城池而用奇兵逐賊使不得安坐飽食書數十上皆不報及子兵抵安岳聞客兵皆深入內地擁擠一隅歸路盡空再上書條畫力言不可公批荅悖悟子自是矢不復言兵事已心知賊得勝算矣賊

走瀘州止有一路出立石站可從北潰子方督兵遮擊
不虞秦師于小市廂隔水而陳致賊折回原路予聞訊
卽欲取捷道仍扼綿潼楊公日飛檄束涇諸將以爲距
賊不宜太遠諸將嘆喑計無所出咸相約尾追又予所
監猛帥舊部曲止六百人借用左帥降丁皆驕怯不用
命逐賊四十餘日至開縣始及之猛帥及劉士傑先以
百人挑戰賊勢披靡會日暮雨作諸將皆怵懦兵返走
前隊爲賊所繞猛帥元子劉弁等俱殲焉聞楊公至是
亦悔不聽予扼歸路之計然已無及矣我兵以辛巳正

月十三日與獻操開縣交戰十九日闖夔山之天羅寨
從夔城上望賊騎厯厯不滿數千人初楊公報賊入川
西始反前令調左帥由夷夔迎勦差使有某者給楊公
曰左帥已至漢中既慮已言不實又給左帥云賊必往
漢中于是左帥自襄陽往楊公調兵之使凡十九遣聞
左帥云昨歲若依督師令反旆興安瑪瑙安所成功乎
其往遂決以故左帥入漢中賊出夔門若巧相避者楊
公所攜多川湖步卒皆落賊後襄陽守備不設二月初
四日夜賊哨報數十人襲破襄城襄城人盡逃越兩日

獻逆馳至襄國主遇害遂由白馬渡而北蹂踐中原矣
予以正月十七日單騎至夔遣人至開縣敦趨猛帥收
召敗卒來夔扶傷弔死以厲忠憤將背城借一廿七日
猛帥與楊公悉至二月初一日楊公更屬予監川湖兵
三千下荆沙護藩三峽石尤大勁以初九日始抵沙市
卽聞襄陽之變十七日楊公亦自夷陵放舸抵沙市覓
醫于荆南巡使者至廿八日疾大作予與道府入視勸
令及早部署兵餉各務且引古人連呼渡河之事相勗
公重裘圍爐日視手顫卒不發一語三月朔日長逝于

徐宦之別業予身任護藩慮公逝後軍中必有變用矯
詔故事代爲收拾一一繕疏上聞華容孫中丞齋齋以
書白予謂楊公盡瘁王事例有遺表應便宜代草爲黃
宮端諸賢請貸地予荅孫公云公病篤時某力勸公子
以此啓公公寂無一言若今捉刀爲此此豪傑所爲非
先師勿欺之義也初六日四鼓公圍隨遼丁勾黨潛謀
縱焚稱叛予急就猛帥遣健兒盡數收捕付誅藩封以
甯幸得免于襄陽覆轍猛帥力也公未逝時寧夏兵三
千奉旨入蜀協勦衆議以猛帥麾下無勁卒屬予力籲

公選調來楚付猛討賊及公逝衆又屬予暫止蜀界已
經題知而蜀撫廖公具餉爲艱急欲遣之出疆予更謀
于楚兩臺使令就郢中與猛合營疏請比督師標兵例
加月餉有差條畫甫就緒而先太君凶聞至矣先太君
產自楚聞方公薦予分臬武昌欣得就養後見爲楊公
所齟倚問過切感疾不瘳不孝之罪尙可勝言哉尙可
勝言哉自念予生平有介癖不能擇官而居猥以十六
年司理止因封還郵符之嫌監司一席巧相奪之彼軍
前纍纍無官而有官有官而速化者其資俸淺深爲何

如耶然予旣以身許封疆自分吾守吾拙恥效營進老
杜出塞詩云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聊用自勉至于
有謀必告有告必正明知柄鑿終未忍渙忍以誤封疆
瀘州報捷楊公借口未遇賊見糾鑄級戴罪雖予昧不
可則止之戒爲是爲非公道終當在人也謹搜軍中管
窺諸稿摘其要者按月分彙梓成一帙以備憂時者采
擇焉辛巳中秋日南昌萬元吉題于苦次

予邑顧公諱言爲南昌守宴劉大將軍綖酒酣問劉聞
公袖箭命中而發何其妙也劉言此應急之技耳公欲

見之請一發爲公樂因移坐前軒使人掛一銅鑲于坐
後數十步劉左手持盃而右手發矢向後擲之矢矢貫
銅鑲而出十發無一失者昔蕭摩訶善覲齊西域胡并
大刀十餘人出戰摩訶覲中之遂大敗齊軍公之袖箭
蓋覲之遺製也

江邑破後學使署樓上不知何女子被害于此屍影宛
然體側臥而髮植如竿絲絲皆見見者無不聳然昔永
新趙烈婦死于明倫堂每陰雨則血痕畢露懷中尙抱
一子愈刮愈見此皆英靈結成非偶然也

金道隱諱堡庚辰進士爲永厯御史彈孫逆廷杖數十
責戍金齒時瞿啓泉督師廣西留之不行孔有德破桂
林脇啓泉降不屈同張別山死獄中道隱上書有德請
葬啓泉有德義其請許之葬畢卽削髮被剃僧服東歸
自號澹歸今隱居廬山歸宗寺司馬張別山乃江陵之
孫癸巳予登金山讀壁間詩有無月可憐山是客有風
却爲寺留人之句

庚子三月廿八初漏有星大如斗光芒數丈燁燁射人
自東方移向西去

戊戌春子游虞山程公弦出其先祖諱宗撫夷圖觀之
西南風景厯厯在目蓋其時孟密與木邦爭地相殺朝
命公往勘因從畫工往備寫一路山川及夷人風俗每
寫一處公卽題詩其上詩頗清佳而刻本往往點竄不
類圖中所載俗筆悞人可爲三嘆

孟密本屬木邦宣慰使成化十六年孟密侵木邦地請
徑屬藩司內閣萬安欲許之二劉執不可曰此周天子
命三晉意也土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乃卽家起公往
勘公兩度南牙撫定而還南牙山名夷中之極險者昔

郭定襄登從王驥征木麓川有詩云險障南來獨滴牙
天分夷獠與中華萬盤山繞一線路百丈峯開千葉花
毒霧瘴烟相映靄鳥聲人語共呻吟停驂每勞征南士
莫聽猿啼苦憶家可以知其險矣然卒立孟密爲宣慰
故論者謂公受安意旨而何喬新撫夷序又極論其往
復開諭爲有功明事之未定大都如此

予邑北門外人邊江多勇而不好義惟陸賓崧以義聞
常入獄看一盜盜對之泣陸呵之曰男兒死則死矣何
畏也盜曰予非畏死但恨不見吾母一面盜與賓崧非

素交又非同邑偶于道途間相識如舊慨然曰吾當保汝歸翼日呈縣縣公以大盜死旦夕不許陸懇請雖死不悔縣公亦爲之動乃召其家族十人復保賓崧過十日則代死而盜竟過江去十人駭然乃謀以術絆賓崧日輪一人徵妓歌呼飲酒高會十日不見盜縣差到門賓崧起身便行衆問之曰往就獄矣尙何言及上道而盜適至賓崧呵之曰何不養汝母而復至乎其好義如此

青州徐振芳一字大拙宏光初立從邱大將軍磊南下

左右幕中磊至淮安劉澤清謀奪其兵使所親柏總兵
陽爲好會而陰伏兵殺之振芳失所依挈家居安東予
丙申入秦過陝州店壁讀其題函谷關詩有云二陵風
雨天連晉六國旌旗地入秦高岑名句也振芳奇士有
膽智欲一暢其所爲悉不就秦歸竟死惜哉

山西張宗孟崇禎九年以進士令鄆時流寇遍關中焚
掠及鄆公聞警兼程閒道入率民登陴賊中宵遁公憫
小民望賊奔入城卒膏賊斧乃擇形勝建堡寨六十六
所每堡選參謀團練諸長給以令箭與棍堡得義勇三

百月三操多給火器總計鄉兵二萬一千餘而城中四隅築敵臺中心建文昌閣覘備所向由是賊破他縣而鄆不敢犯常一過城下公登城謂之曰爾知我有備乎曰知之借道耳公無我躡其爲賊所畏如此昔正德初年流賊劉六趙風子所至皆破許達令樂安預築城浚隍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下開竇僅容一人執刀俟餘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因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盡擒斬之後人作詩頌達以顏平原配曰平原太守樂安令公之此舉比于樂安

計畫愈周規撫愈大矣

癸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定黃蘊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科考選庶吉士皆百計鑽謀人有爲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大兵下江南蘊生城守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吾邑大酉山人徐益工詩畫喜吹笛家貧餽粥不繼不以介懷常臨風按笛而妻曰瓶粟罄矣笑曰粟罄何害

悠然數弄洒洒如也尹澹如對雪有詩云惟有高人徐
西望洞簫一曲倚江樓可想其風致矣年九十餘吟寫
不衰其山水落落數筆傳者絕少螭則人家多有之今
益貴重矣高風逸致何時復見此輩人哉

東鄉顧玉川偉面長髯如世所畫羽人劍客善走能日
行五百里相傳玉川少時憩山下一病道者顧之曰公
能負我上山乎玉川負之上贈以一草履自此遂善走
昔王進以善走位節度使歐陽修作五代史深嘆亂世
功名可笑若此今玉川生當盛世雖無其遇然以善走

出入貴人門下貴人爭重之

天香閣遺集卷二

己
粵雅堂叢書

天香閣隨筆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天香閣隨筆卷二

江陰 李介 介立撰

有姚姓者曾隸黃將軍得功麾下云左兵東下將軍師
太平扼之前鋒爲左所敗得功怒呼酒飲三椀一馬直
奔左營時左兵勝還方解甲坐臥望見一騎殊不在意
得功蹣入營門大呼黃闖子來皆大驚搶攘後騎亦至
遂大破之憶前歲遇一棒師徽人自云曾客左軍中因
言左兵掠子女玉帛滿舟中其將領皆方巾大袖雍容
養威重聞敵先股戰甚有以金錢倩子代行者其言如

此此豈黃將軍敵耶將軍葬太平城外

左兵之東下也以太子爲名馬賊懼甚急移諸將西堵之時豫王已下河南使其時得一威望重臣宣慰軍中責以社稷大義把夢庚衣聲淚俱發未必不回犯上之師爲勤王之舉譬如人家盜已進門而家人猶爭鬪不解無怪乎其竟入堂閫也

豫王渡河兵不滿萬合許定國軍聲大振先是定國殺高傑傑妻邢氏請于史閣部必報其讎定國懼乃納款口口請兵南下而已爲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南下

之意未決得定國乃決策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定國一人故也

攝政王分遣肅王入蜀豫王下江南兵旣渡河闖將黑劉自太行攻圍懷慶其鋒甚銳懷慶肘太行踵黃河爲南北要道懷慶守將戰死衛輝祖總兵馳入代守黑劉百計進攻月餘不能下乃退走

魯監國在紹興以錢塘江爲邊界聞守邊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後丙申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行因言曰予邑有魯先王故長史包某聞王來畏有所

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飲啓王與各官
臨其家王曰將而費吾爲爾設乃上百金于王王召百
官宴於廷出優人歌妓以侑酒其妃亦隔簾開宴予與
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
酣歌緊王鼓頤張脣手箸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
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沓聲聞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內
須臾三出入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傿傿而舞官人優
人幾幾不能辨矣卽此觀之王之調弄聲色君臣兒戲
又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予戊

戈游山陰登西施山戲占一絕曰魯國君臣燕雀娛共
言嘗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送吳言
戲而意則苦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六月朔鄭國姓舟師蔽江上艨艟鬪
艦不下二三千直抵京口京口自張名振破後備禦頗
嚴橫江架木起戰樓設大銃費數十萬盡爲國姓所焚
乘勝營金蒜二山二十二日口口口口口口下潤城留
周姓者守其地遂至金陵圍之分舟師上安慶口口口
口口口口七月二十三日城中覘其無備舉火焚其舟

分門出死士薄之水陸營皆亂一潰竟下掠鎮江居民
揚帆下海去時傳聞金陵已破予獨決其不然頗爲諸
友訕笑後問余何以知之予曰已定于七年前矣名振
之詩不云乎遙望孝陵應有感會將大燾抵龍津龍津
南京龍江關也彼至京口而不能至龍津今至其地則
其言驗矣金陵安能破也一時題詠遂成詩讖予之此
言謾爲不知者答耳其實予別有見也

貝勒軍下閩鄭芝龍壁于險使人暗約貝勒請以閩封
已而開險納大軍貝勒僞許之誘執至京國姓走下海

六年圍漳州衆十數萬漳州韓守將徐州人明末募徐州長鎗手三千征流賊韓數有功至是衆寡不敵嬰城而守以徐待救兵總督張存仁救至城中已絕糧數月餘矣救兵不滿三千城中亦有千人內外合擊國姓數十萬衆皆披靡大敗八年復圍福州半年大兵至復敗去閩人懦衆數萬雖多不能堵立見敵皆走安能戰國姓乃以古兵法教練士卒十三年攻掠溫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會台州守將馬信與兵巡道有隙捲衆歸國姓國姓遂大舉深入十六年六月兵至京口先

攻下譚家洲斷其截江纜索時大兵雲集京口堵兵登
岸國姓駐師江中作欲登勢大兵日夜提防溽暑人衆
斂民家飯以給軍軍士纔欲下馬息用江中戰鼓起又
倉皇上植立苛日中飢罷中暑人馬皆病二十二日國
姓整衆上□□□□□國姓分兵營蒜山明日□□□
□□□□□□□□□□□□□管提督西
走蔣撫院東奔有某同知者素爲鎮民所信服一騎馳
至城下呼城上人曰吾舊同知某也來活汝一城人城
上人未信免胄示之面鎮江遂下漕院兵至瓜州又爲

國姓所敗脫亡無幾并下瓜州于是留周都督守鎮江而大軍西上周爲小將戰於瓜州譚家洲皆先登陷陳足中矢不顧由是拔爲大將委以要地國姓兵至金陵三戰三勝爲久困計連結十三營城中危迫日夜催調各路兵而國姓以京城在握不煩攻擊自下會軍中有得罪者暗縋入城告以某處營虛某日卸甲制臺定計乃遣人日操小舟載酒肉爲村民穿舟師而市七月二十三日乃分遣管大人焚其舟而東西出兵分擊其首尾戰酣潛開神策儀鳳門擣其中堅蘇松總兵梁化鳳

關西人以武進士起家知兵善戰諸軍戰久皆退梁將
軍敗退矣望見火起知國姓兵有變復進戰不休先是
梁將軍從蘇松來營于城東不知制臺計也制臺亦不
告以故俾其一營爲餌牽制于東故西得成功焉國姓
兵大敗走八十里始及舟而免斬其將三十餘員甘余
二大都督國姓所倚皆被擒國姓遂收兵趨鎮江合周
將軍兵慟哭下海去

偶閱常州府志見宜興玉女潭下載東坡調水符詩不
覺失笑此詩乃東坡官鳳翔時遊終南山玉女洞所作

讀其遊南山諸詩自見志爲唐公鶴徵與吳巒治諸名
公所修何憤憤也宜興志于蜀山下載徐賁隱于此賁
所隱居者湖州之蜀山非宜興也循其名而不考其實
修志者往往若此

熊廷弼督三吳學以威嚴御士士皆凜凜公見童生願
考者不必待府縣試叩門而入文理通者卽時送學否
必痛責之每閱文至佳處連舉數大觥或拔劍起舞先
是無錫鄒愚谷校文三楚曾責公數十公至首謁愚谷
謝曰不是老師三十板焉有今日

永平道張公春口口十年不剃髮不改冠服始終不屈
某王善待之時遣使餽食公曰此吾口口土地所產之
食也吾當食每箕踞慢罵左右不能忍愆某王殺之
某王終不殺病且死上書某王勸以口口口口口口
口以順天意嗚呼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監軍道
吳春

江西金王之變操兵而赴者日以千計不旬月衆至數
十萬南昌城中街巷皆滿家有數人時李虎子攻掠東
粵金聲桓欲開贛州以通聲氣會守將不從命乃率兵

所流往攻之贛州天險不能下聞譚將軍兵渡鄱陽乃
近初戰銳甚口口口將具舟宵遁再戰金王太敗譚將
軍知其糧少援絕乃結長圍以持久計困之城申百萬
之衆皆餓死

王陽明提督南贛軍務會勘事福建至豐城甯王變作
豐城令顧泌奔告陽明乃返舟吉安馳檄會兵予以爲
此飾詞也勘事福建取道汀州不過十驛若下贛江過
蠡湖溯盱江或溯上饒江過嶺下建江迂曲數千里若
云順道杭州省親不應先私後公此必陽明往賀甯王

王和陽陳集卷二
生辰適有天幸不遇其禍故爲此以自諱耳究竟大丈夫處世磊磊落落甯王未反則爲國藩理當賀旣反則爲國賊理當討各不相妨諱之適彰私見之未融也

予邑戚伯屏勲崇禎朝中書舍人閏六月初大兵將至公亟令妻子出城人勸公并出曰吾爲王臣義當死不
去及城破公書壁云不敢效古人之忠貞但願冠帶見
先人于地下書畢舉火自焚死口口燬獨所書壁巍然
峙立墨汁淋漓書法遒勁如平時

平西王次妃陳氏名元武進奔牛人父好歌曲傾貲招

善歌者與居家常十數人日夜謳歌不輟以此破其家
由是謳者不來家居無聊有一子甚戇顧其女倩而慧
恆教之歌蓋以自樂也父死失身爲妓予邑金衢道貢
二山之子若甫往金華省父道出潯關見之悅輸三百
金贖之歸室人不容二山見之曰此貴人縱之去不責
贖金田皇親覓女優於姑蘇得元歌舞冠一部平西旣
破闖賊入京都宴於皇親家出女樂侑酒時平西入關
討賊苦形勞神必報君父讎以五千兵破賊數十萬于
永平連戰至都邑疲敝數月矣至是賊走復始解甲歡

飲有一夕之樂見元豔甚而音歌又精獨數數顧視元及元捧觴爲壽平西前平西連舉數大觥是夜皇親送元平西軍中會平西鎮滇中正妃質于都元獨從平西寵之專房元有數智得家人心皆畏而愛之事事如正妃平西移檄江南爲訪其母兄撫按下之武進榜于通衢旬日其兄慙而村居不知也其親戚知之奔以告其兄不敢認細察檄中姓名居址果其妹也逡巡久之爲衆人怨怒乃敢自言于官官發人夫傳而去元聞母兄至擁侍女百餘騎出郭來迎其母髦年見口裝飛騎至

[illegible]

從之二姪如其言往告妃猶不許二姪曰今者王同千
騎出若不許見使王何以面將士妃悟乃傳令啓帳房
與平西會元由是另居一室牖通飲食平西至呼之亦
不見

夏孝廉口口子某尹解元澹如子某同往虞山謁錢牧
齋刺入牧齋以通家年姪故命家人具飯出見首問席
帽山人二人愕然相視不知所謂及別去家人請帖往
邀牧齋笑曰席帽山人尙不知且省却一席飯

順治七年庚寅秋萊州總兵海時行反率衆南下總漕

沈文奎拒之於河賊不能渡循河西走文奎亦循河應之北直總督馬文輝日夜調兵自大名逐賊至永城兩軍合初戰賊銳甚兩軍不能當督臺急自披甲臨陣斬退走者于是諸軍復進殊死戰賊窘大呼請降有高兵備者單騎馳至賊旗下受其降蓋十月二日也時祖公星岳改調睢陳兵備歸永其所轄也行至商水聞賊將入境留家屬於商城兼程抵永而賊已敗矣督臺獎其壯勇明晨會衆官于堂上召永城令楊祖南數之將以軍法從事祖南關中人以甲科令永賊去城七十里與

大兵遇戰十數合砲聲震天而祖南偵探不設城守不
備夜半督臺叩城門而入祖南猶不知直至堂上祖南
乃起督臺追賊墮河衣甲淋漓急需公館祖南乃引督
臺遍民家問寓督臺恚曰此無學宮乎乃館之明倫堂
由是大怒并罪及歸守王登進諸人悚懼皆無敢爲二
人言者祖公獨婉轉解救督臺怒釋乃舍登進而薄疏
祖南祖南得削職去時行之未反也河南人張明宇流
寓儀真賣烟糊口有男子過曰好大漢乃如此終身乎
須富貴可隨我往明宇隨至江邊登巨艇見所謂某伯

陽鯤者給以總兵劄付令往河南鼓衆起兵期以十月朔明宇至歸德聚黨百餘矣有老嫗于棉花田中拾一帑持以示人乃永厯扎付也首之官將密捕之其黨有桑生者獨與父居訓蒙精大六壬數夜過明宇曰事敗矣君與我俱去遲則禍至明宇請待明晨桑生乃棄父獨遁夜半捕至擒明宇黨羽皆獲桑生之父亦不免焉丙戌漢中鎮將賀珍起兵恢復武天定舉鞏昌應之合兵圍省城十八日後敗走天定奔歸永厯

大同總兵姜襄反榆林王副將永強偕高名顯乘勢起

兵席捲南下所至迎降皆改官易冠帶竟趨省會至富平卒遇平西大軍出不意一戰大敗追至延安圍名顯于吳堡縣三年始克

甘肅獠人反勢甚猖獗數千里響應兵抵鞏昌矣大兵至戰敗追至鎮城竭力守禦有麻將軍者驍悍拔三重甲先登遂克其城

丙戌七年內陝西三大變聲勢猖甚兼南北兩山壁險觀變者尙多陝西提督口口傳將軍口口口口口以簡靜鎮物故秦人雖狡悍經三大變而本不搖各省口

將軍或三四年一易傳將軍十餘年矣

黃子明訪予綺山精舍留詩僧壁子歸過訪亦不遇復
緘詩寄予前詩云閒步山前意悄然野花如綺似當年
千層石黛奇堪繪百尺松鱗勢欲騫樵笠遮頭衝細雨
佛燈分火試新泉我來君往空惆悵夜話何時一榻連
後詩云蘭若幽閒到處家相思遙望綺山霞題名但見
蒼蒲葉會面真同優鉢花知有新詩供獨賞不將奇策
向人誇何當就爾談終夕細指山陬與水涯子明少擁
萬金頃以族難貧釜塵瓶罄幾于露處呼租吏日夜明

門不絕而吟咏自如父子唱和其堅忍有古人所不能及也

湯伯蕃入山訪予道得一律云立春登峻嶺俯視大江開僧杖穿松出樵歌過隴來笠低雲氣合屐厲鶴雛猜怪道山中暖溪邊先有梅

祖大壽祖墓在寧遠每夜有白氣二道起墓上光燭天白兵象也故出將大壽之父爲遼東副總兵驍悍口口口口因名祖鶴鷹言其勇而捷也功爲李成梁所抑不得大拜今一門四固山公外甥王卽吳平西也餘總

兵督撫以下共數十人富貴之盛中朝無比嘻盛矣哉
于觀牧齋少陵詩箋如寄韓諫議太子舍人張遺織成
縠段深嘆其好學深思能得古人心肺于語言之外至
塞蘆子一首未嘗不笑其謬也蓋五城者三受降城定
遠彌娥二城在朔方管內卽今之寧夏河套一帶張說
爲朔方軍節度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卽其地也蘆子
關在今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河套內與靈武東西徑
直若出太原旁塞西行渡河據蘆子爲中頓進薄靈武
不十日可至二崕函谷界長安洛陽兩京間爲往來必

由之道時肅宗卽位靈武收兵東向進屯長安西刻期
收復而祿山僭號洛陽思明秀巖攻取兩河我攻長安
賊必自洛陽來救行在必慮其從嶠函正道而來而不
知由閒道走朔方出諸軍後雖不救長安而長安自解
何有於嶠函哉兵法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守所謂不
意之師行無人之地襲其空虛傾其本根者賊計狡未
必不出此故公慮之尤深也當賊克京城隴右騷動吐
蕃生心自景仙破賊克扶風而守之而後秦隴安堵靈
武藉以南蔽扼蘆關以抗思明秀巖卽如守扶風以制

山賊與昆夷也此引之以證蘆子之要害當塞耳賊犯
我必兼行捷取攻我無備我防賊亦當見可而進事在
不疑故曰疾驅故曰速如鬼詩意甚明而解者說夢由
不辨方隅不知道理不明時勢不諳兵機也

網巾之初興也以髮結就上有總繩拴緊名曰一統山

河或名一統天和至末年皆以結髻淺不過二寸名曰懶收網

興亡已徵于此矣是亦服妖也

甲辰北門外有王姓者一子年十二熟睡數日及醒陡
長二尺巍然如巨人兼有大力以手指運磨如飛乙巳

祝塘孔氏女嫁王姓者不半載月經不斷忽產小人一
雙長五六寸許手頸互鉤如世所畫和合以五行志言
之小而變大草莽中必有崛起者兩兩鉤連必有盜賊
比附而起者此皆所謂人妖也

江邑顧赤文幼業制藝略能涉筆馮令士仁政不善有
投匿名書者厯詆其疵疑爲赤文夜半點卓卒百人圍
其室搜獲之竟逸去時張公國維爲巡撫僞爲同年子
上謁赤文碧眼黃須善爲儀觀談吐雋雅張公不之疑
晉接甚殷遂買巨室于蘇郡中陳設古彝鼎玩具書籍

滿架虎邱設樓船作伎樂與諸大老日事游宴時一回
家青油轎傘行李充途邑人目之而莫敢誰何也有一
弟善走能日行三百里專刺取人事一弟善篆刻圖章
自京畿貴人外至司道以及鄉紳印累累列左右其僞
書遍行郡邑不專藉張撫院也兵學兩憲駐節江城公
文往來者先投至顧宅凡私啓文書者用燒酒微漬待
其墳起赤文則手裂之閱畢換封箝付之去若私書然
其膽潑無忌如此大兵渡江黃將軍飛走太湖赤文從
之敗於吳江脫歸冒錫邑已故顧紳名見土撫院士奇

之薦于洪制臺洪亦奇之上疏稱其才堪一面請以沿江監軍道授之命下自江寧發至錫邑怒驛丞之見緩也責而數之丞懼求援於顧孝廉某某廉得其偽見撫院言狀時敕書已下撫院所竟以奸人論置之法

山西馮皋疆以進士令予邑三年明察精勤人不能欺可方明之岑之豹之豹廣西人猺種以春秋中進士魏黨周應秋子中于其房先是應秋令其子拜于門下其妻力諫時魏勢張甚不聽後魏收岑竟以此削籍皋疆入丁酉鄉簾老吏沈某爲富人趙通節援賴再三皋疆

遲迴上科事懼不敢應上科科場事發房考皆要斬者也吏才如岑馮而勢利所在不能自主如此

乙卯郡城南門外數里村民場上地裂出血流成溝澮城中于某夜合城盡聞鬼哭

甲辰秋冬日旁有數小日每當日之出沒跳躍于日之左右而日上有一日摩蕩不止或云有小日數百

丙午由里山前居民王姓者妻產一子猴頭鷹脚丁未王塘民家產一子兩頭四手四足

順治四年丁亥常郡五邑同日起兵口口武進白土地

方聚衆數萬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燒門夏府公同黃同
知馳至門將破矣夏領家丁數十騎開門殺出黃止之
夏曰彼衆盛天明則其勢成矣此時不辨我多寡可破
也遂衝過吊橋數萬衆皆散走夏遼人生長邊方久更
兵難故知兵如此

二老坐談今古事水邊疎樹好風來悠然同眺吟情遠
山半白雲合復開塵垢何曾累耳根蓬頭赤腳玩乾坤
箇中撥動真消息散作雲烟自吐吞此吾邑大酉山人
題畫詩也萬厯閒吾邑有滄洲詩社社中如許伯清張

繡吾鄧濟川皆有文有行而西望品致尤高山人詩有
數卷亂後無從訪覓惟有隨見隨錄庶夜光之珠不全
擲泥沙也

徐仲昭先生諱遵湯晚號十借居士攻古文詞頗得曾
王之妙遇人恂恂若不能出諸口下筆則滾滾數千言
風馳浪湧若古人所謂成誦在心借書於手矣詩尤高
雅錢牧齋極雅重之比于國初之王原吉與張帖望育
葵同筆硯交好丁卯鄉闈兩人適同號帖望書義三篇
頗得意而經義不稱仲昭授以經義四稿曰請成子因

擲卷出帖望遂以經魁名世而仲昭僅晚得拔貢未授
職而國變又十餘年而卒有詩文數千首手自刪寫付
其甥曰吾無力壽之梓有借抄者汝則與之沒後闕不
示人將掩爲已有若郭象之于向秀也仲昭有族兄爲
僧號牧其才與仲昭相頡頏親侍密雲爲其書記後仲
昭數年卒其徒遠去無從覓其稿庚戌秋日得仲昭山
中三字韻詩十七首于鄰僧備錄于此

占得山中第一龕軒窗面面俯烟嵐廣陵散絕冰弦七
款乃歌傳水調三盡日跣趺雙足逸有時詩口一肩擔

漁郎欲問桃源路萬樹琪花是指南

脫帽披襟嘯翠嵐孫登柳下兩何慚
酌泉松際神俱朗枕石山頭夢亦甘
但放不須名第五能癡何必絕成三
牧童漁父來山徑暫拉風前佐麈談

一几清風書數函支頤無語對山南
才窮暫覺新情少興至還將舊句參
研底九州曾履八馬頭五岳已過三
太湖萬頃杯前瀉好挾扁舟問遠嵐

烟塵漠漠草萋萋新綠殘紅自戰酣
莫嘆生年不滿百祇憐春事已過三
花飛滿徑成丹碧柳色連天浸蔚藍

偶一卷簾輕燕入若爲王謝語呢喃

朱闌白板接精藍花雨長飛貝葉函鹿苑千門歸不二
虎溪一笑偶成三法身自合隨緣見火宅還應作偈參
謾道綵豪妨白業須知魯叟亦瞿曇

披裘帶索笑攜柑牛馬隨呼應自甘非陸非舟甯可二
爲嵇爲阮亦堪三鑿坏遁去今何敢挾筴游來舊已諳
多是忘機無繫著白鷗黃鶴盡交參

坐擁烟霞啓石函騷壇法苑各分參鳳衰不礙苞成九
龍臥何須顧者三寂寞自憐揚執戟風流偏喜杜征南

醒來多少塵勞夢，斜得山泉似醴甘。

蒼茫斗氣劍光涵，秉燭宵遊不厭酣。吐出英談頻捫蝨，拈來險韻似抽簪。莫云歲事多陽九，且任時情自暮三。明月闌干長徙倚，銀河如練落寒潭。

唾壺缺盡氣難含，挫折雄心鬢髮參。旗鼓代興難借一，文章鼎立且分三。中原久矣推江左，斯世何人繫斗南。咄咄書空聊鷄息，虛懸蓬矢號爲男。

變幻風雲在立談，漢陰抱甕我能甘。愁看西子顰爲態，愛殺南宮拜亦慙。名讓後來推第一，品齊下乘自居三。

山村故事須粧點野草汀花滿鬢簪

天高晴影散層巒水石清芬似出藍祇任陰陽分甲乙
莫從前後問庚三注爲泉竇猶嫌聒移向糟邱不耐酣
忽憶長安車馬客春來多少望江南

大地山河在一龕須彌芥子不須參營分星斗文成五
蠹食神仙字有三閒處翻添閒事冗苦來祇覺苦吟甘
題詩幾度勞相憶風雨牀頭孰對談

且喜生來免負擔草衣木實淡能堪有文難送韓窮五
是璞曾經楚別三越水吳山容短鋏方言鳥語入叢談

花開花落尋常事阮北何須笑阮南

百花深處百花潭齊著東風草木酣琴咽水聲還五五
屏移峯影自三三輕肥隊裏歡如沸粉黛叢中態若憨
笑我芒鞋無地駐好窮雲逕叩松菴

有客攜尊駐短驂薇香筍嫩好分甘行藏未許時人識
風月偏宜我輩談縱飲莫辭杯罰百感時亦復鼓撾三
乍聽同學春飛捷不覺悲歌拂劒鐔

花閒臺榭竹閒龕百折逶迤放客參平樂按歌權甲帳
黑口移石動丁男傍潮拈出芙蓉九觸地能口島嶼三

落拓無錢難買宅借山還作住山談

元駒白鳥智光涵嶽瀆分條在一龕但向懽場蠲害馬
莫從去婦問遺簪懶人自有難堪七大業何知不朽三
烽燧九邊連九野樂郊謾說是江南

趙世顓沙河道中詩云薜蘿山下路楊柳水邊村馬足
衝泥滑雞聲帶雨喧野童蓑當被草屋蓆爲門忽覩汗
尊飲猶思古俗存

德安府城西北有山須水注之有司馬溫公讀書臺其
下鑿石爲洞上鐫司馬東崖四字先是爲積土所淤萬

歷戊子水啗石出見洞中一詞曰楚山青湏水綠春風
淡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酌歌相續信浮沈無
拘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
梁谿陳卿茂字本符予未識其人曾于友人處見其詩
箋一幅玩其詞意亦今日之遺民也云宋季諸老詩如
程自修歲月百憂集江山一笑歸花鳥偏于前輩好江
山更有後人哀如冉琇士論原無的人生各有終雪泥
殘年白山呈太古青如師巖大言闊步好公卿三百餘
年涵養成既同事王室于義如弟兄不愁逢魍兩可笑

繫麒麟如汪涯掃空黃葉晚風定飛盡碧天晴鳥回如
皇甫子明社稷資高算髭鬚近暮年龍蹲虎踞江山大
馬去牛來社稷空如魚潛童子歌鵲鵲幽人拜杜鵑如
楊應登聖朝臣已老往事客何言皆從江山變易之後
以涕淚爲詩歌令千載後人歌呼不絕

松陵沈白徵字君庸謨灞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曲極
盡豪宕激昂之致徐文長之四聲猿不能及也君庸少
年裘馬揮斥千金負縱橫捭闔之才游長安塞外竟不
得志而死妻張倩倩美而慧工詩詞幽居食貧常于寒

夜憶夫作蝶戀花一闋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
淚溼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千遍
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
三生緣薄吹簫伴

辛亥秋日過石墩庵庵僧出八景圖示予各有詩乃大
西山人徐益筆予把玩不忍去手又出半村袁文可君
山雪霽圖圖後書云壬寅季冬十日見吾陳子邀飲君
山時雪初霽同事者吳且浦沙若河花左室王雙江邵
繼崖諸子皆疎放出羣而起興賦詩則予醉中不自量

也因繪一圖以記一時之跡此日凭孤閣雲低雨欲來
山陰殘雪在江暮亂帆開直北關河渺征南鴻雁哀故
園風物好把酒一登臺

滁州北有關山卽古之清流關險阨爲南北要路地過
此北走中原數百里皆坦道南唐姚鳳皇甫暉守此周
師不能過宋太祖得趙普策自閒道入始克之兩淮遂
不能守萬厯時尹澹如北試過關山留題云擎天一柱
鎖神州雨老烟荒劇可愁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閉
自春秋當是時天下全盛戶留行客犬足生菴朝野嬉

恬士夫玩愒而尹君獨深憂若此厥後盜賊縱橫越關
山而攻滁州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輦極力守禦城
雖不破而城外數百里居民殺戮殆遍南破和州及江
而止尹君之言驗矣

春日過薛有三齋頭出其高祖夏漪先生畫卷花凡數
十種種不一筆筆不一墨不拘形似而丰神特妙同時
鄧薇山亦善花卉頗自矜許而推重先生不容口觀其
所贈長歌可知己夏漪先生神骨清曾騎獨鶴游赤城
歸來高臥與世隔軒窗白日烟霞生呼吸五岳飽元氣

吐納總是瓊瑤英有時信手作圖畫意匠往往歸天成
楚畹之蘭湘江竹歲久無人問幽獨先生下筆自不凡
一枝兩藂閒秋菊洛水還添步月魂女冠愛著朝天服
縱橫偃仰各盡態須臾滿紙驚神速封題遠寄草堂來
展卷忽令心眼開飛飛屋裏碧雲亂颯颯耳畔秋風哀
昔人已辭彭澤令我欲醉登宋玉臺銀河之槎不可致
濁心彷彿生塵埃先生定是羲皇叟古懷直造無何有
落日相等路不迷菊下同傾一杯酒他時更擬邀羣仙
坐覽八極周雲烟公還騎鶴我騎鵠招搖再踏蓬萊顛

夏漪自題畫譜諸詩

乍雨乍晴風力微
山花溪花渾

欲飛急走南鄰覓酒伴
日日看花醉不歸
太湖石畔

草堂前昨夜新開粉
牡丹露重曉寒扶不起
一枝一倚

赤闌干

直與宮梅絕後塵
雪霜藂裏鬪花新
流傳不

用重題譜已有陳王賦
洛神

水仙

爲有豔陽質不爭桃

李芳最憐飄落處
還襯舞衣香

分得猗蘭種
春來自

作花一清真
徹骨偏稱野人家

梨花三月暮
春水一

帆高何處村醪熟
輕舟且自操

江邑鄧欽文字徵
父別號薇山先世自交趾來歸鄧其

賜姓也詩倣唐婉麗清新善小楷行書深得趙文敏筆
法畫能寫意尤工花卉同邑觀察沈建南大參季連江
皆重之而尤與大司馬劉公應谷相友善自宦游以至
致政四十年無一日不與俱有紀游倚竹二編友人吳
撫謙選得若干首壽之梓總名鄧山人詩集

尹澹如工書喜以意爲之初仕中書舍人與錢牧齋同
年而最相好牧齋以詩嘲之云書家近見尹中書書不
中書論更迂叔重說文皆欲改中郎石刻盡爲奴□□
有盤曲如蛛網□□橫拖學鼠鬚聞說三倉無此樣多

應變體超凡夫澹如答之云詞林久矣不中書却笑中
書書說迂誰向結繩窺象帝但將新樣付官奴從君課
子添蛇足老我圖中畫虎鬚三六成伊能識否好將墨
海問狂夫澹如詩多散失牧齋厯朝詩搜訪不獲僅錄
其所臆記者七首辛亥春偶得其手書詩稿一冊字畫
清勁兼李北海虞祕書之妙其小詩風雅有致裴迪錢
起不是過也題畫云山深夏亦秋高樹碧雲流正可拋
書坐誰當載酒游遠樹浮烟淺蒼山溜影涼清言不歸
去雲氣溼衣裳崖崩吼雨瀑林木欲飛去徑轉一燈明

知是禪栖處登君山云山古積寒烟潮生欲暮天春申
墳下路千載使人憐過新嘉驛柏亭云境囂憐樹靜景
少覺情多遙憶空山裏秋風吹蔦蘿又有詩云鳥語異
之異澗聲重復重洞穿三百里寺湧最高峯石煮山瓢
水杯傳雪竇鐘問僧亦不答更覓定何從詩題云蓬萊
董道人採藥烟霞洞遇山僧以瓢代鐺以石投之飯熟
矣雪口口洞惟聞鐘聲隱隱予因賦之又有一詩云萬竿
烟雨作秋聲御史風流最可人更有鶉鳩花雨韻翩翩
直與盛唐親附記云御史陳耒題畫竹云昔我弔湘靈

扁舟過洞庭萬竿烟雨外無處不秋聲又一賈人贈友
云柳暗花明雨後天鵲鳩聲裏一歸船重逢又是十年
別爲問人生幾十年二絕皆吾邑名作今失傳矣特記
于此後余閱揮塵閒談載贈友詩乃江邑古漁王授字
子予者所作送常熟李瑞卿者也雖本于顧況一別二
十年人堪幾回別而風味特佳又嘆前輩愛惜詩文不
啻已出急于表章如此

江邑南關外十方菴有畫達磨一幅不知誰人之筆衣
褶甚古雅上有宋神宗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寶

真無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
何畫一會舉起一會怕係徐充兼山八分書

唐伯虎客大宅嘗於屏上畫宮女數百服飾炫麗姿態
百出共得四扇傳爲寶物後人求墓口口口口西溪索
爲潤筆資後西溪子求墓文于錢牧齋復爲牧齋索去
又有穿針圖皆伯虎筆并倪雲林手卷價值千金乃伯
虎償博負者俱在大宅今俱不可問矣惜哉

江邑南有華山郭璞條山記曰由里郡人呂天策則以
爲九里王逢又以爲游鯉謂其形似之或云四面皆九

里名九里或又以爲九里訛爲尤里尤里訛爲由里今按山半有鯉魚岩是碎石結成儼然無二當以此爲游鯉若以山之形勢如鯉則不然矣且源山須知云山上觀音礪遠望碎石也如觀音雖其跡已泯安知不因此而附會與又山有白龍洞太公望釣臺俱在鯉魚岩之左右此所以有游鯉之名也

予邑沈鷺字飛霞工詩善飛白以布衣游京師詠虞美人草一時閎動公卿間其結句云却恨拔山人不見託根芳草向江南煞有唐人風韻餘惜忘之

平涼趙時春貞女節婦解云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納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奠雁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帷席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先歸而待諸門至則揖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醢既成昏禮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陰陽交際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姆而行行不踰閭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在家從父之

謂何士未迎姆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于律無服而強持服不備禮而行謂之奔違親命而往則非孝是宜爲國大禁今取而與節婦同論甚非禮也時曹氏女未嫁而奔死故時春立論如此此解大有益于風教備錄之以醒世焉

晉景公時下宮之難邱明傳禍由趙氏史記則歸獄于屠岸賈且敘次公孫杵臼程嬰之事甚詳攷屠氏之在晉國止有膳夫公行二官並無六卿執兵政者岸賈何人敢於稱兵僂世卿之族晉君不敢問六卿不敢違舉

國不敢議若是邱明翼經作傳攷核必真馬遷去周已
遙傳聞未確故當以邱明爲是

宏光初立四鎮來歸當是時河南山東土地尙在史閣
部宜乘其初至鼓其銳氣分鎮二省使萬元吉往來調
護而身居徐州節制之外接吳鎮聲勢內固江淮根本
收羅河南北一帶土豪興屯養馬相機進取隱然虎豹
則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乃不守門戶而守堂奧口口口口
口口口聚各鎮于內地始而兵民相爭繼而兵自相爭
再而鎮將相爭高黃爭奪揚州拏鬪不已竟不能制焉

用督師元吉曲爲和解始解甲聽命同室爭鬪何暇外
侮財賦之地幾激大變可謂無策之甚黔驢之技口口
口口公然長驅直入矣蓋史公本承平之廉吏原非撥
亂之奇才身離君側權奪奸手一死謝國不足深責矣
萬元吉將赴滁陽上疏言臣以月朔力疾見朝祇候敕
書關防八日于茲竟無實落頃聞揚州臨淮六合一帶
所在兵民相爭在兵素無紀律在民近更乖張總由地
方有司不能先機安插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死
守不容兵以民爲畔環攻弗釋長此安窮兵民兩困卒

有寇至民必至於逼降兵必至於驚竄真今日莫大之憂也臣先期叱馭往爲極力開譬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駐札地方合先曉諭城外居民盡移城內空下房屋聽各將領派兵住宿嚴禁毀傷其蔬菜等項仍諭城內居民盡出城外有無貿易有司會同各將領戶相防護嚴禁搶掠如此設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今日何獨不然伏乞皇上敕下撰文詞臣于臣敕書中備將此段開載俾有司將領凜承天語益加祇遵如有抗違

許臣從公參奏此風猶或可轉也予所見高兵之在瓜
州也一兵分居張秀才家奸占其女女亡奔外祖家又
爲外祖居兵所占其兵往與之爭曰此張家女分屬我
則我物也汝何得占彼兵曰女旣來奔則我物也汝何
得奪爭競不已訴之主兵者主兵者斬此女兩段棄屍
通衢而二兵竟不之呵一事如此其他可知萬公此疏
雖爲下策猶勝史公之無策予故錄之以嘆斯民之不
幸也

元吉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郎荷蒙簡命監軍

江北封疆安危臣與有責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
不爲皇上陳之切惟勵世磨鈍首繫主術獻可替否全
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
相資臣厯任廿載屢經險難窺先帝大度英武銳意明
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
任議之途太畸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斲削元
氣固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
黃略綢繆之桑土口口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
一時宵旰遂乘閒抵隙中先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

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
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口口如故寇禍彌
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
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乘
之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撓先帝之怒誅殺方興
宗社繼滅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
亦有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北
山之詩曰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此言任議不均其
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明以理事

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卽不審勢之重
輕好伸其言亦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已日爭閫外
之從違遙制使閫外從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
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卽如前歲督師孫傳廷擁
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敗關中不
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逗遛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與閣
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相輔迎擊
可口口口則都城始固旣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
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出儲監

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所口然已有邪妄議之者
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悞國設事幸不敗必復
功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如是
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
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其
末流之弊督撫更置專事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
寇實著概乎未講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
者此也痛悼先帝之慘追原禍始故敢直究前事之失
以爲後事之鑒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臣工詩稱不

兢不絀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
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
實之謂嚴而鉤距索瘢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故
念當事之艱難則倚信宜專洞道舍之紛呶則批荅宜
審羣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于風影之談軍機變在須
臾勿使頤指于雲臺之議惟盈庭無復聚訟權去而賄
自清庶建閫不事彌縫餉實而兵可銳仍求于任事之
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閒再踵藏垢邊才久借
然灰其自建牙以逮贊幕必才守並茂始充斯選夫人

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
种自能再刼取勝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原係
痛改前轍急救封疆事理伏祈留神省覽元吉久在行
閒熟諳兵事故南渡後所上諸疏俱鑿鑿可行此則初
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聾者之側耀五采于瞽
者之前予錄此疏以見當時非無人也有人而不能用
千百年後同一發嘅耳

安廬撫臣張亮奏復讎義不容緩歷陳可乘之機四且
言臣西鄙人也兩任邊道口口口口雖無弧矢之長頗

知兵家之事自聞國難以來一腔忠憤指髮難已皇上
假臣以征伐之權使臣得召募義勇歃血復讎繫闔賊
之頭而獻之闕下復全盛之金甌口口口之痛憾臣卽
有餘策乞早簡一官代臣巡撫安廬俾臣得一意辦賊
視賊所向必滅此而朝食非徒託之空言也觀亮此奏
何異祖逖晉元南渡無志中原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
上無道而下怨畔也今戎狄毒流遺黎咸奮大王誠能
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
赴庶幾國恥可雪元帝以逖爲豫州刺史練兵積穀河

南歸附羯趙屏息使亮如逃躬提一旅進據雍邱撫御
劉宏道許定國輩縱不能口口西北而士雅之勲名未
必不與之匹敵也况撫臣名位高子軍諮祭酒手握重
兵不煩召募烏合而劉許非樊雅張平闖賊非石勒劉
曜真事半而功倍者也惜乎此號呼而彼充耳虛其壯
志灰其豪氣也當其時神京既失中原板蕩而兩淮安
帖如故者西有亮而東有路振飛王燮也諸公才氣皆
足以辦賊而庸奴當璧奸相當軸腐儒當闔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乙酉夏大兵渡江江邑周新所晨起巾服不告妻子私
往定山紅水灘招虎踞僧出之井亦不知何許人也忽
于井旁得其遺扇知其號訪而知爲東門外周家場人
少習舉業訓蒙村中年四十矣予知之十年後往叩菴
僧菴僧因引予登其冢揖之

天啓時南直有童謠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剪刀送姐
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還要家去學打鐵皆連臂而歌
手作打鐵勢

又有謠云朱衣星七個星東邊上西邊下誰人念得七

遍過得官做

殷隲夏穎陽詩話有云初至穎上見梅生燮友便面詩
云夕陽西下魯王宮翦翦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
練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隨尼父座上尊罍憶孔
融俄見隔林口色好不知是月是流虹題曰兗州道上
作款曰澐庵寄興豪邁書法奇縱以問梅生生曰此固
不知何許人僧名而儒行者負書擔囊往來濠泗間所
至以名香古硯自隨詩文觸處而成不暇思索積稿滿
三尺許細紮堅密不輕以示人嘗竊發視其序爲庚辰

五石齋集卷二
巨公筆有三十年前文龍文虎固已紙貴長安之語則
三
溼庵殆前代遺賢而隱者與

武進吳鍾巒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年六十矣入
河南鄉試中舉人聯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民
事終日昏飲每斷大獄幕中再四叮嚀及出堂曹然耳
民有木知縣之謠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轉爲隆武禮
部主事遂相隆武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逼舟山自縊
而死鍾巒在舟山其子勸其乘閒歸家曰吾家何在口
口口口此卽吾家也吾當死于此蓋其志已決矣非

漫然爲之者

閩僧石浪參學于吳得法于廢隱和尚因歸閩開堂說法隆武卽位謀相于衆僉曰無相宦官輩舉石浪且曰非和尚不能主其事遂登請來朝拜爲宰相後行視城郭爲大銃擊死肢體皆散石浪一名石雨俗稱林師太後爲相稱林太師

浙僧石田隱居紹興秦望山下茅屋三間師徒四衆荒寂不堪魯藩開府紹興舉爲將有兵三千左右魯藩走下海大兵將至石田曰事急矣請南行引兵來迎遂往

說鄭帥迎魯藩去大兵追之不及

洪武時錫邑王孟端芾以善書徵爲中書舍人兼善繪
事尤以竹名後百年而有王仲山問仲山起家進士官
至僉憲卽致仕歸隱湖中之寶蓋山三十年不出亦善
書精于繪事二公邑同姓同善書畫同其詩蕭閒淡雅
陶韋之流格調又同欲合二公詩聯爲一編未逮也
孔有德之圍萊城也按臣徐從治竭力拒守贊畫主事
張國臣捧廷臣撫議以出且爲口求撫于從治時有德
以撫愚孫元化已破登城矣攻萊四月不下并欲以此

法破萊從治乃抗疏上聞云國臣以撫爲口解嘲而口
借撫爲緩兵急攻計國臣使每至則口攻轉急國臣曰
我不當縋城出擊以怒口也果爾則必使口任意攻打
我拱手以萊授口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
國臣之撫乎當孔口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
千甚易追擊元化遺書云口已就撫兵不可以往東一
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
已順孔口又使燾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口誑言而開
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

圍口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盈廷集議必以一紙賢于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之故矣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謾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張鶴淵題秋林小景詩云誰家亭子面秋山喬木千尋水一灣爲問主人何處去東鄰看竹未曾還

歲在戊子身世之厭因裏糧入定山紅塔灣借榻老僧

龕下將欲買田數畝授山僧爲終焉計而母老無兄弟
代養明年復館于葛氏去山五里而近峯色到門嶺雲
接樹每舉頭見山輒生愧赧常口占句云慚愧沈埋鄭
子真出山一步卽風塵樂天終負廬山約白石清泉也
笑人

黃將軍得功宏光初與高傑劉良佐分駐淮上捍金陵
左兵東下移將軍師太平扼之左兵敗走而大兵已入
金陵矣宏光倉卒走依將軍而豫王以重兵晨壓將軍
營使良佐來說詞甚曲將軍怒責以大義出不意旁口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箭射將軍中喉因慷慨語其下曰將與諸君死敵三問
無一應者遂拔劍死

天香閣隨筆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右天香閣隨筆二卷集一卷附焉明李介撰按介字介立江陰人事蹟僅見卷首附錄自撰崑崙山樵傳俟考原鈔本玉生廣文偶得於羊城書肆卷首有同邑徐恪題識亦不知何許人謂從陳孝子丹忱借閱其兵鑒一書卷帙浩繁難以摘錄然亦宇宙間不可少之書也隨筆八卷雜記鼎革閒瑣事及遺聞佚詩予稍刪其仙釋迂誕之說錄存若干頁亦可以見先生大概矣云云無卷數茲釐爲二卷刻焉內如備載萬元吉籌軍錄序全文暨將赴滁陽上疏疆事不堪再壞疏等均足補史乘

之缺其他野史亦未及詳載又如紀吳三桂伎陳元事
與鈕玉樵觚賸及各說部互異亦足以備參考又如痛
詆洪文襄不遺餘力亦無怪其然至如史閣部將略或
非所長而身騎箕尾氣壯山河論古者作恕詞焉可耳
咸豐壬子小雪後三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天香閣集

他陽詠雪次東坡韻

江陰

李介

介在吳

天香閣集

飛同長翅看是花落落不因人便落飄飄一似我無家

天香閣集

之缺其何野史亦云及至如宋之三才文獻王事
與鍾玉樵藏版及各說部互異亦足以備參考又如
洪武重刊通鑑其於其然至如史閣部將略或
非所長而身騎驢是氣壯山河論古者作思同焉可耳

天香閣集

天香閣集

天香閣集

天香閣集

天香閣集

江陰 李介 介立撰

池陽詠雪次東坡韻

漫天大雪催新句可惱東坡下韻嚴黃鶴詩佳應閣筆
胡蘆樣好也題鹽月明野水橫孤艇滿樹寒枝壓短簷
白玉合成茲世界大觀猶憶華峯尖

予登華山
逢大雪

剡水自彈安道曲東郊難駕邵雍車白當三臘占爲麥
飛向長筵看是花落落不因人便熱飄飄一似我無家
嚴寒絕少爐中炭又向尊前兩手叉

再和

長空霽發凍雲粘寒比金吾禁更嚴詞客漫誇梁苑賦
司農欲稅謝家鹽杯浮琥珀羊酥酒帽擁葳蕤尾簷
要我開懷真痛飲直須立馬雪山尖

寒林白盡晚歸雅路有飢寒尙役車可惜細非蕎麥麪
更憐朶似木棉花有秋空自占來歲公道何曾隔一家
簷下窮黎思曝背願爲千杖撥雲叉

三和

風前隨興自穠纖三爵醺然便解嚴呂叟自誇詩有蝶

東坡不嘆食無鹽平鋪山徑全埋路凍斷鐘聲不出簷
塞上昭君應從獵馬頭花簇錦靴尖

雪中樹黑生烏鴉占麥農人祝滿車萬里連山疑入畫
一朝見睨悟空花滿江蘆映漁人艇遶屋梅開處士家
閉戶先生三日臥壁閒閒殺小錢叉

四和

隨風搖漾態何纖此日寒威分外嚴行客借來形柳絮
酒人引去比吳鹽苦吟不覺衫穿袖爛醉何妨帽挺簷
莫笑浩然無逸興病軀不敵北風尖

紛紛一望白天涯自笑經年滯客車秦月曉來真不夜

山桃寒重亦能花

山桃梅瓣而桃色
開在春初極豔

烹羔不羨將軍帳

煮茗還輸學士家乘興策驢詩思好灞橋定有酒帘叉

五和

風前密密復纖纖
發枝頭夜更嚴
始信梁園多白燕
應知北地少紅鹽
充腸舊種長腰芋
煖腦新興厚帽簷
怪殺天公能戲謔
梅花開滿萬松尖

誰愛瓊林數點鴉
灞橋驢背洛陽車
泠泠行觸風前絮
緩緩歸看陌上花
玉佩金魚將換酒
綠蓑青笠正浮家

分箋客鬪新詩句七步應輸手八叉

六和

一夜西風雪滿巖稜稜天地氣森嚴
黃河冰定連清濟赤甲山應混白鹽
露指不堪尋敗屨山頭無奈礙低簷
明朝擬上豐年頌大劍長鎗避筆尖

好手天公應自誇長空萬里御虬車
敲殘寶月光成片翻倒銀河浪作花
賈島吟肩徒有骨袁安僵臥并無家
近來詩律精嚴甚莫怪人呼王夜叉

七和

瑞葉紛飛太不纖
卜晴須問蜀城嚴
已傾舊釀屠蘇酒
誰奏新聲刮骨鹽
招隱門應開小逕
尋梅車定駕長簷
少陵詩更添佳興
萬點山如玉筍尖

玉樹風搖縮項鴉
興來緩步以當車
沾衣似咤單袍冷
撲面如嘲兩鬢花
紅手戲圍看稚子

出白居易集

素絃傳賞

羨僧家千人白笑
非吾事十笏因君
禮藥叉

八和

東風出地草纖纖
冬令重行咤轉嚴
青帝新翻名玉戲
仙家舊釀有金鹽
畫中蛺蝶飛盈座
笛裏冰花落滿簷

王冕詩冰花个个圓如
玉羌笛吹他不下來
梓澤莫誇鮮韭美籬邊筍已透
春尖

枝頭聲已變春鴉却閉行窩駐小車慘淡山呈荆浩畫
續紛天雨曼陀花賦成授簡誰爲客酒熟當壚卽是家
徙倚南榮看北巘老樵逕滑倚柴叉

次杜工部秋興八首

癸丑九月

漠漠輕烟帶遠林霜高氣肅白蕭森千崖月上開清景
萬里風來掃積陰比德巢由先有志共圖王霸庶無心
江湖袖手行歌曼閒數秋城戶戶砧

閒倚楓林看日斜
空山留得舊口華
欲剗龍耳探靈洞
思合蓮丹坐古槎
可奈瀾天皆毒霧
不堪遍地是口笳
秋風老却陶潛菊
雪裏還開強項花

金風淅淅送斜暉
便覺衰顏酒力微
海運鷗鵬看怒徙
塞寒鴻雁聽哀飛
遠尋道侶因緣悞
遍踏名山筋力違
黃鵠冲天男子事
肯甘燕雀稻梁肥

莫看仙人一局棋
斧柯終爛亦堪悲
豈知爭却千年日
孰若抽身八極時
雲護池中龍臥穩
月明江上鶴歸遲
撫髀自嘆吾衰矣
事事傷心不可思

廿載栖遲故國山
避人尙恨在人閒
五湖烟景籠漁艇
雙木松風護死關
藍玉那能充煖腹
金丹定肯駐衰顏
真仙似以輕狂謫
敢躋瑤池許碁班

父老陽春望轉頭
金陵王氣索然秋
宮廷薪膽人皆諱
荊棘銅駝客已愁
廝養時來成翼虎
英雄運去逐眠鷗

中原尺寸當口口
區脫如何視豫州

史閣部建議分四鎮于兩淮棄河南

不守

憶昔高皇創業功
白山黑水版圖中
四口蔭庇扶桑日

萬國薰蒸閭闔風
武教治兼文教盛

遼東設衛不置州縣一年粟

有兩年紅

文皇曰遼東一年耕有兩年之食

三韓自是神京臂遺事猶

堪問老翁

卜年八百數透迤反覆終當類復陂舊內龍髯猶在地
荒陵鶻血尙殷枝誅奸史筆千年在悔禍天心一旦移
白水金刀聞漢讖雲臺願附姓名垂

大雪再次東坡韻

豐年呈瑞看穠纖舉手寒威入袖嚴不獨鋪雲能作海

果然掃土便成鹽

滇西有土鹽

鳳池學士冰山倚貂帽郎官

狗尾簷乘興東坡舒望眼驚看馬耳沒雙尖

開口誰憐望哺鴉出門我嘆鷓鴣車折腰已瘁陶潛柳
強項空開董令花行客扮成瓊島客貧家裝就玉堂家
乾坤一變誰指挂垂老看予瘦骨叉

義士胡君傳

胡君諱志學字熙雲祖居雲亭少時家累千金以結交
費盡常侍少司馬張公國維禦賊于安慶宏光初君慨
然杖策走金陵居閣部史公門下久之辭歸常鎮兵使
者張公某聞君名召君謁入相得于立談閒因署軍前
贊畫君長身偉貌出聲如鐘張君解任薦君于參戎張

公宿君不屑就也大兵旣破廣陵鄭帥鴻達棄京口東
歸道泊江下縱兵士掠城外洶洶婦女皆聯袂爭入城
縣令林公書懦皇迫不知所爲遙語閉城門君大呼請
見迎謂曰公縣主也宜出城鎮撫士民曉諭驕卒且鄭
帥公里人也往以大義責之必止公得君膽壯卽拉君
同出城傳呼至江干謁訴令出暴止居民罷擾士女解
衽君之力也又六月初城中起兵君急裝欲東見監國
荆南謁黃將軍飛請濟師久之絕無音問當是時口口
口口舉義揭旗書口口三吳郡縣不約俱起海上湖口

諸將帥不思誓死□□□□策兵勢□□□□出奇
擣虛□□□□□□□□□□徒擁衆爲處堂計
以故君往來諸將帥閒不能得一騎又迂君無所用君
言因發憤告子曰子將往見嚴公栻于虞山時七月十
日也越五日虞城陷越二旬嚴公復起師洋尖君帥府
遇敵于河口夜半接刃衆寡不敵竟力鬪而死年三十
七

張達傳

泰興張達字九達年少有膽力善拳棍大兵下江南漕

撫田仰遁至江上達以武生上謁與語大悅會江邑城
守月餘請救甚急先是靖江夏起龍率鄉兵八百來援
大兵誘至營中遍地皆舍人腰數元寶伏兵起盡死靖
邑號哭沸天靖泰接壤口因謂達曰口敢援江邑乎達
踴躍請師時朱公子起兵有衆數萬田檄公子借兵二
千達率親信三十餘人爲前哨餘以次濟江中流遙望
見二石灣牛馬蔽灘達喜將收以犒衆不知爲敵誘也
遂率三十餘人先登伏兵起圍之數重達奮擊口口口
有耿和尚者翼之而前大呼同命鬪三時不解而所借

兵皆新募烏合朱又以家僕爲頭目見敵勢盛駐舟江中不敢進達與三十餘人竟鬪死無一脫者

劉愛塔小傳

劉愛塔遼人也幼俘入口伶俐善解人意某王絕愛之呼爲愛塔愛塔者愛他也及壯配以口口使守復州愛塔素有歸朝意東江毛總兵文龍使人招之爲人所告某王發兵圍復州縛愛塔歸將殺之口口泣請乃免文龍又使人鉤之某王必欲殺愛塔口口曰此文龍所爲愛塔不知也卒獲免然愛塔歸朝之意益甚愛塔家居

時時招瞽者彈唱一日夜飲謂瞽者曰汝彈唱好吾將
以吾指所帶金指機酬汝汝指可帶否卽起脫指機帶
瞽者指上因放火燒其室而潛與其弟二騎西奔一夜
行三百里明日出火中尸口口曰帶金指機者則愛塔
也衆揀得之喧傳愛塔死矣居三日有人報愛塔至其
莊易馬南馳某王信愛塔死不之追愛塔至東江會文
龍被害聞閣部孫承宗駐關門卽馳謁承宗大喜易名
興祚時永平已陷承宗乃命愛塔偕諸將往救望見口
口謂諸將曰諸君且止乃獨率數百人赴口口左右衝

突口口口某王驚曰彼何人乃知吾軍中曲折探知爲
愛塔乃盡盡其好手善射數十與戰一日衆寡縣絕
救不至遂叢射死而身不仆

周烈婦傳

烈婦周氏子邑黃子心之繼室也順治五年戊子烈婦
之翁以起兵被僇家人盡沒入旗下烈婦知之卽不食
口死府中催提下縣烈婦投繯死以救醒入城舍于其
親董氏夜半聞後園洶洶如甲馬聲董氏驚起趨視則
烈婦不在矣跡之園池以竹竿纏髮而出已死矣又救

醒既已無可奈何隨之府中竟絕食解役之母陰以人
參湯謬爲白滾水而進旬日不死適楊氏婦九搏夫人
來視見其指上煌煌金戒指也意欲得之婦歸語其夫
夫激義士也解烈婦意屑而遺之食之又不起將起解
臬司過堂跪霑下久之不起衆見腋下血流掖而視之
則烈婦已死視其喉剃刀在焉蓋烈婦陰蓄一利刃以
解役防之密不得閒乘此不意自抽刺故無知者斯時
風日慘淡血殷堦墀刃芒燁燁一堂盡驚府公亦嘆息
變色而起臬之門下傾城聚觀白紙堆積如山嘖嘖聲

遍衢巷夜半忽醒時府公欽烈婦之貞勇聞其醒甚喜
夜半起草上臬司祈免其解因呼醫者聯其喉烈婦恚
甚以指挖斷其線再聯再挖血淋漓挂指掌閒醫亦爲
之手戰後聞府公之免其解也乃姑如醫者言歸而有
起色矣臬文復下促之去烈女乃好語辟左右終投縊
死予友梅正平作五死歌以弔之

徐五傳

徐五江陰人不詳其名字或云徐觀海之弟也觀海崇
禎時官游擊將軍南渡進秩副總兵乙酉閏六月城中

兵起五爲衆眉目分城拒守時花馬劉總大兵扎營君
山俯瞰城中城中健兒不過五百往來策應敵再攻北
城飛礮大如斗碎雉堞爲平地蟻附而上五大呼力戰
殺其先登者口口口秤其首重數十斤敵慟卒退再攻
再却敵死者不可勝計攻南城亦殺其口口一敵大懼
主帥與撫臣親臨城下招降指天爲誓開城使一二翦
髮者出見卽撤師去當是時淮撫田仰遁至江干口口
伯黃飛聚舟太湖皆飛檄指日來救衆期望不至而甘
言易信因盡拔口口旗幟獨北門巍然不仆爲衆指言

其必不然衆復嬰城拒守北門城樓供關帝口口矢集于臂五再拜起拔矢登堞貫其首口自是不敢近北城樓兵之初起也靖江夏起龍率沙民八百來營于君山敵至南閘衆請口兵迎戰五率東門鄉兵踵其後過南門數里五望見沙兵中大纛忽北向止衆勿進急使人往問故先是沙兵過東門東門人犒師有詈其無能而饗我牢脯者至是將脩怨于我五挺身往解始冰釋焉是日微五沙兵鄉兵闕于室不待八月廿四日而江城已危矣觀海在東江與孔有德交好有德鎮粵西使人

天香閣集
二
接觀海去不知所終五後城破逸出至海上欲一竟其
所爲臥海灘風雨中數日因得疾死予問名字于鄉人
無一知者僅曰徐五徐五云

天香閣集

譚瑩玉生覆校

崑崙山樵傳

崑崙山樵李介字介立號因庵江陰人性狷直不能諧
世恆困于衣食好山水將徧遊天下不登崑崙不止故
自號崑崙山樵既而知北平張詩松陵王叔承皆同此
號笑曰二公徒美其名耳彼處嘉隆全盛之時盛交游
工讌會享妻子田屋之樂胡能覩所謂崑崙哉予以孤
身值茲世一無所事固宜有此因戲題二絕云拂衣罷
試臥柴門燕趙悲歌氣尙存聞說崑崙壓太白今崑崙
壓舊崑崙

詩在武林與孫太白論詩太白自誇其佳句
不減曹氏父子詩掉頭大笑太白爲之氣奪

詩笑謂坐客曰今日
崑侖壓倒太白矣

醉臥當壚不肯同相公促數使人

催杖頭經歲無錢掛一石輸君笑口開

叔承有酒德飲可一石客戲謂

君貌類胡僧多笑而好飲豈布袋和尚分身耶

其夷然不屑之意如此有天香

閣文集七卷天香閣外集一卷停車髡春谷口附游偕

隱晴川鳴蟬聽雨孤筇息影搔首一笑口口諸詩集共

二十四卷天香閣隨筆八卷歷代兵鑒隨筆十六卷藝

圃存稿六卷外有歷代兵鑒一百廿卷輿圖集要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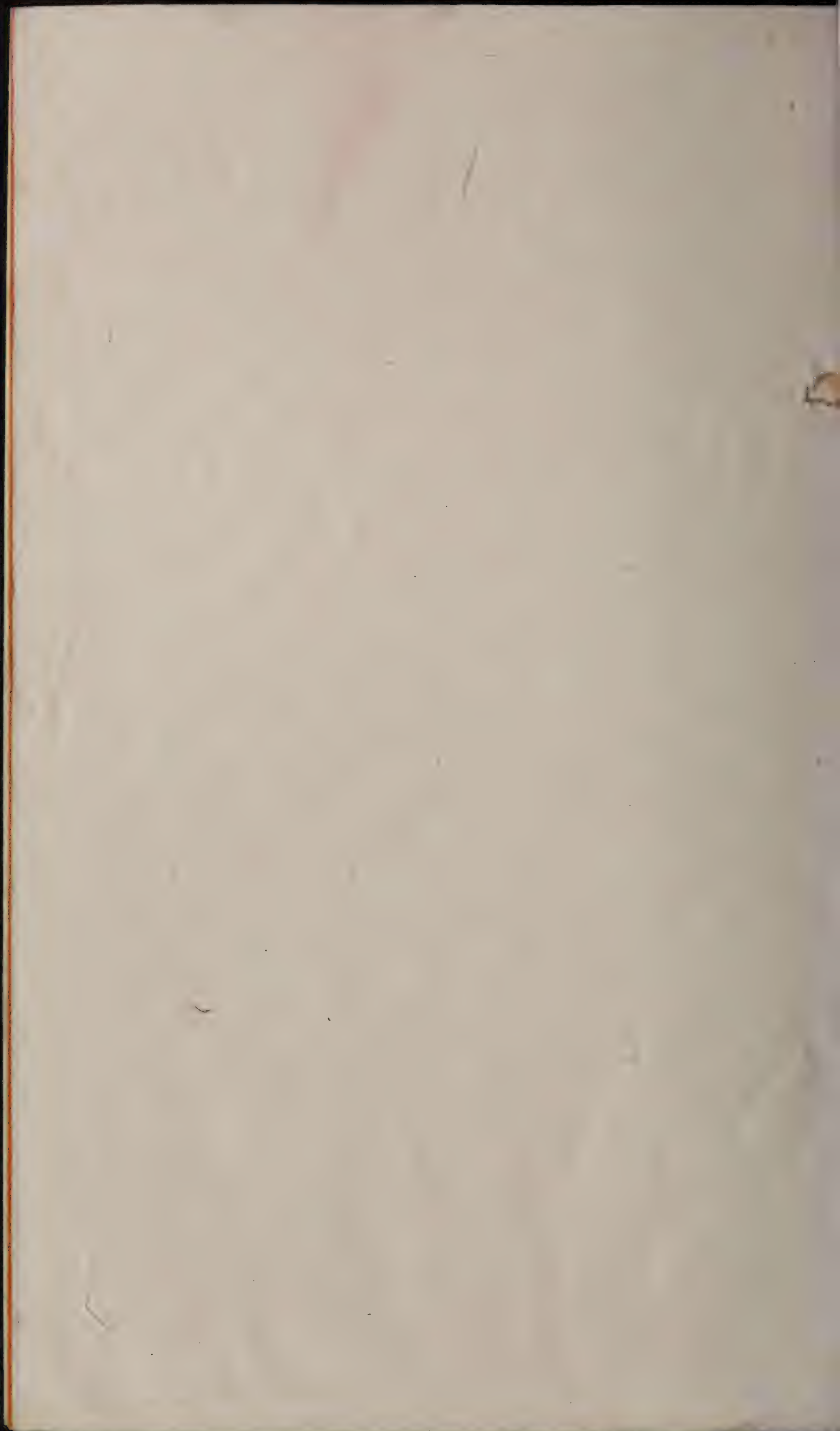
卷秦志摘錄三卷曰萍客曰甕裏書生曰白眼狂生曰

三因居士皆其隨事異名也今黃冠出游則自謂復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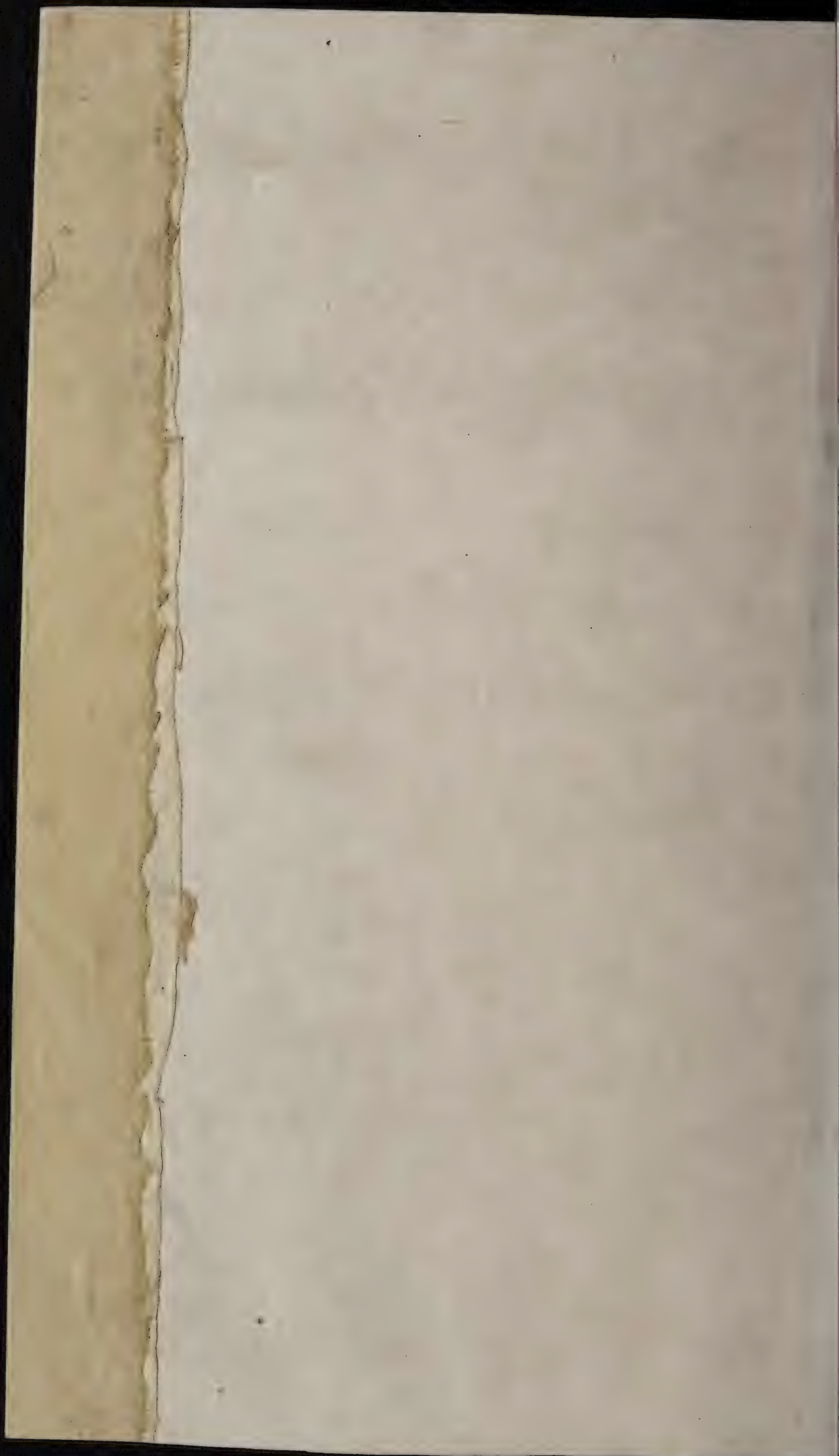
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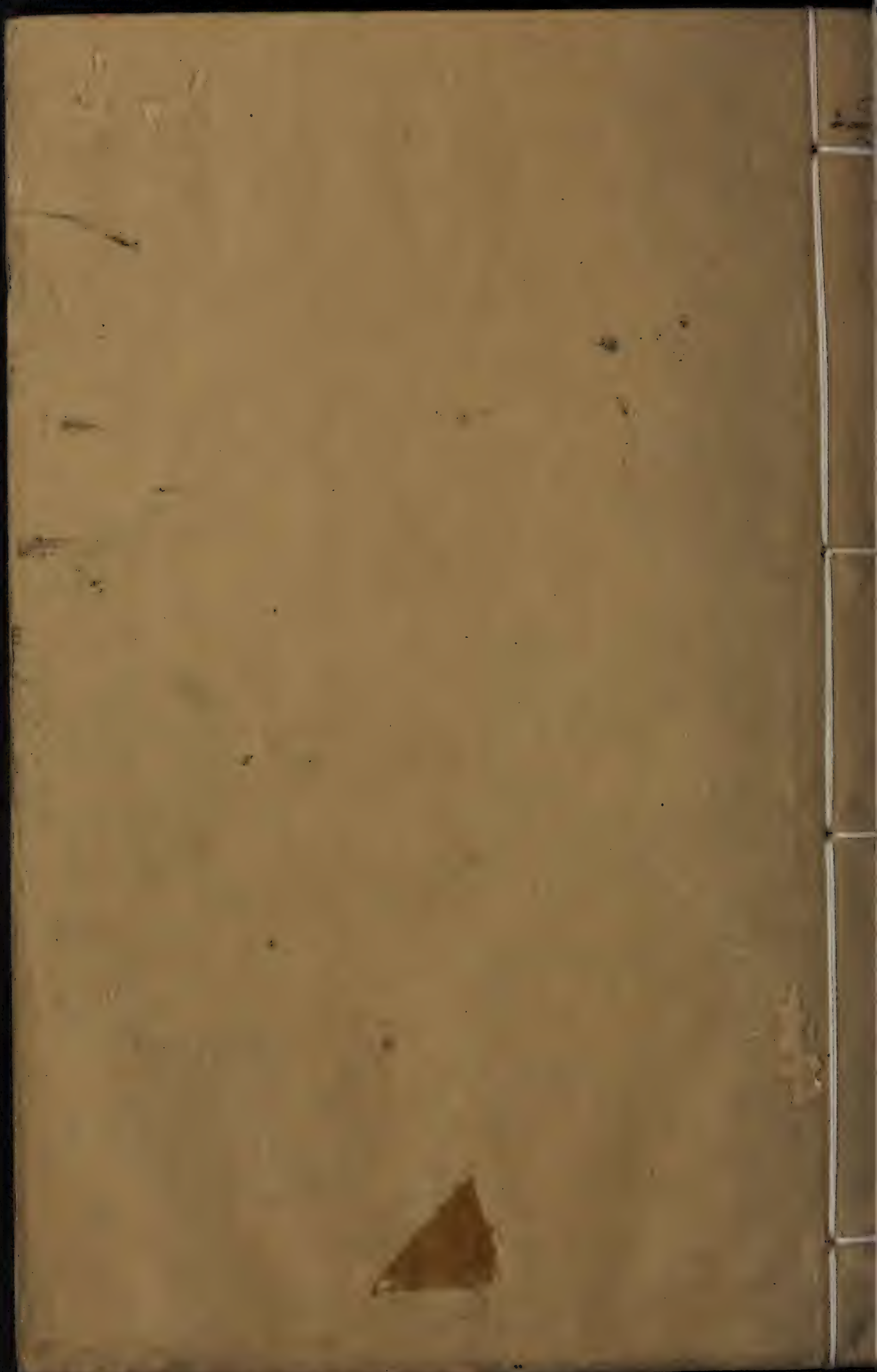
天學圖集付錄

二 粵雅堂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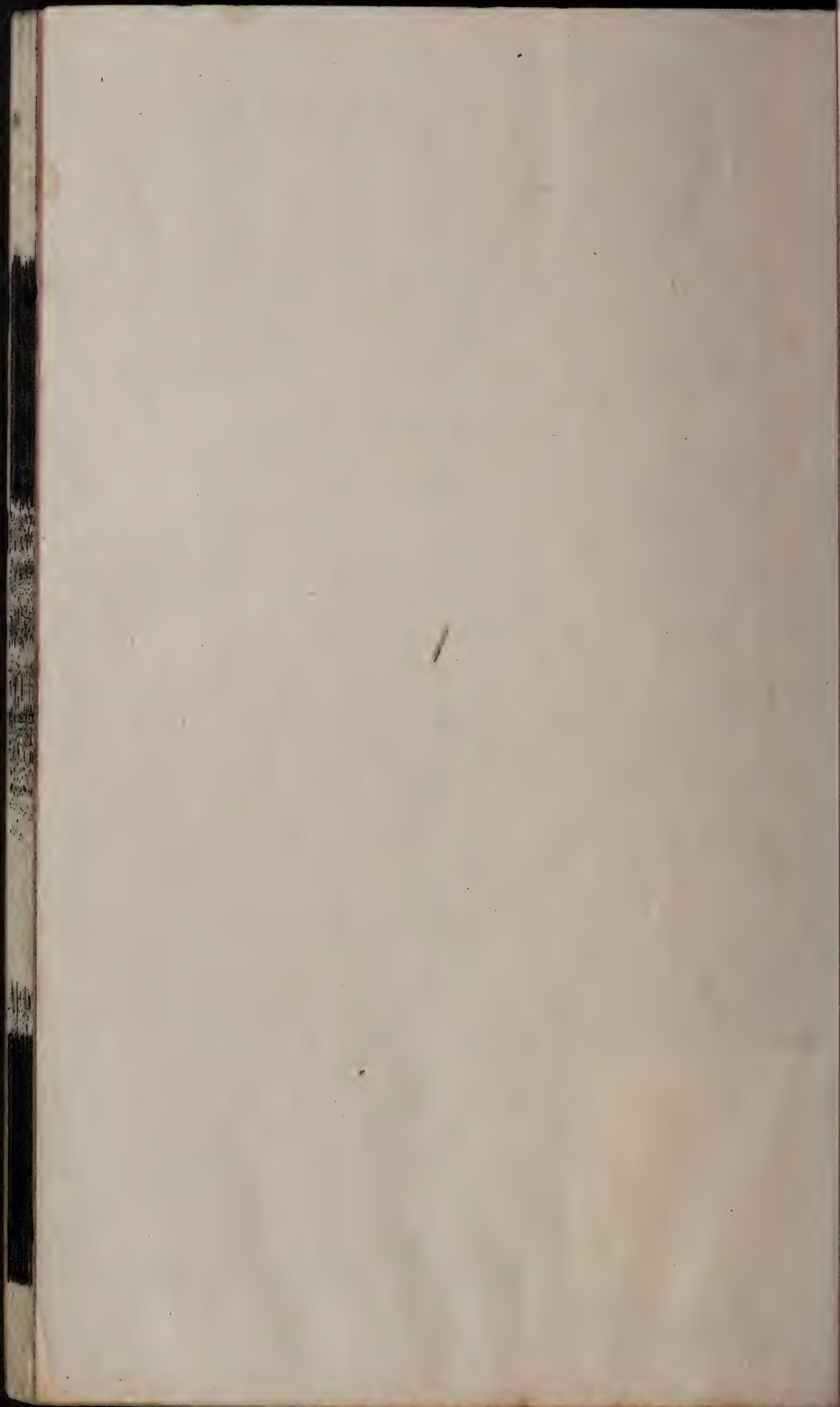












第三集

函方雅堂林叔書



鄧錫爵

卷三

蜀箋與論

鄭方坤刪補

魏華興齋

PL
2451
Y8
V. 23
粵雅堂叢書目

第三集

鄒蕤奧論二卷

宋

張方平撰

唐史論斷三卷

宋

孫甫撰

叔苴子內編六卷外編一卷

明

莊元臣撰

西洋朝貢典錄三卷

明

黃省曾撰

五代詩話十卷

國朝

王士正原編

鄭方坤刪補

芻蕘奧論卷之一

樂全先生張方平著

政體論

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
致主經世之志戮於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發其衷
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反覆較錯凡所辨議悉
國家危事亂經將以圖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軌不可不
正遷之謬譏嘗試論之古不可變也則是三代無革敝
救失之理而漢所用法當循亡轍也忠恭之異尙質文

之殊用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固三王之罪矣用寬大革苛慘固高祖之過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視漢初之政沿革既多豈錯未當變易哉稽遷旨意則是顛而弗扶危而弗持興亡倚天成敗推數括囊結舌浮沈容身者爲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爲焉用彼相可爲具臣者也故論者稱遷是非謬於聖人斯言誠矣益使後人務苟且而惡任事貴因循而重改作沮有心之銳爲无功之辭其於義教不重虧歟臣嘗論之夫爲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爲之本權爲之用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

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爲之制長則縈之短則引之
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爲之權其不可
易者不爲艱難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爲安甯平
泰而慢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順雖治必亂然人之
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爲難非通才
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于斯乎易曰變則通通則久
故樂而不亂復而不厭之謂道矣夫事遠必弊法久必
衰原其始初各有宜設時遷俗易迹在理非聖人執權
盡卽同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立法

垂制不在人君乎言爲典型動爲律度苟无愆于大義甯一取乎舊章在商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在周宣王聿求賢臣憂勤戒今上御名以振絕

緒嘉靖庶邦並建中興之業夫豈悉履湯武之迹哉在漢孝武引拔俊乂文藝隆起武功震權雄材大畧爲盛漢主又豈咸踐文景之教哉且事苟便俗豈憚乎解弦而更張政苟戾時何固乎守株而求滯故夫不知達權推變之理而牽易常循舊之說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俗凝塞治道此聖智之所常患者也臣敢旁採世務僅

若小敝者列之以裨萬分焉

王政之本在信命令

臣聞制天下之動者主乎一齊天下之衆者存乎信王
言惟作命百官承式兆民從乂其難其

今上御名

惟新厥德

天下至大也兆庶至衆也民心至動也萬務至煩也統
之有宗會之有元使衆而不惑繁而不亂非言何以一
之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惟其信之謂也故王者居上以制
下宅中而圖大慮善以動非禮勿言動則可法法必可

以繼言則可行行必可以復賞罰政命紀律條貫惟事
事乃其有訓非信何以成之傳說曰惟口起羞教令輕
發所以召亂帝舜曰惟口出好興戎謂王者之言天下
善惡所繫也故凡爲人上自一話一言罔不戒今上御名一

動一靜罔不寅畏又况設爲法制布于四方之大者歟

書曰

今上御名

乃出令令出惟行弗爲反故命令者國之紀

綱政之隄防紀綱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橫流
莫制故令必信則上得其政下安其事令不信則吏侮
乎法民慢其禁弊雖微于安靜之初害必大於虞急之

際且匹庶而无信衆必棄之士而无信友必疎之卿大夫而无信家必敗王者而失信天下必危故人可以去食而无信不立三軍可以奪帥而非信不行爲人之本爲政之經信爲大也比見朝廷詔令或尋卽遷改或久而自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蓋國家切于求理急於聽受一人唱之卽行一人沮之卽止本末固爲柄鑿前後自相矛盾是使民无所措手足而多犯于有司者也臣伏願自今凡諸臣有請創端釐舊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

行下于多方必一定而无變畧其毛細簡其苛蕪勿以
辨言亂舊經勿以小忠害大德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
協于中四方風動疇敢復慢孰不悅從嗚呼弗慮胡獲
弗爲胡成今上御名厥初圖有終惟明明后邦其永孚于休
致理之要在廣言路

臣聞趨利違害去危圖安者世之大情遺身徇時忘家
存國者人之難事故夫從容於舒逸眷戀于富貴泥乎
情之樂者舉世而是感激乎忠義顧重乎名節處乎事

之難者絕世而希哲后盛王深推此理故開懷接納勤
心率勵無言不受擇善而從奇策遠猷必加酬賞犯顏
忤意曲爲矜容愚淺者固恕之疎誕者姑置度外如鑒
之照各盡其衆形如衡之平無爽乎一物憑羣智以爲
智因衆心以爲心通其情僞分其邪正而君人之道舉
矣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盤庚
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則詢于齔蕘下及庶賤者也
况於士民乎况於卿大夫乎臣聞之屋漏在上知之在
下政事有關必訪旁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晉文聽輿人之誦克興霸功子產怵鄉校之謗卒成善政衆所善者我則行之衆所惡者我則改之政以無瑕事以合義是爲國者之藥石爲政者之量準也譬之庶人治一家之政其里人邑子有見其田萊不闢家事不脩則勉之以敦業厚生勸功利用之說見其羞服玩用不中禮起居出入不以時則誠之以制節謹度周身嗇用之善居常則勵之以孝悌和睦之美緩急則展之以救賑分勞之助者是必其族姻親愛意在相厚者也其有語焉不以義游焉不以時閒誘其子

弟使不循於法離謀其僕妾使不親其上是必素嘗仇
恨或挾姦伺便有所利之者也彼爲一家之長者將孰
悅焉是必說其相厚者謂有益其家也是必怨其仇而
利之者謂有損其家也今爲天下乃不然忠良而相厚
者翻以爲怨讒邪而利之者翻以爲悅是固不若庶人
之治一家能審損益之正矣嗚呼歷代之昏君暴王不
自入於道德之門者可知之矣由其臣有利之者歟歷
代之亂臣賊子不能自立於忠厚之路者可知之矣由
其主有召之者歟故君臣之誠不盡則天下之患必生

理固然矣臣竊惟陛下體乾剛之德奮震耀之斷獎拔
孤介聽納下議帝堯之詢於衆大禹之不自矜成湯之
從諫弗咈文王之徽柔懿恭道兼前王光被四表小臣
愚鄙安足以識聖德之大者然嘗覽載籍頗識理亂之
道見乎英叡之君忠正之臣口口戒今上御名咨嗟相戒莫
不以博采下言周知衆情而興治德驕佚之主姦利之
下阿諛順欲牽合迎意莫不以壅遏忠直漸取衰微而
至危亂故深願陛下揭日月之明無出部而不照廣江
海之度無細流而不納稅稗不以近俗而見棄葑菲不

以下體而不採招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曰去尙
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爲漢明主
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
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
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卽諍之
此唐文帝致太平之本也臣聞人之才有通塞識有淺
深諍而合義自爲深益諍或非當第可置之故春秋傳
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者謂三
諫不從去之以禮此諫而是者也叛者謂諫不合道去

不以義此諫而非者也是故臣之論事容有當否在人
主明擇其義可從而從若乃闢忌諱之門斷謬諤之路
公爲蔽拒之意以沮忠義之心臣雖甚愚竊所不取伏
願陛下覽成湯盤庚之令典考漢宣唐文之善制務進
有心之士時聞造膝之對益爲寬大配洪覆於上穹不
自聰明託視聽於四遠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
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疆蒸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

姑息之賞

臣聞惟名與器君之重柄信賞必罰國之大經故以德

詔爵度材居位計勞賦祿量罪議刑百王之通制也二
典三謨五誥衆誓春秋一王之法周官六典之訓功懋
懋賞其義同歸故車服以庸二帝所以褒德衣裳在笥
有商所以禮賢爰及成周具存彝制寰內卿士甸外侯
伯則有九儀之命以異尊卑之數八柄之法以馭予奪
之權其好賜匪頒之式蓋所以將宴喜之厚意非尊寵
大臣者也昔者周公輔成王致太平旣營洛宅社于新
邑庶邦冢君駿奔咸覲召公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乃
出取幣入以王命錫之纔束帛爾則知聖人尚德貴禮

不黷貨利訓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亂戰國紛擾
兵拏禍結務相吞勝競爲賞法以激用命故秦設武功
爵三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魏行給復之制以
首爭首而享苴茅連從納衡至取封君于賞蹈利遂以
成俗乃至楚漢厯世之王各乘間釁互行窺伺得之爲
英傑失之爲姦叛莫不威之以斧鉞寵之以軒冕是猶
鬻販賈賣之道劫質誘畧之術豈先王尊教化褒功德
法天秩而制禮之意歟至于唐氏天寶幽陵之亂建中
奉天之逼而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頒賚而職官

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補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胥與
卑假春坊憲署之秩卒旅冗校僭三公八座之稱彝章
蕩然官紀大紊五代相蹂亂靡有定响濡姑息務相加
厚姦臣驕將磨牙擇肉指帑藏爲外府視藩王爲別第
人君之御國如燕巢幕上固無暇剗深固之弊迹立宏
遠之規模也伏惟我有宋之集靈命而宅天極也經綸
屯昧削平亂畧丕冒無外緝熙光明故厯世之相輔輓
所以爲我而驅除苟衆政之有因循固宜監彼而創艾
臣竊見賞典之謬姑息之軌猶有存焉疑朝廷俟議者

之所發也善乎前賢之論爵賞也以爲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不副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資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號品異章服所以飾虛也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其掌務而受俸者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

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遍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彼夫胥史輿臺部曲卒校雖執簡曳綬而無貴異之實假名虛號而無憑懾之柄罪不足以論贖徭不足以庇復於下則在無喪無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深是故損下之虛益上之實固權收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正之重者臣請備言焉自天下久甯四鄙不聳人安其業逾三

十年是當國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帑廩乏兼
年之積閭巷有半菽之民得非由爲費也廣故爲斂也
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遐陬有蜂蟻之擾連境有水旱
之沴邊徼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虛名走盡于
無事之初實利不足於有爲之際臨危而畫發機已晚
矣且兵驕將惰無甚于今未嘗羸股肱扞患難而號列
功臣未嘗識亭障出營壘而嘗盈私橐作法于涼敝猶
不救治而無法可救艱難方今可謂乘治作法之期是
宜悉去五代姑息之失而乃虛實之用已竭權義之制

未立此臣輒用感憤者也臣聞衆之去就視乎君心事
之重輕繫於國制重之則衆斯慕輕之則人必畧故明
主之爲國譬猶執權衡謂其可以輕重乎天下之事制
衆之去就也今上御名惜之斯重矣泛用之斯輕矣今虛名
之在人可謂泛而輕者授之既不以爲寵罷之罔不足
爲怨而乃不加意今上御名惜作法貴重謀所以爲佐實利
而用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管子曰密事端
則上神自古明君良臣講義理道未有不重以輕重消
息之術爲政者也若其守一定之制昧通久之變過時

失會後徒噬臍乃以動衆爲虞易常爲戒若是而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臣不敢知也

恩貸之罰

臣聞洪範三德平康正直言用正直之德以治平甯之世也蓋剛柔並用威惠相濟之謂正直剛而不柔則非綏懷之道惠而罔威則成姑息之弊且子產有寬猛之說而謂寬則使民易犯不若猛以爲政荀卿有輕重之論而謂輕則令人無畏不若重之近理夫子產仁人荀卿正士其言刑法乃後寬而尙猛是重而非輕彼豈樂

苛慘而貴殺伐哉誠審乎治法之宜爾也書曰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平世主尊臣卑本重末
輕朝無權強士無僞行民篤其業食節用時樂事勸功
尊君親上風俗敦厲禮義興行綱紀文章修整淳重此
之謂平世其有不及此者未得謂之平也且夫以一國
之法譬一身之治平則致養疾必攻焉安佚舒泰而不
以時發伸宣道則必有壅滯虛實之疾生焉發伸宣道
既失其節疾焉而不時攻延屬乎腠理浸淫乎血脈而
又怠于針熨煎劑之救滋入乎膏肓則雖扁鵲之技無

所施矣然初由恃乎安佚舒泰故也故刑罰者因循之藥石保息者承平之梁肉已平而用刑罰是以藥石致養因循而復保息是以梁肉攻疾也臣實愚忝不達理要竊揆時政屬累盛之世治用中典德化醇醲仁澤深厚民頗流靡事或恩貸其尤著者罰用于下而不用于上賞行于上而不行於下若不整屬銜策箝勒鞅輶則且和鑾失節僨突敗御矣昔舜因天討有四罪之誅湯制官刑著十愆之誠周官八議其議貴之辟蓋謂請讞于王禮曰刑不上大夫謂不虧傷其體皆非謂不入罰

科也故內則有放奪殺刺之典外則有絀爵削地責伐之制溪氏之法則有免罷謫徙宇舂輸作之令是故爵位者天下之砥石先王所以礪世磨鈍賢則處之不賢則辟之功則用之罪則罰之自古馭臣之通制也仕者位貴則憂大祿厚則責深今也位重則無憂祿厚則免責臣故曰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于上而不行于下也臣伏願陛下英威發斷高明深燭鑒前王之治軌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倖賞苟有功不以疎近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

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永世見英主革敝立制之明焉
謹論

主柄論

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辰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
名器之重言爲法令動爲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
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爲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
智挾藝能者懷爵祿而畢力暴武者顧斧鉞而死心
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
之也謂天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

假人而失故明王誠今上御名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

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

嚴恭祇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及後佚王荒甯耽慢比昵邪慝果行喜怒匪勤

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閭閻有失之閭寺有失之廊廟

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姦必在中

故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

閭寺柄在閭寺其肘腋必在閭閻蓋情款密者則機隙

易伺憑麗重者則指撻難及伏戎於莽中猶可虞伏戎

於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爲虺蜴之宅北司內省
爲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爲穿檻之地庶邦列都爲斧鑕
之場四方相仇烝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
害者哉厯代敗亂覆車一軌觀夫僻君失馭強臣得政
蓋由厚味腊毒宴安稔慝謂篋櫝已固局縮不足嚴謂
垣墉旣修關鍵可以弛倒罇授盜脫輶自絕及奸微竊
弄包藏結釁蟻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
霜爲堅冰之漸以我刀鋸而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
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遏產祿之勢蕃武之重不能

正甫節之惡謝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迴爲將
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
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惠是二柄人主所
自固生民所寄命可不今上御名也乎故畧著前代治亂危
亡之迹爲鑒焉

后妃論

臣聞禮始乎大婚詩首於關雎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故
帝嚳之立四妃虞舜之嬪二女塗山配禹簡娥啓商周
自古公王季姜任太姒世德相載故文王刑于寡妻以

御于家邦夫三代之制后妃嬪御皆所以助釐陰教贊
成內治闡外之事非所預聞自秦芊后始攝政事以弟
魏冉當國任政故范雎以爲秦獨有穰侯天下不知有
王也及漢呂氏因惠帝之早世乘閒挺起干據帝座陰
陽錯位根幹倒植汙塗淪潰幾遷運厯孝成卽祚委政
王氏皇緒中微正統三絕外家昌大執權四世而東朝
壽考爲之宗主至于新莽遂盜神器逮于東京孝安之
後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地深帷幄禮閒外朝莫不
行柄歸于父兄詔令專於閹寺於是有利幼之立忌賢

之難邪謀陰策以圖自固匪人乘閒又牽牛而蹊田正
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害家凶國濫觴有漸近攷漢唐
文帝孝和武韋之亂廟社危絕僅續如綫春秋之義君
子大居正雖嗣王繼厯幼冲纘政而猶朝政總聽乎冢
宰師傅保乂乎上躬則阿衡專美于有商周公勤勞乎
王家其人也故三代之道無后妃預政之理漢自諸呂
之亂大臣議所立而先擇外家之賢者以定大計故孝
文之入繼抑由薄氏仁良之故及武帝機識超遠深謀
獨斷顧命金霍克隆基圖誠雄傑英主哉魏文帝鑒東

京之覆轍立後世之長緒亦嘗作爲戒誓其事可法矣
六宮之位稽諸昏義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女御之數其在周禮則世婦女御職存而數闕蓋
明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則擇以充位無則闕之矣自
姬室衰陵諸侯僭縱秦併六國遷其後宮恣用汰心益
崇爵號漢自文景務循儉德奕世累盛而至武元選納
益庶嬖倖用煩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是以人君耽
娛佚之樂起驕怠之惑倦勤廢政亂是用長唐景龍之
孽天寶之敗是皆始於女德也夫其初皆恃當世之平

甯因天下之全盛罔思生民作業之勞不念四方惟正
之供沈溺留連漸至蠹弊女謁干乎王度姦微竊乎事
權帑藏以淫費而耗竭賞刑以私昵而謬濫召禍當日
垂鑒後人良可哀也是故考厯代治亂之迹覽彤史得
失之論擇善違失可舉而言若夫戒今上御名失政之方保
全外戚之道則莫若賦之祿而使就第教之學而使循
禮傳之以儒雅篤行之士而絕其便僻險僞之交示之
以恭讓儉德之賞而懲其慢遊僭汰之好以義節之是
謂寵之以恩驕之是謂禍之梁竇竟焦類於漢武韋不

遺育於唐是可戒矣若夫體乾坤之法正閭闔之治則
莫若登選良哲之種採納衣冠之緒屏卑賤之妖色斥
猥微之淫行敘進婉順之德染近清閒之性雨露均施
照臨無頗以資昊天德久之無疆以取文王百斯之善
慶若夫保邦求理之法節用安人之善則莫若省其品
號罷虛授之廩祿放其游冗節徒費之羞服裁用度以
寬民力息曠怨以除沴氣是故治世賢王之修身正家
愛民經國之道莫先於此也已謹論

宦者論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閹人之職止乎掌王宮中門之禁幾出入時啓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總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稍見乎詩傳至于秦漢列爲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闈左右之任宜受詔命陪從輿輦固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爲士人儒者之選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娛數燕遊乎後庭頗疎隔乎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爲兩京喪敗之基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

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鉤黨黎民弊
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翻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上今

御名帝乃始比超愴于伊旦靈帝方更指讓忠爲翁母書

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欽宗御名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

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

在閣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纘御崇重宮臣乃

至爵爲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

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掌要務詣一郡至一軍誅

索貨賕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思藝爲林

甫之腹心外則璆琳爲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
覆基祚于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
性代宗爲元振所制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
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至兩中尉分掌左
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
悉歸于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畜育由之遣
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
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于太和之朝令孜
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用比中外

乖疑內則陰邪惡類乘樞機外則險賊姦人居相位爭
權交噬刺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強帥向導全忠本
爲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
來者漸矣或曰三代而下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爲
自而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厯世則不然何歟臣對
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禍也何歟曰夫爲
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內憂自非聖人孰能戒今上乎無
患憂惕於旣安當其一統爲大無難虞之急承平久治
有驕汰之志匪勤爲懈逸欲是尋幾務密猷委之近習

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畧細故愼人窺伺其隙乘機
會而竊事權故弊積于甚微慝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
以亂也夫魏氏至于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
慢之君荒殘淫僻危害斃滅勢不得長嬖佞奸孽旋亦
夷殛故上權之墜于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
急其閒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
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已旣久矣其亦奈何姑
可取戒乎漢欽宗廟諱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
善良之虐乎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銜命出使

以省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侵盜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于非道矣謹論

宰司論

臣聞天下之事政無大小繫在廟堂有圖議而後有得失有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有安危而後有存亡善議政者不使有失善正失者不成於亂善救亂者不及於危善圖危者不至於亡誠使廟堂之上

協忠將救數求俊哲列于庶位惟事事乃其有備戒

上今

御名

出令無從匪彝善始慮終惟正之念又惡乎危之至

哉是故人謀誠得不牽乎天時國法既修不惟乎厯數

當其治法有猷庶邦

此處疑有脫誤

郡長吏出而所署戮二千

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僅如戰國自安史起釁河北非王

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寇壤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

力十年粗夷險難懿僖之後寢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

遂行窺逼而受終矣五代圯壤顛危相逐皆由強諸侯

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

變動創艾前弊講究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
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其後諸侯入覲漸留
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
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覆奸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
大紀于茲寰海乂甯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
虞蓄無局鏑安容肱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
規模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
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靜并汾而天下始大
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

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
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
數之常幽厲享文武之國

欽宗御名

靈繼高光之法棄彝敗

典昵邪遠正周漢宮廟鞠成蓁藪夫厯世始王創基垂
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其爲秦謀者蓋見三代之
亡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爲漢計者蓋見秦無
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
者蓋見陳項之事黃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
不制於是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誠覆轍遏亂畧堅

鑿契以抵欹壞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鼎
奄有者則又不常在承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
戍卒攘臂以亡秦族泗水亭長提劍而啓漢祚光武以
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去譙司馬氏無凌儉之衆宋高
祖乏敦溫之勢歡泰出偏裨之微隋文因戚里之重及
其乘隙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夫西伯
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鞅
斯罷候置守之算徒見其輻輳運動之勢誼錯強幹弱
枝之論蓋昧于皮毛附麗之本

此處疑有脫誤

至于天乙之後

王室數衰每及賢王九琛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秦
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授歷
幾三百年內難四興外寇三作元宗孝和禍稔帷薄憲
宗昭愍毒由宮臣其范陽之亂奉天之逼雖安史爲之
戎首而甫琳實其禍胎恭惠不君紀律虧替私昵執鈞
衡之柄閤寺專帷幄之謀於是患結安南兵連徐土發
邛蜀之役太上御名雲代之釁恭定繼立王綱已解普天之
下巢讓之所塗炭自陝以東權儒之所踐食禁旅爲涇
人所殲邠帥以襄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

之傾危不自藩鎮皆自蕭牆之內也向使明皇勤恤無

怠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始懿皇紹

太上
御名

克

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帥乘何釁而犯順嶺表彭門因

何隙而嘯聚譬之壞木蠹由中生譬之累棋勢從上墜

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御得諸道遠可以

賓絕俗撫乖乎方近不能保宮室彼方州者關樞動靜

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

拯天下則有經綸拔定之畧駕馭威懷之術我太宗之

以英文繼大業則有緝熙撫甯之道裁節畫一之制我

貞宗之以至仁纘丕圖則有寬冲恭睦之德持盈保成
之方計其撥亂守文理致小異然皆王威獨運國命自
制政不容於姑息恩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面子
孫無疆之法也主上爍震耀之精體乾剛之德攬威福
二柄以照臨四表剗割無牽忍之愛采拔罔卑遠之隔
謀以明聽愛獨斷而絕浸潤此其上所以建皇極下所
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制苟日不虞豈所恃者乎謹論

芻蕘奧論卷之一

譚堃玉生覆校

芻蕘與論卷之二

樂全先生張方平著

選舉論

臣聞設官所以共理擇才所以任官夫位職祿三者官之紀也德才勞三者人之分也度德居位量才賦職計勞詔祿興王所以治德不稱位才不任職勞微祿重衰世所以亂惟君司牧兆庶惟理亂在庶官惟賢惟能其難其今上御名古先明王育才考德之道至矣周之取士爰始庠塾鄉老舉秀茂而賓其禮司徒教行藝而升諸學

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
官執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事而制其祿司士掌其
版而知其數小宰平其計而弊其治蓋其官人之法如
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幹佐曹使見拔州郡復
辟公府更士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送孝秀或公車
延召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祿歲察四行茂材廉
吏方補用焉至于魏氏疆宇分蹙兵戎罹亂衣冠僞轉
陳羣立九品之法而選舉始濫中正定高下以署品吏
部據升降而授任後其法雖益壞議者紛起而終不能

革厯六代而至隋中正始罷夫進士科者設自隋煬綿
于唐而我循之可謂浸淫而蕃大矣爲業益浮入仕益
易唐考貢士之制專委有司歲第殊鮮雖升名王府而
未階仕牒再試于吏部有屢斥焉其中格者補畿赤承
尉爾其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從事藩侯之府必
外效尤著而真命始加我太祖之初受命也王畧猶梗
人物蓋希進士登科歲無十數抑于時文法闊畧吏員
簡疎嘗聞郡自牧長而下或數員而已爰及太宗治致
太平風教寢盛丕冒出入一統無外且喜天下英俊盡

入彀中始親御便殿以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務盡乎人

材待以不次驟升乎美仕

國初進士甲科受司寇或幕府官興國之初始受等甲京

朝官倖大郡或卽受直館者進士中第歲至七百人後遂爲例至今

興國已降遂爲常規

然凡諸爲士之民惟此爲干祿之路儒術治國誠王道

之大經文藝起家固儒林之盛選是以天下學士靡然

向風非惟道化所陶抑由寵利所誘也夫子曰以言取

人必極其言而考言彌乖於道所以紳儒乏稽古之識

端甫鮮經時之論蒞官少稱職之吏臨事無仗義之節

風俗有澆薄之損朝廷成掄選之濫豈不由乎易取而

驟用之乎此張衡所以深憤嫉於漢日楊綰所以議革
廢于唐年且三王之道不能無敝故董仲舒譬之琴瑟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夫周之造士論材始乎庠序
至漢而興廉舉孝自諸鄉里至順帝凡三百年而左雄
建議諸生試章句文吏課牋奏而爲限年之格又百年
而魏陳羣設九品官人之制又三百年而隋文立志行
脩謹清平幹濟之目次及煬帝更制進士詞賦之科此
皆歷代舉選之道因時之宜更救其失猶三代忠質文
之政以革敝易化者也伏惟朝廷取賢斂才之方故亦

並開數路惟是進士最廣而甚夷鼎司台席之崇玉署
金閨之彥更處乎館殿參布乎臺省國之綱紀民之君
師百辟衆官其清塗要地者何莫由斯而起歟雖名臣
輩出而淆濫爲多其故由乎取之泛也以周漢育士之
詳而不能盡善良又况採一日之伎昧素定之價若之
何責以無濫也歟夫以唐氏之制專委有司者則利在
乎才者必不遺弊在乎啓奔馳之徑而平素者絀焉以
今日之法則利在乎使人循道以求已弊在乎德者不
必才才者不必德而勸勵之教怠焉其利害相形之理

思所以折之必有短長矣至如儒術之微削思所以振重之士節之凌遲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政之本聊用窺測以著于篇謹論

凡資任子弟肄名國子監立格試業補用論

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祿爲古之道然三王四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辨材而官之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詔以德行之燾
千羽絃誦凡學必時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
德比年考校至于大成然後論材定位而官使之漢制
中二千石九卿待任子弟爲郎或沒于刺守名績流著
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凡三署郎悉屬光祿勳更直宿衛
歲察廉茂舉四行才迹優顯始蒙選有詮居高第方出
補長丞下自魏晉迄于唐朝臣寮有功利及民勞效在
國始被恩澤賜一子官襄勵勸賞其義甚大臣竊覩朝
制凡職參侍從班在兩省無閒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

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凡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
又近制員外而兼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而請致仕
亦荷門子之錄誠由盛世一統溥天無外銓除路廣郡
縣員多足以震灑王澤周旨纖微之品獎勸郡吏無爲
子孫之憂然臣之愚意固有不足者夫賞延于世雖盛
王之典而能不當官亦先賢所誡今仕任之塗益廣顧
教育之道未施且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膏粱之族名爲
易驕夫其生享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
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祇庸之訓是使

立身之道不篤蒞官之法不修罔知小人作業之勞不
念稼穡艱難之勤家緒速淪世美鮮濟故宜然矣彼性
知禮義之貴心存藝文之樂卓爾而立不入於邪令器
自成其亦幾族是以古者作爲膠學聚而教之非惟爲
國造士固乃爲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今之子弟以資任
入仕者宜悉籍于太學其在都者令日入肄業遵古齒
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教尊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
之嚴在重其位伏願於朝士中擇宿儒清德名素在人
者正授博士明立條教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比年

考校顯勤罰惰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而通者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學也故夫學古人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爲資任實經誨育雖高華之冑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講脩之志勸勵之道立庠序之教興朝多世德之家官獲稱職之吏仰補時政旁恢治法非邦教之大者歟謹論

復孝廉舉論

臣聞善論士者先行而後藝善官才者獎本而礪末故
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先王之臨天下也正其
大倫長其義節務隆道化使民歸厚故周官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行實先孝友漢制始
復孝悌而得拜官武帝遂以孝廉名科郡國不舉孝以
不恭論不察廉者免漢之得人雖稱數路最近王道茲
制爲篤厯世而下風教寢微豈古今之俗殊蓋勸導之
方淺且人才行鮮克相兼以慶建之謹厚不通舒宏之
經術以黠式之質直又乏遷向之文雅而今官人之格

蓋進士明經世家而已孝如曾閔莫希勸駕之遣廉若
夷范不入辨材之論臣愚以爲宜復孝廉之科自兩府
大臣各歲舉一人而天下歲貢集于外臺其有持身端
事親孝生養以禮沒喪有聞友于兄弟睦於族親爲姻
黨所宗慕爲里閭之歸仰者可許鄉人署行列狀于縣
縣大夫詢于衆而實升之于州州長審訪如所署以聞
外臺外臺會部郡所上各考次其行陟其尤異者一道
歲取三人焉獻于天子不必備惟其人其涉知文義頗
通經業者命有司量策以時務隨才而敘官之其行實

誠著而殊昧于學藝者可寵以上佐助教冗散之秩復其家勿徭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行教以厚不以薄蓋經術者仁義之糟粕文章者經術之輦輶夫躬行其道而不見顯異顧獨輦輶之尙臣疑旌勸之術未爲盡也且世家廕補歲以百數二科取士一開貢闈而第者以千計雜流冗仕不在焉誠參以孝廉之舉則勸善勵俗之方不益備乎記曰上舉孝則民不遺其親上察廉則民不黷于行邑取一人焉一邑之人勸動矣州舉一人焉一州之人聳礪矣天下之爲人父兄者莫不勗其子

弟天下之爲人子弟者莫不勉其行之在其身也故夫厚人倫移風俗美教化其惟進孝廉之士乎謹論

選格論

臣聞選舉之法自周漢至隋凡六革夫惟更張以救其弊立制以宜其時得政之體也且人情安於久習時論重于改作通者寡而泥者衆倡者孤而沮者羣是故因循之患政之大病古今所同也昔後漢左雄以廉茂之凌遲郡國因緣多濫始建議諸察舉者皆先詣公府諸生試經業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而拘以限

年之法于時胡廣郭皮駿於前張衡黃瓊非於後上獨
信嚮雄議得行自雄在尙書厯十餘年天下無收妄舉
朝廷稱爲得人後世識者方善其制故知昧時之經者
必循名以遺實達政之方者乃收實而後名駿於前者
是疑其胸臆之說善于後者是見其耳目之效也唐太
宗時楊綰以貢舉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
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而在廷名臣多同於綰遂行
其制後近臣淺滯者或論其不便上不能持循以復舊
今二科之弊獨在乎泛濫猥多而取之不能精或實學

而見遺或下材而高第然天下所以未厭者以國家處之以至公而有司不得助其私此所以人自循己反之於命不復咎於法也且二帝之庭疇咨仄陋三王之盛感發夢卜至于兩漢士束脩于衡華而辟書在門魏晉之際操行內著清議外同夫使士以謹言篤行爲無益寵名爵祿爲儻來成苟然之俗敗奮勵之節是於政體不已虧乎今一啓禮闈仕逾千數銓衡依等以注授郡縣具員以除遣乃復過期停罷遷延歲月則是賢愚同滯涇渭一波不審源而塞其流不計本而抑其末也臣

愚以爲宜畧比唐制依其甲品設爲選限其在殊等特承優恩請循舊卽除以旌高業餘當入選率從限格其能別決科目自當更蒙賞拔且唐以明經進士爲及第宏詞拔萃爲出身及第者雖有籍王府而未階仕牒乃辨材定論之名出身者始著錄官板而蒞行公政有爲臣事主之義故夫以二科羅衆士以詔舉擢異材以選限難濫進數路而取爲制具備若國行盛禮覃慶四方凡名選人復當普敘伏請初入選者稍宜異其節文可委自刺守察其鄉論有一介之節一善之長令以名聞

卽爲註授其不預舉必滿選期凡今之士流鮮自敦飭
學業務乎苟就仕進喜乎速至且民之情僞動息事之
險阻艱難古爲政者必周知之自非賈生終軍之妙齡
甘竒辟疆之神敏則雖有明悟之性或多輕簡之失今
夫立選以重其進設舉以勉其立則必人自磨礪家自
教育終始修整務爲鎡基自然人知謹身之勸士免去
業之速民里有恭讓之義場屋息爭逐之末官局得才
良之吏銓調省煩嘖之員考其風聲端其教節不亦優
乎謹論

川嶺舉人便宜論

臣聞唐因隋制以二科取士然諸侯得自辟署仕進路
廣不專科第多由藩幕入登王朝又閩嶺黔峽士人殊
鮮兩河之外後爲寇境帝都關中近乎巴蜀故禮闈可
以歲啓選第不逾十人

開元天寶舉人或至二千
人然登第者百才取一

我太

祖朝其風猶在抑亦王度草創人物希少及舉荆蜀下
江廣收閩越定太原武事偃罷文物寢昌興國已來取
士益廣風教遐被海寓大同曳博帶於文身誦聖言於
馭舌甌閩之俗編戶待乎賓興邛髡之鄉比閭思乎隨

計踰劒者崎陟萬里度嶺者往復一年故禮闈不可歲
開而賢者能者同時而滯塞貢士必當廣取而猥者濫
者一槩而混淆且其遠方之人顧有可售之伎雖蒙續
食莫拔窮巷之身弗預充庭遂斷亨衢之望託於遐陋
誠有可嗟臣伏請凡當秋賦之年禮部旣以三月上請
卽頒示遠方其嶺南兩川卽於中夏發薦其預薦名者
嶺南諸郡送廣州兩川諸郡送益州委二府如禮部式
考試當試時本路轉運使及州長吏監考於部郡選差
文學才望有聞者爲試官朝廷特遣臺閣臣寮一人傳

詣監試比歲之杪取令畢事其當解人卽遣至都附南
省榜送預廷試其不預解人卽依到省敘舉其廷試下
第者旣還本貫許本路計使差充攝官如此則遠人免
崎嶇之勞寒士無廢棄之歎士俗以鄉舉而民勸禮闈
得人省而考精矣難者曰今禮部考試選委大臣遍擇
館殿博用才良以司考較又糊名轉錄以防私濫誠重
難其事矣捨是而委二府其曰可乎臣對曰彼岷嶺雖
狹然各踰百城官吏數百計皆王朝任用銓衡選補二
府長吏國之重寄兩臺使者朝必今上擇誠復遣臺閣

才臣就而監之嚴其法制明其條約重其委任信其命令可遙御矣如唐時分選于洛邑放第于東都其制近之矣況比試時官集諸州匪容私請權分衆手當由公共且方爲薦發之地豈預名器之柄理無疑者於何不
安難者曰夫變常危事改作惡名今夫二府之選多則長濫鮮則起怨且衆聚焉非國家綏遠之術也臣對曰
夫變常之事危改作之名惡爲其乖民情而動也變之順衆改之就利何危而惡乎臣嘗見禮闈川廣之貢士
各纔百人夫豈衆之謂乎且二方之士趨赴試集往復

幾年驅涉萬里入四海之衆多角無涯之得失或數罷
退鮮不告勞今使不出鄉關坐而就舉藝孝相委名稱
相聞就有取捨皆其士人擇一方之官吏考百人之所
試取之必精又何濫之長退之以禮復何怨之召故臣
謂之便理可詳矣謹論

官人論

臣聞股肱元首一體而後成人陰陽冲氣三合乃能生
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
臣惟聖后德惟臣接厯代之典刑觀先王之治道莫不

求賢授任論才賦政勞于圖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峻
德舜之時亮天功分職用人猶咨四嶽故堯曰疇咨若
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
載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必稷擊
拊必夔各用所長故善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
能勵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
儒雅質直運籌定令文章應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
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西漢號爲理
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

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
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弊原本要末請試槩論
蓋天子惟君萬邦圖任三事總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
長列庶長者則博選衆職之任卑治其目尊領其綱各
有典司不相侵紊故人有所守而各安其事爲法也簡
而責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
有序及乎隋氏手擘下權一命之微咸自王命三銓洞
混諸流繁錯皋陶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大計
不足以爲弊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鑒不足以振頽俗山

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襍用隋制皇朝多
循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爲五仕途煩廣賢愚不可周
知資格有常能否固難悉辨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
極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授能分治邦
政在乎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百司郡吏旣非專達各
有其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
士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
之道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畧可以安邊
域孰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樸忠可以臨

大節孰明通塞之術可以主邦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
執邦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可以備對問孰有不
畏彊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諫諍此皆帝室儀表當世衡
石朝家輕重之所賴生民休戚之所憑夫不深詳乎僉
議夙存乎簡注一職不舉固有闕政矣至于專使之才
如終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激
厲名節如張綱范滂者明今上御名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
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爲政外委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爲
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臣

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蘇合發爲盜欲遣使問狀時無可使者蓋厓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養使之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輒廢卷長思夫以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衆猶武宣也而朝廷虛空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上失素備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爲立政之本采拔罔疎賤之問信任存始終之禮使端良之士夙夜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廉能之吏刺守

州郡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紫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驚識近不通理要相時官人之道稍近乎敝宜損益者論著于後俾掇所遺焉謹論

考功之法論

臣聞三考黜陟著于虞典三年比較具于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邵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委乎建官以考所統崔鴻延昌之議蓋病乎選曹之無甄擇論雖畧著於後事各不行於時南北下衰

無復議者若夫考厯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薄厚爲政之迹良可槩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于刺守取刺守于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時遣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採長吏臧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爲脩舉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以除授故雖不行都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衰蹙惕日偷安固無暇宏遠之謀猷以經時立政者

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摯下權末品
微資悉銓衡除擬官紀紊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
文武選事各分爲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爲
九等雖制存著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
赴期冬集服唱注補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
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爲勞厯級以爲限無
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
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貴任卑以衆任寡
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其法至平去偏重之權

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弊郡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于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于條式徒鋪列其紊文猥及毛細之事逮于筭釜盆盎匹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脈脈不可得而知也及滿歲求調銓衡驗覈第能駁其文字小訛日月微舛勘詰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敘遷次補如魚貫雁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黠吏無所畏避民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詰羣吏之課必先

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策爲三等
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于
民常管幹某事能辦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
猾去民蠹害其書過罰約比凡郡縣衆吏長吏親書之
其守倅之職則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核定之逐部州郡
設月日期會集上下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咸會治
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于王府移
副于考功伏望朝廷今上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
御名益增其員分總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

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謠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
劣第得以論糾參核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
其秩敘或上于宰司或列于審官或報于選曹各依等
而行升黜焉凡吏蒞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陟之三下
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敘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
以是爲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
於後吏知乎苟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展用士知乎名
節爲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爲善之士益勉舉職
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劭之奇制崔

裴之弊迹不少善乎謹論

用人體要論

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總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收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傳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而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爲中二千石東漢三府察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鄉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堂以至於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密交預政而

人材凝滯及崔祐甫在朝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人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人才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爲然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尙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擇英俊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

裴之弊迹不少善乎謹論

用人體要論

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總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收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傳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而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爲中二千石東漢三府察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鄉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堂以至於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密交預政而

人材凝滯及崔祐甫在朝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人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人才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爲然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尙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擇英俊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

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
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
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
使人以器才畧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或逾
紀而不改官或卑品而處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沈
取捨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定綏四表制度遺文貽
厥後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弊蓋自承
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
豈非宰相乎官至卿監職參臺省遷用之命故在政府

郎官已下屬乎審官指授之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
宰司實掄之且今外任之重國權所寄不在廉刺之職
分而爲二轉運使提點刑獄是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
是百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束注宰
司所宜今上御名選者也臣比見詔書更委兩省兩制薦舉
此固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意然凡被
舉者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厯第其秩位貫魚授寵無
復區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驥
騄于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

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俊傑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
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
吏而不脩厥職若刺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
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
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又漢舊制州牧奉二千石不
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吏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
外郡吏升善退惡咸自宰司之故事也旣付之以柄推
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有所問之矣或曰
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時自

宜遵常守故而己臣以爲此乃腐儒之謬說豈英主之
遠謀且陛下向者躬攬萬幾再新區極獨斷不謀拔才
振滯彼一二臣上膺獎擢咸自卑仄驟升清要又豈賢
任之云乎況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掄材能
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
有一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爲晚何遵
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脩舉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旰食之慮而百職理矣
謹論

郡縣理本論

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使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稜國朝倚辨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漢制刺史掌以六條督察二千石而不主金穀貨利之事其主金穀貨利之事者則大農有部丞州一人而郡國有均輸鹽鐵之官唐世亂後急於兵食而計臣始兼轉運諸筦權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貢之式委

輸之藏而不總州郡之政吏民之事其總州郡之政史
民之事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今之外臺乃兼其
任授國寄用勢望甚雄小大之政無所不統夫其掇拾
句剝錐刀毫忽之計損餘補寡給報調度之算正一胥
史可辦者爾轉運使之大體在乎訪視風俗革正其因
循之弊廉察官吏周知其臧否之才此固水木之本源
衣服之冠冕矣是之弗圖而猥事乎米鹽芻秣之微誅
效乎圭勺星銖之謬而宿姦大猾據都占郡府署爲豺
狼之窟州縣爲虺蜴之宅以至暴于天聽達于四方而

外臺猶莫之舉也此豈所以與天子共理之意歟此者
朝廷議郡長吏之罪而轉運使坐累尤速斯見乎朝旨
務澄肅乎外政者也夫聖人立法所重成俗習見既久
回革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介責循常而重
改作建一功利必蒙生事之名免一惡慝已落所怪烏
衆噪乎早飛故雖綱膺之蒙寄任于今猶頗牧之當漢
文之世也臣又詳轉運之名蓋以賦輿爲主而非專爲
舉賢黜惡而設也子曰必也正名乎則有居是職者先
聚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譏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

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羣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郡國得專戮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分行四方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訪事得失臣愚以爲宜舉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銜命分道參考民謠以升聞廉正劾免庸暴必列疏其能否之跡實錄其善惡之政以行誅賞之法以立褒厲之道至于有可興之功利有可蠲之疾苦草萊有幽潛之士閭巷有節義之人因得搜揚以輔政道數年輒一遣而勿限于常如此則吏知沮勸

戒任賢之貳易美彙征之吉傳褒舉善詩貴烝髦且朝
廷官入之法大抵以保任論薦爲選擇之路位登朝列
職分半刺固可以舉其所知矣況大臣者上所尊禮而
信用者膺專理之寄求自助之良設令引交舊而得賢
容請託而不失才其亦何愆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
審其善惡察其器能非交舊則何從知之旣無交舊之
素則必求於長者之舉善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而取
之是故涉乎請托矣魏盧毓曰大名不足以致異人而
可以得常士畏教慕善而後有名是不猶愈於殊無善

可稱者乎而議者迎事端以設防蔽滯俗情而虧大體
使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濫而不得去是何取乎理哉
臣愚以爲宜復舊制稍爲條約遂其援能之善塞其過
分之請論辟之始當依遷次而補除贊助有聞自用常
科而獎薦誠有人乖物論非可掩之瑕事出倖私有駭
衆之迹自可使憲署彈劾外臺察廉暴其妄舉之愆示
以必行之典如此則當僞誕者有顧今上御名之意礪名行
者有伸知之望吏皆勸向事斯修舉翹楚必刈白駒可
繫上爲論拔以漸之道下免滯淹不調之歎千旄好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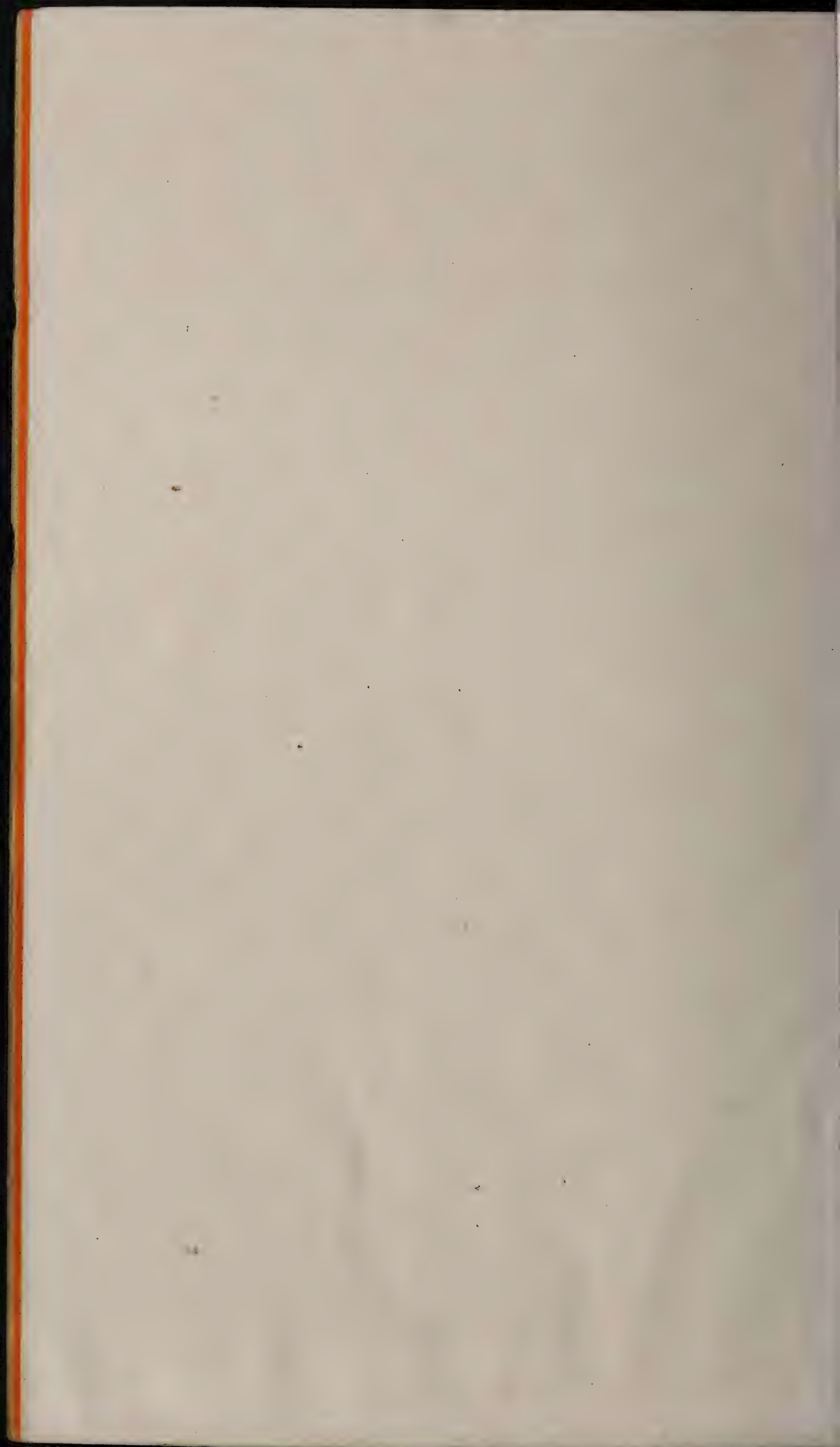
雖紀設郊之美械樸官人終歸周朝之盛矣謹論

芻蕘奧論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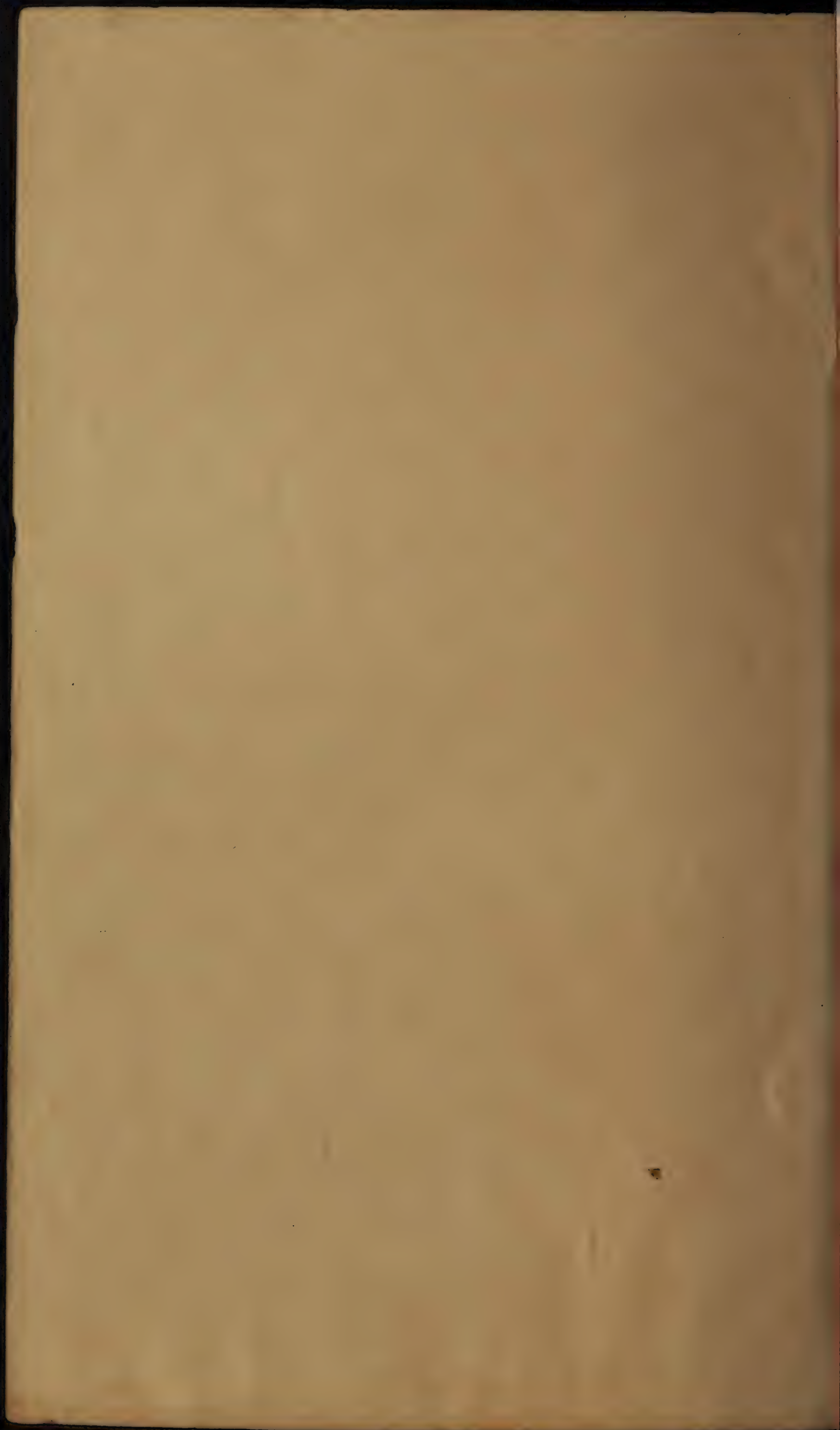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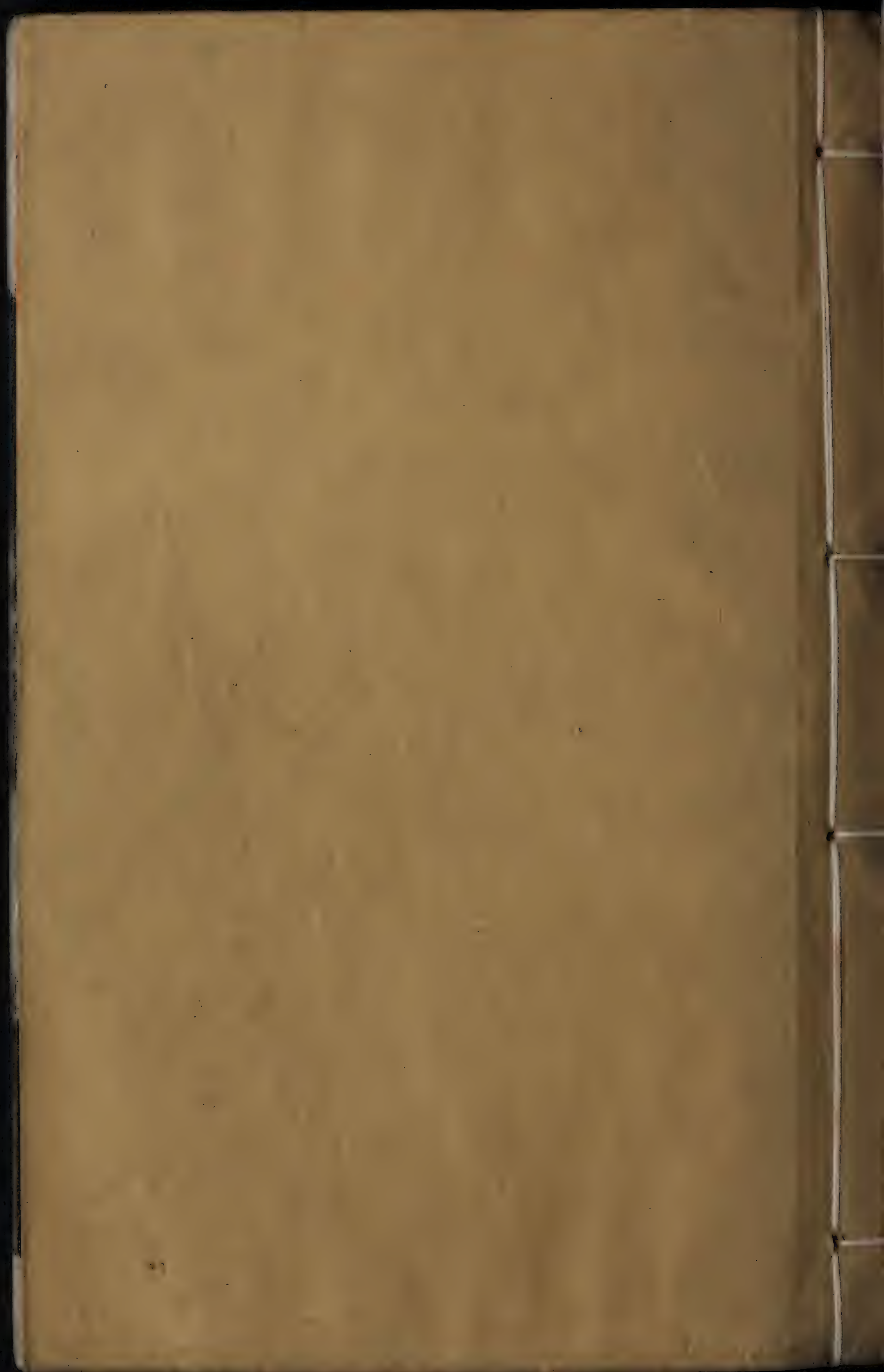
右芻蕘奧論二卷宋張方平撰案方平字安道宋城人
自號樂全居士世稱樂全先生事迹具宋史本傳英宗
語輔臣曰吾在藩邸見其芻蕘論近者建言之臣未見
其比卽此書也全集四十卷 四庫提要已著錄稱其
剴斷明決豪爽暢達切中利弊蘇軾作序以孔融諸葛
亮比之雖推挹稍爲溢量亦近似矣云云然神宗固嘗
稱其文章典雅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有三代遺風
書之訓詁殆無以加也此書見吳中吳枚庵翊鳳學海
叢編中鈔本署曰新刊大字單編芻蕘奧論與 提要

所稱芻蕘論十卷卽載集中者迴殊殆後人重訂單行之本歟閒有摹仿范蔚宗後漢書傳論之辭亦自斐然顧訛舛極多悉心讐校且有灼知其脫誤者姑仍之俟覓善本重校咸豐辛亥長至今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判官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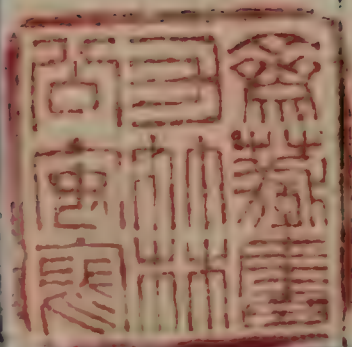
中書侍郎賜紫金魚袋孫甫之伯祖

唐史論斷



雖梁紂之惡亦用湯武之事而
時建參贊之身有所宜為更
所定典謨訓誥哲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
也亦夫已亂世之其立去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親歷

新史譜



PL
2451
· y8
v. 24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
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尙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全而意全尙書記治
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
雖桀紂之惡亦用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
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
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
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

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尙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全也然尙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閒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眾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閒有善

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
是尙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
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尙書春秋之
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
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
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
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
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
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

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尙書雖不僅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君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曰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

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
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
立法故曰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
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
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
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曰獨爲
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
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
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

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尙紀傳久矣厯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尙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則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畧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

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畧君臣善惡之紬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

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不
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
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
畧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尙
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
不尙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厯災祥
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
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
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

也自康定元年脩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
意更俟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
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
且就其編帙粗成一家言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畧然
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
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
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
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
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上

召突厥兵

立建成爲太子

殺劉世讓

殺劉文靜釋裴寂

復置十二軍

放宮人

卽位改元

魏鄭公論治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責封倫舉賢

朝廷之制

任房杜

殺盧祖尙

魏公不避形迹

房杜相業

處置降虜

命李靖爲僕射

封禪

命李靖討吐谷渾

貶權萬紀言利

魏公諫諍

以高昌爲州縣

立太子

親征高麗

劉洎賜死

後宮不著名

降李勣壘州都督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命李勣爲僕射同門下三品

在位改元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殺上官儀

乾封改元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李敬元統兵

殺裴炎

不稱武后年名

狄仁傑薦張柬之

張柬之遂廢武后

韋后安樂公主弑帝

卷中

景雲年

帝王細務

姚元崇相

開元尊號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

盧懷謹卒

用李林甫平章事

張九齡乞斬祿山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冊忠王爲太子

用王鉷聚斂

輔璆琳稱祿山無事

李光弼殺崔眾

賊陷睢陽害張巡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李峴降蜀州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顏真卿降峽州

李寶臣復叛

李懷節卒

開豐州零陽渠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蕃

盧杞姦邪

李晟論張延賞

疑忌李晟

崔損卒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用裴度相

李鄘辭平章事

注意相

裴度罷相

失河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劉堯明弑昭愍

貶杜元穎

辨朋黨

保全內臣

鄭覃言開成政事

不能制內臣

殺陳王

李德裕讓太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貶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令狐綯縱賊

用韋保衡路巖相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弑帝

唐史論斷卷上

宋孫甫撰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
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眾助牧野之戰
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
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
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
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

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爲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尙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

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甯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爲大臣文靜才畧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爲賊敗旣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靜

太暴二者兼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閒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旣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旣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已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

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之眾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甯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累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令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眾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眾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正而不願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

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眾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卽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卽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卽位改元也此書卽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尙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卽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旣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

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卽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卽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脩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卽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卽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卽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卽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卽位也若夫脩天子之史可不知書

元年卽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畧變古法其曰以卽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尙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
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
孔子教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
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
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
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
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
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
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

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
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
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
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
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
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
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親覩朝

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
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
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
預聞國議必眾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
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
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
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不舉賢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

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
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眾職舉矣豈
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
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
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旣用必建
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
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已
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
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已之恩則不爲

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足宜乎正觀之治也

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
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
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
事使眾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
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之人言事者令門
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
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
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
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

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
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
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
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
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疎賤
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
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

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閒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

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爲法

殺盧祖尙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尙

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爲計遂成驕慢之愆
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
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
罪逐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忠
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
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爲人
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

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一姦惡之人將爲國患
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
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
爾非所以爲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
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
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
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爲人
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
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卽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旣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

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卽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治也

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
房杜也然魏公諫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
杜助其施爲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
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
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
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
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爲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

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爲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畧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爲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眾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爲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眾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甯人非靖盡心兵眾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眾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眾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猜疑賢將尙賴仁明之

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舛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

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勛臣首方以老病居

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闢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乎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

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大而用無節也
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
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
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爲令動爲法以
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
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
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脩一殿
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二閣
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園

勅預脩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

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爲得天子之體矣
嗚呼爲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爲
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爲侈大物力固難
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
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尙儉德亦何能省
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
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爲天子而得其體著仁
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舊史論斷卷上

七

粵雅堂叢書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厯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

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尙孜孜諫
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
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
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爲相者宜詳
之

以高昌爲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
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
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爲中夏患則上策也

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
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
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俟時乘隙合從爲患矣以太宗
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尙以爲不可則帝
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爲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
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
眾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

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牀自苦取決于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主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師尙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怠之意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永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

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爲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使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于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正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

延壽之眾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諂從行軍人
戰死者加勛級塋殯地則中國士眾殞命于遠夷可知
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
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
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
之大破其眾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
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
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至白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儻爲遂良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于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白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

之賴樂彥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
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爲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
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
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
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况親族竊
恩競爲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
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

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外事復能諫爭
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
上官昭容等招權于外廣植姦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
于時務強親屬國事旣亂數嬪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
噫上世淳風旣往人主之尊爲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
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旣過于古矣雖英明之君爲
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于後宮豈無所嬖
寵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旣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
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

之以竊權氣燄旣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
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爲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
之也

降李勣爲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
之此厯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
謨智力立功立事爲大臣固宜然也以其不負李密尤
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節勣雖高勳重望位尙書預
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

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
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
子不盡力耶然勸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
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射勸
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
雖勸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爲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厯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

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
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尙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尙書藉其
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
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令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
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其事曰李勣遷
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
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同中
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
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卒不以爲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卽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眾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卽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

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爲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太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甯顧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

託于志甯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甯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甯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甯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卽位改元

論曰人君卽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厯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爲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尙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况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冤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甯如是也况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爲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構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曰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
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
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
尙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已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
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
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
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
以告成蓋徇后之欲舉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

後歲饑民困曰食彗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安告
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
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
旱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爲天下
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諡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
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諡號或
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爲定

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諡武宣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治與古同諡文宣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况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旣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

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徇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旣激

切又得義琰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
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
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
義琰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
甯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
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爲世
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
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
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

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諫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爲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攝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卽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爲之謀爾殊不知后旣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

勢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
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
以廉恥爲責令歸其實言得從乎言既不從禍可免乎
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惟當盡力於事
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
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
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禕之
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國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

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克殘不道不至

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尙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尙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

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
爲實今迹其實事書束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
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
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天號
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
何以作戒於後况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
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
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

唐史言行錄卷二
三
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爲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况書廢
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
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絕
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鳩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
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爲大臣所廢遂能深
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卽位之初
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爲母所廢流離艱

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人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
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反正位
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
爲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
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
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
都不辨也昏昏然平等人爾故復位數年辱惑如故豈
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
不得正其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不持玉其飾物以玉愚自謂其顯也

事不遇之入不何難之新魏卒望而誠遊而後服斯而

斷不將也各尋然平德人斷然斷也王君之其其

黃海也也末符新也出入斷然玉斷不却也世其美惡

斷然斷也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

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

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

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然然然也

唐史論斷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唐史論斷卷中

宋孫甫撰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
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
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爲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
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
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敢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
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

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
中宗所終之一年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
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
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行
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
奈何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
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

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
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
也惜哉

元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
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
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
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

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
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
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
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爲韋庶人所制用姦
貪去忠良官職無敘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
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
變之之術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
邸已憤時弊之甚卽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
說有輔翊舊勲素親倚任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

過於說適在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
人主知疎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
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
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
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
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
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爲婦人所制綱紀號令

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
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罵與笑耳明皇以賢繼
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
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
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
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
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
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當以古道諷之尙慮越逸何
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乎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
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
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爲大過然深計遠
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
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
常也況萬乘之貴爲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
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
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姦人之徒爭奮

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也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卽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藩邸厯知民間事觀章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爲也及卽位

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漸昏姦邪乘閒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人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尙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愼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

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遊幸以時
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
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
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
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
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
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
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眾而擅恩威矣惑嬖寵
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

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爲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

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
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
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
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尙可掩
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
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
視之當爲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

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
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
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厯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
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
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
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
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其人姦佞可知
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旣相之後能議何事況
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

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
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
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
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
爲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
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
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
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
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

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
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
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
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
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
大亂已懼播遷之禍民陷死亾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
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眾一

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眾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摭疑似之事從而讒毀則人君忌之矣旣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鬪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爲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

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讒閒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尙致天下

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卽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旣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閒而進尙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曰爲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尙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蹟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

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
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爲天寶之
亂乃爲惡之效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己
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爲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
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爲太子非嫡也非
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
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大過

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則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卽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說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眾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

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
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
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
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
際無大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
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
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
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
肆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

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所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鉷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

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曰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寢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揚慎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冤痛之聲徧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

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
且天子爲生民主民勤勞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
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
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曰廣徧賜
嬖寵之家競爲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
斂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
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鉞
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
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

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爲賊資也
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
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
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
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
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
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

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曰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爲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眾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尙威固難以立功然
行法尙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於事
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
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義
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尙慮威靈未張安得爲
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卽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
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
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
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方任

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
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苴起卑下未爲將
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
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
名已高不待戮眾而三軍信服矣況眾爲御史奉朝命
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
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
強橫自恣此固跋扈者常事且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
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

之功高於諸將晚爲讒人所閒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當盡大公之心尙慮智謀不周或至敗事況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爲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旣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爲賊所害軍民之眾罹其荼

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旣高固有嫉之
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睢陽陷賊實進
明之罪不繫房琯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
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
河南權任甚重琯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
當擇賢才任之使其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爲
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尙氣勢不相下爾
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
無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

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
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恨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
巡傳後敘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之上不肯
出師不言叔冀事答曰愈敘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尙
有遺落據汴徐閒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
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
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
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爲得實嗟夫
琯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

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
後之爲相者戒之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
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
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
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
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
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

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
乃遣人爲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況河
北殘寇尙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爲向
背之計思明旣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
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
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
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況內臣監其事也慶

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眾數萬尙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旣以二帥俱元勳難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旣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

眾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閒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暗使然也峴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克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冤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

輔國不言其冤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
姦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旣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爲
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爲寬法是果不能
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護從微勞
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眾峴
旣爲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
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
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
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爲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

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懵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己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其讒閒遂罷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爲朝

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
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
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卽位
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朝恩來瑱居將相之任
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
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
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
賊乎何以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
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馭之術賞罰之典固

不可失機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閒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卽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倚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眾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爲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

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眾所共見況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尙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尙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

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厯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

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馭也大厯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眾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讐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論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

已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弊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
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
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
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
官馬承倩宣勞寶臣承倩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
宜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於道中寶臣慙怒復與
承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
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
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厯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尙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旣知其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

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惑人主始爲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旣已不惑其黨安能爲助旣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況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眾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

殊不思宰相之議謂天下利害必在於是爾不在於是
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
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
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
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
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
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

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勳賢仍誣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己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己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己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爲君爲相逞私欲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
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
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
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
爲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患近十
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
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
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

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會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爲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

己與賊泚交通爲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

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爲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

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
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
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
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
勲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爲人思致君如正觀之治
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
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諭晟與

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
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爲強臣
之態也延賞旣相爲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
雖無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延賞嘗與不足逐
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
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
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旣罷晟兵權
抱真輩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詔下眾言不便延賞復
請量留數員以解謗譏作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

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
但德宗好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尙以早卒未能大害天
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
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答曰將
帥賢如晟名德爲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
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爲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
忠義爲眾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況平大

亂爲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
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旣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
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閒晟且曰召我
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
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
賞懷怨於晟承閒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
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讒言何故貞元
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閒七年吐
蕃數爲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

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德時無與比尙疑不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爲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爲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已爾崔損厯官清要無善可稱一姦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爲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過爲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眾議不容寵之

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識高遠論張鑒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爲戎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效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

爲姦人所聞也賢者既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
宦官專權於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
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
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
不忤於己爲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
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爲邪佞之計干進於時奸
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
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
不稱職但爲恭遜便僻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

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勲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薦耶由權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爲何如苟以循嘿爲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

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
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
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
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子不
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於國
知無不爲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反
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
節可貴者如李靖在正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退
遜似不能言李鄲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爲

宰相知倖臣所薦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摠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遇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好庸固寵之術爾

唐史論斷卷中

譚瑩玉生覆校

唐史論斷卷下

宋孫甫撰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爲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爲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至大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爲勢援復結

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爲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鎮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爲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爲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眾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爲賊中患矣眾旣變起必歸軍中一寬

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筭如神真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代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

甫爲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姦回之人也但
恥智略不逮於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使內臣援助
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爲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
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
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爲
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爲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於時若
絳與吉甫權德輿同列絳吉甫同於憲宗前論事形於
言色其詣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
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

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爲姦回也後之爲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

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矣元濟於河朔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於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曰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

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鄘辭平章事

論曰李鄘辭平章舊史謂鄘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鄘初爲李懷光從事不顧凶逆氣燄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論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鄘之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鄘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鄘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薦鄘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鄘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

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於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鄘之意止於此豈欲其薦已哉君子進用於時不可失其正況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爾若謂鄘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況鄘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爲宰相也鄘恥爲宦者所薦不顧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自權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鄘素不以公輔自許

唐史評林卷三
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
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宜注意於相也相得
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
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
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
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
克成也憲宗自卽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

安危之本啓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珀李絳裴度謀議
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
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
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
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閒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
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
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
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於
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闢等然馬燧李抱

真李晟之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
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於相也建元中和
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於
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未起日
夕俟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閒耳時
河北劇賊惟悅悅旣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
未叛河北旣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
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
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爲險薄專招

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尙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潼代汝黃裳旣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於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

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爲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鄆連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旣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

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鎛本以聚斂進用至爲宰相度極陳鎛姦惡之狀一不聽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賈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鎛於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事說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

明出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錡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錡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旣罷錡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錡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眾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姦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尙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爲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爲相止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爲相逐度出鎮憲宗旣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

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故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旣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尙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

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
幽冀鎮魏博亦爲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旣平天下深念
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
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勲德爲輔必不至
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爲藩鎮懼
宰相威畧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旣已
逐賢相穆宗爲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眾邪佞惑之
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
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卽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

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態我公直
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
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
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
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爲身
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
才業名德重於天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卽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

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
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繚綾聽
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此觀之
本非荒時之主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
但爲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
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
戒其黨曰今日爲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閒閒則讀
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玩好省游幸
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聲樂

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奇伎使一處盛於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疎閒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況冲年之君卽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於外閒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惑亂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旣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乃行弑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後之人主

得不凜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爲翰林學士穆宗卽位自司勳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爲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無能效著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於蜀遇昭愍冲年卽位首進罽毼打球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

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悉掎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
一至於此人臣已爲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
於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爲主所疎矣已
必無過亦不爲辱至於名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
專導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爲哉如李德裕在
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爲
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元穎爲何人蓋元
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卽位多縱侈樂厚儉人二
長君尙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

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尙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故專務誅剝以取眾怨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裔後之爲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爾辨之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

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
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
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易
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
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
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己取疑似之跡讒之
於君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
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
用心無所不至勝於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

常勝於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宜細詰之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國

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
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
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以此所
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
相度以勛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
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鎛邪險
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
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
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

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錮之邪黨如鸞鳳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卽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仇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畧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

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
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
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
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
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
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
於時所歷方鎮大著功效又裴度常薦之作相爲宗閔
輩所沮而罷遂領劔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
文宗召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

不悅竟爲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
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
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
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
幾於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
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
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
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爲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
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

宗之明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戒之
昭愍之弱爲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爲人君者
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於君曰某
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
何狀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
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狀明白
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
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
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

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公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

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尙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旣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旣極盜殺之於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旣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諸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

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中尉檢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旣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盜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旣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於時此內寵臣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

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旣
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爲以至過
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
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
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
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
昭愍之功權寵旣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
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
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

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卽漸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譏己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敕長吏奉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

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
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
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
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
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
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
改舊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聽後宮之言
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
尋薨於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千餘

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
實嗣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爲瑕
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旣言政事
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
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爲過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
所施爲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尙仁惠納爭諫重儒術
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爲念茲可謂仁

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爲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卽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賴眾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

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曷敢附之況馬存亮輩本
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旣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
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旣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
宰相李石剛正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
爲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
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
取刑戮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
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褊狠之過
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卽位晚節無子以
陳王昭愍之子立爲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
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於次序不若
陳王之正然旣卽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士良之譖乘
褊狠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輔相懇救其事
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
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

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
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
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
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爲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
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甯
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
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爲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

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同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顧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卽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

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
黨旣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
高而禍至爾旣知其禍何不益脩仁德以保功名反益
剛強之性取怨於人竟爲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
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名人之所
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
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

得盡心於事以成勲業而推公於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正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閒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於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爲將一言於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

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
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
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
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帖乎必至於禍而後
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尙致太專
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爲害大矣
或曰旣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
皆雄毅則銳於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
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於

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其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學士無故罷職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矣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

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
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
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
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
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
武宗所禮舊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

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畧
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
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之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
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
謗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己而
忿及涯餗子孫避禍於上黨者已爲亂兵所害又爲勅
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
涯餗子孫已戮尙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
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於朝非大

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爲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任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於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於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於己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尙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尙儉德

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於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爲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足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

立太子便是閒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爭立
嗣君幾至於亂是宣宗區區爲善止於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
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爲暴部
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乃曰長
淮以南他不爲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
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

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絢之罪不容誅矣絢爲武
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
命罷爲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
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
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
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於前
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

力困弊於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
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
無辜甚眾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
行貶逐二寇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
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旣逐而忠諫無聞生
民困弊德澤不及於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

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
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
事機但同列盧倚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畋
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困饑
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
衰微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
玩寇久權養成賊勢賊勢旣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
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於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
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旣感鴈

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
遏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
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
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冤橫怒畋公正與奸黨誣
譖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
國祚必至於亾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爲功臣之首雖寵猛之人朝廷
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

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
不圖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
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
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況帥宣武未
久克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乘
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克賊既除使克用
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爲相噬之計天下
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
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

社喪於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卽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藩鎮爲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尙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交邠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於此昭宗欲何施爲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

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
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爲全忠所圖
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
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旣順使
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
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
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
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
不可爲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

不能甯處復留克逆之人久爲輔相與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亾唐祚哀哉

唐史論斷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宜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旣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廨舍弟之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

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
論以與之況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
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此書朝廷先
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
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
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
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
公之德業煒燁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
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閒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閱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於家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祕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

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
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
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
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
所立於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
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陋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
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

家初未嘗蓄書蓋旣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祕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閒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
誰爲胸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四海飄長裾
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
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敷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
百年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俎

秋歸願事九江蘓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疎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張惇頤後序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昭陵遂擢寘諫
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生多
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
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閒善惡昭然可爲龜
鑒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
臺諫之紀綱非徒爲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公

歿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
久矣揭來掌教廷平會朝廷寬鏤書之禁應本朝名士
文集有益於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聘
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鋟木於類宮以與學者共焉因念
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
所以明也是書成於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
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於涑
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於世茲不
復敘云紹興丁丑十月旣望新安張敦頤書

南劍州州學准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錢雕行申乞依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令鏤板印行者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學錄劉光學錄學正鍾世英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州學教授張敦頤鄭待聘詳定官左

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士王筠左朝散郎添
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士王以詠右朝奉郎知南
劍州軍州主管學士許興古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
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鈐
板於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
本鈐板於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
丞黃準命工鈐板

唐史論斷三卷宋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
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
年法著唐紀七十五卷歿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
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
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鏤版南劍州端平閒復鐫於東
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覈而不苟非若尹氏胡
氏通鑒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竹垞老人書

江東諸將聞吳王孫皓之少而多難也皆欲入朝

孫皓聞之乃遣使告諸將曰今吳王少而多難

諸將聞之皆欲入朝孫皓聞之乃遣使告諸將

曰今吳王少而多難諸將聞之皆欲入朝孫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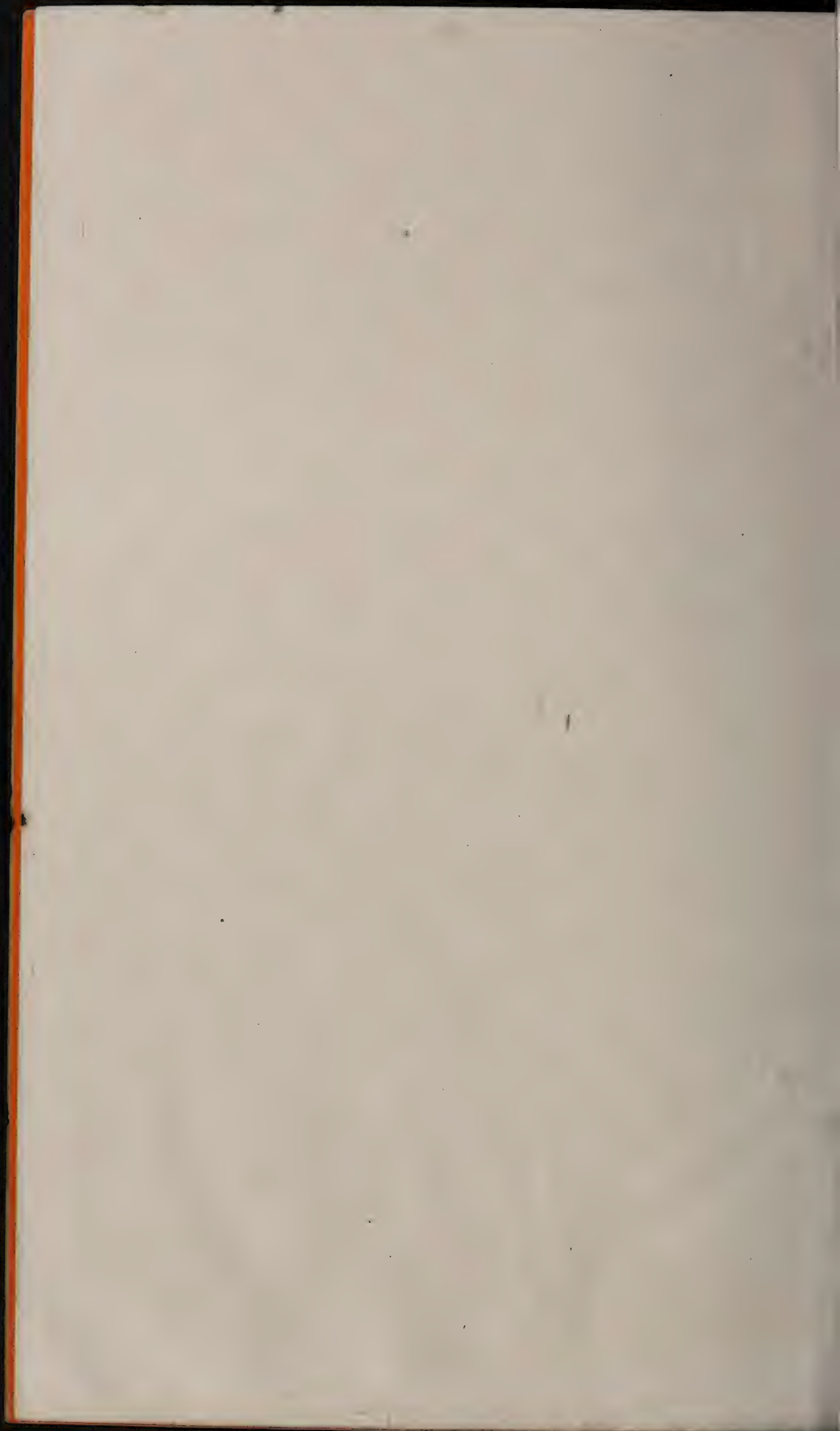
聞之乃遣使告諸將曰今吳王少而多難諸

將聞之皆欲入朝孫皓聞之乃遣使告諸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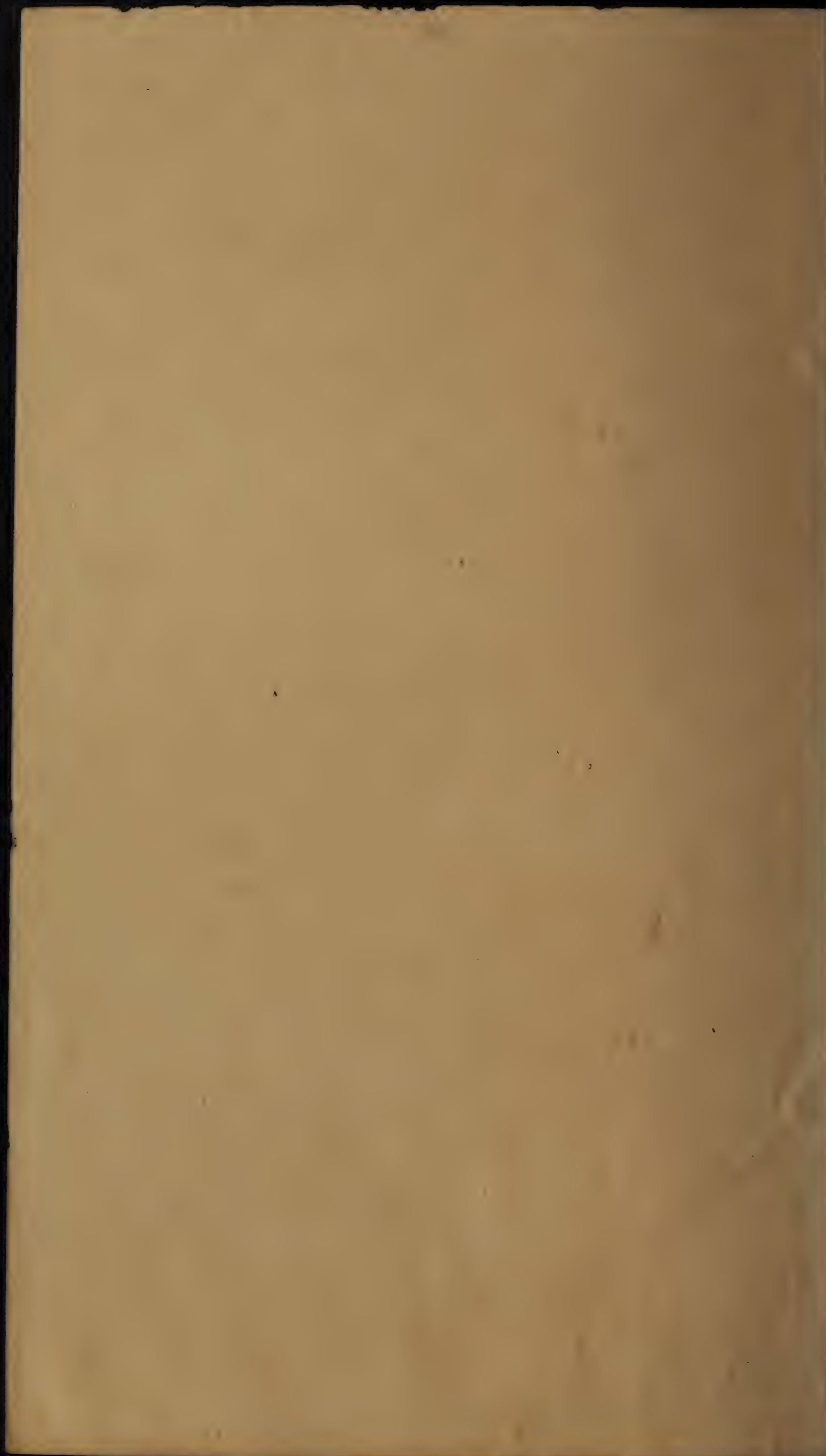
曰今吳王少而多難諸將聞之皆欲入朝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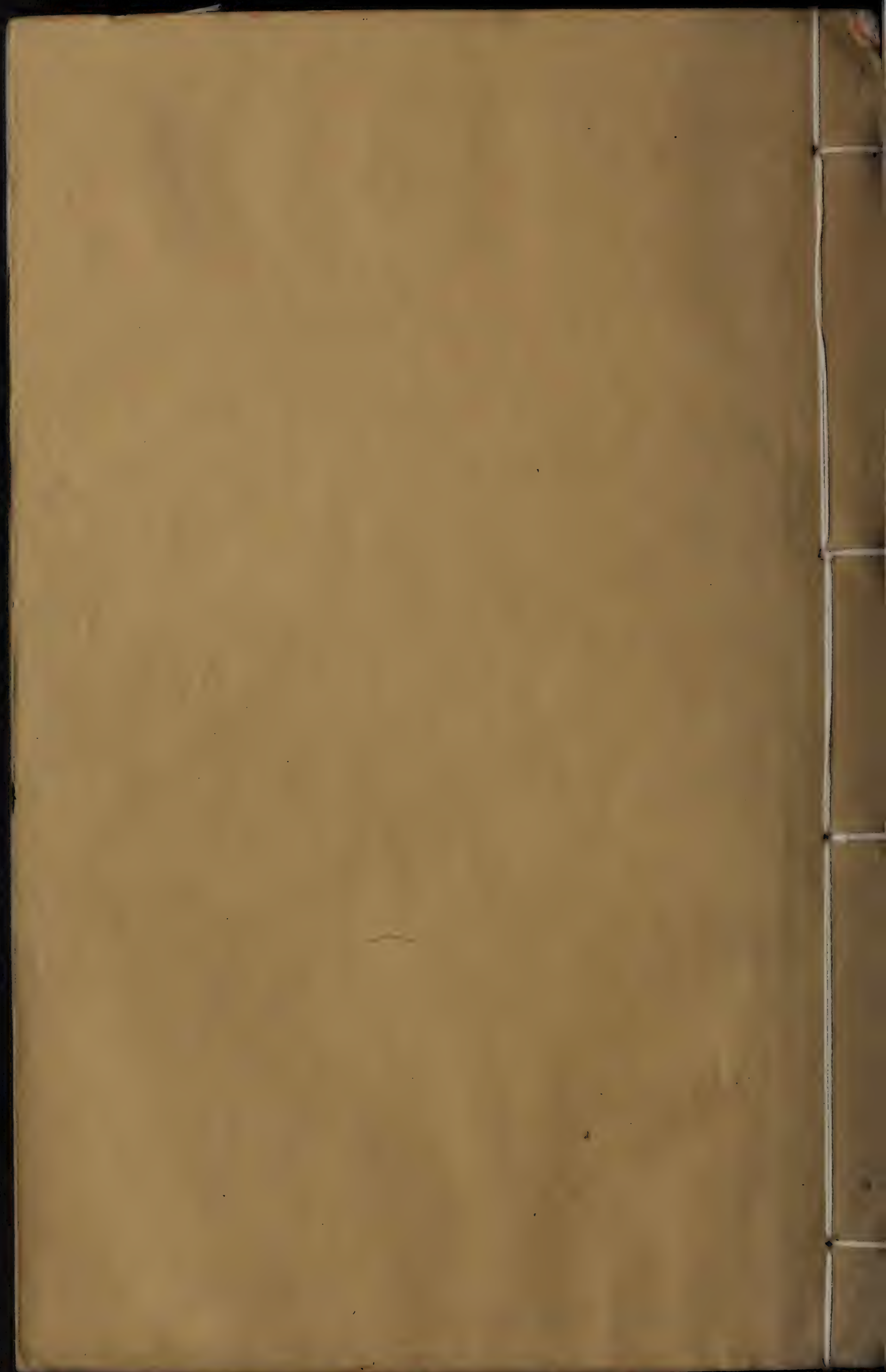
右唐史論斷三卷宋孫甫撰按甫字之翰陽翟人事蹟具宋史本傳著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已佚此其論斷耳王偁東都事畧邵經邦宏簡錄均稱其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而聽者曉然如見云云殆並用歐陽廬陵所作墓志語宏簡錄又稱其按祖宗故實核當世之治有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惜亦不傳又稱忻州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未有如此之久者則援唐高宗卽位晉州經歲地震其後昭儀幾移唐祚以諫益指溫成事云云而是書於

高宗中宗兩朝武昭儀事三致意焉正未必不爲溫成而發 四庫提要已著錄吳白華省蘭刻於藝海珠塵竹集中近購得吳中吳枚庵翊鳳祕籍叢函鈔本亦及是書特互勘而重刊之咸豐辛亥驚蟄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孟子內篇卷一

梓筮子內編



秋
蓬
子
內
藏



PL
2451
.Y8
V.25
叔苴子內篇卷一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物各有知知卽是道不論所知物各有能能卽是道不論所能以知能論道鳶魚不遺以所知能論道天地有憾故聖人言知能不言所知能

形待我以生我不待形而生也形失我則死我失形猶是我耳室有盈虛人無得喪奚哀奚樂

心不求睡者不得睡心求睡者亦不得睡惟忘睡者睡斯美矣心不求道者不得道心求道者亦不得道惟忘

道者道斯集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破木而成車爲軾則安爲輪則勞工人無心也範金而
成器鐘則來擊樽則來捧冶人無心也天地生人孰貴
孰賤孰賢孰愚孰壽孰夭任運而成自同自異必曰宰
之是造物之心私於工冶也

含沙射影而成瘡李廣射石而沒矢影本虛也以人視
之則虛者實石本實也以虎視之則實者虛當其內真
則境無假者是知內假則境無真矣故得道者金石不
能破水火不能傷

駑馬百里良馬什之罷牛一駕良牛伍之極矣若賢不肖之相去累層而較之萬猶不止什伍云乎哉

吾未見麟之生虎而見堯之生朱也吾未見梟之生鳳而見鯨之生禹也物有種而人無種也

登陸者舍其舟涉水者脫其驂以爲無用故弗戀也夫生之爲物何用于死哉亦陸之舟水之驂也而人皆眷眷不能割至舉所愛以徇之愚矣

初生之鳥不習羅罟而駭于見人者其驚心卵而具也初乳之狼不嘗血味而怒于見羊者其猛心胎而具也

人性之剛柔善惡未必皆習也其胎卵者實多

病寒者當暑而顫病熱者方冬而汗氣盛於內者不受
令于外也故至人養真水以制外火則夏可以鑿鼎而
不燠養真火以勝外水則冬可以造冰而不愴

置几於室勿動勿易久而塵盈寸焉置水于室弗動弗
易久而水減寸焉以是知宇宙之間土日增而高水日
降而淺故原隰浸以就崇江海注而不盈

天之佑堯舜必矣而朱均自若性昏者天不能使之明
也天之縱孔孟篤矣而困厄自若命窮者天不能使之

通也然則天地猶無如人何矣而人其如天地何哉

以肩之貴於足也因養肩而廢足則肩不成用矣以裘之貴於袴也因存裘而棄袴則裘不成飾矣故貴者必待不貴者而後貴安者必待不安者而後安

名勢之於人也其猶巫歟方神之降巫也老者拜之如拜其祖少者拜之如拜其父及神已去而儕巫于隸人然則所拜者非拜巫也拜其附于巫者也今當途之士人咸擎跽曲拳以事之夫亦事其所附者歟一朝失勢必有儕之于隸人者

詔聾者撞鐘伐鼓以警之猶弗領也以手喻形而其解捷矣詔盲者烈炬燃藜以引之猶弗辨也以聲相步而其趨疾矣智有所蔽者有所開教有所窮者有所通因其所開施其所通是以能立教之宗

衛輒讓仁而爭國夷齊讓國而爭仁是衛輒未始無讓而夷齊未始無爭也吳起忍其妻而不忍其卒夫烏知生之不爲死烏知死之不爲生烏知生之愈于死烏知死之愈于生故至人一生死

物莫不有所待魚待水龍待雲鳥待風草木待雷雨惟

人亦然臣待君子待父妻待夫待而至者爲偶待而不
至爲奇呂望待于渭濱傳說待于版築而所待者果至
故功成孔子待之杏壇顏回待之陋巷而所待者不至
故道廢獨雌無雄鸞鳳不能生子比翼失侶垂天不能
奮飛聖賢且奈何哉

制器者莫不欲堅然而恆毀建室者莫不欲久然而

原鈔

本缺

缺

聞不曰不聞而曰無可聞愚者于所不知不曰不知
而曰無可知此所以深閉固距而難言也

所謂明者非必能見吳門之馬也爲一室之中無遺視
焉所謂聽者非必能聞牀螳之鬪也爲十步之內無遺
聽焉所謂聖者非必能辨商羊審萍實也爲庭除几席
之間無遺理焉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難

故齋者不飲酒不茹葷可以除孽可以養慧此不必然
之說也吾觀牛羊鹿豕未嘗飲酒茹葷而不害爲牛羊
鹿豕也孽何由除慧何由養哉

人之精神凝之心爲絕德注之技爲絕藝德絕者神完

藝絕者神喪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上天下地皆吾宇也妄構一室尋丈爲宇矣八荒日月
皆吾牖也妄鑿一垣三尺爲牖矣學者無以知見之室
隘吾心之宇無以情識之垣狹吾心之牖空然洞然默
照疏觀是爲聖人至無之天

賢人友勝已者聖人友不如已者雖不如已者必有已
不如者也耕不如農稼不如圃入山問樵入水問漁聖
人焉不學哉若聖待勝已而友天下無友矣惟無不師
者乃復能爲天下師

操瓢而挹水于海雖終日抱汲不盈升焉操畚而負土
于山雖終日鋤掘不盈石焉豈山海不足用哉受有所
極也學者涉聖道之高深遊六藝之淵藪而操之以自
滿之瓢挾之以易盈之畚何怪白首呻吟而所得不盈
一掬乎

瞽者終日閉目祇名爲覺不名爲寢躁者終日枯坐祇
名爲動不名爲靜

呂梁丈人能與濟俱沒與汨偕出者不見水也商邱開
入火取錦而埃不漫身不焦者不見火也顏子有卓爾

之見則道爲見礙矣烏能從乎故曰顏苦孔之卓

博約以前之回出乎教而未始入乎教博約以後之回入乎教而未始出乎教則入乎性矣

祝高年者曰龜鶴松柏不知龜鶴老而靈人老而耗松柏老而堅人老而脆不倫也惟少壯時心靈氣堅或可方比故人之可賀在壯不在老

養生之家枯坐不移無異草木是動而植用之也有息無聲無異螺蚌是靈而蠢用之也既蠢且植千歲何益謂飲食傷生耶則轉蜉不飲食三日而死謂色慾戕生

耶則龜鹿至淫壽皆千歲謂恬靜保生耶則蚌螺癡寂
不能窮年謂燥溼害生耶則鵲鵲鳬鷗日曝水宿不聞
徧死要之分有所受卽有所限短不可遲寸陰長不可
速箭漏是以逢者任之

春秋之賞罰爲一世示勸懲不爲一人昭功罪子路拯
溺而受牛謝孔子曰自今魯國必多拯溺者矣子貢贖
人于諸侯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自今魯國必無贖人
者矣夫受牛謝市行也而美之不受金廉節也而抑之
計其終之利害以定其始之得失也於陵仲子之廉于

物奚害君子欲維兄母之倫故等其操于蚯蚓夷齊扣
馬之諫于事奚益君子欲植君臣之義故多其功于武
王春秋盜齊豹而劍客汗顏馬遷俠荆軻而勇士奮臂
是非之際可不慎乎

道無邪正也用之者有邪正耳斲脛剖心若加于廉來
斯堯舜矣疇咨登庸若加于共驩斯桀紂矣耽酒嗜音
大禹所戒然舜操南風以治虞曹參飲醇以治漢烏喙
野葛可以攻疾卽養生之資酒醴黍稷因之傷生卽腐
腸之藥水火一也用之焚溺則殺人用之烹漑則活人

戈矛一也外向者衛生內向者戕生孰爲凶乎孰爲吉乎故擇術不如治心審途不如正步

道傍之李羣兒爭之王戎舍之非廉于味也羣兒見其甘王戎見其苦也智人不營苟得不徵近切皆不食苦李之意而已何詭情之與有

狎獸者乃欲掩獸者也驅鳥者必非羅鳥者也故君子不畏剝膚之小人而畏包承之小人小人不畏壯觀之君子而畏含章之君子

讓不當理者甚於爭仁不當理者甚於忍諸樊兄弟致

國于季子而王僚之弑成吳之亂諸樊爲之也故曰甚
于爭晉獻公愛奚齊卓子而里克之難速奚齊卓子之
禍獻公貽之也故曰甚于忍

鬻食者美味供人而自食其粗糲鬻器者美貨貽人而
自用其苦惡雖孝子順孫不是過而人不之德者以其
有市心也故懷利事人卽糜身摩踵無當忠義猶鬻販
耳蘇秦吳起是也

親親長長之禮立而終古不渝尊尊貴貴之禮立而易
世則變何哉一則利其公一則利其偏也公利者上與

下同賴之故親長久安而不變偏利者上專而下羨之
故尊貴乘亂則相渝

恩怨不出於臣子報復不逮于君親知其恩亦將知其
怨也報其德亦將報其忿也故豫讓漆身以殉智伯伍
員剖尸以鞭平王兩人者易地皆然未可殊觀也

商人先罰後賞尊而不親故上交者多諂周人尊禮尙
施親而不尊故下交者多瀆詔之敝也其究難爲下也
故季世而臣羅脯醢拘囚之禍矣瀆之敝也其究難爲
上也故東遷而君遭中肩奔播之辱矣易曰君子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教劍者有法及其能劍忘其法并忘其劍矣教泅者有
訣及其能泅忘其訣并忘其手足矣未忘法而用劍者
臨戰鬪而死于劍未忘訣而習泅者臨江湖而死于泅
陶鑪範成鐘鼎及鐘鼎發明堂而陶鑪毀於砂礫形形
不能自完其形也蛇生子而腹剖螭生子而脫殼生生
者不能自全其生也大夫種以霸越殘身商鞅以強秦
肢裂韓彭以興漢蒗醢功能衛人不能衛身悲夫
見聞知識者學者之黍稷稻粱也黍稷稻粱饑者患弗

得食食者患弗能化不化則殃醫者用藥石以攻之攻之盡而後卽安子路子羔饑而未食者也曾子子貢食而未化者也一貫之教其二子之藥石歟若顏子則弗藥而自化者矣

由能舍其過舜能舍其聖禹能從乎善舜能從乎衆是所以爲大也

舟人不以舩艚載千鈞之石愛舟也車人不以小犢駕厚載之車愛犢也堯舜不以天下授不肖之朱均愛子也愛子莫如堯舜而不知者猶以爲遠其子也

大害必有小利爲之媒大利必有小害爲之倪小利能
掩大害故知避者寡小害能隱大利故知趨者希聖人
能察害乎利初故媒不能惑能晰利于害後故倪不能
撓

趨利避害聖與衆同情而異識者也衆人以趨成其避
而聖人獨不失其所趨衆人以避成其趨而聖人獨不
失其所避非直趨而直避也其中有迴折焉公儀子以
不受魚成其嗜魚子罕以不受寶成其愛寶子產以辭
邑成其受邑晏子以辭室成其受室皆識趨避中之迴

折者也不迷其迴折則其途徑矣徑行直前則其途反
隩矣非知幾者其孰能之

張陳之仇胎於膠漆廉藺之好起於睚眦蓋情深者望
難塞怨極者氣易平也故愛生惡惡生愛循環反覆有
如糾纏聖人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恩怨泯如
禍孰能及之哉

愛南威之容也爲之圖其形形成而莫之寵也所愛者
去之也貴聖人之道也爲之傳其言言傳而莫之用也
所貴者去之也

虛室之中本無風也扇動而風生寂寞之宇本無事也
意動而事起故息風莫如止扇去事必先絕意

富貴不與嗜欲期而嗜欲至嗜欲不與疾病期而疾病
至疾病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貧賤不與憂患期而憂
患至憂患不與衰老期而衰老至衰老不與死亡期而
死亡至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履富貴而不淫處貧賤而
不戚

古有伊尹而後世放君者皆自擬于尹古有周公而後
世居攝者皆自比于旦是見皋陶瘖爲大理而謂瘖者

莊子內篇齊物論
三
盡臯師曠瞽爲太師而謂瞽者卽曠也美珠不以類掩
而全類非珠良材不以朽棄而全朽非材執其所病擬
其所貴不亦舛乎

龜之生未始無知也其知者不神及乎知者已去而靈
知始出焉是以其有知成其無知以其無知成其有知
也故莊子曰知乃不知乎不知乃知乎孰知不知之至
形與境互相入者也耳往聲邊聲亦來耳邊眼注色中
色亦集眼中何以明其然也視遠者不過百步聽而已
故曰通于一萬事畢

兩瞽相扶不得稱仁兩溺相援不得稱義以未忘自爲之心也已不須扶援而扶援人然後仁義之治立仁義者離己以全人者也離己全人者道德虧也故曰道德失而後有仁義

鐘鼓有聲不考不鳴故許由之聲堯考之鳴伊尹之聲湯考之鳴傅說之聲高宗考之鳴呂望之聲文王考之鳴殷浩周黨無聲考之不鳴郭隗毛遂有小聲不考而鳴考之不鳴者土鼓也不考而鳴者鼓妖也

王子晉棄萬乘而仙舉緱山之上以不生爲生者也

囚服桎梏而偷延貫獄之中以死爲不死者也知不生
之生則棄華屋若敝屣謂死爲不死則戀狴犴若層軒
雀入水爲蛤方其爲雀時若惟恐其爲蛤也及其爲蛤
又不慕乎爲雀也不知雀蛤奚愈悲喜何生

鳩之化鷹雀之化蛤以爲生耶則無乎鳩雀也以爲死
耶則有乎鷹蛤也吾烏知其爲生吾烏知其爲死生不
忍其父而忍其身是吳起未始無不忍而申生未始無
忍也特用之有當不當耳

物奚由生五行順而相求相求久則成合故生物奚由

滅五行逆而相戰相戰久則成散故滅五藏者五行之府也人生於斯死于斯一體之中迭爲子母迭爲寇賊也

失手而傷其目愛目者不爲手罪手無心也失足而殘其體受體者不爲足怨足無知也聖人視無心之失如手之傷目故罪有大而必矜視無知之過如足之殘體故犯有衆而必釋

天地閒一氣耳氣之清而强者爲火清而弱者爲水濁而沈者爲土濁而浮者爲木濁而實者爲金皆一氣之

清濁而流派爲五也一氣分五行而五行中又各具五行今夫水其氣之上蒸者火也故溼薪積而熱其氣之下凝者土也故止水渟而垢其氣之或沈或浮者木也故水草生之其氣之堅凝不移者金也故珠玉生之推之火金土木亦然故五可還一一可攝五譬之一樹柯榦花實葉各不同形實總一根蓂

遠者不出十里百步外非無形也十里外非無聲也而見聞不及者耳目之精所至止此也以是知形之到境也聞雷者心悸聞哭者心悲見麋而生子四目見兔而

生子缺脣以是知境之涉形也耳目具於我物採之則
出聲色存于彼心攬之則入龜鼈相偶眸子不運而風
化白鷗雄鳴於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彼皆以耳目
內通而形聲相注者也惟至人艮其背而內外敵應能
使根境不相到故納之淫僻而不亂置之紛華而不汨
思也者有不見者也見也者有不思者也見黑則言黑
見白則言白豈待計議而答哉若以問瞽者必擬議而
始對雖對之而當猶未始有見也故曰擬議卽非
優游則毫釐之禮重于泰山夫子之下拜是也倉猝則

經法之昭時有變易湯武之放伐是也蓋禮猶國之外郭家之外藩耳外郭嚴則寇敵心沮不待挫之城下矣外藩固則穿窬却步不待禦之門內矣若使敵至盜來則必戴胄操戈以逐之豈可恃藩郭之用哉故禮者未亂則能止亂已亂不能勝亂悍者欲廢于無事之日迂者欲恃于有事之時皆謂之不知禮

聖人之道猶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松柏得之爲堅貞桃李得之爲色澤椒桂得之爲芬芳若荆棘得之則爲芒刺葷辛得之則爲腥濁固同源而異流者也老聃之

後爲莊周莊周之後有韓非韓非之後有商鞅孔子之
後爲子夏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荀卿荀卿
之後有李斯夫老子之道化爲韓商孔子之道化爲李
斯亦猶天地之氣之有荆棘輦辛也人不疑天地而疑
于聖人何也

灾祥之變有主感者有主應者主感者天召人主應者
人召天也五星聚奎而漢祚昌蚩尤旗見而巫蠱作譬
如風行草偃或有主之者矣此天召人也若夫冤臣繫
獄而霜飛孝婦含悲而枯旱專諸刺僚而彗星襲月荆

軻入秦而白虹貫日譬猶聲傳谷響相爲答應耳此人
召天也天召人者微而遠弭之也難人召天者顯而近
消之也易

氣祲者病氣之見表者也人病脾者毛必焦病肺者聲
必瘖病肝者目必黃病腎者耳必聾醫者望其顏色而
推知其病源矣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動此皆病
之證非受病之根也見其證者察其根然後禳除之道
可得故曰上醫醫國

草木昆蟲之異其妖祥之餘氣歟禎祥之大者結爲賢

聖其餘以生麒麟鳳凰蓂莢芝草妖孽之大者蘊爲凶
頑其餘以生螟蝗賊螭拱穀妖桑故觀其所餘可以知
其所積譬猶見落葉而知天下之秋察葭飛而知四海
之春也故聖人以鳳圖卜道廢邵子以杜鵑占時衰
五色令人目盲而盲者不必皆淫于色五聲令人耳聾
而聾者不必皆惑于聲故狂爲恆雨而恆雨未必皆狂
僭爲恆暘而恆暘未必皆僭推之燠寒風亦然化有推
移理有變易而欲執一說以衡天道管窺蠡測之見也
情識盡則明生聖人純乎明衆人純乎識純明者如懸

鏡于虛物至則照純識者如摸物於暗雖得非真識者明之翳也翳不去則明不徹衆人亦有乍生之明如電光閃爍不可爲恆耳

解尸者如解衣解衣者先釋其襠結除其束縛挈領而轉其肩臂如去籜焉何其易也形神之相附猶衣之著身也愛欲之係戀其襠結也恐怖之挂礙其束縛也二者不釋除而一旦神與形欲相捨何異解衣者之不脫其綢繆不循其領理而倒持遂褫之乎其備諸苦惱豈足怪哉故善著者必善脫善生者必善死

處世者若行舟行舟者或先發而後至或後發而先至故中途之遲疾非遲疾也論其至則幾矣

樂治人之性情禮治人之筋骨性情條暢則筋骨舒和故樂可兼禮若筋骨束縛而性情不治譬猶衣猿猱以周公之服也故禮不可兼樂

凡物分有節量有止不爲貪者有餘不爲廉者不足故夫虎之暴也而腹不飽于羊則剛未必勝柔也以螭之躁也而身不安于蟬則動未必勝靜也以猿之捷也而體不適于羸豕則巧未必勝拙也以鷁之猛也而心不

逸於燕則強未必勝弱也以鰲翟之文也而生不壽於
鳥雀則華未必勝質也物享有數不能多取故晏子居
不易室君平卜不多錢誠知分量所至非苟廉而已也
若鄧通受銅山之賜而竟不能名一錢亞夫致通侯之
貴而餒死于犴狴非溢其分量故耶故人當使器之有
餘于受無使受之有餘于器

人者天之有而天實不能以主人猶形者身之有而身
實不能以主形籩簋非不欲仰也戚施非不欲俯也侏
儒非不欲脩也敦洽非不欲美也然而不能者或有受

之也三家之顯仲尼之陋猗頓之富原憲之貧盜跖之
壽顏冉之夭天豈得專之哉必謂天爲有意則天于龜
鶴何德于蜉蝣何怨于朝菌何仇于松柏何親而脩短
懸殊若此哉故達命者不怨天達生者不尤人

大德者全生之府也小道者殘生之媒也何以明其然
也夫醫以衛生也而扁鵲死于醫卜以遠害也而京房
死于卜射以捍患也而羿死于射智以擇利也而大夫
種死於智辨以解紛也而蘇秦張儀死于辨故龜以靈
自奇而當其屠解時思不如蟾蜍之蠢也鸚鵡以舌自

藏而當其樊縻時思不如寒蟬之瘖也翬翟以羽毛自
喜而當其鍛翮時思不如鴟梟之睭睭也物之見美人
之見長猶玉之瑕珠之類耳曷足爲異祇取累焉無有
芳而不燒無有甘而不割故老子曰大白若辱盛德若
不足

物無精粗無美惡與意變與心化心意革於中則物情
易于外無不精也無不粗也無不美也無不惡也何以
明其然也衆目晝明而夜昏鵲鵲夜明而晝昏是知眼
有昏明而時無昏明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窮登涉者以

日爲短是知意有長短而日無長短文王嗜菖蓴劉邕
嗜瘡痂野人甘芹菜是知舌有甘苦而味無甘苦衛靈
悅支離無脣齊桓愛糞盎大癭魯侯慕哀駘它陳君寵
敦洽隼彌是知情有妍媸而貌無妍媸有愛鰓鯁若鳳
膏者有悅臭夫若蘭茝者是知鼻有薰蕕而氣無薰蕕
有樂聞裂繒者有樂聞驢鳴者有樂聞敲朴者是知耳
有清濁而音無清濁哀者聞歌聲而泣樂者聞哭聲而
笑是知情有哀樂而聲無哀樂商邱開入火不焦呂梁
丈人入水不溺是知心有炎涼而境無炎涼園人得寶

劍以之刈葵盲者得古鏡以之蓋瓠是知用有貴賤而
物無貴賤南人尙右北人尙左中國貴揖讓胡人貴蹲
舞是知俗有尊卑而禮無尊卑天地之間猶羣兒之戲
大野或寶土塊或寶薪蘇此聚而爭彼聚而唾紛紛啼
笑情欲熾然日暮而歸誰得誰喪老人傍觀但掩口胡
盧而已今庸知無大覺之老不掩口胡盧于人世之側
者乎

叔苴子內篇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叔苴子內篇卷二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守外聞而無內徹者其措事如瞽者之持燭燭雖明而無救於蔽失其照照者也故趙括能讀父書其於行軍則不若霍去病劉向揚雄博極墳典其于治國不若霍光知者不必用用者不必知不化之守如隔宿之食愈多愈腐不可食也

心其弓歟精神其矢歟心操精神而射之靡弗入也心其輿歟精神其馬歟精神御心而行之靡弗至也然一

水經三 卷之二
矢不能中兩的一車不能赴兩途故善用心者注獨往
之鵠善用精神者塞旁出之歧

事理本空見聞成礙今夫寐者寢息于重帷之內而夢
遊于千里之外門閥牆垣不能限也而卒不能越夢中
之溝何者離覺礙而得夢礙也及其既覺山河大地樓
臺人物頓然一空而終不能空枕席茵帳何者離夢礙
而得覺礙也譬猶魚之跳罾入網脫一纏復得一纏蜂
之穴窗入幕去一障復增一障故展轉拘滯而流浪無
窮也惟至人收視反聽目無留見耳無留聞不留見故

見不礙目而水火金石遇之如虛塵不留聞故聞不礙耳而崩崖震霆等之如吹劔

心之靈明宅於中而外注于官者謂之竅凡竅有七目二耳二鼻二口一也衆人任形則官與心隔孔也而非竅聖賢以心制形視聽言動由思而運譬如竈突之出烟内外洞達故謂之竅不謂之孔聖人心充乎五官無所滲漏故云心有七竅其餘若離朱之竅于目師曠之竅于耳易牙之竅于口各得一察而不符于大道此一曲之士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閒人自塞其實哀

哉

人心無所不感亦無所不應聖人感乎人故人利見造
父感乎馬故馬從御劉累感乎龍故龍擾狎百里奚感
乎牛故牛肥息不特此也羿感乎弓故弓調伯牙感乎
絃故絃和宜僚感乎丸故丸飛公孫大娘感乎劍故劍
躍張王感乎筆故筆圓神動于中而注乎物注久而物
與我如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物猶如此況于人乎聖
人過化存神元解也極其感應之理而已
天地閒有有形之五行有無形之五行流行者其無形

者也成質者其有形者也人取于無形之五行以建其
生取有形之五行以輔其生豐其建者或嗇其輔故聖
賢有阨窮之嗟厚其輔者或薄其建故統袴多昏庸之
質

木生蠹而蠹賊木人生蟣蝨而蟣蝨賊人馬絡其首爲
人致遠牛穿其鼻爲人引重育之者未必見恩殘之者
未必見怨不知其所自來也人之於天地亦若是而已
矣

形以禁情而實生于情禮以節性而實出于性譬如果

實之有匡輪乳殼也彼形之長短大小皆齊限而不過然匡輪乳殼豈非草木之性所自成自就哉而曰刑禮皆聖人爲之過耳故莊子曰果蓏有理人倫雖繁所以相齒

雖有良貓未嘗入穴捕鼠雖有察吏未嘗入隱窺人鼠不容穴則鼠亂于室而不勝捕矣人不容隱則人亂于國而不勝刑矣秦之季世是也

管仲射鉤以殺桓公而卒以桓霸易牙殺子以食桓公而卒以齊亂禍我者我輔乎親我者我仇乎愛憎之變

于后有是夫

死于色者與死刀兵何異死于酒者與死凍餒何異而人皆畏刀兵而溺枕席惡凍餒而喜沈湎嗚呼亦弗思已

輕拒者不可與有言也輕受者亦不可與有言也輕受善言者亦輕受惡言則其所受還爲所拒矣惟夫聞善若饑聞惡若嘔者然後可深告而不疑縱言而無忌物胎于氣事胎于意氣有乖和故物有善惡意有邪正故事有成敗極物之大天地山海皆氣所造也極事之

大帝皇王霸皆意所造也氣與意皆始于至無成于至有故君子慎獨

凡有積者皆謂之病氣之積而成物成物者造化之病也意之積而成事成事者人心之病也目妄起見見有善惡同爲目青耳妄起聞聞有清濁同爲耳鳴故天地以無物爲太始聖人以無事爲太素

功業文章古今不相及者古人以餘力爲之而今人以盡力爲之也古人爲功業道德之餘力也古人爲文章又功業之餘力也烏獲舉鼎秦武王亦舉鼎而獨絕膺

而死者何哉蓋以餘力爲之者神嘗溢于所爲之外以盡力爲之者精嘗竭于所爲之中今人之不古若其以是夫

思理而獲者如和金玉一調不_レ思事而獲者如和琴瑟每曲改調事者前後推移迭爲宮商不可一也厯法五百年始更治寒疾者一日而數變其劑治季世之天下亦醫者之治寒疾也而欲執古御今得乎

大學之書言治本而不言治具管子之書言治具而不言治本故孔子以器目之周官之書具也而可行于裨

海之內管子之書具也而不可通于齊國之外故孔子以小譏之

善言醫者制論不制方論成而方自足其中矣言治者語道不語法道行而法自寓其閒矣

坎者土膏之水也故于物主潤兌者雨露之水也故于物主悅帝之德猶坎也潤物而不知王之德猶兌也悅物而有迹伯者則桔槔而漑矣宋襄齊桓則抱甕而灌矣故天以無聲無臭爲神德以不顯爲至

已往之法皆蜣螂之委蛻也蜣螂之精想魂識旣已離

其枯殼化爲元蟬舒翼長鳴吸風吹露于梧柳之上而
童子猶捧其遺蛻責其跂行喙息不亦愚乎而世之所
謂學古者可慨矣

兩物相值我大則容我小則讓相爭者起于相敵也力
敵爭搏智敵爭舞君子無所爭蓋君子之於天下容之
而天下之于君子也讓之我容而彼讓如林之於鳥池
之於魚適相受也爭何有焉吾未見大人處羣兒中而
與之鬪者也

聖人之智如日賢人之智如月士人之智如燭衆人之

智如暗室如日者無所不照無所不徹也如月者無所
不照有所不徹也如燭者思至則見不思不見也如室
者終日視之而不見者也此之謂庸愚

吞鉤之魚必魚之跋扈者也入阱之獸必獸之狼攫者
也魚不跋扈則其爭餌也不先獸不狼攫則其逐媒也
不猛人之聰明强察者其得利也倍于愚而其得害也
亦倍于愚故明而不哲禍之招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
其身

學道者如治瓠然初養其實而長之比其用也則刳其

實而空之其始不實則不成其終不空則成而無用故
守聞見而不化者皆堅瓠之無竅者也

人之有心猶舟之有柁也柁橫則舟橫柁正則舟正故
善檢身者先治心

用之則有餘不用則不足者心也不用則有餘用之則
不足者身也君子之道如井其身凝然不動而中之周
流灌輸者無已時小人之道如磨心則止而不用而日
盤旋其身以至于敝此大小之分也

觀大者不得處近望遠者不得居卑觀泰山者千百里

之外見其十九焉稍進而近見十之五矣再近之見十之一二矣比其至也所見無萬分之一矣愈近而見愈狹見見者蔽于所見也惟至人遠觀之以得全近造之以窮其巔是以萬應而萬完

聖人憂妬而喜復何重于一陰一陽也曰此治亂之幾也傳馬棧者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則靡不曲矣故妬取女而必壯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則靡不直矣故復朋來而道亨一陰一陽者君子小人之媒也故謹之

動物之根在天故以天之七政四餘占人命之休咎植物之根在地故以地之燥溼肥瘠決草木之榮枯

動物以牝牡分乾坤故相求相配植物以生成合乾坤故自本自根

造物能翕物能張物時當元亨則種粒可舒爲尋丈時當利貞則歲蕤可收于彈丸夫松柏之子大不踰荳菽而函參天拂雲之氣性鷹鳶之卵小僅如彈丸而具摩霄凌風之羽翮雖有聖智孰能晰其所以然乎

同是雷動風散雨潤日暄也陽舒由是陰慘由是發育

由是殺戮由是栽培由是傾覆由是不易具而四時之氣自備非天下之至妙者歟

陰陽有母數有子數先天爲母數後天爲子數母數一演子數十人處胎一時可當出胎之十日處胎三日爲時三十有六可當出胎之一年受病于三日之內者不過期年必死受病于三十日之內者不過十年必死若懷孕十月而不受病則壽可極于百年人娠未有踰十月者故百年壽之大齊也後天之休咎皆稟于先天之乖和如根之與葉毫髮不爽竹筍在土其先天也出土

後天也土筍微有傷闕天闕則竹必有拳曲剝蝕之病
引之于人何獨不然易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之分是
爲天地對待男女正位立萬有之體也下經首咸恆而
終坎離之交是爲天地絪縕男女構精達萬有之用也
凡乾坤坎離不分則陰陽失位而生生之本不立不合
則陰陽失偶而生生之化不流

察人面而造化之全功備焉天庭者天也地角者地也
兩目者日月之經天也鼻口者山海之載地也造化之
體立矣若夫噫欠者風也涕泗者雨也裂眚者電也叫

呼者雷也造化之用行矣方六寸之形而兩大之能事畢矣故曰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陰陽合而生五行也專而純故五材終古不遷五行合而生萬物也雜而亂故物類倏忽代變

乾坤生六子六子生六十四六十四生三百八十四亦如陰陽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也

天陰陽之精聚爲日月人陰陽之精聚爲魂魄天五行之精聚爲五曜人五行之精聚爲五藏故魂魄五藏者人身之七政也七政經乎天而相凌厯衝犯則天病調

之以德七政運于身而有積重偏克則人病調之以藥
陰陽合而生五行是陰陽者五行之父母五行合而生
萬物是五行者又萬物之父母譬人以一夫婦生五子
及五子各配而其生又無窮矣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五行同陰陽所生也其取數少者爲輕清取數多者爲
重濁一六合而成七數最少故水最輕清二七合而成
九則多矣故火次之三八合而成十一則又多矣故木
又次之四九合而成十三則尤多矣故金又次之五十

合而成十五則多之極矣故土之重濁特甚焉輕清者微而易散重濁者堅而難銷其合而成萬物亦然此賢愚壽夭之所以異

天地之數有乘有除乘之則一可演萬除之則萬可攝一四時之運元亨乘數也利貞除數也乘之則一核數爲萬莖除之則萬莖收於一核維易亦然大衍之數乘數也歸奇之數除數也乘之以觀陰陽之妙除之以觀陰陽之竅然後可以察吉凶之奧

易爻之吉凶悔吝皆起於因重因重者卦之朋比也而

朋有類不類有善不善于是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而吉凶悔吝紛然矣今有虎于此獨居無以見異也必觀其所遇遇牛則鬪遇羊則搏遇駁則伏遇牝則和情態不齊皆來物所使故聖人觀卦係辭亦必視其來物以定吉凶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箕尾總謂之蒼龍鱗蟲三百六十屬焉龍得東宿之精者也西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總謂之白虎毛蟲三百六十屬焉麟得西宿之精者

也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總謂之朱雀羽蟲三百六十屬焉鳳得南宿之精者也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總謂之元武介蟲三百六十屬焉龜得北宿之精者也中央七宿樞璇璣權玉衡開陽光總謂之斗極倮蟲三百六十屬焉聖得中宿之精者也斗建二十八宿故人制毛羽鱗介二十八宿朝宗于斗羽毛鱗介亦從服于入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也象有變動則形之休咎從之然形有反常則象之氣祲亦應之互爲感應者也易曰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考之天文

家曰星之數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則有一物則有一星矣何但郎官應宿哉

洛書之數天之軀殼也河圖之數天之腹藏也天以洛書爲體以河圖爲用易占其用故用圖而不用書書形天而不形地故數缺五十試以人身論之人身之軀殼亦洛書之數也人身之五藏亦河圖之數也身之尻首腹背屬乎陽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也身之肩臂股足屬乎陰是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也譬雞卵之黃白必有陰陽之數存其閒以成羽毛首距特非至聖不能別白

耳至如五藏則腎位于北是六一居下也心位乎南是二七居上也肝位乎東是三八居左也肺位乎西是四九居右也脾位乎中是五十居中也以圖書求之身以身推之于天地合猶符節也

觀支干之相配則知陰陽之氣無頃刻而或離觀五行之生成則知天地之數無毫末而不具

著占歸奇者皆陰陽之愆伏剩積也氣化有愆伏剩積則時有變動而禎祥妖孽生人事有愆伏剩積則意有變動而吉凶悔吝生易者變也以著卦之變占時事之

變譬如以影測形也故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四時者相生爲序者也而春爲生生之首春氣傷則四時殃何者春木衰則不能生夏火火必微矣火微則土必耗土耗則金必衰金衰則水必涸一根戕百葉黃收種不及霜明年有青則無黃皆傷其元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有正春者無亂秋此之謂也

萬物皆數所成也一六之所生成遇三八則衰遇四九則壯遇五十則絕遇二七我盛則制彼彼盛亦制我相

當則相敵焉故物無盛而不衰數之所厯不能踰克制之數也禾黍長于盛夏而不能不黃于秋冬薺麥生于嚴冬而不能不萎于盛夏性有所宜必有所忌時有所助必有所代自然之理也

乾之元亨東西南北無所不之得時之全也然至于上而不免于悔則恃健之故也坤之元亨利西南不利東北得時之半也然至于二而能無不利則守順之效也此順天者必兼修人事而後可無憾也

人之得朋之方則仇讎咸作使之喪朋之地則親戚咸

作敵百里奚卷舌于虞而揚名于秦蘇秦敝裘于秦而結綬于東國非其智有利鈍朋有類不類也舟之乘風也則萬濤助其順其溯風也則千波抗其衝夫波濤豈有喜怒哉亦所之之方異耳

人吸春之木氣以養肝故肝旺于春吸夏之火氣以養心故心旺于夏吸夏季之土氣以養脾故脾旺于夏杪吸秋之金氣以養肺故肺旺于秋吸冬之水氣以養腎故腎旺于冬五行之氣互換于宇宙而人呼吸于其中如五味之關通于五藏也人自不覺其消息耳故曰乾

元資始坤元資生資者養也

五藏者神明之宮寢也五官者神明之戶牖也形骸者神明之城郭也神明休息于宮寢游衍于戶牖環衛于城郭城郭不嚴則寇盜充斥戶牖不扃則出入無時宮寢不靜則攝養不安于是有侵凌之患有奔逸之虞有驚擾之憂而神明不安其宅矣故善養神者和調五藏以潔其宮寢閉守耳目以嚴其戶牖護養形骸以固其城郭故神明甯處其宇而年壽永也

人吸天地之氣以充其膚革猶橐籥之吸風以自飽也

橐籥不能常飽而至于廢者以風之旋鼓而旋洩耳人身洩氣之竅亦多端矣七情六慾且錯出焉何怪乎皮骨之槁枯而日頽然以致于老也

人之生氣之聚耳而氣之出入在噓吸少壯之時吸長噓短故氣日旺而形充衰老之時噓長吸短故氣日耗而形敝

人之精氣藏于腎猶井水之下伏于九泉也井水之下而能上者恃綆精氣之下而能上者恃息息者人身之綆也綆長則瓶能至水而功上行綆短則汲不及螯而

功敗息深者徹湧泉而貫泥垣精常周于一體息淺者
半道而止精不充于形而疾病生焉莊子曰真人者其
息深深又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以踵者息
氣下達於踵也以喉者出入至喉而止矣

地無山則水之下流者不上昇矣人無息則血之下注
者不上運矣地之生爲呼吸山雲之蒸蒸天地之息之
也人以鼻爲呼吸鼻息之齁齁人身之雲也古人以鼻
爲面山以此

人何以有大欲哉曰坎離之相求也男之根爲離而腎

爲水女之根爲坎而心爲火男以精施是坎水乘離火而達也女以氣感是離火隨坎水以運也水火相配則樂故欲生焉若養生之家則不然以心與腎自相龍虎升降而嬰兒成焉身內自爲坎離而真氣不外淫有男女之樂而無情欲之損故可以長生久視蛻形之神道遙于宇宙之間矣

水火相調爲既濟水火相勝爲革故男女之際人生於斯死於斯

男乾也而其用在離女坤也而其用在坎是故男女之

身在乾坤男女之根在坎離知此理者可以得先天後天之蘊

動物之輪迴其情識之深者也若蠓飛蠕動之類飄飄來悠悠往如浪風鼓泡依水而興滅旋歸水使必於滅處更待其興我知其人非狂卽妄若鼃鼃蛟龍之類卽不然其來有自去有托經千百劫未能忘身化空也

道家嬰兒姪女之說靜觀後天有生之理而養其神於身內者也釋家舍利摩尼之說洞觀先天無生之理而超其性于世外者也道家自無而之有故從身內生身

釋家自有而之無故從幻中滅幻

人身者魂魄之謂也魂爲陽爲清爲明魄爲陰爲濁爲冥真人養魂衆人養魄養魂則陽息而陰消如朔後之月明日長而闇日微養魄則陰息而陽消如望後之月闇日壯而明日蝕澹嗜慾省思慮所以養魂也恣情性耗聰明所以養魄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卽養魂養魄之謂也

人之魂宅于心而遊于目故覺境皆魂所造也人之魄遊于腎而宿于肝故夢境皆魄所造也然覺境實而夢

境虛者何也蓋人魂累劫流轉其狃習也深其結識也
堅則其造境也自難空難壞人魄因形生長其狃習也
淺其結識也暫則其造境也自隨起隨滅魂識共一性
海而分故覺境人大同魄情各一胎氣所化故夢境
人人互異

人之生也魄先成而後魂附焉其死也魂先去而後魄
從焉至其變也有生而魂魄相離者倩女之事是也有
死而魂魄相拘者冢中之婢是也舊魂而得新魄可以
復生道家所以有奪舍之術死魄而得生氣亦可以復

生元女所以有鍊尸之法魂無不之故舍生而趨生魄
附骨月故骨滅而亦滅衆人無五世不盡之魂而有百
年不化之魄故子孫于主時祧而葬無不祭者以此聞
之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亦四十九日而七魄
散故哀哭之期以此爲斷得之楊升菴云

人身之郭郭五行之粗者也人身之臟腑五行之精者
也至其宅處於五藏而無形者又五行之精之精者也
外形內藏雖有精粗不離于形其死爲魄惟夫精之精
者爲形之君其死爲魂人之生也魂魄偶居如夫婦之

相得而有合其死也魂魄離居一升一降而不復相顧
矣

道一虛也分于虛謂之神神之凝謂之氣氣之結謂之
精精之堅謂之形其合如是其散亦是故形敝則精
滲精滲則氣衰氣衰則神離神離則歸虛自生自死任
運適然如是者爲衆人練形還精練精還氣練氣還神
練神合虛可出可入制命在己如是者爲真人卽形卽
精卽精卽氣卽氣卽神卽神卽虛不離常處與道合符
如是者爲至人衆人倏生而倏死真人長生而不死聖

人不生亦不死非不生死也生卽無生死亦非滅

叔苴子內篇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叔苴子內篇卷三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古之學者學一事必究一事之所以然故學不易成及其成也則用神而能絕今之學者但循其成法拘而不通矣春秋時伶人賤工皆通於制作之意如師曠之言樂史墨之言易梓慎裨竈之言天和緩之言醫皆能推究本原窮極神化今老師大儒有不能解其說者其術業之淺深可知也

樂律可以候氣可以召氣氣已至而律辨之主其候者

也氣未至而律迎之主其召者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
自孟春至季秋役氣相併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多
死聲此非用律以候氣乎幽谷無黍鄒子吹律煖之師
曠清角而悲風急雨驟至此非用律以召氣乎大抵氣
盛則聲從氣而主候聲盛則氣從律而主召律調而聲
不從者氣之病也道宜治氣氣和而音不諧者律之病
也道宜正律審乎此而樂之理思過半矣

樂之用有順時以助氣者有同時以調氣者如當春用
角當夏用徵此順時以助氣也春大寒則用徵聲以召

火夏大燠則用商聲以殺火此同時以調氣也氣正則順助之以暢其化氣病則同調之以救其偏譬如醫之用藥無病則用和劑以扶正有病則用克劑以伐邪故律審聽非難而制用爲難也

水一也而異於所載載清則清載濁則濁載鹹則鹹載淡則淡火一也而異於所麗麗明則明麗昏則昏麗薰則薰麗臭則臭性一也而異於所附附靈則靈附蠢則蠢附仁則仁附厲則厲所附者何魄是也性隨魄而變猶水之隨地火之隨薪也因地之清濁鹹淡而謂水性

有貴賤因薪之昏明薰臭而謂火性有美惡因魄之仁
厲靈蠢而謂人性有妍媸失其信矣告子論魄孟子論
性此其所以異

金有五而裹蹄麟趾萬之一木有百而梗枿豫章千之
一土有九而膏腴沃壤十之一是以知五材牝者多而
精者少也以有形之五行推無形之五行亦若是已無
形者生人生物之母也既皆牝多而精少何怪物之麟
鳳人之聖賢閒世一出哉

蜩蟬終日鳴而聲不啞蠨螸終日飛而翼不疲之二蟲

者甚微而長形大力或不能過何哉彼蓋不能不鳴鳴
不耗氣不能不飛飛不損力動乎天者不勞任乎性者
無難耳聖人因應爲言不自爲言故言滿天下而舌不
敝聖人任運而動不自爲動故功滿天下而身不勞
以翼飛者無翼則不能飛也神龍不待翼而飛以足行
者無足則不能行也靈蛇不待足而行凡有待者窮於
無待無所待則無所窮矣聖人不待富而充不待貴而
榮不待名而壽惟夫無所待於天下故天下莫得而窮
聖人

孟子卷三
三
聖人握其獨見獨聞者以與天爲徒循其共見共聞者以與人爲徒惟有與人爲徒者故人皆可以爲堯舜惟有與天爲徒者故如天之不可階而升

學者如取水終日取而不能踰其量故操瓢者止於瓢操盞者止於盞教者如分火終日分而未嘗虧其體故散爲十燈而明白若散爲千燈而明白若故善學者不自隘其器善教者不自恡其光

禽蟲之鳴亦有專能鳥之啞啞鵲之喈喈蟬之嘒嘒蟲之唧唧動於天者人雖欲效之而不能似也若鸚鵡鵲

鶴失其真而慕爲人言則人固得而勝之矣故學爲文者無貴擬古不擬古者亦古人所不能擬也而字追句比與古人爭能者皆鸚鵡鵠鵠之智也

注水於瓶閉一竅而水不得出氣守之也寘水於盎覆匏而水不得入氣拒之也人能塞穴以守氣若瓶之閉則精完而不淫能含氣以實中若匏之覆則邪距而不入

聖人律度衡量皆取諸身故脾音中宮肺音中商肝音中角心音中徵腎音中羽此律之出於身也中指之中

節十分之而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此度
之出於身也以中指承黍爲圭三圭爲徹三徹爲籥十
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此量之出於身也三徹之
黍得十有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
鈞四鈞爲石此衡之出於身也惟聖人稟陰陽之純氣
故聲律身度不俟外求眾人稟受旣偏形體失中有餘
不足人各一量故聖人制爲黃鐘之律以定聲而度量
衡胥從此出所謂耳目不自鑒而假明於鏡心識不自
知而假靈於龜釋已而任物者也

虎搏人以飼其子則謂之猛獸人殺牲以奉其親則謂之孝子吾庸知人之云猛者非虎之所謂慈耶又庸知人之云孝者非虎之所謂猛耶各私其類各便其性而此是彼非互相訾詬吾誰使正之耶

蜣螂化爲蟬濁而之清者也鷹化爲鳩暴而之仁者也此變之善者也蛇化爲鼃則黠而之蠢矣雀化爲蛤則捷而之鈍矣其變何如不變也吳太伯以冠冕易蠻荆而趙武靈王以胡服反華俗是泰伯爲蟬鳩而武靈其鼃蛤矣是故君子慎所變

靜中念念可使天鑒不若使天無可鑒有可鑒卽非中
矣動中事事可使人驚不若使人無可驚有可驚卽非
和矣

念不可造造之愈有譬如惡鼠而置狸惡狸而置犬惡
犬而置狼展轉相去而卒遺一狼終不可去其害奚止
甚於鼠故善去鼠者不召狸但不爲鼠設食

中人之意隨起隨滅故無成惟大賢大猾之意一起不
復滅故善惡各造其極爲舜爲跖皆以孳孳而不自已
也孳孳者經百折而不同厯皓首而不忘者也非舜其

其孰能之

魚不礙水龍不礙石鬼不礙土火雞火鼠不礙火此非
數物之能空水火土石而水火土石之性本空也人自
爲覺礙所礙耳故覺水則不能蹈水覺火則不能赴火
夢中之水火本空而夢中遇之不免於焦溺之患者夢
識所轉也故心空則境無不空心礙則無處不礙

世人之樂皆資物之憂以爲樂者也釣者以魚之憂爲
樂弋者以鳥之憂爲樂獵者以獸之憂爲樂伙者以牲
豕之憂爲樂造建者以百役之憂爲樂戰伐者以萬民

之憂爲樂是故一笑而千涕一快而千痛一壽而千夭
惟聖人以萬物得所爲樂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樂而已矣聖人之樂公樂也萬物所同願也故
多取而無禁衆人之樂私樂也萬物所同苦也故樂極
而悲來

風之爲物可以轉無形爲有形醯雞見風則生也可以
蕩有形爲無形老鳥遇風卽化也可以結柔而爲剛石
得風則堅也可以摧剛爲柔鹽得風則解也可以噓枯
爲榮春草見風則青也可以敗榮爲枯秋葉遇風則脫

也故風者天地之神氣也一聲具六律之音一氣備四時之變鼓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造化之妙於不測者也故八風調而天下治

人處積氣之中猶魚處積水之中也水腐而不流則蛆蠃蠃龜生之而魚遊其中者病氣瘟而不宜則遊光罔兩生之而人遊其中者病故善養魚者活其水善養人者治其氣治氣者宣八風之氣以達其湮鬱而已

虎嘯而風生鳩鳴而雨至是聲可以召氣也故謳吟歡樂之聲多而條暢發越之氣應之是以人和而豐年至

嗟怨愁苦之聲多而慘淡之氣應之是以兵興而饑饉
仍大亂則九州無樂歲氣有所併傷也小亂則一方多
札人氣有所獨傷也

目者所以見外也慧者所以見內也外不見物則出而
莫知所之有蹈湯赴火之患內不見已則死而莫知所
歸有驢胎馬腹之虞人能流光馳照則生明而外可見
物者出戶入室不窮於明能回光反照則生慧而可內
見已者出生入死不窮於冥

夏令火旺而井水反寒冬令水旺而河水反涸何也蓋

火性上而水性下旺則力足以遂其性夏火上而不下故井寒冬水下而不上故川涸

陽莫盛於四月而大炎乃在六月陰莫盛於十月而大寒乃在十二月盛已過而盛始行者何也純陰純陽同而無逆故不怒而威斂六月二陰生而與陽戰故陽致其威而炎始極十二月陽生而與陰戰故陰致其威而寒始隆譬如龍虎同類相狎則馴異類相鬪則猛也春夏秋冬之運亦以物之大常定之耳而未必齊然二月之春榆莢之秋也四月之夏麥薺之秋也六月之夏

葶藶之冬也八月之秋竹之春也九月之秋菊之春也
十月之冬荔挺之春也十二月之冬江梅款冬之春也
乃知物物不同四時物物不同五行人之晝鴟鴞之夜
人之夜鼠貓之晝同處宇宙閒而各自爲寒暑晦明也
惟達者齊之愚者執焉

殺萬物者莫嚴於冰雪然陰崖幽谷積冰生蠶積雪生
蛆燬萬物者莫烈於火然西域火山之中有火樹火雞
火鼠人取其皮毛織爲火浣之布是知冰雪火非真能
害物物自不宜於冰雪火耳桑扈食粟則死馬食脂油

則病豈菽粟脂膏能毒敗物類哉性適相反也故性合則生不合則死孰爲險耶孰爲易耶知此理者然後可以同物境而齊是非

氣者水之母也水之行止聽命于氣氣騰則水溢氣弱則水涸氣奔則水駛氣滯則水澀故善治水者治其母試以人身例之水在身爲血血不自行挾氣以行氣不條暢有錯經妄行之患而竅血于耳目口鼻之間庸醫不治其氣而塞其竅則此竅塞而彼竅復流害益甚矣今之治水者皆塞竅之智也

虹霓之屬能飲能淫類血氣之有知又不久而散者此
易所謂遊魂爲變也與海之市蜃之樓例觀可也

夏雹冬華此愆陽伏陰乘時令之隙而盜行其威也譬
猶病寒者之當暑而顫病熱者之方冬而汗耳

水能浮千鈞之舟而不能浮鎚銖之金非千鈞輕而鎚
銖重也勢也火能銷萬斛之水而不能銷一坏之土非
萬斛寡而一坏多也性也堯能化比屋而不能化丹朱
舜能格有苗而不能格商均周公能移頑民而不能移
管蔡孔子教行于三千之徒而不能行于其妻夫堯舜

周孔天下之大聖也父子兄弟夫婦天下之至親也以
大聖之德而化阻于至親則水之紂于鎗銖而火之窮
于一坏也聖人有不能以是哉

自古聖賢無全備之五倫唐虞以前尙矣堯歎于子舜
歎于父母兄弟與子湯文武皆歎于君臣禹歎于父周
公歎于兄弟孔子歎于君臣夫婦朋友孟子歎于君臣
妻子朋友夷齊歎于君臣朋友柳下惠歎于君臣兄弟
此皆有憾者也天必使聖賢有憾于五倫者欲聖賢以
道彌縫其缺而立萬世人倫之規矩也使聖賢處五倫

之全無以顯人倫之正惟天虧之而益以完離之而益以合乖之而益以和敗之而益以成然後天下萬世之盡倫者有所宗故聖人無全倫非天薄之也天欲借聖賢以教人也

易道于九流家言無所不有履之卦儒家流也艮之卦釋家流也頤之卦墨家流也井之卦道家流也噬嗑之卦法家流也同人節卦墨家流也睽之卦楊朱家流也師之卦兵家流也大畜之卦術家流也巽之卦權奇家流也治方術者各得一察焉以自好自以爲得儒者所

未得而儒者亦拒之于道外不知其未始不出吾宗也
譬如始祖既遠本支繁昌子孫千億不相辨識遂以途
人視之而獨守一大宗以爲本族不亦隘乎此不明于
易故耳故曰易冒天下之道又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惟
深于易者知之

人之疾病有天有人飲食失調五情無節此人損也晉
平齊景是也若夫遊氣紛擾陰陽搏擊人居其間感而
病焉此天損也伯牛孔子是也自人者其故可求自天
者其來莫測惟天地之灾祥亦然有入事所致者有氣

化自致者今儒者不敢委之氣化而必牽合于人事是猶問伯牛孔子之疾而推其飲食五情之致也豈不悖哉

物之精者氣必飛揚故金鐵至重而莫干成龍玉石至沈而白虹成氣况聖賢抱陰陽之清秉中和之精宜其生有紫雲之上騰而死爲箕尾之列宿哉

子產之論伯有曰其取精也多矣其用物也宏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其厲不亦宜乎由是觀之則鬼亦視其所養養豐者其神強其化遲養嗇者其神衰其

化速匹夫匹婦死而不祀遊魂無歸久而不散則化爲
蟲蝗鬱爲虺蜴其愚冥者則爲草爲石泯然無情而已
軍旅之後戰場之上螟螣蛇蠆何所不有此其驗歟
天與日月同會于元枵之宮而後歲復更始但天行至
速一歲而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
稍遲一歲止行三百六十度則天行多五度四分之一
也是爲氣盈月行又遲一歲止行三百五十四度則天
行又多六度也是爲朔虛以盈虛合論則一歲月去天
凡十二度積二歲則去二十四度矣然猶不出元枵之

宮故不妨干改歲至三歲月去天三十六度日與天雖
會于元枵而月猶宿于星紀不及與天日相會則不可
以改歲故置閏以齊之閏者天與日遲留以待月而俱
行也譬如三人同行一太先一稍後一最後至于旅館
則最先者不妨少憩以俟最後者與之同發耳閏者亦
天與日憩息之逆旅也

今天文厯象皆堯所定也其定者乃覆冒中國之天非
四海之天也當時遣使測景東不過嵎夷今山東之青
萊也南不過南交今廣西之交趾也西不過昧谷其地

無考北不過幽都今之燕薊也三隅不越中國則昧谷
當不在海外矣故二十八宿之次舍中國之分星也三
百六十五度有奇中國之躔度也二至二分之短長中
國之晷刻也冬霜夏烈中國之寒暑也日出卯入酉中
國之晦明也其限山隔海之國未必盡然故四荒以外
正朔不加非彼之不奉也其星辰躔次晦明弦望皆不
同于吾厯雖欲奉而不可也今儒者執厯象以盡天之
大全何異于坐井管窺之見乎

言天者有九天之說謂氣有清濁故天有高卑七政各

自行一天二十八宿共行一天而又有最高者爲紫微
帝座之天其說不經然道家有三清之說禪家有三十
三天之說意上浮之氣或不盡溟滓混沌而層累等級
未可盡非歟

天地覆載之體先天卦位也四時之用後天卦位也人
身形骸之體先天卦位也五臟之用後天卦位也凡體
皆從先天凡用皆從後天

天地之全數惟蓍龜稟其全惟河圖呈其全惟聖人知
其全草木昆蟲亦多有靈者然其稟不全魚鼈斗文獸

負卦文而其呈不全人有通讖緯術數之學者而知亦不全故三全具而後易道始行也

文王之彖發揮七八之義也周公之爻發揮九六之義也七八爲象九六爲變故曰彖言象爻言變

揲著之數用其除數焉康節之數用其乘數焉除用其少故止于七八九六乘用其多故極于十百千萬如歷家占天或算其進或算其退異用而同歸也

五十有五之數數之經也四十有九之數數之緯也執緯以度其經造化鬼神不能遁其情

卦起于一畫有始有壯有究故乘而爲三三復乘而爲六而數極矣至于七則不可更進復以漸而反之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八卦者周天之數也乾一震四坎六艮七得陽度之十八焉坤八兌二離三巽五得陰度之十八焉合之得三十六度焉以十乘之得周天三百六十度焉其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八卦積分零之數合會之則見分隸之則微故卦數止于三十六爲斷也易曰仰以觀于天文此之謂乎

天地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六十四
生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
乘數極矣乘數既極復以次除之至于一而除數極矣
一乘一除互相進退而生死榮悴大小厚薄之變因之
故一之中含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不爲不足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衍于一而不爲有餘知此理者則知昆蟲
之腹可以藏天地芥子之體可以納須彌果核之實具
參天之勢百抱之木速搖落之期
人知卦運之分配時日如支干之相次者可與論易矣

支干之運肇于厯元卦氣之運肇于生辰然厯數亦有
卦氣生辰亦有支干並時而不相離者也

天干者乾之氣也地支者坤之氣也歲月日時各以支
干相配而成則知乾坤生成之用無頃刻而或離也苟
就一物之中而欲辨其孰爲乾之甲孰爲坤之子雖黃
帝孔子不能知矣故陰陽不測之謂神

世之推命者以生年日月時似矣而復以氣運爲斷有
妙理焉凡人有十月始生者蓋稟月令十干之全氣也
處胎時爲先天出胎時爲後天先天之干氣一月一更

十月一周其既生也先天所稟之干氣將次第用事于
後天先天稟氣于一月後天用事于十年先天以十月
爲斷後天以百年爲斷蓋總此陰陽之氣未生既吸之
以生既生必乘之以行一月之氣衍爲十年之運所謂
資始者能統天也大約在胎之時當出胎十日在胎三
日爲時三十六當出胎三百六十日也今以十干合卦
氣推之益顯然矣甲乙者震巽也丙丁者離也戊己者
坤艮也庚辛者乾兌也壬癸者坎也受胎于甲月而出
胎于癸月則先天之卦炁周矣或從甲順行以及癸或

從癸逆行以及甲歷歲百年則後天之卦炁亦周矣先天卦周則生後天卦周則死循環出入之定數天地鬼神且不能違而況于人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此之謂也

暈珥抱璫朝隤蟠螭陰陽摩盪而不調于和者也譬如以手摩肌肌熱氣聚則血脈墳起紫黑異色亦氣體之不和耳故暈珥虹蜺天地之病徵也

陽氣爲雷陰氣爲風陽以二月升以八月伏故雷發聲于二月而收聲于八月陰三月在天九月降地故風高

于春而下于冬地有愆陽則雷宜伏而不伏天有積陰則風宜下而不下雨者雲氣之合也而合必資于風則風蕩雲而相併則成雨氣交而風弱則下墜而成霧氣先凝爲霜而風甚則併而成雪先凝爲雨而寒甚則結而成霰風合雨交而殺氣沍之則轉而成雹

陰自天而降陽自天而升陰降而至于地則爲冬至陽升而至於天則爲夏至陰陽升降之中則爲二分陰性方故霜雪之華皆方陽性圓故草木之幹皆圓天有伏陰則當夏而霜雹驟降地有愆陽故方冬而句萌盜發

密雲不雨陰弱之徵也土花不實陽弱之驗也陰氣繆戾則雨毛雨血陽氣舛逆則生棘生榛陽欲升而陰鎮之則地震陰欲降而陽封之則天坼陽氣淫洩不收則地氣上騰而爲水陰氣蓄縮不降則山雲不沍而爲旱陽久伏于下則土脈枯而山崩川竭陰久積于上則天澤竭而日蝕星隕陰陽相和則甘露降醴泉出雨暘時芝草生休徵畢至而王道成矣

凡造化之運五日爲一微微者改革之微也三微而成一著著則改漸可見矣積十有八微爲六著六著而成

一候而人之少而壯壯而老日月變化以趨於盡而不
自覺者此也由此推之則五十年爲一微百五十年爲
一著五百年爲一微千五百年爲一著微者天運之小
變著者天運之大變也此尤古今風氣之所以異也
仙家胎化之法蓋悟造化精氣爲物之理而盜用其機
者也精氣不合則魂魄不附而情火不熾則精氣不凝
故牝牡相求則以慾火釀其精氣而物類生焉此造化
之機也明者有見於此知一身自具陰陽可不資于男
女而自爲牝牡乃搬運腎中坎水逆流而上循頂至口

以肺金之氣逆之使反居于心位離火之上借離火以
溫養和合其精氣使其混沌而成胚胎胚胎成則神魂
都焉久之可以飛胎而成仙矣故以鑪鼎之法言之則
氣者鉛也水者汞也心者鑪火也鑪火薰蒸則鉛汞合
而金丹成以牝牡言之則氣者嬰兒也水者姤女也心
者媒妁也媒妁調合則男女諧而聖胎就無二理也至
龍虎交戰之說蓋肝居東方爲蒼龍火之母也肺居西
方爲白虎氣之母也精氣與火相交于中而母護其傍
則盛者不壯衰者不涸可以相助而養其成矣非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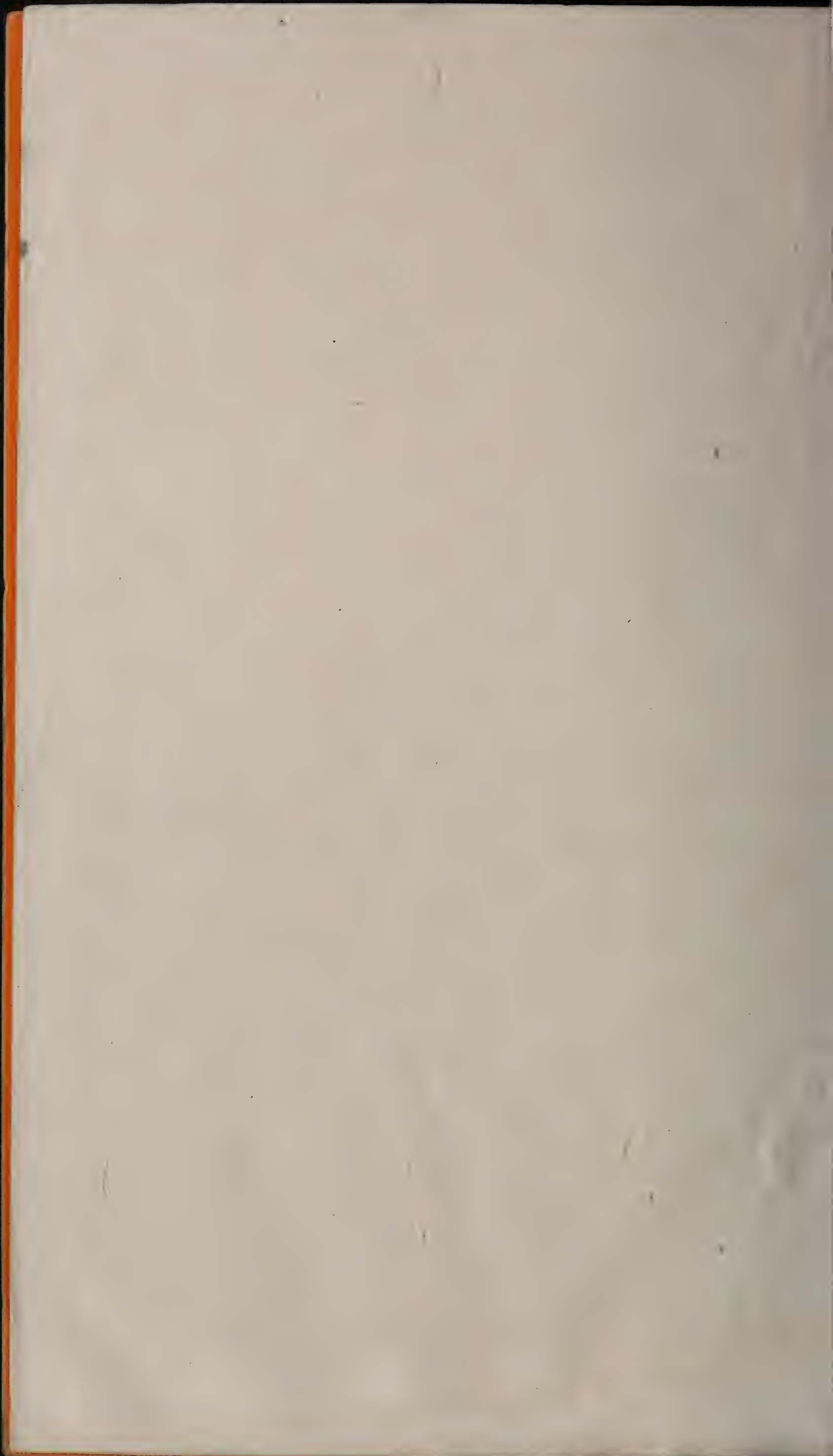
戰攻之事也

參同契云五金之方北方河車也此言真氣之鉛也又曰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塵垢此言真水之汞也真氣起北方駕腎水之真精而上騰如桔槔之汲水于河故曰河車也離爲中女而方其汲而逆水之時猶水與嬰兒之氣和合故曰姤女姤女者女之在宅而未嫁也及乎精氣二物共相扶輿自下而升自北而南次于心位龍虎夾其傍鑪鼎烹其中則精氣轉合元黃相抱如雞卵然伏而養之便可孕育矣破迷歌云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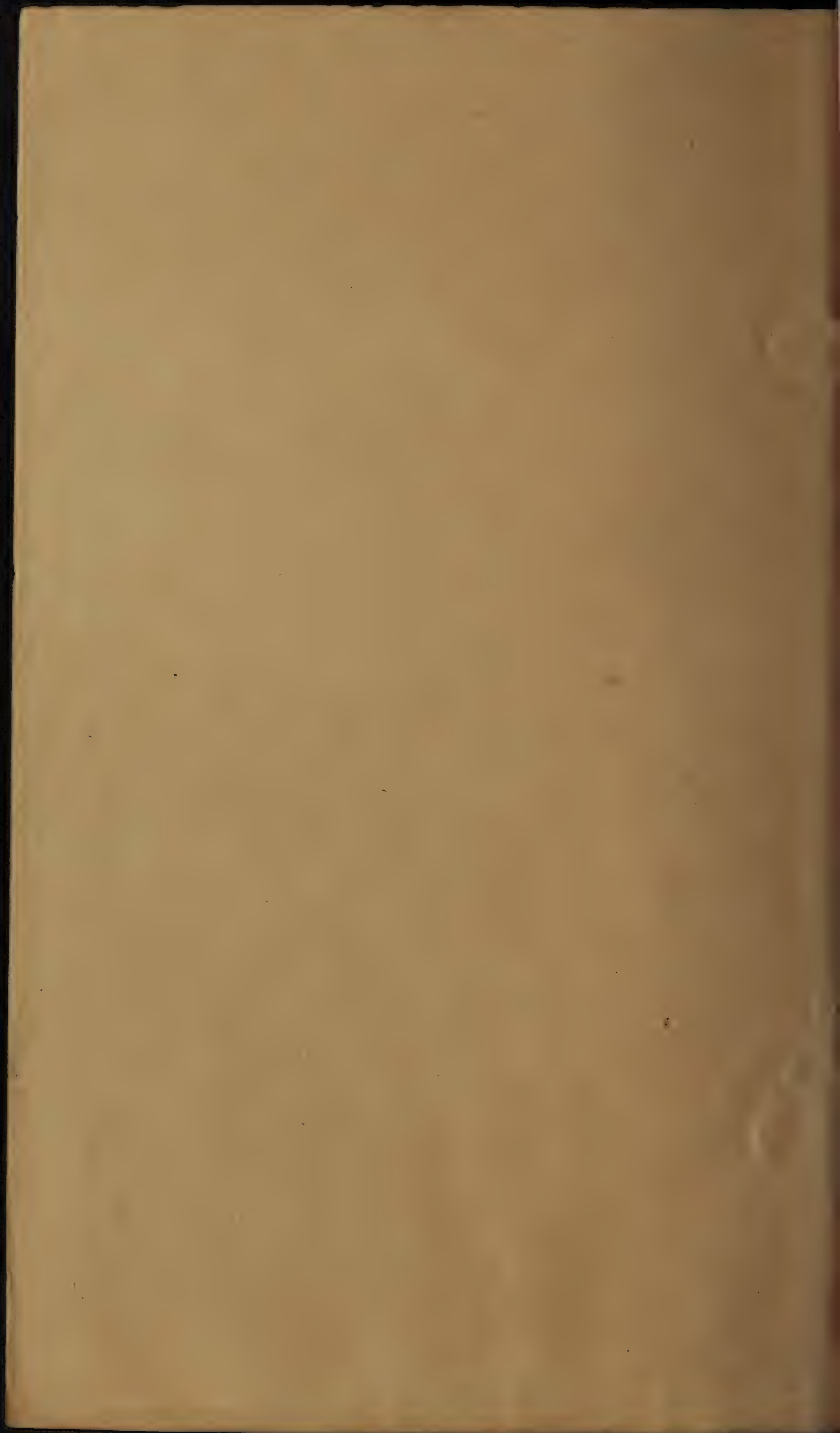
行顛倒龍虎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行此之謂也

叔苴子內篇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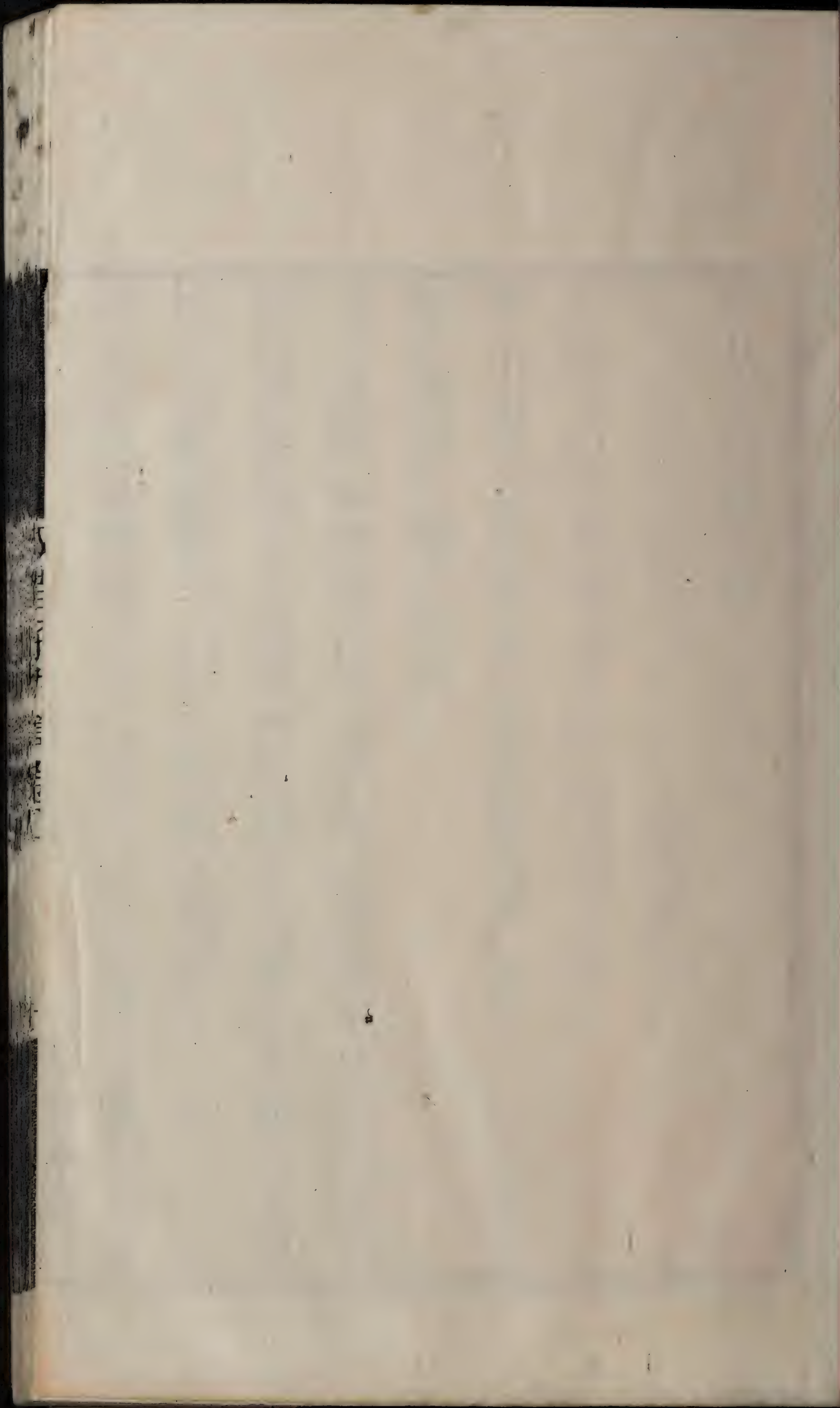












PL
2451
Y8
v. 26

叔苴子內篇卷四

松陵莊元臣忠甫



眼睛子以黑而成見此晦以御明之理也背艮止而五臟胥附此靜以制動之理也筋骨爪牙皆有敝而舌不敝此柔以勝剛之理也

目之清塵垢糝糠有所必拒腹之廣酸鹹甘苦無所不容拒物者物去之容物者物歸之吾見腹之飽矣未見目之飽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欲去不足者當使之有餘爲有餘之地僅可免于不足

若但求其足無時而足矣

終日說味不能當一嚮終日說衣不能當一襦終日說貌不能當一見說之無實若此故曰予欲無言

不輕譽人者善譽人者也不輕毀人者善毀人者也夫惟不輕是以不行

兩人精相喻則視而不言兩人意相喻則言而不辯兩人言相喻則辯而不爭精離而後有言意格而後有辯辯迂而後有爭至于爭而兩心相睽不啻水火冰炭矣是以至人不言賢人不辯智人不爭知爭之無益也無

益之爭君子不施于君親況其他乎

人之學異乎造而齊于極秋與秋相遇不言而奕同也
羿與羿相遇不言而射同也王良與造父相遇不言而
御同也適泰山者分途而上各見一隅及升其巔而所
見同矣故凡見之未一者皆行之未至者也衆之所爭
和于賢人賢之所爭和于聖人至聖人則大同矣或出
或處或語或默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其斯以爲聖乎
膏粱可嗜也進之病胃者則嘔逆而弗食錦繡可悅也
進之病炎者則棄擲而弗衣夫善亦人之膏粱錦繡也

進之而不受彼其中必有病焉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

昔周公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此假卜筮以神明其德者
也太公聞治魯而知後之式微周公聞治齊而知後之
篡弑能無卜筮而知吉凶者也圓神方智者易之神智
知來藏往者聖心之神智聖人資易之神智可以證心
出心之神智可以符易

五行之精物偏得之皆爲至寶是故土之精爲玉石水
之精爲蠙珠金之精爲干莫木之精爲檀栴火之精爲

燭龍五者之精散惟聖人之五藏全而具之故易贊乾之聖人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嗚呼盡之矣

聖人之言上舉首下舉尾引而不發如遺筭于人而藏其鑰智者開之其獲甚多愚者抱之不知誰何賢人之言多所發少所蓄如賈者坐五父之衢而列其櫝過之者不牽裾而強問其目俗儒之言如嚼枯蔗衆人已棄而我收其餘惜哉

人聞言而說者非悅吾之言也悅乎其心所自有者也子房一見高帝而說合高帝之心先有子房也趙良說

商君而不遇商君之心本無趙良也嬰兒生不識父既
長而父乍歸驟而入室子以爲途之人也奮然操戈而
逐之其母諭之而後知其爲父也拜泣而持其衣夫一
人耳識則其父也不識則途之人也途人入室而逐之
宜矣故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龍逢授首申公胥靡皆嬰
兒之未識父而逐之者也不諒其未識而遽求入有罪
焉耳故君子詔瞽不詔愚告蒙不告昏

飼鳥雀以禾黍則集而食之投以金玉則奮翅而遠去
彼以禾黍可資生而無取金玉之貴耳人于金玉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其無益猶是而珍之而括之而櫝之而
探之而府之而劫之求者妄生守者徇命智故不如鳥
雀矣

呼人爲馬牛人必艴然怒呼馬牛爲人馬牛漠然而無
喜人好名而馬牛忘名也且卽號以聖賢之嘉名以爲
不如束芻之投也夫名以聖賢則不樂與以束芻則樂
實在焉耳許由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夫許由
之不歆稱爲天子猶馬牛之不歆稱聖賢也
能見鏡中之形者目也而目必借照于鏡能晰龜筮之

兆者心也而心必借決于龜筮神在我而假靈于物非物能益我之神能去我之不神也蓍之分揲龜之墨食意識盡矣光明出焉猶借鏡以見形不知者以爲鏡之明其知者以爲目之明也夫瞽而持鏡何以無見乎

奸人之欲欺其輕重者不囑權衡而囑操權衡之人夫設權衡以去私也而人卽以去私成其私猶立法以禁弊而人卽以去弊成其弊也故善政不如善使

春蟲之聲啾啾夏蟲之聲洋洋秋蟲之聲唧唧冬蟲之聲啞啞氣之所變不得不變也文章之盛衰可知已古

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宇宙之氣自上古至今日聖賢豪傑拔精而生者不知幾千數是亦土敝水煩之日也草木之華盛發于前者其殘英剩蕊必色淺而香微今人之出類拔萃者皆殘剩也而欲追配古人得乎

文章功業之可傳者皆前定者也三代以前尙已春秋而降孔明之功定于隆中王猛之功定于捫蝨至于管晏申韓之書皆自寫其意斐然成章耳彼豈執筆呶唔而句雕字飾哉故功者立于未有功之先文者具于未

有文之始也譬如蠶之繭蛛之網有先繭網而成者矣
今欲徼不朽之事而取辦于臨時何怪功日鄙而文日
卑乎

作文之家貴意到而句不到作書之家貴趣到而筆不
到作繪之家貴精到而象不到此其小者也治民者貴
神到而法不到行兵者貴聲到而實不到不到者其不
可見之精而到者其可見之形也譬如燕享者邀其主
至而輿馬僕從隨亦善不隨亦善無爲輕重君子尤惡
其外到而內不到者

子割股以療親則謂之孝臣剖心以殉君則謂之忠牛
羊雞彘肩披股裂燐焚炙燔以食君親而不稱忠孝者
以彼固不得不死而非出死以相爲也故出於相爲者
能分痛而卽爲忠孝出於不得不然者雖屠割而同於
雞犬而世人輒以一死爲節義妄矣

豕爲食者養肉馬爲乘者養力羊爲鬪者養毛貂爲裘
者養皮雉爲筆者養羽象爲器者養齒人知之已而孰
知藝士之爲人養技也孰知智士之爲人養謀也孰知
辯士之爲人養口也孰知鬪士之爲人養軀也孰知貪

士之爲人養財也天下熙熙攘攘大抵皆爲人者耳其實能自爲者幾人哉此爲今之學者

釣魚不得者必更爲織其綸芳其餌而不爲魚惡也射鳥不得者必更爲調其弓矯其矢而不爲鳥憎也我呼則人不得不應我唱則人不得不隨我揖則人不得不讓我端則人不得不肅我能致物物豈能自至哉故老子曰聖人持左券而不責人

爲吏治者吏之所能威也治乎吏者非吏之所能威也爲陰陽鑄者陰陽之所能範也鑄陰陽者非陰陽之所

能範也夫至人顛倒五行能使冬爨鼎而夏造冰雨暘在其掌握風霆出於指顧何水火之能焚溺哉虎不畏風龍不畏雨制之自我焉耳

子之在母腹也惓惓然其出於腹也哇哇然故曰失道而後德慈母之視子也油油然保母之視子也煦煦然故曰失德而後仁衣子者以故衣衣叔者以新衣賀鄰家之子緣以緣綈故曰失仁而後義揖子姪者及胸揖鄉人者及膝揖尊客者三肅至地而後起故曰失義而後禮拱揖廢而攘臂之行興輯柔衰而忿爭之色見故

曰失禮而後刑大道破碎小道乃興綢繆孔多愈遠其宗故以刑防刑不若以禮防刑禮不若義義不若仁仁不若德德不若道夫使民之於君若腹中之子其離於禮樂刑政則既遠矣其燧人赫胥之世乎

赤子在襁褓中未知親疎情僞也見乳母則欣然而就之見他人則啼而背之誠心所結以天相喻也古宿之得道者往往能擾龍馴象棲怖鴿於懷中而萌一機心則雉爲之飛鷗爲之舉故知精神動於無形而形色昭於日月嬰兒鳥獸且不可欺而況于人乎况鬼神乎

人象動於太清之上而占象者預決吉凶地氣動於黃
泉之底而眡氣者早見休咎人意動於心曲之隱而察
意者先識向背人所不見炳若雲漢人所不聞轟若雷
霆故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獨可不慎乎

陽燧照日則火生方諸照月則水生未照之先水火何
在蓋陰陽相搏而神生其閒神者非陰非陽不在此不
在彼不離此不離彼如槌鐘成聲聲非在槌亦不在鐘
鐘槌之閒天籟發焉其神之所爲乎故曰陰陽不測之
謂神

精氣形三者合而成身然各有所取取天地之水以成
吾精取天地之風以成吾氣取天地之土以成吾形故
水清則精秀風調則氣和土厚則形實以爲不信驗之
草木确地多惡木膏壤多嘉材水土之氣異也此堪輿
氏之根宗也

取水爲精取風爲氣取土爲形方未離母腹時母代爲
之取及既離母腹後人始自爲取代取者乖順和逆不
自必故跖或壽而顏或夭數定于先天不可移也自取
者多寡節宜皆自制故順者安而逆者危數屬于後天

可自主也此吉凶悔吝之權輿也

天地閒真陰真陽合皆可變化而爲神牝牡合而成男
女坎離合而成嬰兒水火合而成神丹以至偃師之歌
工墨子之飛鳶皆盜陰陽之機而幻爲之者夫幻猶可
以合神而況其真乎

物莫重於金鐵而寶劒躍水而成龍精之至也物莫輕
於羽毛而黃雀化蛤而沈水冥之至也故知鍊神以養
精則無沈不揚鍊形以養魄則無揚不沈升降飛沈何
類之有

欲窮天地之變者先窮吾身之變人身以心爲主心忿則熱心勞則汗心恐則慄心驚則顫心憂則癖凡病皆心所爲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故衆忿積則熱而成旱衆勞積則汗而成雨衆恐積則慄而成寒衆驚積則顫而成震衆憂積則癖而成厲其他昆蟲草木之妖日月星辰之變未有不因人心爲孽者故治一身之病者治心治天地之病者治人

人心之感天地有以衆感者有以專感者三軍愁怨而赤地蝗飛萬姓籲號而山崩川竭此衆氣所感也匹夫

繫獄而六月飛霜匹婦銜冤三年枯旱此專氣所感也
蓋人衆則志不專而氣盛故磅礴兩閒志專則人不衆
而精達故衝犯天地譬諸於射三軍以百矢齊發無不
中也由基以一矢獨發亦無不中也衆可成專專可當
衆是以聖人畏衆畏專

物之有理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也善學者窮於一物
不善學者窮於物物窮之於一物者如破竹一節破而
百節皆開窮之於物物者如索珠千處索而一處不獲
理者川瀆也性者江河也命者大海也行川瀆之盡必

至於江河行江河之盡必至於大海故窮理者必盡性
盡性者必至命未有熟於子而不識其父熟其父而不
識其祖者也

使千古不通於一息何善察時者能以一息知千古使
萬物不備於一身何善觀物者能以一物知萬物

精神之感物也微而善寄雖無情之物有所注則無不
寄注於琴則喜怒哀樂皆發於琴矣注於書則喜怒哀
樂皆發於書矣注於繪則喜怒哀樂皆發於繪矣惟聖
人上注於天地故天地與之同舒慘下注於萬物故萬

物與之共憂樂

魚之於淵其穴藏于九泉或躍而動其流濤達於江漢之川明此理者則知匹夫怨怒所以感動乎皇天

雖有嫫母不貴暗鑒知暗鑒不能滅其醜也雖有侏儒不履危石知危石不能益其長也世之人有過而患人見是貴暗鑒之心也無善而喜人譽是履危石之智也識故不如嫫母侏儒矣

功生於敗名生於詬不有敗安有功不有詬安有名有不善理身之人而後扁鵲倉公之功著有不良視聽之

人而後離朱師曠之名傳凡勲勒旂常聲垂鐘鼎皆待其病也豈聖賢所樂哉故至人無功真人無名

鑒之昏也可磨而明鑒本自明也若磨磚則不得而明矣劔之鈍也可砥而利劔本自利也若削木則不成利矣善教者但能還人之固有不能益人之本無

郊社之禮所以事天存心養性亦所以事天郊社者黍稷之馨香存養者明德之馨香黍稷之馨香正以薦明德之馨香也故郊社之事事以文存養之事事以實實能兼文故庶人亦可昭格文不能兼實故明禋或無以

居歆

事天者人不違天也立命者天不違人也惟不違天之
極所以天亦不能違之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生珠之淵非無螺蜆生玉之山非無沙磧蕭艾之藂芝
草茂焉幽翳之澗醴泉出焉故四凶列中天三仁挺商
季舜文產夷裔檣杪育華土五行混流秀頑錯出天之
所生地不爲擇從古然也

賢人之聞善如逢乍識之友面目鬚眉皆新睹也定交
以後綢繆數日而始浹焉聖人之聞善如逢久要之友

握手促膝歡合無閒嘿然晤對而神情自諧若衆人之
聞善如遇途人負手岸幘而過之耳惡人之聞善如逢
仇人瞋目視之甚且攘臂逐之矣故善者怒拒於惡人
眇忽於衆人傾蓋于賢人而夙契於聖人者也此人之
所以異也

形貌者魂魄之見榮者也其魂魄靈者其貌秀其魂魄
強者其貌勁其魂魄正者其貌端其魂魄蠢者其貌濁
其魂魄弱者其貌萎其魂魄邪者其貌醜智人望人顏
色而占知人品者凡因形而推莫形之君也

名者上與下者也利者下奉上者也故求名者於上求利者於下人處最上則更無出於上者與之名故天無名而堯無名人處最下則更無居其下者奉之利故隸也餓而徒也殍

工人刻木爲像已置像而拜禱之往往有應者夫木未成像之先工制乎像旣成像之後像制乎工其理何也曰昔楚懷王孫心爲人牧羊時項羽忽建議而立爲義帝旣立之後義帝能主約而制項羽羽惟不受其制而殺之卒負賊名以亡其楚此與工人侮像而受禍者何

異

兩樵相遇不言樵而言非其樵者兩漁相遇不言漁而言非其漁者樵漁其所知者也故不言非樵非漁其所未知者也故言之故莊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鼠雖晝伏不可言靜中有未嘗動者存鐸之風搖不可言動中有未嘗動者存衆人之心如鼠其靜也不異於其動也聖人之心如鐸其動也不異於其靜也

虎雖不噬人猶謂之虎蝎雖不螫人猶謂之蝎小人雖不爲不善人猶謂之小人不噬者必有時而噬也不螫

者必有時而螫也不爲不善者必有時而爲不善也故
春秋誅意不誅事信終不信始

山以靜而能興雲君子是以安其身而後動穴以靜而
能生響君子是以易其心而後語老子曰重爲輕根靜
爲躁君

齒後舌生而舌兩見其毀爪後指出而指屢逢其脫墜
車者骨先受傷觡突者角先見羸剛之不可恃也如是
種蠶者傷寒熱於初眠則病必發於三眠其老也不死
則僵人傷於胎木傷於蘖其初不覺至長乃發皆戕其

元也故養生在初固根在始彭聃之壽顏冉之夭豈可盡求之人事哉元氣有全虧耳

同食而飽者此不說味又不問味說味必有不同食者問味必其未嘗飽者不同食而說之說無益也未嘗飽而問之問無益也說無益不說可也問無益不問可也莊子曰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萬物之生有氣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從微而之著其爲道也順易書之用因法以得象得

象而後得數得數而後得氣由著以窮微其爲道也逆故曰易逆數也

人之畜馬牛也利之於生其畜彘羊也利之於死利其生者惜其死故犬馬有帷蓋之報利其死者逸其生故彘羊任豢養之適國家之養戰士亦將用之於死也而役之而疲之而股之使不得一日之逸是欲食彘羊之肉而復使任牛馬之事也不已甚乎

蒲苴之射詹何放而學釣大娘之劍張旭放而學書射非浮沈之訣而劍非鉤畫之方然而相會者以神遇之

也故得其神則四方皆戶牖泥其迹則室中成面牆吾
安知宇宙萬物非皆可學釣皆可學書者耶何與旭猶
未能引而伸之耳

人之少也母乳之其長也天地乳之九土之毛百穀之
實水生山產皆天地之精氣也春夏以衿裯之秋冬以
簞扇之甚矣天地之孩人也過於母矣人知父母之恩
而忘天地之德是知昔之所以生而未知今之所生也
不亦蔽乎

潤物者雨也而浸物者亦雨噓物者風也而摧物者亦

風動物者雷也而搏物者亦雷暄物者日也而槁物者
亦日悅物者澤也而腐物者亦澤天地之於物能造之
又能毀之造物者六子毀物者亦六子如嬰兒搏土爲
牛已復碎之無恡惜焉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
芻狗

凡心生火則四臟爲燒故淫火燒腎怒火燒肝憂火燒
肺思火燒脾故心火壯則諸臟皆衰心火衰則諸臟皆
壯心與四臟更爲盛衰生息者也故至人但欲剋心去
智凡不欲生火焚和而已

肺也腎也脾也魄之宮室也肝也心也魂之都居也耳也鼻也口也魄之外庭也目也舌也魂之別舍也晝遊於外庭別舍夜歸於宮室都居故覺則有知寐則有夢厝物於貴也必不得貴焉故玉斗以獻而見撞委物於賤也必不得賤焉故枯桐以爨而見收人能制物之貴賤者且不能自必况又有制之者乎

老聃入西域而效夷言高座道人至東國不作漢語道各有尙惡能相一乎

鳥棲於木得木之氣純魂而無魄故生而飛揚死而羽

化螺穴於土得土之氣純魄而無魂故生而麗土死而
化土

千鈞之石不能繫魂以沈惟一念之貪愛而萬劫以沈
千仞之臺不能駕魄以揚惟一念之超脫而倏忽以揚
是知一念之力重於千鈞而崇於千仞也奈之何而可
不謹

木食於地人食於木仙食於天惟真人無所食焉食於
地者離土則死食於木者離穀則死食於天者吸風飲
露與天終始無所食者超三光凌八方天地覆墜而不

與亡

藥猶兵也兵能衛人之死不能養人之生藥能去人之病不能肥人之肉故養生在人牧肥肉在穀食無病而服藥猶不亂而設兵也

蟬長鳴鵲短噪而不厭其短長者其天全也全其天則各適其體矣截鶴續鳧祇益其疴耳

知從外入者爲聞見從外出者爲聰明聞如聽人之說味也酸辛甘苦耳受之而舌茫然聰明如飽人之論食也冷煖美惡皆口嘗而腹喻矣見影者不如見像見像

者不如見貌見貌者不如見心道之於人愚者見其影
中人見其像賢人見其貌聖人見其心見心者非其目
見也聰明遇之而已

人之喜怒愛惡當留不盡之意以餘之此積善之道也
喜不盡則有餘歡怒不盡則有餘氣愛不盡則有餘德
惡不盡則有餘形我餘之子必食之子餘之孫必食之
若求快心者則無餘矣無餘則後人之食者寡矣豈惟
不能遺之後人將己之食亦不足悲夫

天地之初止有水火水火之輕清者爲天爲日月水火

之重濁者爲地爲土石水能生金故月爲金母今日月中
黑影皆金氣也火能生木故日爲木母今日中黑影皆
木氣也此五行皆本水火之說也或問金生水木生火
而今乃云水生金火生木何也曰是代爲子母者也水
涵金精故金亦生水火涵木精故木亦生火猶水生方
諸方諸又生水火生陽燧陽燧亦生火是其驗也故仙
家嬰兒止以真火真水合煉而四象五行自備焉易論
乾坤男女而本於坎離旣濟不其然乎
人生惟靜則無咎無譽一動則不入於福卽入於禍如

奕棋然兩敵相衡觀變下子既下之後不得勝勢卽得
敗勢未有能中立者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嗚呼動
可不慎哉

叔苴子內篇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叔苴子內篇卷五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善惡公共之物也未可以證性善
紂嬖姐己而愛飛廉惡來是亦惻隱也象欲有舜之室
而推牛羊倉廩於父母是亦辭讓也盜跖恥先出而分
少是亦羞惡也李斯是恣睢而桎梏堯禹是亦是非也
且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是無惻隱也
當仁不讓師是無辭讓也無恥過作非是無羞惡也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春秋爲賢者諱爲尊者諱是無是非

也由是觀之四端者君子小人共由之門戶善者以之行其正惡者以之行其邪譬之目視耳聽寄聰明者由是徇聲色者由是無定位無成名者也而孟子驗其有以明性善告子証其無以指性惡安知小人固有時而有君子亦有時而無者耶

仁義禮智信猶天之五材也能生人亦能殺人金爲幣木爲室水爲漑火爲爨土爲埴此用之利人者也及乎施之不當則金可殺木可觸水可溺火可焚土可壓謂生人者五材而死人者非五材耶斗斛度量衡聖人用

以行其公盜跖用以行其私孫吳太公之兵法我資以制敵敵亦資以制我故仁義禮智信猶五父之衢也吉凶邪正未有不由是轍者而特揭五者以爲教故曰善耳善耳庸知盜跖之不竊笑於側曰我亦猶是耶

象之齒虎之皮犀之角翟之羽麝之臍不足以利身而適足以戕其身故無用之用其爲用也始大耳羿死於射扁鵲死於醫桑田死於巫蘇張死於辯此皆以技爲羽毛齒角者也味之登鼎俎者網羅必及鴉鳴憎於人而人不之捕者色聲香味舉無足取故也龜鼈以甲自

衛螭蛭以劍自雄鱗魚喙長三尺魛魚鬐翅如戈而不
免於屠解者材有所用之也故無取於世者雖憎不害
有用於人者雖防不免悲矣

人備物之性故可以盡物一物不備則一物不盡造父
備馬之性故能御馬劉累備龍之性故能豢龍紀消子
備雞之性故能鬪雞狙公備狙之性故能賦狙郭橐駝
備樹之性故能種樹惟聖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盡盡
已性者正盡其萬物之性也

人之嗜欲多物之嗜慾寡故人之精常斲而物之天恆

完今夫鵲雀鴻鵠夏則立於炎日之中而不困於暑冬則棲於霜雪之地而不病於寒使人能如是豈非古之所謂真人得道者耶而禽鳥以爲尋常者寡慾焉耳蓋禽鳥欲不過一飽無思慮無憂患無喜怒五情六慾一不汨其中故其神內全而其氣外固寒暑風雨之變猶浮雲也安足撓之人能寡欲同乎禽鳥則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乘天地之正氣而萬變不能奸矣凡物之分量有不可損益者眉之自短髮之自長拇之自大指之自細受之於天不約而同故松柏不漑而尋

丈薜蘿日漑而不盈尺龜鶴不祝而千齡螭蛄日祝而不踰冬朝槿不吹而自零黃菊日吹而不落性之所賦豈以外物爲成虧哉而冥冥之夫自神其智自多其力貧者欲富富者欲溢賤者欲貴貴者欲極夭者欲壽壽者欲倍得之則攘爲己功不得則悔人爲之未及烏知好醜成敗已定於嬰孩之骨

一斤之鼠人謂之大鼠百斤之牛人謂之小牛鼠體已極而牛體未極也方畝之沼而抱甕者不至方尺之井而負綆者不停沼水有窮而井汲無窮也販夫販婦粟

滿瓶錢盈貫而人目爲富大賈轉穀千數貲次如山一
不稱意廢箸而嘆息憂貧此牛鼠之說也市人陳百貨
於肆爛然盈目而求奇珍者過不問富人大家門牆閭
然無所炫耀而賈胡聞望而集其庭此并沼之說也故
祿不期多寡期於有量物不期斂散期於有源

人身中精氣神三者養之專一皆可以通天地感鬼神
橫六合而無難者特患人自耗洩而齟然不振耳試以
物驗之蟾蜍好食毛蟲蟲棲葉端而蟾蜍伏於樹下勢
不相及也以目光射之而蟲自墜精之至也南方有賊

名曰短狐口中有弩含沙以射人影其形輒應影而成
瘡不治則殺人氣之至也蜣螂抱丸凝想卽尸解形蛻
神之至也夫三者用之專一昆蟲么麼猶能妙著於形
迹之外况靈秀如人乎昔人有入水遇蛟者與蛟戰水
中七日而斬之出非有異術其精定也人欲手刃其仇
不得偶遇像而拔劍刺之是曰仇人之首無故自落專
氣所至心手相應不知其然而然也倩女私所私成疾
一夕魂往從之處數年青男女歸不知其病寢於牀也
此神行者也此三人用之於邪而立乎不測行乎無方

如是况養之以道義哉古之真人繙校四時役使五行
惟不自耗洩以宏至一之用耳

造化之用人盜其機而爲用者多矣激水而漱之造雨
之理也囊橐而鼓之造風之理也屋水而洹之造冰之
理也藥砲而發之造雷之理也蘊火而樹之造木之理
也然人但知假之於物而莫能用之於身苟吾身之精
氣神專蓄而直發之皆可奪造化之用是故氣噓可造
雨氣吸可造風氣凝可造冰氣激可造雷氣薰可造木
純氣所至精亦至焉精之所至神亦至焉宇宙在於手

萬化生於身皆三者之作用而已今道家之術召風雷制虎豹行木偶芽朽株亦精氣之所使也聖人能爲而能不爲者也

人之想念可以役使血氣造作夢境是故思火成熱思水成寒思食成嚥思酸成津思悲成泣思媿成汗此心能使氣之驗也又如思淫夢感思歸夢家思榮夢貴思財夢獲思食夢嘗此心能造夢之驗也能使血氣而不能使天地之氣能造夢境而不能造天地之境則識有以礙之矣惟至人則役五行者不異於役血氣造真境

者不異於造夢境故能擲此方於別界納須彌於芥中
非幻論也蓋人以我爲我而至人以天地爲我以我爲
我故不能幹旋於我之外以天地爲我則無不能操攝
於我之內也

人有尪羸而壽考者稟雖薄而均者也亦有盛壯而早
夭者稟雖厚而偏者也譬之作室然材木大小各異小
與小相得斗室亦堅大與大相配廣廈尤壯若合抱之
梁拱把之柱則岌岌乎不支不均故也故造室有工拙
則有堅脆成毀之殊造人有工拙則有賢愚壽夭之異

凡民之生離居析處則各自爲命故獨榮獨悴連羣集
類則合併爲命故同禍同福木成林則斧斤同加獸成
羣則網阱同罹鳥同行則繒繳同罾魚成隊則罾笱同
入故智人擇類而遊畏禍福之一體也長平之卒同日
而坑雲臺之臣同日而封類可不慎乎擇羣而不得則
急自離羣雖無與共福亦無與共禍自爲榮悴可也
石之頑者不資於用鍛而爲灰則成丹堊之功故頑石
之成不如其毀也莠草茂則禾稼傷及薤而漬之則滋
苗而造其長是莠之茂不如其腐也龜生而蹢躅蹢躅

曳尾泥塗蠢然可憎及解灼之可以決疑開物是龜之
生不如其死也夫毀愈於成猶爲無毀也腐愈於茂猶
爲無腐也生愈於死猶爲無死也吾獨惡夫成毀無損
益榮枯無得喪生死無輕重者

物至於化則遠其初是故蜣螂化爲蟬螟蛤化爲蜂蛇
化雉雀化蛤田鼠化鴛鴦離其初質遠矣夫味亦然百
花化而成蜜蜜非花之味也秫米化而爲酒酒非秫之
味也當其化時蘊釀涵濡潛移默奪有天機運於其間
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既化而不可知矣非惟人不可知卽已亦不知
小人有惡中之善君子有善中之惡好奪者亦好施斂
怨者亦樹德柔荏者多寬容結納者多獎借植黨者多
覆過懷私者多含垢此惡中之善也清者必刻直者必
訐公者必倨明者必察文者必苛高者必獨此善中之
惡也爲惡中之善者或以惡揜其善則惡陽而善陰爲
善中之惡者或以善揜惡則善陽而惡陰陽者身食其
報而陰者多留之子孫故往往鬼瑣之後族葉蕃昌名
德之嗣薰燼銷歇不知者以爲天道無常而實則各食

其陰報也嗟乎天之報施豈真爽哉

蟬無口而鳴則鳴不必口魚無耳而聽則聽不必耳水
母無目而見則見不必目蟹無腸而食則食不必腸蛇
無足而行則行不必足龍無翼而飛則飛不必翼蟻無
聲而召則召不必聲物各有天天能之能不囿於形而
人欲以已之形格物之形以已之能量物之能譬如螭
蛄之測春秋也故至人不以目視不以耳聽不以口言
不以心知神化自然運於形先惟其得道之全而氣質
不爲之拘攣

氣能化物物亦能化氣食草之獸一也而爲牛爲羊爲
馬爲鹿食粟之禽一也而爲雞爲鶩爲鵲爲鶉食水之
蟲一也而爲魚爲鼈爲蟹爲蝦取資於天地者同而成
類各異則氣固從物而化矣元亨發於地雨露降於天
豈有二哉而萬卉之青黃紅紫不同色酸鹹甘苦不同
味天矯曲直不同形亦各從其類也故乾坤鑪冶萬物
萬物亦能鑪冶乾坤聖道陶鑄人羣人羣亦能陶鑄聖
道今之九流百家是也

虛空之火徧布六合一有所麗則小矣麗於燭則爲燈

光之火麗於薪則爲竈突之火麗於草則爲野燒之火
麗於狼望則爲烽烟之火火分大小其爲光則有限矣
人性亦然離明靈氣察天地冒法界豈有罅漏哉其附
於聖人也猶其在空虛也若在眾人則僅六尺之用矣
附於禽獸則又小矣附於蟲魚則尤小矣附於蠛蠓焦
螟則不可見見聞聞矣而孰知蠛蠓焦螟之性不異於
察天地冒法界之性也特所附者異耳故至人不以形
囿性

神與形合形與器合而後天下之精技出焉輪扁之斲

輪伶倫之吹竹伯牙之鼓琴其用口與手指也無異於
用心也此神與形合者也而其用刀斧絲竹也又無異
於用口與手指也此形與器合者也神與形合形卽爲
神形與器合器卽爲形三者一以貫之其技有不入神
者哉

釋家言佛具千手千眼爲愚者設像教也今人有兩手
兩目未嘗患不足也使忽有增益則爲駢枝贅疣不足
利用而反病其紛雜矣况多至於千哉夫百足之虵不
捷於一足之夔百燈之光不明於一燈之焰多指亂握

多視亂明人亦安用千手目哉佛氏蓋寓言以定生慧之妙用耳卽吾聖人上觀天文下察地理中鑒物情穹冥昏默眾目不給視者聖人能視之此與千目何異能射能御能書能數創制立法作成器以爲天下利眾手不給運者聖人能運之此與千手何異如必云手如樹枝目如繁星而後成六通四闢之用則萬猶不足千曷貴乎

跛者以杖爲足瞽者以杖爲目非杖之能爲足又能爲目也所以用之者異也步者以馬爲乘涉者以馬爲舟

非馬之能爲乘又能爲舟也所以任之者異也故物惟一長人有百用用物者不窮於物者也善用人者亦然用之當則一人能周數人之用用之不當則數人不能成一人之功長鬣豈能戰者哉而吳用以獲餘艘美人豈能攻者哉而越用以取夫差人固有以不用爲用者人之身難調者心心之所以難調者其用屬火火性炎炎不制伏而仰四藏之精以爲薪膏故淫火燒腎則水竭怒火燒肝則木燼憂火燒肝則金燂思火燒脾則土焦如是則薪膏涸矣乃憤然而遂盡夫人之生也以心

非心則神不靈人之死也亦以心非心則精不枯譬之
燃然非火則燭不明非火則燭不滅至人去智剗心豈
同木石哉萬物之來對以性不對以心則如日月明而
燭火熄光常耀矣膏液不盡乃可長生久視於天地之
間矣

天賦人以生必賦祿以養其生祿有豐嗇故養有厚薄
祿嗇而養厚其爲生也必速盡故君子甯使祿浮於養
不使養浮於祿祿浮於養則造化處其欠而我處其餘
也我餘之子必食之子餘之孫必食之若國家之恩蔭

然父祖子孫可相遺也故有父不食祖之餘而更留其
餘以傳子子不食父之餘而更留其餘以傳孫前後相
承各自爲食而互餘其餘則數代而下亦必有受而享
之者何則造化於人必欲還其欠而後已也若人有欠
於造化後人亦當有代償之者

富人之家開困倉而貸粟方未貸之時多寡無定也及
既貸而人受之則升爲升斗爲斗斛爲斛石爲石欲加
粒焉而不得器定於先也而造化一困倉也祿位年壽
一粟也人小大有量如升斗斛石也彼賦而我受之亦

猶稊粒之不可加損也而貪者欲徼之於分外忤者欲減之於分內多見其不知量矣

人身之病生於所積心之積曰伏梁肝之積曰肥氣肺之積曰息賁腎之積曰奔豚脾之積曰痞氣方其初積之時微有毫釐之偏耳及乎積偏成滯積滯成重積重成堅鍼不可達藥不可消而勢至於不可起積之生禍也若是造化之灾沴也亦然始不過起於五行之微忒而後乃相摩相搏日益月盛以至山崩川竭皆積氣之馴致也故聖王察陰陽偏重之處而調劑之期不使之

積而已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此之謂也

物有生數有成數凡生數爲穉少爲輕清凡成數爲老壯爲重濁今以五行之數分析而論之溼蒸者天一之水也滂沱者地六之水也煖燠者地二之火也炎炤者天七之火也萌芽者天三之木也枝幹者地八之木也砂汞者地四之金也錙寶者天九之金也塵埃者天五之土也厚地者地十之土也老子曰上善若水清而無形上善者一二三四五也易不占生而占成者正以其

清而無形者歟

文章猶舟也舟之貴賤不在大小華質而視其所載者
載君子則貴載小人則賤載金玉則貴載糞土則賤名
理與義君子金玉也俗見曲學小人糞土也今有龍文
彩飾錦帆桂檝之舟而載小人糞土市人過而不問非
舟不華所載不稱也若扁舟素舸而或載高人逸士名
公鉅卿否則西域賈胡明月夜光在焉則所至聚觀如
堵賓客冠蓋爭蹤跡攀舷而訪求不重舟而重附於舟
者也今世之儒者率以鄙夫之見而被以龍虎之文曰

此不朽之盛業也是以文舟彩鷁載小人糞土招搖而過市中市人必皆唾而弗顧矣故壽文章於金石不如壽諸理理堅於金石也藉文章於顯貴不如藉諸道道尊於顯貴也

鵲之鳥出於南方南人羅而調其舌久之能效人言但能效數聲而止終日所唱惟數聲也蟬鳴於庭鳥聞而笑之蟬謂之曰子能人言甚善然子所言者未嘗言也曷若我自鳴其意哉鳥俯首而慚終身不復效人言今文章家竊摹成風皆鵲之未慚者耳

死而不能續人之壽者君子不輕其死痛而不能分人之痛者君子不嘗其痛憂而不能益人之樂者君子不任其憂勞而不能貽人之逸者君子不受其勞故君子之爲君子也一人死而萬人壽一人痛而萬人愈一人憂而萬人樂一人勞而萬人逸君子不惜身以殉天下但欲天下有利於我之殉耳

冬夏常青者竹其性偏偶四時之氣而無所拂者也秋則達其根冬則發其芽春則挺其幹夏則敷其葉四時之遇皆相好也無相仇也夫孰得而摧之昔陳遵徧入

五侯之門而皆得其意竹徧歷四時之序而皆合其氣
若竹者可謂黨於五行者矣使偏有所合而生焉必偏
有所違而死故薺麥不踰盛夏百卉不越嚴冬非造化
賦之而物自迁之也因是而知彭聃之壽其性與五行
亦相黨耶何百年若旦暮也

水者天地之精也風者天地之氣也火者天地之神也
人取水以爲精取風以爲氣取火以爲神水無所不滲
入其用無閒故人之精亦無閒風無所不簸揚其用無
極故人之氣亦無極火無所不照耀其用無方故人之

神亦無方無閒之至能貫金石無極之至能達穹蒼無
方之至能通古今眾人得此三者而耗之洩之不盡其
用則精不能充膚革氣不能鼓舞蹈神不能燭朝夕忽
然泯然無異朽株枯木可不惜哉

豫章之初生其幹不大於荆棘也然久之而拂雲蔽天
矣鵬鷖之出殼其體不魁於燕雀也然久之而盤風摩
霄矣葢類殊者有必見之奇種異者成懸殊之木故人
患質之不爲豫章也不患初之同於棘薪也人患品之
不爲鵬鷖也不患初之同於燕雀也韓信之胯下黥布

之徒中是其驗矣

善視者不過百步善聽者不過十里君子不下堂階而
窺四海以外者豈恃視聽哉智伯能見廚人之亡炙羹
而不能見韓魏之謀漢元帝能以銅丸中嚴鼓之聲而
不能察王莽之禍故耳目以形用者窮於一室以神用
者徧於八荒

氣與聲相應故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風行而四時
之用隨之故樂可以宣八風而理四時也試驗之人身
聽焦殺之音而神氣爲之悽愴聽希夷之音而神氣爲

之愷樂此聲發而氣振也悽愴不已而毛骨竦豎甚爲
之涕泣而悲哀愷樂不已而思爽神飛甚爲之手舞而
足蹈此氣動而風行也感人如是感物亦然感物如是
感天地亦然故清角奏而悲風來鄒律吹而幽谷煖聲
氣相召曷足異乎

文章關乎氣運非文章能轉移氣運也乃氣運移而文
章隨之如禎祥妖孽數成而象爲之徵耳吾觀典謨之
文深而厚是王徵也西漢之文質而近是伯徵也春秋
之文婉而浮是衰徵也國策之文猛而譎是亂徵也六

朝之文綺而靡是亡徵也宋末之文弛而迂是弱徵也
唐之韓柳宋之歐蘇博大明發猶有治朝氣象焉然亦
濫於美麗而不必當于名實事情終亦衰世之言耳故
嘗論之曰上世不言而躬行治世言其所行衰世言其
所明亂世言其所迷今之學爲文者眾矣不言其所迷
者誰耶

左氏之敘事也旁顯側映以左射右以後照前如折俎
之牲散之不成其形合之復全其牲所謂意到而句不
到者也蓋侈用其情而嗇用其文故情常餘而文常省

後人豐於文事之曲折不待索而畢具至其要領綱維雖索之不可得也古人一文載數十義故畧中有詳今人一文止一義故詳中有畧卽如史公之表志列傳世家本紀分爲數科事詞錯出互見然於禮樂兵刑之制猶未悉其詳也左傳不分科目按年而順序之而一十二國之政令人物風俗禮樂旁逮天文卜筮巫醫技術之流靡不畢具騁顧之若未了了尋而繹之未嘗不可迹此左氏之博厚宏深能駕軼遷固也夫德衰而後文生是以文行爲古今猶可言也至文衰而文之中又自

爲古今則識益卑而風益下矣

天文家古厯五緯之軍有順軌無逆行自周衰而太白
熒惑時順時逆至漢以後五星無不反而逆行人能知
之而不能言其故余思其理而得之蓋五行隨王者之
厯數而推移夏以前厯數之授也以相生爲序故伏羲
木炎帝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高辛木唐堯火虞舜
土夏禹金皆以次相生如四時之代故五星之運亦從
而順之自周以後厯數之授也以相克爲序故秦克周
火而爲水漢克秦水而爲火唐克隋水而爲土宋承周

木而爲火元克宋火而爲水明克元水而爲土以次相
克倒而凌犯故五星之運亦隨之逆矣蓋世代揖讓而
相禪則爲父子而運相生征伐而相革則爲仇讎而運
相克此理之自然非人以意定也人事生克於下天象
順逆於上又奚足怪乎

時有二分二至者何也天地相去凡八萬四千里冬至
陽從地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有奇五日爲一候升
二千三百三十三里有奇積半月爲三候是爲一氣凡
升七千里積四十五日爲三氣是爲一節凡升二萬一

千里於卦爲泰於時爲立春積九十日爲二節是爲一時凡升四萬二千里正天地之中陽與陰平分故曰春分其卦爲大壯自此積一百八十日爲四節是爲二時凡升八萬四千里而陽氣至大矣故曰夏至其卦爲乾陽極於乾陽老而不升則陰氣始降其降之時日里數如陽之數陰陽升降既周而歲改焉人身陰陽升降亦如之六時陽升六時陰降凡一日一周天地陰陽升降之際而或有愆伏壅滯則災沴生人身陰陽升降之際而或有鬱閉結滯則疾疢作升者升降者降宣暢和通

則四時調百節利而天地人皆成中和位育之功矣
易之六十四卦分布於三百五十四日之中凡五日半
更一卦蓋以一卦至一候自冬至日復卦用事爲始越
五日半則爲地水之師又五日則爲地山之謙自此推
之卦可知也又以一卦分析其爻大約每日一爻用事
至五日半而六爻盡矣如冬至之日復初爻用事第二
日復二爻用事自此推之爻可知也值是日有風雷雲
雨之變則以變卦變爻占之其吉凶可知已

觀卦爻次之往復而知天道之好還也老子曰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泰之復於否也在上交之盡而聖人之憂泰也在三爻之交直見其理之必然也然則憂其可免於否乎但不使泰之盡而已知燭之將跋而護之無風之處則其燼也必遲夫聖人時欲延泰於旦夕之不燼耳欲越否而接同人此雖天地不能也

叔苴子內篇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叔苴子內篇卷六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人身中有自然之五音焉脾音爲歌歌者宮也肝音爲笑笑者角也心音爲言言者徵也脾音爲哭哭者商也腎音爲叫叫者羽也此天地之元聲也又喉音宮舌音徵齒音商牙音角舌音羽此又元聲之變也聖人鍾陰陽之全具中和之氣故一身應四時之候氣變於外則聲變於內十一月之音應黃鐘十二月之音應大呂推之一歲皆然所謂聲爲律也

夜寢者雖覺不饑氣宿於肺也伏蟄者遇食不啄氣宿於腹也夫一噓一吸出入相參故氣生於五藏而不得不資於物苟能含氣閉息納而不吐入而不出則四時之氣養固有餘矣又奚思八珍五味之腥哉故樹木之所以不資於外而自育者以其有吸而無噓也

髮離於首未嘗白也及附於首時而白焉何哉蓋腎水黑而肺金白少壯時腎氣強而毛髮皆由精生精從腎出故象腎而黑衰老時腎氣弱而毛髮皆從氣生氣從肺出故象肺而白人身以血爲榮以氣爲衛血盛則毛

髮之長根乎榮血衰則毛髮之長根乎衛此黑白之故歟

游氣不散附物成變荒宮廢址幻怪生焉氣積而風不散也人吞一髮於腸中久而不出則爲蛇爲鱸髮本無知形從何變精氣之所凝也天地一腸胃也陰陽一血氣也無情之物猶毛髮也化爲幻怪同蛇鱸也何足疑哉

腎者人身之海也海處地之下流合千江萬川之水而朝宗之雖廣且大必有所洩洩有二道一曰歸墟乃下

洩而入於地中已洩而不復返也一曰星宿乃上洩而
出於地上散之江河而復還之海者也此天地閒之水
所以不涸而不溢也惟腎亦然舉人身之經絡筋脈之
精液會注於腎腎聚諸脈之液洩之亦有二途一爲淫
火所迫則引而下洩於陰根此一出而不可復入如海
之有歸墟也一爲真氣所吸則引而上達於華池已復
咽喉入胃漑五藏而滋百脈然復朝宗於腎此已上而
而復下如海之有星宿也善養生者閉其下流而通其
上流使循環貫注而無滲漏則精神充溢榮衛悅澤內

足以制火而外足以防邪却病延年之術也

息者魂魄之交也息屬而魂魄合息絕而魂魄解老子所謂谷神是已眾人任息真人定息任息者聽其絕續爲生死定息者能養其出入而操絕續之權使魂強而魄弱心勝而氣微也故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若存者出入至微有息無息之間也可以延生可以脫生若象人呼吸齁齁有聲所謂勤用之也勤則精神易耗不能延生絕續方密亦不能脫生此定與不定之分也

凡人壽終者氣盡而息自絕也縊死者氣未盡而息強絕也病死者氣雖未盡而氣之灌輸傳注者壞故其息不屬而絕也譬之燭然膏盡者火滅風撲者火亦滅膏不盡風不撲而爲物侵嚙中斷不屬則火亦因而滅矣故息者人身之機也以此而生以此而死故曰萬物皆出乎機而入乎機

昔人言夜氣之妙其說至多而未得孟氏之旨夫夜何嘗有氣孟子亦何嘗以夜氣二字並言但云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息者乃歛息也非生息也

牛山之木至夜息牛羊斧斤之戕賊人心至夜息接構
勃鬪之動機則息者非養之使息不過作勞疲倦偃卧
酣寢頑息而已然風止浪靜波光自映平旦雖涉於動
動未甚而存者猶存故稍清之氣尙現幾希景象是息
乃妄之息而近者則真之生也人以夜氣能生息乎仁
義所謂夜氣者果何物耶因是知昏夜之頑息尙可使
良心之暫呈若能致虛守靜息息歸真時行時止全體
皆呈神知來智藏徃特妙明中自然之功用豈足怪哉
此禪家定能生慧之說也

世人樂短憂長何也曰樂必及而後樂故短憂未至而先憂故長且樂境如體健之人處之忘其適憂境如負疾之人嬰之覺其痛故以爲有長短也

禪院爲寺寺者止也禪主修心心主靜一念不生前後隔斷而禪家之能事畢矣禪藏五千餘卷總不離一止字故曰寺道院爲觀觀者想也道主養神神主動意思默存遊神八極而道家之能事畢矣道藏五千言總不離一神字故曰觀今禪家亦有天台觀心法幾於逃楊入墨矣能定千年於一息此止之極也能以一息周千

里此觀之極也心之所觀而氣助之則可以招風雨排
山岳心之所止而氣守之則可以厯久暫冥今古故佛
能坐五千劫於彈指之間而道家能靈造化於股掌之
上

禁呪之術原於禽蟲百舌禁蚯蚓而蚓自出啄木禁木
螽而螽自出沸河禁魚而魚自躍鳩鳥食蛇禁石而石
自發起蝦蟆禁毛蟲而蟲自落蜘蛛禁蜈蚣而蜈蚣自
化皆專氣以召之也故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
氣則易暴暴則顛蹶傷身故欲致之使柔柔而專則無

所不達而天下莫能禦水是也

或問維摩丈室數百千獅子座之義此不獨維摩爲然
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今方尺之鏡而函全牛之影鏡不
覺大牛不覺小大小相攝人初不駭異也維摩以室爲
鏡以座爲影室旣幻成座亦非實兩虛相含如千燈同
燃光不相礙人偃卧一帷夢成大地樓臺不覺其空知
此理者可以納須彌於芥子矣

人病中有見鬼者陰火盛而陽光微也凡藏皆屬陰凡
腑皆屬陽肝竅通於目肝雖厥陰而膽之少陽佐之故

見明而不見幽自邪火熾然延厯五藏而腑氣之陽衰
息退聽則五竅全爲陰氣出入之戶而聞幽聲見幽象
矣醫家心脈歌曰三部俱數心家熱舌上生瘡唇破裂
狂言滿目見鬼神飲水百盅終不渴今人以鼻血染紅
而燃之以照人則見身而不見首陰明不能燭陽形也
以此推之其類見矣

人一噓一吸之間而脈凡五至噓之至有二肺也心也
吸之至有二肝心腎也噓吸之中至有一脾也是一噓
一吸而五藏之氣周焉以五乘之凡五十至而五藏之

氣爲大周焉此天地之數也天地噓吸而成一歲五行之氣備乘之至五百歲而號爲大齊大齊者元氣之離合也故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男子之不能產子者腎水寒也腎水所以寒者小腸之土氣微也八卦之氣自震及坎皆以相生爲序至坎後忽間有艮土而後巽木生焉蓋水雖生木而極寒之性必資艮土之溫以少克其太陰之寒然後氣和而物長故律家十月之應鐘與十二月之大呂皆爲陰律至中參以十一月之黃鐘以微陽之土居二陰之間故能達

正月之生氣而成太簇也律否則造化或幾乎息矣人之腎坎也坎之寒精不能生物賴小腸之艮土輔其微溫故構精而物生猶黃鐘之律調應鐘大呂之陰氣而成句萌甲拆之用也庸醫但煖其腎氣而不知佐小腸之溫其效豈可得哉

形骸者精神之苞苴也苞苴非寶精神是抱漏其精神於孔竇而空其苞苴以自貴此棄珠而挾櫝者也

人受形於天愛而用之待其敝而後還之斯爲壽矣蒼顏皓首頭童齒豁皮乾肉腊筋竭力衰形斯敝矣今人

能敝其形者幾何夫形不百年不足以敝世人先敝其精神不支其形故形未敝而從之亡矣夫一形未敝復去之而就一形造化僕僕而造之人僕僕而還之爲造化者不亦勞乎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所謂不盈者節嗜欲嗇性情而已

人死則魂升魄降魂非能乘雲升天也其靈能揚能浮無所不之可以歆享祀可以投胎腹變化無方故遊魂爲變魄非冥沈泉土也其靈依尸附棺不離冢藏故子孫上冢則歆其祀尸冢敗朽則反於無此本父精母血

所成歸根則不復命者也故精氣爲物物卽魄也生者
魂魄合死者魂魄離而旣生之魂與未盡之魂其安危
甘苦猶相聯應若枝葉之與根柢者此堪輿家所以重
葬地也昔黃山谷病脇有女子見夢曰妾是公前身今
葬某所蟻穴腰骨故公常患脇若改封之當愈山谷如
其言果驗夫其化爲山谷者遊魂之變也而見夢之女
卽生前之魂與骨肉歸復於土者也魄病而形病魄安
而形安今人生有殘疾良由前身之魂未獲全歸故也
人知國柄爲國鈞矣而鈞之義何居夫三十斤爲鈞十

六兩爲一斤二十四銖爲兩以銖數而計斤得三百八十有四銖焉而二篇之交數全矣以銖數而計鈞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焉而二篇之策數全矣然則鈞者兼總萬物之數政者亦兼理萬物之情者也故國柄爲國鈞也

易卦反對其理至精陰陽消息往來進退離合未有能出於此者一日之間以晝夜分二卦其氣相循環也一年之間以春夏秋冬分二卦其氣亦相循環也日以一

月而卦運始周年以三十年而卦運始周故三十年爲

一世否泰則復損益之交是亦精矣故曰無平不陂無
往不復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夫天行之數
造化鬼神不能違況于人乎

月之盈虧凡厯六卦焉月朔爲月之始生陽光初交於
陰於卦震也至初八上弦則進一陽而爲兌至十五旣
望則又進一陽而爲純乾矣望後之一日陰魄初侵於
陽於卦巽也至二十三下弦則進一陰而爲艮矣三
十日旣晦則又進一陰而爲純坤矣故曰一月盈虧厯
六卦焉其次離措而不用者蓋月之光離也其魄坎也

是坎離卽月之體非措而不用也

聲有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聲中各備五音五五二十
五其聲如大備此瑟所以有二十五弦也琴以五絃具
五聲而復加二弦者宮太濁羽太細故輔以半宮半羽
使大不至擲細不至窕也琴何以簡瑟何以繁琴雖一
絃自爲一聲而徽之短長舒促一絃而五聲具焉足以
當二十五絃之瑟矣

水下閉則上溢故養精者津必潤水下洩則上枯故多
慾者喉必渴水在火上爲旣濟旣濟者物所由生也水

在火下爲未濟未濟者物所由壞也通二卦之義而生死之道思過半矣

江湖之技人有斂金之術焉斂百金爲一金而藏之迨其用也化一金爲百金而無耗減也是術也蓋古之畸人盜天下之機而用之者也天地斂草木之精爲核慄然微耳而根幹枝葉拂雲摩天之勢具焉斂鳥獸之精爲卵拳然冥耳而羽翮爪距搏風垂雲之形隱焉故物無小大握其精則天地可攝於毫端散其形則塵芥可充於六合

病聵者聞音樂而聵益甚非音樂之獨能感乎聵也待
聵者而始見耳死者遇雷鳴而赫然隆臃非雷聲之獨
中乎死人也至死者而後知耳陰陽之燥溼懸炭爲之
低昂非陰陽之氣獨著於炭也及懸炭而後明耳聖人
謹之愚者忽焉

聖人者陰陽之純氣也六十四卦中雜者益六十二焉
其純氣者二卦而已何怪聖人之閒世不一出也

五行之流行於天地閒者爲生數一二三四五是也其
凝結爲形質爲成數六七八九十是也一二三四五上

善若水清而無瑕所謂形上之道也六七八九十變而分布各自獨居所謂形下之器也器者象也以象占道則道可見故曰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又曰易者象也此著數所以專用六七八九而不用一二三四也

元能統天故稟元氣之全者其於生生之理無弗足也物之生而夭闕不遂者蓋稟元氣不全耳苗之生而不秀者有亨而無利也秀而不實者有利而無貞也亨利貞皆統於元而物有不盡全者非元之有遺德而稟受者自有遺於元也彭聃之壽殤子之夭皆於始資時元

氣有偏全耳試觀立夏後之筍雖拔地數尺終歸萎折者非以元氣已泄而稟之不全歟

圖鳳麟之形而稱其肖者非文王孔子不可也鑄天吳之像而正其謬者非大禹伯益不可也今至道之難見非直鳳麟天吳也而人操是非家置可否或讚其直或刺其謬使孔文禹益復生當啞然而大笑耳

辯與訥遇則辯者勝辯與辯遇則辯而和者勝昔蘇張耀電光之目馳波濤之說以雄行天下自以爲上人矣使其遇嵇阮山濤揮麈雍容片言析理未有不瞠乎自

失者也故均皆能言則當以氣象緩急和暴之間論優劣耳此程量文字之大較也

文章猶樹木也方其始生時冉冉焉挺生不息能長而不能堅及其久也不隆枝條而惟厚質幹但日堅而不能長矣有初之長而後其氣達有後之堅而後其本固此所以成良材也爲文亦然少年時當放意所極詞致鬱芊氣魄洪演常使其博大寬綽如有餘勇俟其才旣展筆無底滯然後脫華收實以字攝句以句攝篇意以不盡爲奇詞以不費爲貴氣以不馳爲上讀者但見淵然

之光蒼然之色而無條暢快利之形如高山深淵同互
應伏觀者意其有虎豹蛟龍窟穴其中而特未之見乃
所謂文之貴者歟

墨之治天下也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若此
者何期使人不見天下之可欲也浮屠之治生也飯一
孟衣一衲去家離親三宿桑下若此者何期使人不見
生之可欲也不見天下之可欲故能外天下脫天下如
敝屣不見生之可欲故能外生棄形骸如委蛻
凡么麼焦冥之物有魄無魂倏而成形倏而變滅形存

則有形去則亡如蘼蕪然春生秋死原無根蒂循環物
化而已若夫牛馬犬羊之屬皆有魂魄其魄有盡而其
魂不化流轉無極所謂薪盡火傳其始無首其卒無尾
者歟

萬物資始於元受成於貞元爲物母貞爲物子而子還
爲母所謂貞下起元也譬如柏樹初生時僅有萌芽胚
胎此其元也及其茂遂昌達于雲拂霄則利貞之極矣
然後收斂生意結爲柏子知母之生子也此柏子種之
復成柏則柏子卽柏母無二物也故貞卽爲元元卽爲

貞循環無端非天地閒之至妙者歟

或問楞嚴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之義余曰子知夢乎夢中山河大地人物宮室器用車馬與喜怒哀樂語言文字種種色相何者是實客曰無實者余曰作夢者是誰爲虛爲實客曰作夢者乃吾心識無心則無夢是實非虛也余曰然則夢中亦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也子知夢之夢而不知覺之夢子從覺憶夢而知夢境皆妄惟夢夢者爲真菩薩從大覺視覺而知覺境皆妄惟覺覺者爲真耳以此例彼夫何疑

聞見之化爲聰明猶麴蘖之化爲酒醴也麴蘖之初入
無酒味醴釀之斯爲酒矣聞見之初入非真覺融會之
斯爲覺矣今乃據聞見爲聰明何異投麴蘖於水而遽
欲飲其醅也故曰飲食不化積腹成悶聞見不化積胸
成惑多聞多疑多見多殆非學者之大患歟

人之涉世也其猶舟之涉水歟德行者帆楫也宇宙者
江海也人心者波濤也天時者風氣也波濤可以行舟
亦可覆舟惟風氣爲轉移焉人心能爲我朋亦能爲讎
惟隨天時以變化焉雖然時至而德行不足以應之人

心能載之而不能遠到也譬如風佐其順波助其推而帆檣柁楫不具未有能凌江而絕海者故君子修德以俟時不候時而修德

余覽方書而後悟聖人衣裳之制蓋取象於內體而爲之也衣之後有督縫也象督脈也前有衽縫也象任脈也紳衣之方領雙垂也象衝脈也袍之四圍包絡也象手脈也前後內外之四廉也內衽之左係也象陽維也外衽之右係也象陰維也腰之有帶也象帶脈也兩襟之下垂也象兩手之經脈下連於股也裳之左右皆三

幅也象三陰三陽之經下貫於踵足也脈有上中下部有衣裳襪履聖人之制衣服也蓋借外體以表內體以可見著不可見欲人達知其理而繕性養身也善學者觀衣裳而盡性之道思過半矣

五藏各具一行而獨聽命於心以心屬火也火於五行最輕而清輕清者貴貴能制賤自然之理故八卦主離二儀主日心之爲主不亦宜乎

古人之言天者莫詳於蓋天之說矣天之體中隆高而四旁攢垂日月磨圍而行如緣山腰而循環中之隆然

者隔闔其照是以相避隱爲光明耳日月之晦朔弦望
正如懸二燈於環之中一明一暗比之風輪循環或遠
或近則受明之所亦若全若半焉要以左右對不以上
下對

易道大矣用易者各得其一察以自好而於占驗未嘗
不中也京房之用易也去其震兌艮離而以三百六十
爻分布值日用事然於風雨寒溫之變推之時有協也
參同契之用易也去其乾坤坎離而以六十卦分布一
月用事晝夜各一卦以反對循環盡一日之運然於水

火升降之候推之時有合也蓋易者無所不在顛倒縱橫莫非是理殊塗同歸一致百慮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富貴福澤如水之流行於天地間也人之取之如草木根莖之取足於水各因其材而斟酌焉松柏豫章根蟠數畝而枝幹合抱取數之多者也蘼蕪淺草叢根如眉而發莖如鬚取數之少者也地之豐物豈獨豐於松柏豫章而嗇於蘼蕪淺草哉物之根器有定所取不能踰其量耳故粢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

王之重也

箕子以狂賢虞仲以放賢柳下惠以慢賢甯武子以愚
賢狂放慢愚世所謂凶德也而四賢用以成其行尾生
以信死仲由以勇醢武仲以智奔主父以慈劫信勇智
慈世所稱吉德也而四子用以殘其軀故曰五穀梁肉
非養人之具葢碭烏喙非酖生之藥存乎所以用之者
耳

禍福急於殃慶則鬼神失其權利害甚於賞罰則官吏
喪其勢故五福五極不能動顛連之顧慮五服五刑不

能靜饑寒之手足切身之迫近在須臾司命之制猶緩
時曰此亂民之所由起也

人之外形內藏皆資五行之氣以成而精粗判焉火之
精爲心其粗者爲脈金之精爲肺其粗者爲皮毛木之
精爲肝其粗者爲筋土之精爲脾其粗者爲肉水之精
爲腎其粗者爲骨此其大較也若夫心與肝之魂則火
木之尤精者也脾肺腎之魄則土金水之尤精者也此
尤其大較也若夫聖賢之魂魄則精之又精而至於神
者也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此之謂乎

聖人不言命不言神命與神有其理而不可執者也執者敗矣亡秦者胡亡唐者周代漢者當塗高代周者檢點是已而當時所疑所備者則皆非也漢宣興於民間而泰山石立先爲之符也然瓠山石立而東國之平已絕襄平社石立而公孫度不興安在石立必爲天子瑞耶舜以重瞳起側陋項羽以重瞳死垓下未可恃也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非國師公劉秀也劉焉知益州有天子氣而不知稱天子者乃劉備也故符讖圖命或類之而非或不類而是或然或不然妄夫狂

人始不勝其信終不勝其悔如袁術公孫述張豐張滿之流不可勝數皆所謂執而敗者也故聖人不言也

魂魄之合而成人也如夫婦之合而成家也夫婦相得爲嘉偶不得爲怨偶嘉則生和怨則生戾自然之理也魄能安魂則魂依於魄而人生不能安魂則魂去其魄而速盡故凡札瘥夭傷者皆魄不和魂而厭離之者也昔人謂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是復歸於無物也斯言似之而實不然至人鍊魄以歸魂死則魂挾魄而上升爲日星爲雲雨愚人汨魂以就魄死則魄挾魂而下墜爲

草木爲土石中人則魂魄參半生相依死相附任陰陽之盡數以相推移死而生生而死經萬世而不磨滅何云還之無物乎

人乘氣以生猶魚乘水以遊也魚之遊水也某所爲大澤某所爲淺瀨某所爲涸轍魚雖未知有熟乎水者能先爲魚言之也人之乘氣也某時爲生旺某時爲休衰某時爲殺劫人雖未厯有明乎氣者能先爲人言之也魚之幸也不窟穴而自深不聚波而自潤無心致水而水自資之非魚之能也時也其不幸也側鱗而遊暴背

而居相煦相濡愈知貴水而水益枯魚益瘁非魚之拙也亦時也故得時之人千金揮擲而資藏愈初失時之人一錢寶愛而囊橐仍空夫固有以使之也人乎何尤萬物莫不稟受於數而數有始有壯有老有盡一爲始二三四五爲壯六七八九爲老十爲盡數備此四者故全也亦有有始無壯有壯無老而遽盡者世所謂泡幻夢影之物也故知取數多者久堅取數少者速化試以五行驗之一六成水二七成火水火皆數少故有形無質倏起而倏去焉三八成木取數稍多則質堅矣四九

成金取數又多則尤堅矣至十成土數極多而質極固
金有消石有泐而土無時變也以此觀物物之修短可
推矣但五行者陰陽所合而成而萬物又五行所合以
成者也陰陽之合無乖迕故五行終古不遷五行之合
有生尅故萬物倏忽代變值生我之數而生值我尅之
數而壯值我生之數而老值克我之數而盡調和諧合
者永存偏至踦勝者橫折此不易之道理也

天地間生武人則能令目前多事生文人則能令後世
多事一法吏出當世之人必有受其冤者一文士出往

昔之人必有受其冤者昌黎論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
天殃以褒貶任心幽魂抱憤者眾也夫使死者無知則
已如其有知能甘其舞筆詭詞哉故文人與酷吏率多
不享蓋其鍛鍊周內枉法曲平理有宜然者

無是事有是夢者妄識之和合變化也寐之時思維暫
息而識運不停前識後識錯雜舛馳故事理不倫而境
迹幻焉譬如閉目而見空花花不成色塞耳而聞空聲
聲不成音也

以讓論則子噲與許由何異以廉論則螬李與採薇何

異以死節論則徒人費石紛如之死與比干何異然聖賢寘彼而與此者一行不足冒平生跡觀未可概心術也夫得狐一腋而謂羊同白見鶴一翮而云鴉同黑則不知類孰甚矣

道有明云而反晦者註疏是也學有求真而反妄者釋老是也註疏非不能解經也習於成解而廢夫研尋則人之得之也不深釋老非不能闡性也未窮性真而浸於禍利則民之趨之也益惑

人徒知六經之當尊而不知悞於經者亦多也人徒知

異教之當闢而不知成於異者亦多也夫六經猶金玉也挾以涉川適助其溺異教猶烏喙也用以攻毒則捷其效子路服孔子之道而死於衛子房用黃老之術而生於漢其明驗矣

水之萍一夕而蔽河不根而生也筐之蠶始稀而終密不產而育也天下之理以神變以奇化不可知識不可思議豈必在千古以上萬里以外哉

灰錢燼楮鬼得之則爲幣有不化者也夫以糟粕煨燼之物猶有不化者存而況其靈於萬物者也

欲蟻之靜閉羶可也冥羶於地而欲蟻之不爭必無幾
矣甚哉聖人之以禮羶天下也使貴者備物賤者毋敢
用焉夫以朱干玉戚衮冕大輅之魏皇而欲令五伯七
雄環視拱手而莫之攘乎易曰慢藏誨盜尊尊貴貴之
儀慢藏久矣故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蓋春秋責
篡羶者老莊責冥羶者夫責冥羶者亦非老莊之苛也
固易所謂致寇至之意而已

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而免胄趨風欒鍼造子重而執
榼承飲方夫欲馘其首殲其師破其國都隕其社稷而

猶彬彬爲揖讓之容所謂後進之禮樂者也以禮貌載
戎心而行可以爲君子乎禮行逃出而成不信失其本
矣林放所以有問乎

聲色臭味之欲不足則慕足則易厭者以其味易盡也
使人終身由之而不厭者惟學乎求之則有得故覺其
甘而不覺其苦得之而不盡故愈行而愈不見其可息
莊子曰寓諸無竟是所以窮年也此之謂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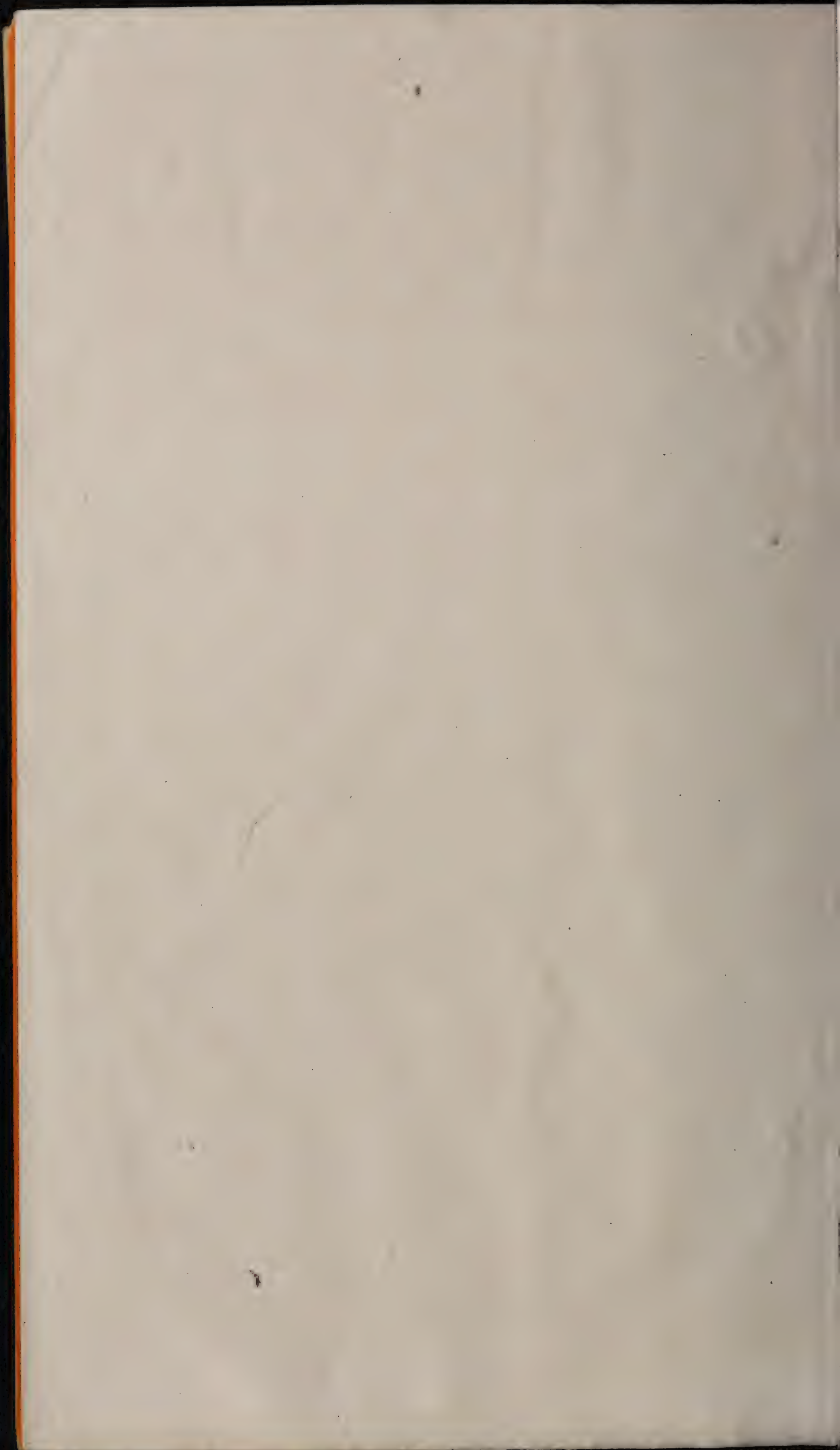
叔苴子內篇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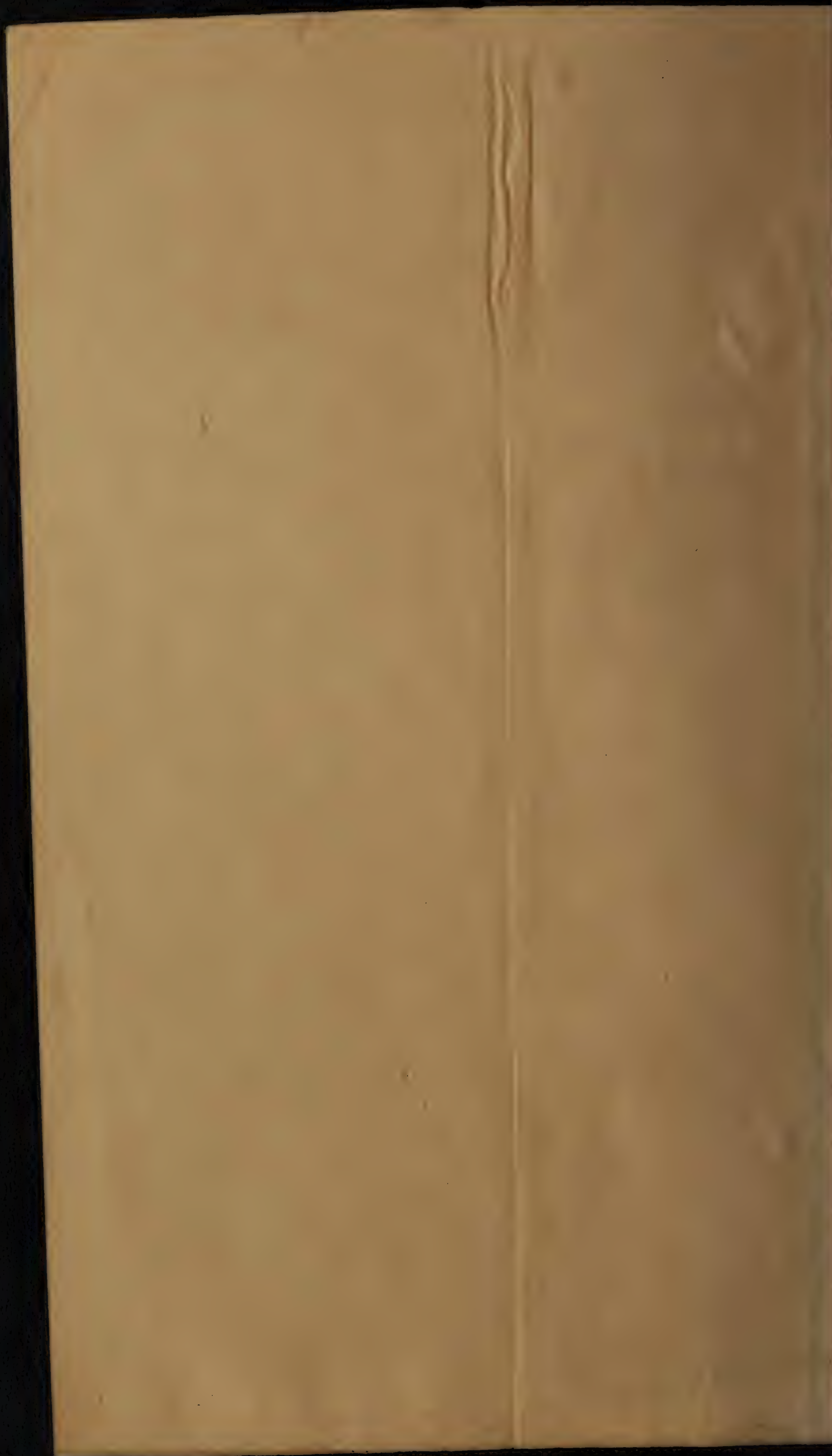
叔苴子原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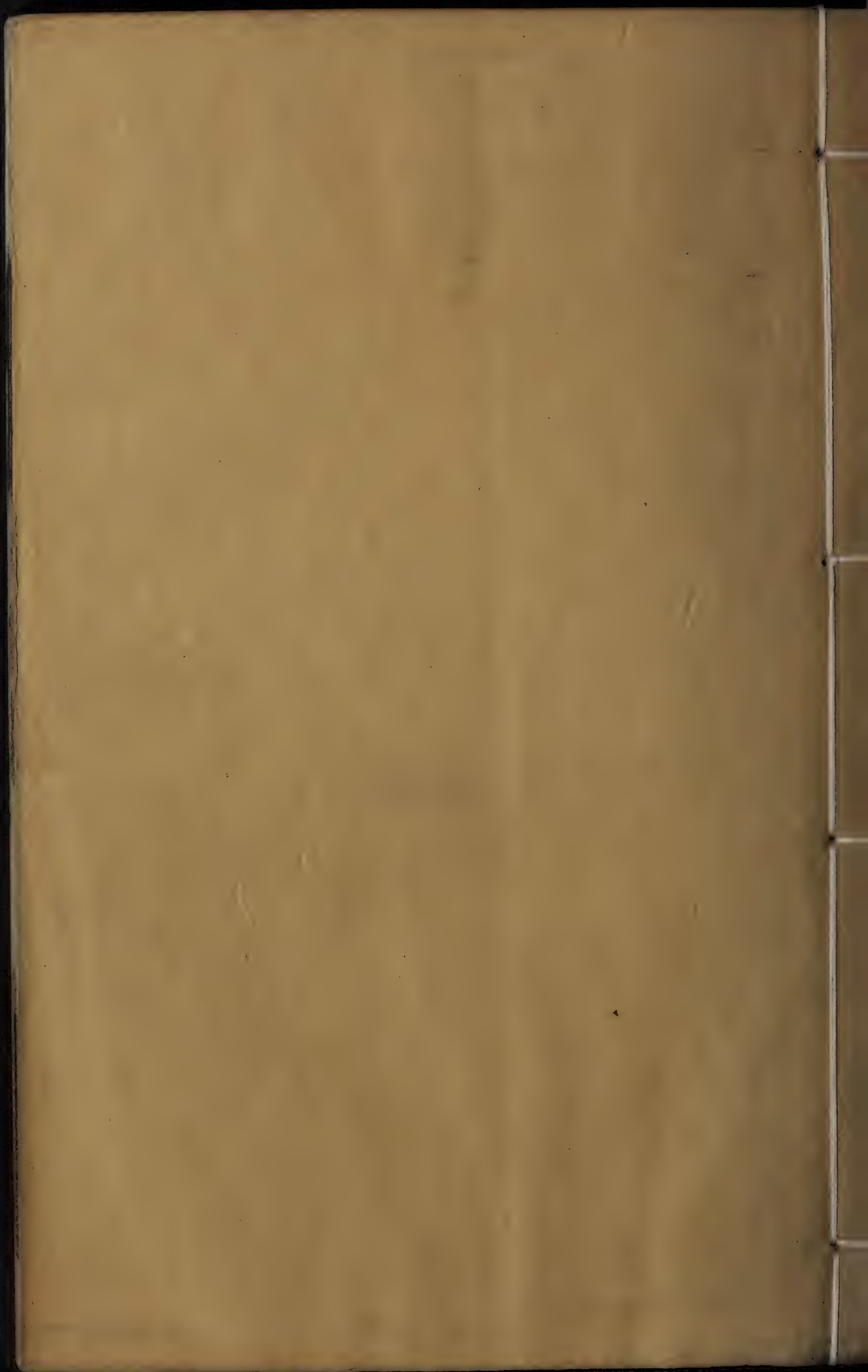
叔苴者蓋取豳風九月叔苴之意也叔者拾也苴者麻子也農人九月閒而無事則采拾麻子以爲來年播種之具非取用於今而取用於後也余於習藝之暇嘗屏書靜坐或抱枕偃臥或散步閒行默而致思天下之理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究觀其所以往往能抉翳破障由堂入室遂援筆識之不暇成文取其適意而已篇分內外者事理之別也言及道德性命者屬之理屬之內言及治亂興衰者屬之事屬之外忽然有得隨手附記

故語無次第須其自來不以力索故言無煩帙夫道猶海也納百川洩尾閭不知窮極而操瓢挹之止能盈瓢而已取者有盡而受者有極也凡吾所論夫道不過一瓢而已雖然一瓢之水於海爲細於腹爲飽吾取其適腹固無不可者况自一瓢而挹之不已此王屋太山之神所畏于山愚公者也又安可少哉或曰子所取道者藝文也而漫衍於是得無誤而歧之乎曰吾固言之矣農者叔苴非取用于今而取用于後也因名其編爲叔苴子乙未夏日鵬池主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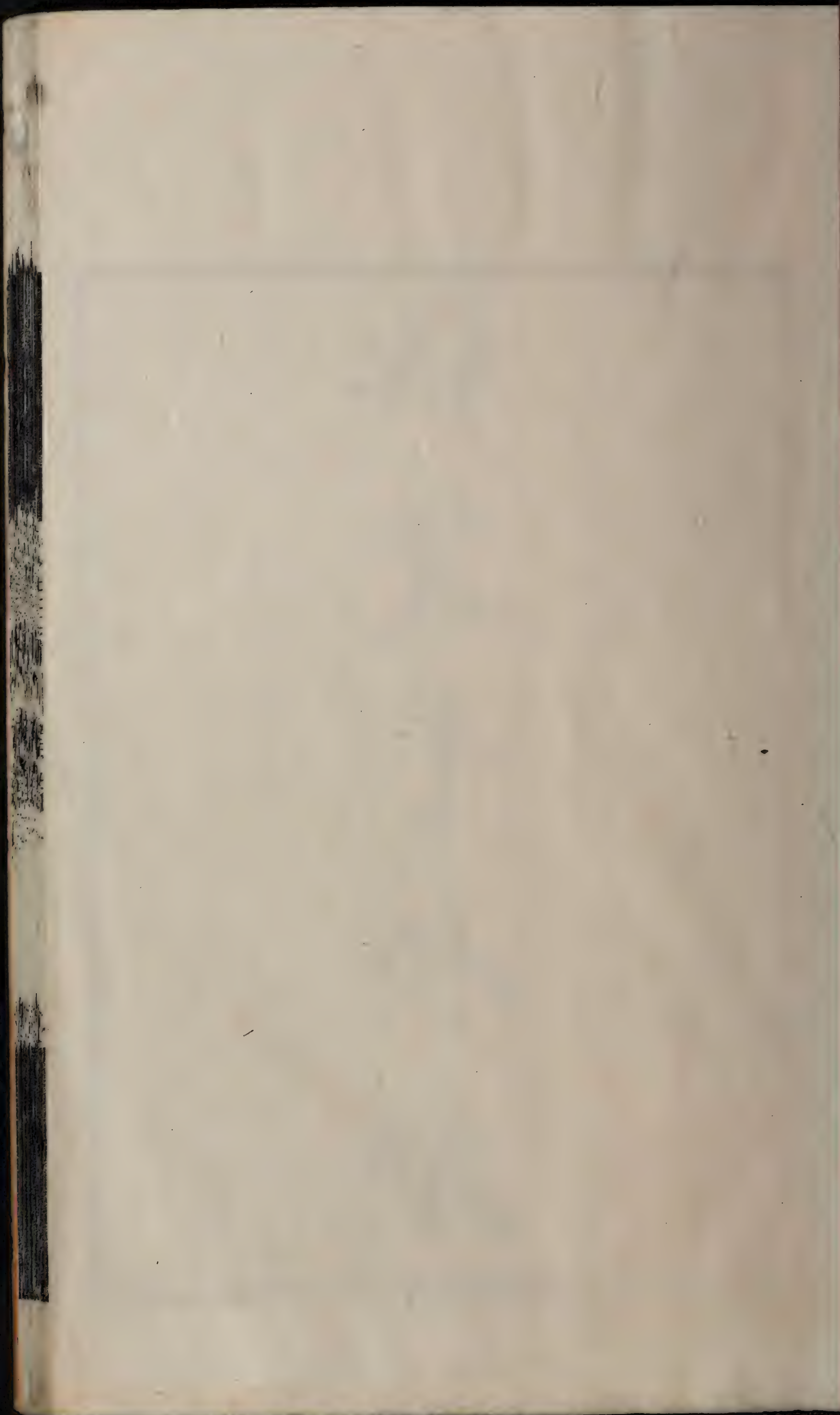












叔苴子外編卷一

松隱莊元臣忠



叔苴子外編

是則其治亂之機也此是非正於上則民俗正於下夫
民之是非必於上而聽於上則民之是非者未有不
正也此所謂是二代之際子取于而義小人也此所謂
可也其所以與民共食衣服車馬道何不以爲樂而以爲
政令不肅而民自不肯犯未世趨向反是辨義取則
王公無所成家皆非徒然子直前理皆以爲樂

桃筵子於
龜



PL
2451
.Y8.
v.27
叔苴子外編卷一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是非者治亂之權輿也是非正於上則民俗正於下夫
民莫不榮於相是而恥於相非特所謂是非者未有定
耳治世之民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亂世之民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三代之隆君子恥于禮義小人恥于刑
罰用度踰典飲食衣服車馬過制不以爲榮而以爲罪
故政令不肅而民自不肯犯末世趨向反是篡弑取國
者爲王公漁奪成家者爲雄傑守道循理者以爲齷齪

拘檢取賤於鄉黨鄰里夫其是非如是法安得禁之今
使閭巷匹夫冠通天衣日月盛驂從白日而過於市則
必面熱內慙汗流浹背惟恐避匿之不速非以其不華
也恥華之過其分而人笑之也盛世之民如是故貴而
不驕富而不淫末世則嗜靡逐欲譬饑者之爭搏黍濁
者之呼餘漚得者爲貴失者爲負是非之不正雖商鞅
韓非之峻法張湯杜周之極刑其能使之不亂哉
十分天下之民農居其一耳餘則士居其一商居其一
工居其一兵居其一胥吏臧獲居其一緇黃居其一游

食居其一婦女居其一老稚居其一九者皆不耕而食
於農者也十分農之所得自食其一耳餘則天時耗其
一地利耗其一人事耗其一賦役耗其一豪右里胥耗
其一獄訟耗其一交際耗其一疾病醫巫耗其一冠婚
喪祭耗其一九者皆雜出而侵於農者也外有九食內
有九侵欲農人之無貧不可得矣

能生天地閒不生之財者農也其餘不過以所生之財
遽相取予而已故農而富取資於天者也不農而富取
資於人者也取資於人者此富則彼貧矣譬如引沼以

盭池池滿則沼竭鑿源以取泉用無窮而泉不涸也農
人工於鑿源而商人工於引沼是以聖王重農

獵者得一獸不知其噬人否也縱之市以嘗之見其搏
人而食也然後從而桺之其後得獸也復然數嘗之後
市人盡矣今使新進之士爲人牧幾何不以市人嘗獸
乎

鄉飲酒之禮非所以禁爭也而爭自息親迎之禮非所
以威淫也而淫自止朝覲之禮非所以討悖也而悖自
弭絃誦之禮非所以懲暴也而暴自化聖人之坊民也

非以坊坊之以不坊坊之也不坊之坊常人所謂迂闊而不可行者也

治民者如櫛髮賦民者如汲井櫛髮者日日櫛之髮雖遺必寡久而櫛之所棄滋多治民之奸猶是也汲井者漸而汲之終古不竭驟汲不已須臾立枯賦民之財猶是也是也

葉公之好龍也好其似而不好其真黎邱丈人之於鬼也惡其真而徒傷其似人主無知人之識選賢則貌忠進而朴忠遠是葉公之龍也簡不肖則奸類斥而善類

疑是黎邱丈人之鬼也桓溫求豪傑於三秦而遺王猛
德宗惡賈直之臣而疑姜公輔炫形失實庸人一契悲
夫

鉛刀非無一割之用也而再試則頑矣駑馬非無一騁
之捷也而再騁則蹶矣故使賢以常使不肖以暫

大君者無二於天下故天下戴之爲一人也道無二者
帝德無二者王智力無二者伯若夫桀紂幽厲暴無二
矣周赧漢獻庸無二矣晉惠劉禪昏無二矣數君者萬
民之下也而處之民上其亡不亦宜乎

大道亦可小用若小道則必無大用矣曹參師蓋公以治齊皇道之餘也子游之絃歌單父之鳴琴帝道之餘也文翁以文學治蜀黃霸以教化治潁川竊王道之餘也西門豹以投巫治鄴趙廣漢以鉤距治扶風竊霸道之餘也此數君者譬見溟渤之形而摹之爲沼睹靈光之制而肖之爲室雖不盡其體勢於道未爲失也乃薛宣朱博矜其治郡之材欲試之天下何異小兒騎羊不墜而欲因以駕馬也哉此屠牛而用割雞之具者也周末不廢先王之儀文漢興猶仍馬上之陋習是周衰

猶愈於漢盛也以七國之雄君而不敢廢東周之孱主
以趙高之賤豎而敢殺二世之威王是周衰猶愈於秦
強也由此觀之聖人之化遠矣

人鑒於渴也飲水而盈石焉乃反困於飲矣鑒於寒也
過裘而重襲焉乃反汗於衣矣天下事取其適當而已
有鑒而矯之太過則一弊革而一弊復生徒使後之人
相鑒於無已也周秦漢唐宋之末事是已

失火之家復乞火而炊知罪在失火者而不在火也溺
水之人復汲水而烹知咎在溺水者而不在水也湯纘

禹服周由商政知弊在制政者而不在政也舟人不能
駕楫而覆其舟不易人而易楫無益也僕人不能御馬
而覆其轍不易御而易馬無益也秦鑒周強侯之患而
弱其宗漢懲秦孤立之危而藩其孽漢武又懲七國之
禍而分其國唐人欲制突厥而強其藩鎮宋人欲制藩
鎮而削其兵權相矯相革之間非易楫易馬之故智歟
周之亾也神清而形不固秦之亾也神敝而形有餘唐
之亾也內癰潰而外傷其四肢宋之亾也外疽攻而內
中其臟腑故壽極而終者周暴極而夭者秦玩小瘍而

成大禍者唐與宋

能生天地不生之財者農也能成天地不成之材者工也能均天地不均之物者商也而三者非士不治故四民首之

天下性而忠義者百不一而可使之忠義者有四焉教也名也利也恩也子路北鄙之勇夫也服膺聖訓而死結纓周處晉國之大盜也改行率教而身殉國故曰可以教使也狼曠慚車右之黜而求死所以見其勇寧殖畏諸侯之策而求納君以完其名故曰可以名使也吳

起利爲魯將而殺妻以絕其嫌樂羊利克中山而食子
以示其決故曰可以利使也申亥感再奸之赦而二女
并殉豫讓銜國士之知而斬劍三躍故曰可以恩使也
帝王之使天下也以教以名伯強之使天下也以恩以
利以名教者忠義無時不振以恩利者忠義視主爲盛
衰雖所以使之者有汙隆其能令人忘軀徇患則一也
若名教不足正其志恩利無以結其心而求性成之忠
義是猶匠人舍礪括而求自直之矢自圓之輪也又其
下者責之以分脇之以威若使之不得不爲我而忠義

也是猶瞽者捽途人而欲其相疲者罵舟子而假其載也必不幾矣

今世任官者必貴廉此下之所以自貴非上之所以貴下也人主所以役使天下者惟恃天下有此欲心耳使天下皆許由鮑焦之徒挂瓢高山之上負石重淵之下爵之弗就祿之弗至人主顧安所用之耶設餌以釣魚爲魚者宜戒其貪爲釣者正喜其貪也故用人者甯用殺妻之吳起而不貴逃世之狂裔甯用食子之樂羊而不貴啗李之仲子漢高不式兩生之廬而光武乃受嚴

光之足故西漢之功名終基宣武之治東漢之節義不
救桓靈之衰也

禮之行也必參時與勢而斟酌施之時勢順則禮用其
全時勢逆則禮用其半而已昭公之孟子卒孔子弔之
見季氏之不綫也亦放經而拜夫放經而拜非禮也不
得已也故禮有爲眾絀者有爲貴絀者有爲制絀者有
爲勢絀者屈伸之間變通寓焉執禮不易者可以扶教
未可以經世賢人守之聖人權之矣

天下有貴勢有眾勢貴勢在上眾勢在下貴勢行則治

眾勢行則亂惟賢明之君能分天下之眾勢以成一人之貴勢且夫眾之可畏也秦之法戍過期者皆斬故勝廣奮臂而五百人從之如流李訓鄭注欲盡誅宦官故奄侍合心而成甘露之變鼂錯欲弱諸侯而七國之禍同時竝謫故吳王濞得脇之以從亂夫不料吾之無如眾何而徒倚貴勢而橫行之必使眾勢合於下而貴勢散於上矣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天下有言之甚美而行則有窒者夷齊扣馬之諫是也有行之無弊而言則有妨者孔子去魯之意是也要之

當權時而執經皆可言而不可行處經時而用權皆可
行而不可言晉文公用子犯之言以破敵而賞雍季者
雍季於事爲迂於言爲正子犯於行爲利於言爲邪各
有去取文公其兩得之矣

凍者願得裘不願得火熱者願得蔭不願得風火非不
可濟寒然火滅而寒自存有裘而煖自足其中矣風非
不可蘇暑然風息而暑復至得蔭而涼自足其中矣王
者之政寒暑之裘蔭也霸者之政寒暑之火風也管子
曰如與人財者不如無奪其時如與人食者不如無奪

其事嗚呼誰謂伯臣而不能知王道也

十馬同槽馴者必饑桀者必飽十豕同牢黠者必肥弱者必瘠此牧圉之過也天下之民其勇怯異力愚詐異知巧拙異技質文異狀百相倍也因而任之勇者頤指而使怯者俛首而承詐者張機而設餌愚者吞鉤而陷阱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拙者終歲勞而八口饑質者攘拳伸臂而不知其樸文者摳衣鳴玉而更致其華天下榮辱苦樂彼此相懸何云萬物得所乎聖人之治民曰均曰平惟能均之是以能平之也

善戰者必以守爲戰善守者必以戰爲守秦人閉關十五年而席捲之威已成孔明祁山之師六出而隴蜀之勢方固彼以守論秦以戰論蜀者皆夏蟲之智也

緘滕扁鐻所以防奸盜非所以防家督簡粒數米所以待孩孺非所以待賓朋左準繩右規矩所以待庸眾非所以待賢哲得歐冶授以劍材不授以鑄法得俞跗與之藥物不與之藥方得歐冶俞跗與不得歐冶俞跗均也

王安石之以青苗利民也則不如無利焉桑宏羊之以

析利助國也則不如無助焉程頤之以折柳諫君也則不如無諫焉使君子盡有益於人國則東漢不亡南宋不滅矣

明君之賦民也若割肌焉暴君之賦民也若拾遺焉故君必自附其民而後民附之君必自離其民而後民離之離附之機爲君者安可忽諸

昔民之於吏如羊得牧焉今民之於吏如羊得虎焉故昔之吏至也民皆仰哺以望食今之吏至也民則委身以待其食而已悲夫

昔之舉士也以賓禮興之今之舉士也以盜行防之欲士之有廉恥不可得已昔之舉士也會眾而訪之今之舉士也糊名而探之欲舉之無失人不可得已

昔人欲有求周紀之歷者其友徧索之積數歲而始獲其全其人得之大悅十倍其價以償而其友猶若未酬其勤也或問之曰君須此奚爲也其人曰無所可用曰然則曷爲厚費以市之其人始悟有悔色友亦斬而去今國家每歲收制科之文而賦以爵祿亦猶收周紀之歷也上不悔而下矜其勞特未有問之者耳

世儒交口攻秦而不知秦之功不可沒也今天下郡縣之制秦也長城秦也字書秦也朝儀秦也用其法而攻其惡其本忘矣昔蚩尤造兵作逆黃帝擒之而後世行兵者祭之念兵所自始也夫田貓田虎聖人祭而報焉况法施於民者乎由此觀之秦皇李斯廟食未可廢也昔孔子之去夏商未及二千年也而當時言禮已病無徵今學者自昭代遡春秋上下四千餘年而歷代制度燦若日星非左邱明遷固諸人之功哉然古書用木版竹簡編之以韋繁重不能多存故文獻恆少自西漢以

練代簡東漢復以紙代縑益就簡易且大篆變爲小篆
小篆變爲隸書今隸復變爲楷昔人作一字之工今人
可作數十字矣又有鏤板印行之便故奇文偉書徧於
天下永無文獻不足之患此後世之制高出上古者也
禮莫重於祭太廟之典不可瀆也建文以孫承祖何干
于統而遽奪其宗永樂以子襲父何創乎業而遽列之
祖景泰御極之主於法宜祔何故以私恨而絀其尊與
獻追王之君於屬已支何故以私恩而升其主且獻王
北面正德歿而以叔父之尊壓之是謂以臣而躋君嘉

靖承統孝宗祭而以皇伯之名別之是謂以子而外父
祫祭既同堂矣而太祖與四祖俱壇南面之尊則宗尊
卑之等二祖既並矣而明堂於獻帝復申嚴父之儀則
亂昭事之經凡祭以順爲本易曰王用享於岐山順事
也順者不以私害公不以仁妨義不以卑乖尊不以小
加大不以疎閒親反是而欲神和福降也得乎
食草咀木茹毛飲血皆可以止饑則養生者非必五穀
也而惟五穀和於腹焉裹皮束縕被氈集毳皆可以禦
寒則蔽形者非必布帛也而惟布帛安於體焉名法道

墨陰陽計數皆可以經世則治人者非必儒術也而惟
儒術通於眾焉聖人徧知之而徧較之故舍彼取此
善制法者如匠人之用矩不善制法者如陶人之用型
匠人執方寸之矩而千仞之臺百丈之室無弗能度也
其贏縮在人不在器也陶人埏埴大者爲大型小者爲
小型型至備矣而終不能盡天下之用者其大小在器
不在人也聖人因心以御法故法立而用不窮庸主備
法以防奸故法煩而奸不止

書之言刑者莫詳於康誥呂刑矣禮之言樂者莫詳於

樂記矣然康誥呂刑言刑之意不言刑之法樂記言樂之情不言樂之器蓋意得則法可義起情明則器可創爲苟惟法與器之是詳雖當亦謬故聖人不載也

世以馮道事四姓十主爲無恥夫唐晉漢周遞相篡弑者也雖堅事一姓亦逆黨耳不得言節如曰吾姑救世而已卽四姓亦可也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而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孟子皆以聖目之使柳下惠而生後世其不比于馮道者幾希矣無孟子則柳下可以爲馮道然則有孟子安知不列馮道於柳下乎

聖人之治天下如雞之抱卵形雖不運而精相通故無形無聲而自見其成今使置雞于堂置卵于室則窮年而不能雛矣豈惟不能雛其卵必敗何則其精不相感也後世人主其心判然與天下隔而曰吾效聖人之垂拱此何異雞之欲越堂而伏室卵哉天下之不壞者幾希矣

久閉之室必多神姦久積之水必多鼃蛆久仆之木必多蛀蠹久施之朝必多邪佞故君子不立焉

鳥飛於上其欲在下故死于網魚潛在下其欲在上故

死於釣山林之士欲在朝廷故死於職近于欲而欲遠
其物不可得已遠于欲而欲近其物亦不可得也惟操
欲者可以致人惟無欲者可以不致於人

人之才有二一文才一幹才文才者能驅千萬字而就
吾之駕馭也幹才者能驅千萬人而就吾之駕馭也今
國家求幹才于天下而以文才衡之欲以驅字者驅人
耶去病不知兵書而爲良將霍光不學無術而爲名相
試使鄒枚班馬當此鮮不僨矣故以文取士政使盡得
鄒枚班馬無益而況乎其剽竊餽飭者也

今官府之胥吏不與其值而責其用又禁其舞法受賕天下誠有若人是立槁之道也譬之蟣蝨置之裋褐敗縫閒他無所食矣又與之約曰爾無嘬我肉無茹我血更無得蹢躅蠢動往來其閒則爲蝨計者惟請死於爪齒之下而已尙何樂乎有生哉

地有百里而見不隔者徑也有去百武而望不至者曲也事亦有曲曲者應甚近而知甚難也夫小惡之釀爲大惡也小怨之積爲大怨也小害之基爲大害也勢雖遠猶徑而易也至于善始而惡終恩初而怨竟利端而

害伏其中蓋有回折焉眾人望之而不能見也知之必待聖賢矣聖賢何以知之曰處高則曲不能隱耳

凡物之附人者仰食不仰食則不附于人矣故牛馬待人而飽安爲人用若虎豹猿猴能自食其力則遠遁而下使于人其勢然也吾獨怪夫鷹犬鷓鴣鷹犬能搏雉兔鷓鴣能搏魚蝦食任已而自足矣今乃以其所擣者予人而仰人之給其餘吾不知其何說也夫韓信彭越之儔皆鷹犬鷓鴣之智也

有司之賞罰止以徇一人大君之賞罰所以徇天下有

賞有罪罰有功而天下用治者有賞當功罰當罪而天下用亂者武帝嘉汲黯之矯制發粟而後循吏無掣肘之虞與匡衡抑陳湯之擅發邊兵而後使臣無生事之擾此賞有罪罰有功而治者也霍光賞傅介子之斬樓蘭而貪功者多徼幸景帝誅鼂錯之動六國而謀事者爲戎首此賞當功罰當罪而亂者也君相不能權衡天下之勢而徒行有司之政不亦鄙乎

攻人者利敵寡自守者利敵多敵寡則吾力專而不分故以攻則克敵多則人勢散而不合故以守則安漢高

祖方弱而利用守也則封齊趙韓魏以分項之勢及勢
強而利用攻也則獨存項以專漢之力此天授之智也
五胡並爭於江北而晉之王室江左遂得偏安金戎獨
據于中原而宋之南渡竟成淪沒是晉之利在敵多宋
之患在敵寡也有天下者不能無敵于天下至欲藉敵
以制敵而不可得悲夫

兩智不並奇兩勇不並雄故樂毅去而後田單成廉頗
廢而後白起興相踦相掩之際天人參焉矣

兵之所以勇者有七貪則勇直則勇怒則勇逸則勇飽

則勇知必勝則勇知必死則勇善將兵者因其機而術
使之戰勝不沒其功得獲卽分其眾所以使之貪聲彼
之罪揚我之義所以使之直誘敵屠城發冢燒舍所以
使之怒椎牛享士犒賞日加而不盡其力所以使之逸
裹餉于國因糧于敵所以使之飽將之智略出奇變化
玩敵于股掌之上所以使之知勝懸軍深入背國絕險
有進之地無退之所所以使之知死凡此七者可以轉
瑕而堅鋒日用而不鈍兵百加而百克者也夫戰之所
乘者氣也氣之所鼓者心也故用眾不如用氣用氣不

如用心

長魚矯不用眾而誅三郤胥梁帶不用師而取烏餘故
曰善謀者不師齊桓公次陘而服楚屈重除道梁嗟以
服隨故曰善師者不陣曹劌以鼓衰轍亂而勝齊句踐
以罪人屬劍而敗吳故曰善陣者不戰乘邱之戰公子
偃以皋比犯師而宋潰城濮之戰晉臣以虎皮犯陳而
楚潰故曰善戰者不敗邲之役士會帥七覆於敖前故
晉之上軍不敗平陰之役夙沙衛連大車以塞燧而齊
師得以宵遁故曰善敗者不亂善謀而不師者以計勝

也善師而不陣者以形勝也善陣而不戰者以氣勝也
善戰而不敗者以奇勝也善敗而不亂者以備勝也備
勝者不傷國奇勝者不傷將氣勝者不傷士形勝者不
傷敵計勝者不傷和不傷和神之至也不傷敵武之至
也不傷士威之至也不傷將猛之至也不傷國幸之至
也

國之大妖五而災祲不與焉崇臺廣榭越等陵制名曰
室妖衣冠奇詭色制錯雜名曰服妖雕幾斲鏤神工鬼
斧名曰器妖綺言誕詞叛經僻理名曰文妖險行詭趨

離羣驚族名曰人妖凡此五者國家有一則耗二則衰
三則危四則亂五則亡

埋鏡于土不別瓦礫及磨以元錫而光燭鬚毫非始晦
而終明也遇與不遇也沈戟于沙不異朽株及加之砥
礪而鋒入犀兕非前鈍而後利也用與不用也夫天下
豈之異才哉顧沈埋之中識之者難耳

雖有良劍不鍛礪則不銛雖有良弓不排檠則不正雖
有良吏不鼓舞則不振況選之不良而振之無法乎

釣者利鉤距以取魚而魚親其釣有漸也童子投博黍

以餌魚而魚驚其餌無漸也故治民者勿動勿驚不迂
其情迎彼之欲引我之繩夫是以刑不煩而政成
人知害民者之爲民害也而不知利民無術者之爲民
害也故小人之禍易見君子之禍難知途人言其父自
非悖子皆將攘臂攻之若父爲庸醫所殺孝子亦隱忍
而不甚怨也論害則庸醫之罪深論怨則言父之仇重
豈非見其顯而不見其隱歟

戰有四有道戰有德戰有謀戰有力戰道戰以心德戰
以政謀戰以智力戰以卒舜之格有苗道戰也管仲之

服諸侯德戰也秦用閒臣以離諸侯謀戰也若劉項之
相併祇爲力戰而已道戰者無敵德戰者勝百謀戰者
勝什力戰者勝負不測由此觀之孫武之言兵雖精豈
能出謀戰以上哉

風俗之善惡本以民恥之是非末世之放僻邪侈非無
恥也但恥非所恥耳羌人榮于兵死而恥于病死當其
病甚卽引刃以自刺由恥之失正也今三吳之俗恥樸
閩粵之俗恥貧桂林之俗恥貞三晉之俗恥怯四者豈
辱行垢事哉而俗之所恥如是國安得治乎

漢書子小編卷一

左

粵雅堂叢書

叔苴子外編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叔苴子外編卷二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周官三百六千而所屬之官凡數倍之計其員二千餘人夫以千里王畿而設官如是是繁於今百倍也不幾於十羊九牧乎意其所屬之員特庶民之在官者如今輿臺皁隸之流耳然因是而知當時苟有毛粟之才者皆供職于上而爲農民者特椎樸蠢弱之民耳此所以易治而難亂歟

春脫粟者一日而三石焉若一一取磨於杵齒則不能

五斗蓋粟與粟自相磨故易鑿也善爲治者始以道德成其風俗及風俗之旣成則相觀而化故始以君治人旣以人治人也今夫擊鐘者當其槌至而鳴此擊之力也及槌已而鳴不絕聲之自相推激無與於擊矣懸物於空一蕩而百搖勢之所動不能遽已也王道之所以易於反手者亦任其勢而已

釀酒者以麴母母甘則酒甘母烈則酒烈母敗則酒亦敗故置酒者慎其母焉夫創業之君治化之麴母也創於正繼者不能爲邪創於邪繼者不能獨正周之嗣主

未必皆善也而無改於周道之善者惟文武之麴母能
甘且烈也

善治母者如撞鐘一擊而止之候其將息也而復一擊
之故人不勞而聲不絕若扣而不止則聲煩而碎矣若
久而不扣則聲隱而斷矣秦皇漢武之於民是扣而不
知止者也周赧漢獻之於民是止而忘其扣者也故一
弊於煩苛而傾覆一弊于凌遲而銷亡

文章出於剽掇者豐靡而不美出於獨見者簡質而可
貴昔王丹弔友人之喪有大俠陳遵者亦與弔焉賻助

甚盛意有德色丹徐以一縑置几而言曰此丹自出機杼也遵大慚而退今學士之文其能爲王丹之縑者幾何哉

天地之生財能使人周不能使人餘粟周于食帛周于衣材木周于居百味周于養苟求其周無不給也而今人必求其餘求粟之餘千倉萬箱求帛之餘疊篚充筐求室之餘高廈廣堂求味之餘熊蹯豹腸不知一人餘粟則千人枵腹一人餘帛則千人負曝一人餘室則千人營窟一人餘味則千人饜糲所以者何天地之財僅

以周天地之人而餘者既過其周則其有所不周者勢也斗粟之飯可飽十人使一人而食二升之食則必有一人饑者矣一人而食五升之食則必有五人饑者矣聖王在上而天下無窮乏者爲其能割餘也

士之以言鳴世者其猶山林之鳥歟夫山林中鸞鳳鳴焉孔鶴鳴焉鳶鳴焉鵙鳴焉有善別鳥音者一一審聽而去取之斯好音集而怪聲遠也否則妖孽禎祥互相凌奪而耳目淆矣周之末世百家竝出孔與墨雙韓與老俱其他名法短長之術無所不有蓋亦山林之

鳴鳥也至漢武而一別之至漢宣而再別之至漢明而
三別之故漢世文雖多而不雜若秦之焚書坑儒是烏
鳶與孔雀齊驅唐以後崇儒好古則鸞鳳與鵠鵠並集
故知道混而無別則聚書與焚書等耳

名利者人之所同好也雖聖賢亦不能自異孔子曰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好名耶又曰變而通之以盡
利非好利耶則名利之好不得謂士習之敝也所敝者
在喜世俗之名而爭錐刀之利耳夫世俗之名非名也
大道之所爲辱也以奢爲華以僣爲雄以傲爲高以誕

爲通以黠爲智以暴爲豪者是也錐刀之利非利也大
道之所爲害也取數從多與數從少陰計爲竊陽計爲
奪怨與財俱惠與廉亾者是也夫好名而好其辱以爲
名好利而好其害以爲利此直如饑者之食烏喙渴者
之飲鴆酒矣而慣慣者卒孽孽以好之何哉

人知山海之爲利藪也而不知其爲盜藪也人知府庫
之爲泉府也而不知其爲怨府也故山海之產不入則
攘奪之徒成羣于下府庫之藏不出則劫弑之事竊發
于上理財者能人之能出之然後可以擅萬物之利而

無害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夫白頭如新者智小而不足
以知大也傾蓋如故者智相侔而心相契也以臂測水
臂之所盡不能窮矣以繩圍山繩之所極不能度矣故
父不必知子師不必知弟子智相遇則聞而能識之智相
敵則見而能辨之鏡之所及照者不待照而後見也其
所不及照者雖久豈能鑒其形哉此白頭傾蓋之說也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日行數千里而終不離
盆盎之外者所處之勢囿之也人之智識亦有所囿或

囿于聞見或囿于方隅或囿于交與雖終歲勤習力非
不堅心非不苦終不離盆盎之見耳悲夫

天下之財非地不生非用不竭江南之民不患地之不
辟也而患用之侈也江北之民不患用之侈也而患地
之不辟也故欲富北民者脩疆政欲富南民者脩制度
凡財者與物相爲輕重有無者也故宮室新者其財必
儉飲食豐者其財必嗇衣服充者其財必詘玩好盈者
其財必虛賜予廣者其財必狹物盛于此財衰于彼久
衰而難繼則物將并失焉故宮室之新露栖之端也飲

食之豐枵腹之機也衣服之充鶉結之兆也玩好之盈
壁立之階也賜予之廣乞假之門也財者泉也泉者易
流之物防而壅之其滲故不止也決之使導不涸何待
矣

有暴子問於慎子曰子亦趨利也余亦趨利也然人憎
余而不子憎也慎子曰子亦聞蟣蝨蚊虻之說乎蟣蝨
蚊虻其嚙人膚而甘人血同也然人能忍蟣蝨而不能
忍蚊虻以蟣蝨癢而蚊虻痛也子之嗜利意者亦使人
覺痛乎珠玉金寶無益于生然世之所用不得不用公

卿大夫無榮于性然世之所貴不得不貴聖人豈不知其虛僞哉遊世之道不能不爾也譬如遊者抱瓠緇者結繩時至則用時過則舍各有所適非苟爲去取也而愚者據之以爲實達者蔑之以爲高不兩失乎

自秦漢至今琴瑟管籥之器數日微日消而干戈鉞戟之機制日新日巧簠簋俎豆之名物日壞日亡而鞠訊箠刺之刑具日增日密嗚呼此可以觀世變矣

愛身重生者賢愚之同情也然賢人以生養生愚人則以不生養生而已矣戰士犯白刃以養其生盜跖捍刑

誅以養其生舟人凌風濤以養其生樵人抗虎豹以養
其生賈人厯山川衝瘴癘以養其生此皆其小者也至
功名之途兼此數患而有之談笑之中有白刃焉衽席
之間有刑誅焉清晏之暇有風濤焉密昵之中有虎豹
焉和煦之內有瘴癘焉以生入以死出者往往而是而
臥蹈不息焦爛爲期得之者稱能失之者稱拙天下同
然孰能外之哉故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獲陷阱
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嗚呼

繪美人而懸之壁極窈窕之觀矣而以操井臼不如黃

髮之妻按食譜而閱其味窮珍錯之奇矣而以充口腹
不如粗糲之粟談錦綺而狀其文盡元黃之飾矣而以
蔽肩背不如尋丈之布天下悅耳目者胥無當於實用
也今稷下之議揮塵之談陽春白雪之詞子虛上林之
賦其于國家皆悅耳目之具文耳何若芻蕘狂瞽之言
有裨治理哉

人方飫飽之後而却食却食非僞也而信爲辟穀則誣
矣方御女之後而獨寢獨寢非矯也而信爲不淫則妄
矣方仕宦之隆且久而思投簪投簪或其情也而稱之

爲恬退不大謬乎

萬物之聲各有可取鳳鳴鶴唳虎嘯龍吟此其尤異者也下而蜩蟬蟋蟀鼃鼃蟋蟀或嘒嘒或唧唧或啾啾或渠渠亦適然觸人之耳而愜然適人之聽何哉彼惟自適其天而不以工拙是非介乎其慮也若鸛鵒鸛鵒釋己之真而強效人言則多凶胡澀縮而喪其天矣惟文亦然典謨訓誥國風雅頌炳金石而垂今古者此鳳鳴鶴唳虎嘯龍吟之聲也征夫幽婦旅客羈囚寫憤怨而敘悲思者此蜩蟬蟋蟀鼃鼃蟋蟀之聲也聲之大小不

同其發乎性乘乎氣名適其天而中節者一也若乃意
本空空識又蚩蚩而徒摹擬往牒雜藻成辭此猶鸛鵒
鸚鵡之饒舌而漫誇絕調也豈不可笑哉

有德之士如夏日之蔭冬日之鑪不求親人而人自親
之夫蔭與鑪豈常分所有以與人哉而人自得所欲焉
故曰上德不德

學者于古人之書有厭而不觀者有觀而不解者有解
而不悅者今有遊子乍歸其家其不識者或操挺逐之
或掉臂過之或延接禮之三者於貌雖殊其不識均也

至父母出而攜手入室撫摩慰勞喜其來而恨見之晚矣夫厭書不觀者操挺而逐者也觀而不解者掉臂而過者也解而不悅者延接而禮者也惟有真識於心乃始歡然無閒而悅生焉若父母之悅遊子者斯其于書也得之深矣嗚呼難哉

牧馬者患馬之無食也因輟己之食而買其芻慮馬之疲乏也因下乘而與之俱走非賤身而貴馬也身待養于馬馬肥而家肥馬瘠而家瘠故愛馬所以愛家愛家所以愛身也天下者人主之家也百姓者人主之馬也

百姓饑而上不爲輟食百姓勞而上不爲輟役瘠四海以肥一人不知馬喪而家不得養家窘而身不獨安也智固不如牧人矣

太學者朝廷士之所出也古之時簡太學之不帥教者而移之郊遂今則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矣何則凡今之納貲而入國學者舉禽息鹿視睥目瞞腹不能容于鄉學而後至乎太學者也非頑鈍而移之者耶

古之舉士疇咨師錫惟恐不知其生平也今之舉士糊

名易書惟恐或知其生平也

天下之財皆爲養身費也然爲腹而費者什之三爲目而費者什之七飾元黃麗纂組爲目也選鄭衛求燕趙爲目也高臺榭美車騎爲目也集珍寶市翡翠爲目也植名花聚奇石爲目也刻銀黃雕甍楹爲目也其爲腹而費者不過珍饈異味山殽海錯然果腹而止則求之有限用之有時未足以傾貲殫貨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良有意焉今鳥獸蟲魚之欲所以求易足而用不竭者亦以爲腹不爲目耳

昔人聞赤水中有元珠也相與泳而探之維時有探得
螺者有探得蚌者有探得石卵與瓦礫者各自喜爲獲
元珠也象罔聞之掩口失聲而笑人攻象罔象罔逃匿
黃帝所三年不敢出吁今學士之測經索理皆是類也
昔孔子轍迹徧天下而後有居夷浮海之思老聃足不
出周郊而遽翩然入胡而不返則又爲先知先覺矣曹
操看曹娥碑歎曰吾才不逮修乃覺三十里吾於孔老
亦云

昔之畫者謂狗馬難而鬼魅易以鬼魅不可見而狗馬

習見也學者作文於天人性命之理每矢口縱橫不畏不媿得毋以鬼魅視理學耶然禹列神姦之象於鼎人皆能別識之則畫工不可欺矣今理學列於六經之鼎而舉世無見鼎之人何耶

致鳥以林致魚以餌因其欲也去蟻以灰去蠅以香因其惡也得其所欲惡異類可使之去就而況於人乎

荀卿之論蠶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余謂古之名將勳臣亦蠶而已矣淮南子有曰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余謂今之墨吏貪胥亦狗彘而

已矣

南夷之俗有墨其齒者號曰墨齒之民有黥其額者號曰雕題之民有刺其體者號曰文身之民中土人笑之以爲變其天也今傅粉施朱涅鬚染髮穿耳纏足非以人鑿天哉而舉世安焉而不怪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以餌投鳥鳥驚而飛鳥非不欲食也疑其彈而避之也使民之疑君若鳥之疑人雖與之惠澤猶不敢就况暴而毆之哉商鞅之徙木立信是其驗也

古人著書立言其等有三有以立功之餘立言者如周

禮儀禮管商田晏孫吳諸子是也才德足以立功而厄
於時位著書垂訓者孔孟墨老黃石鬼谷之書是也有
智足綜理一世而精神弱劣不堪任用但存其所見如
莊周列禦寇齊邱抱樸之書是也三者智皆齊等故由
其言用之皆可陳功見能于天下故其書足貴也若無
經紀宇宙之智言之不可行行之不可效而徒飾章繪
句以爲高者言斯下矣

觀左氏所載諸國筮易之繇詞而知當時國國各自有
易易各自異詞所同者六十四卦之名耳今之易特周

所用之易文王周公特係周易之詞故有自我西郊之說又有用享岐山之言知非他國所可同用也若他國之易又各自有係易之人故晉之易不可用於齊齊之易不可用於魯如曰利以伐姜則非齊之易明矣如曰爲羸敗姬則非楚宋之易明矣又如曰明年死於高粱之墟則獨爲晉易又明甚此類不可枚舉故知國國各有易猶國國各有春秋也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春秋歎周公之德是宣子初見周易也若卜筮之易史蘇史墨之流皆精之宣子豈不一見待至魯而始見乎旣曰

周易則非天下通用之易可知矣而今人皆據以決疑此筮易法之所以不靈也蓋易之理員神而爻之詞易貢員神之理萬世所同而易貢之詞彼此各異不可泥係詞盡言之說而謂人人可用也今天文象緯亦春秋時之象緯而非今時之象緯故有十二國之名號今國旣亡矣其名猶仍而不變何也如周鄭之星變則周鄭之君當之今無周鄭之君吾不知其災祥當何屬也故時勢遷改則星歷所配亦宜隨以轉移以古之星經定今之分野如執靈光之規制而求之未央甘泉也豈不

謬哉春秋以後不惟無作者亦無述者述則善通作者之意而不泥者也泥則非述矣故善觀易者觀卦不觀詞善觀天者占象不占名

人之好名者其等有三好利者等亦有三有好閭閻之名者有好士大夫之名者有好聖賢之名者高宮室美車服飾富貴容使里巷小民聚觀而讚歎之此好閭閻之名者也矜廉隅勵名節爲可驚可愕之事使搢紳先生豔慕而傳述之此好士大夫之名者也脩仁服義履中蹈和出入繩墨之中求無媿于先王之訓典此好聖

賢之名者也好閭閻之名者不惜財用之靡耗好士大
夫之名者不顧閭閻之誹譽好聖賢之名者不計士大
夫之愛憎同爲名而品第殊矣惟利亦然有好目睫之
利者有好終身之利者有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量尋
尺計錐刀望報復于斯須責往來於毫末此好目睫之
利者也擇當務守恆業不爲豐約移行不以近利易趨
此好終身之利者也積功累仁守先待後利物而不居
其功甘爲衆人所笑以貽隱德于後世此好子孫數十
世之利者也好目睫之利者利在害中而不棄好終身

之利者利在目睫而不爲好子孫數十世之利者利在
終身而不取同爲利而品第亦殊矣要之好閭閻之名
與目睫之利者眾人也好士大夫之名與終身之利者
君子也好聖賢之名與子孫數十世之利者聖賢也人
之所以異者非以其遺名利與不能遺名利也惟其所
以好名利者有遠近大小之不同而已矣
人世之福澤譬猶雨也人之才質器量猶受雨之器也
而德者又所以承器者也器淺狹滲漏則雨至不能受
卽能受矣而承器之基或弱而撓或銳而危則常受多

器重而易傾傾則并破其器矣子弟之佻巧屑越者淺狹滲漏之器也其亾身破家固無足言者其有不佻巧不屑越似可享其厚實矣而往往有非常之禍出乎意料之外者則先世之所培與其身之所積無以樹基植本故器重而倏傾也余每觀鄉黨市邑閒其所號爲富貴顯赫之家幼時親見其盛者不及三四年俱已薰歇燼銷堂皇基構屢易其主而子孫零落至爲僕隸餓殍者噫何銷息之驟也及觀老農老圃繩樞甕牖之家故時與富貴顯赫者爲鄰或嘗以乞假蒙恩或嘗以忤

意受侮風波寒熱何日無之其初亦不意其能自全也
比其久也富貴者忽焉蕩爲灰燼影響無存而老農老
圃繩樞甕牖之廬宛然猶在其富貴零落之子孫或反
從之索酒求食時與言受恩受侮之情有子孫不知愧
恥而旁人代爲歔歔者是豈貧賤可久而富貴難恃耶
蓋富貴者驕淫暴戾愆重罪多犯鬼神所忌故器重而
自伐其基也彼農圃之流無大善亦無大惡且所受不
多其器不重譬如甕盎之水置之瓦簷又何傾跌之有
哉故德薄而福厚者禍之招也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

矣

天下有世故有道故道故者聖賢所必由世故者聖賢所不違也五典五禮儀文軌則生民以來未有易也此道故也五方風氣異宜習俗異尚嗜欲異性言語異音雖不軌於道其所由來者久矣此世故也夫木牛流馬雲車飛舟非不可備制作之遺而聖人不以教人者不欲增法於道故之外也墨子見荆文王衣錦吹笙禹入偃國偃而入衣而出仲雍治吳斷髮文身孔子治魯同其獵較豈以爲禮哉以世之所故不可獨異焉耳異則

不謂之詭卽謂之僻詭則違天違天者必有天殃僻則
違人違人者必有人禍

管子之治齊商鞅之治秦皆矯國易俗與民更始者也
然管子之行法因之商鞅之行法勝之因之者順民而
民樂從者也勝之者強民而民不敢不從者也

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古諸侯承世襲代與帝者相終
始以理國化民尙不能移風易俗而今也三年則易之
是必人如孔子而後可也卽王者善人亦無如之何矣
禮之於人也豈專以虛文爲實用哉蓋實者虛之而虛

者實之也國可讓位可辭心可剖身可饑以至重爲至
輕則實者虛繁纓必惜請隧必靳餽羊必愛假馬必正
以至輕爲至重則虛者實虛其實以紂情實其虛以伸
禮故禮得久存而不敗今天下重與人祿而輕與人名
溫號亂錫崇獎濫加是因其實而實之因其虛而虛之
也欲禮教之行能乎哉

天下之勢源開則其流必廣葉萌則其末必大有虞氏
瓦棺夏后氏卽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嬰秦人鑿金山開
石冶銅固其外漆塗其內殉死者七十餘萬人揆其初

皆起於有虞氏之瓦棺嗚呼凡事之作俑者可不戒哉
儒者之道顯而易行而且輔以必然之刑賞僅能使人
貌而習之釋老之教微而難知而但動以不必然之禍
福乃能使人心而奉之蓋必然者有時而不然而不必
然者有時而或然也爲治者誠能信賞必罰如寒暑晝
夜之不爽人亦孰不樂好善哉故曰經正則庶民興經
者善善惡惡之謂也

上有上之是非下有下之是非世治則下從上世亂則
上從下中世則上與下相持而相抗何以言之夫任勞

櫻患事不辭難者上所謂忠也而下謂之愚乘時策勳
顯身立名者上所謂通也而下謂之汙擎跼曲拳謹身
媚上者上所謂恭也而下謂之諂由此觀之上之所是
下之所非也就閒處曠遺榮辭顯者上所謂固也而下
謂之高箕踞裸裎侮世蔑禮者上所謂狂也而下謂之
達背公死黨捐軀報仇者上所謂悖也而下謂之俠由
此觀之上之所非下之所是也三代之世以其道爲是
非而下從之春秋因焉而不知者以毀譽目之至如嚴
光周黨之高蹈嵇康劉伶之任誕許支王謝之清談鳩

摩佛圖之元釋皆下以其意爲是非而上亦從之故波
流茅靡國是無主而漢晉齊梁卒因以亡若夫漢高顯
蕭曹以風天下而不能起兩生之行漢武尊顯卜式以
風天下而不能出商人之財漢文躬行弋綈以風天下
而不能革帝服后飾之俗此所謂上下各自爲是非以
相持而相抗者也噫吾安得復見是非一統如三代時
乎

治天下者若養身然養身者能收視返聽導氣和神澹
泊自持無將無迎如是者可得長壽以禮爲繩以法爲

循步趨有度嗜欲有節如是者可得中壽聲色不離亦
不戕生起居不節亦不勞形如是者可得下壽竭蹶名
利騁馳紛華冒雪衝霜勞筋苦骨如是者不夭必折五
帝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閉之故世數得上壽焉三王
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節之故世數得中壽焉漢唐宋
之治天下於民之欲也因之故世數得下壽焉若秦隋
以戰鬪武勇相矜以法律詐術相欺於民之欲也縱之
故皆再傳而滅不終其天年由此觀之厯數短長各有
以致之豈必盡關天運哉

又直子小扁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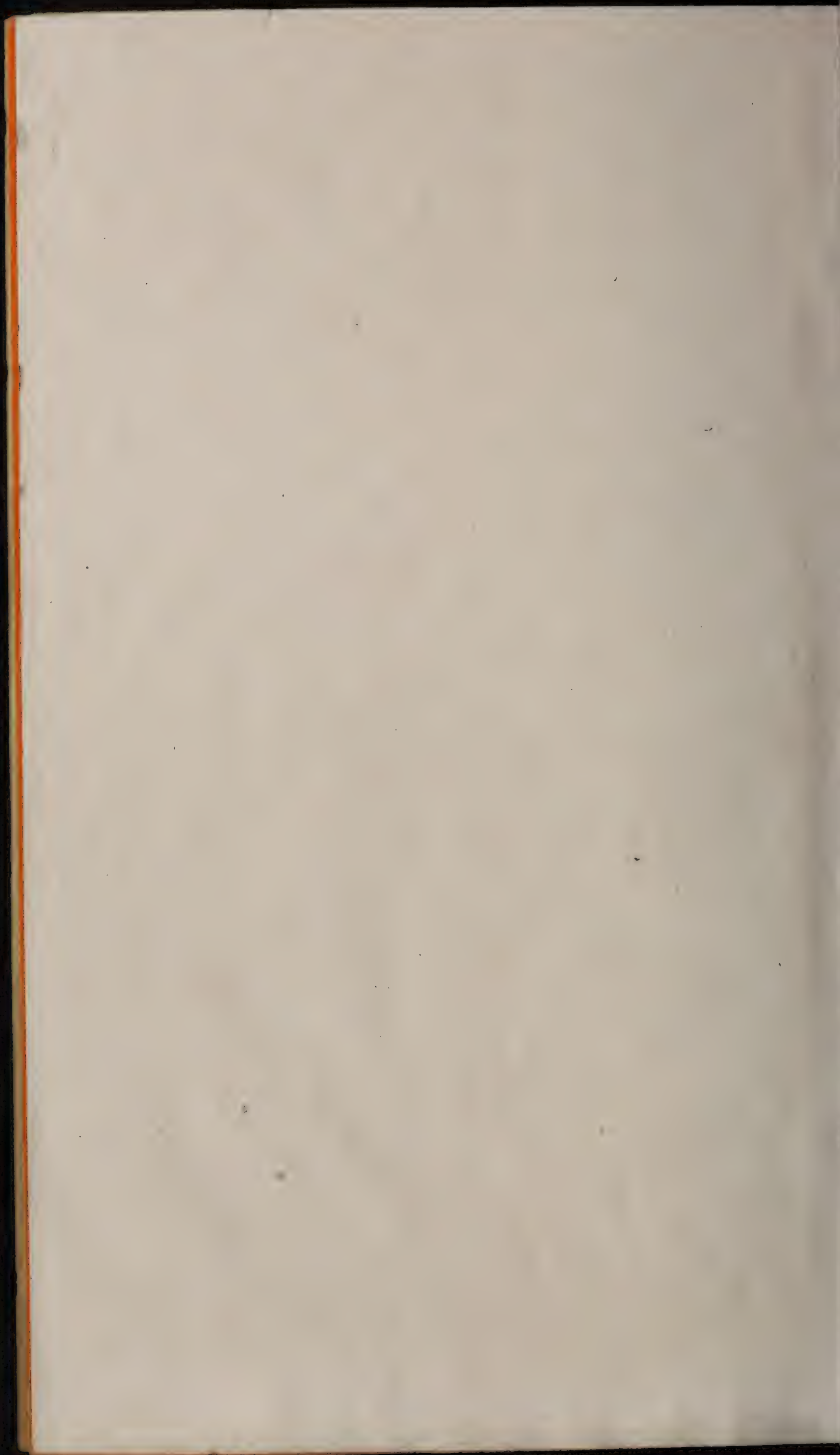
叔苴子外編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右叔苴子內編六卷外編二卷明莊元臣撰按元臣事蹟俟考是書存吳中吳枚庵翊鳳祕籍叢函鈔本字忠甫松陵人內篇人之生也魄先成而後魂附焉一條末有此得之楊升庵云語則殆與升庵往還者又外篇禮莫重於祭太廟一條論建文永樂以及嘉靖承統事固知爲勝國人矣內編言道德性命之理外編言治亂興衰之事其自序云或抱枕偃臥或散步閒行默而致思天下之理與夫人情事物之變化往往能抉翳破障遂援筆識之然議論特警快往往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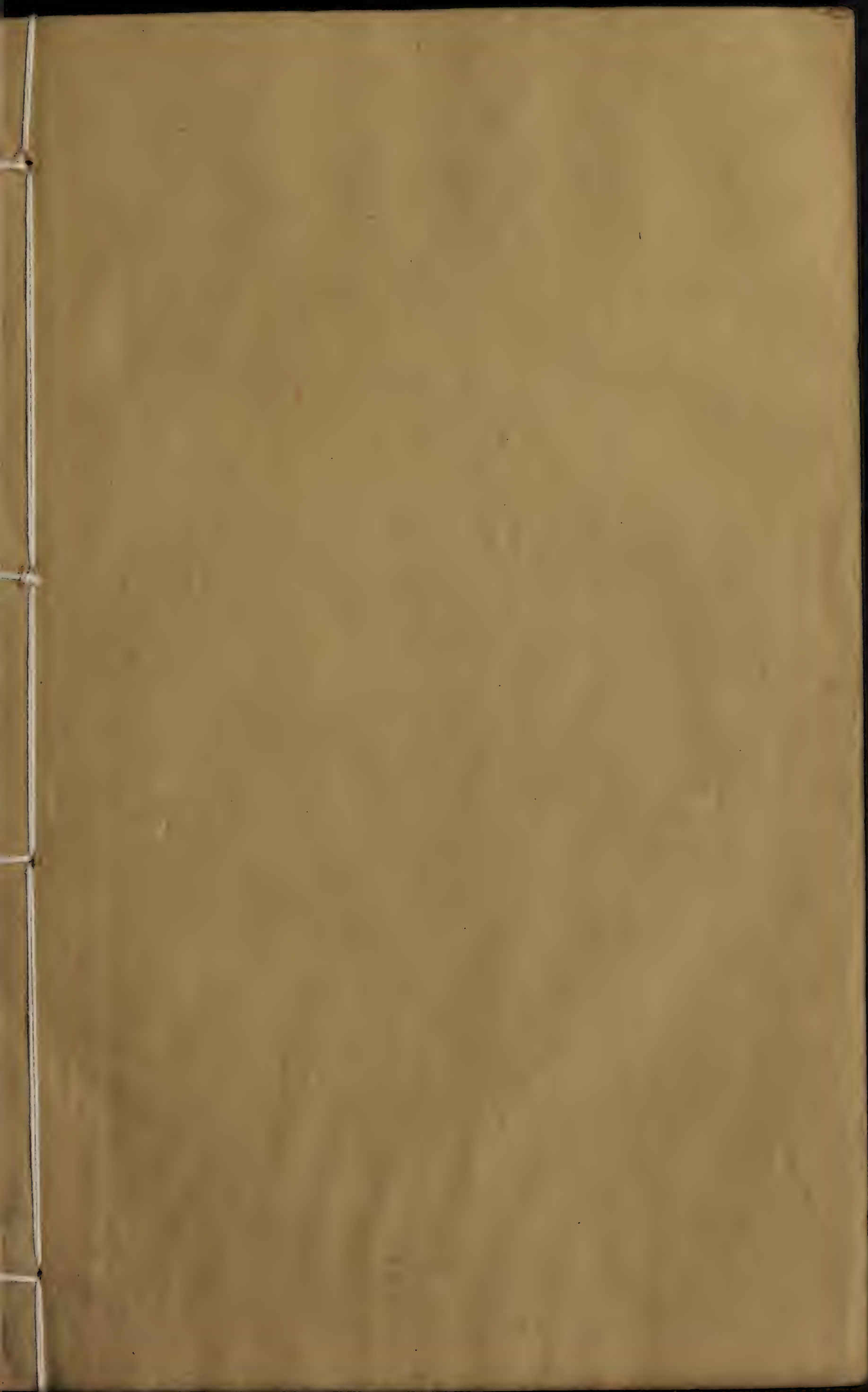
明代子部雜家之屬有過之無不及也間沿二氏宗旨而以儒理附會之所云三教同源者至昔孔子轍迹遍於天下一條揚老而抑孔尤不可爲訓然此殆前明陋習一時從風而靡亦不獨忠甫然矣又如秦始皇李斯廟食未可廢云云有孟子安知不列馮道於柳下云云均駭聽聞然亦自警闢究亦不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又如小人有惡中之善一條謂往往嵬瑣之後族葉蕃昌名德之嗣薰燼銷歇固天道之難問而考古證今如響斯應殆亦未嘗無至理存焉更不必以援儒入墨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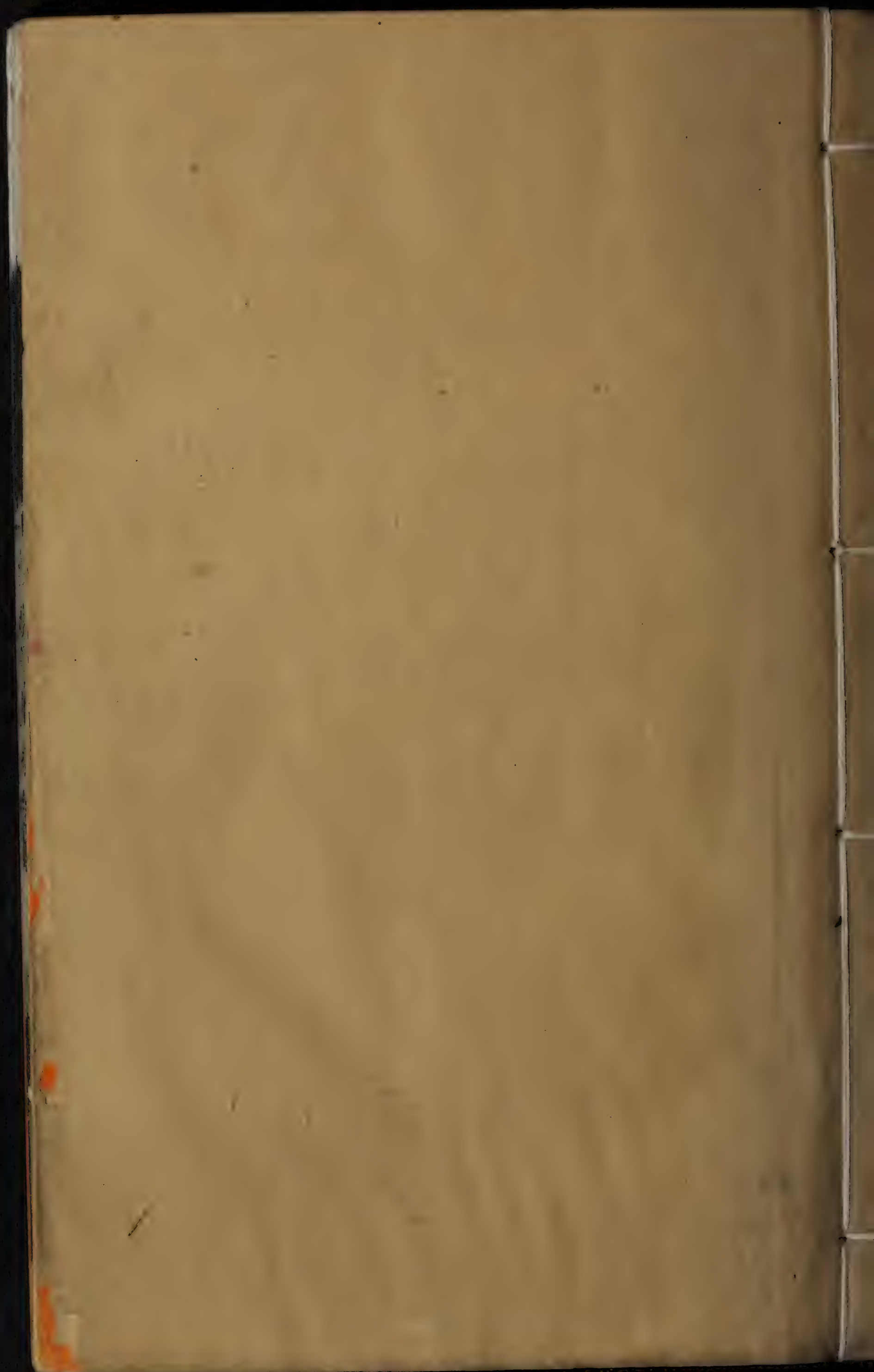
果報排詆是書矣咸豐壬子彌勒誕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西洋朝貢典錄



西洋朝貢典錄
卷之二十一
國通國以十數
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

西華陳貢典韞



PL
2451
Y8
v. 28
西洋朝貢典錄序

吳郡黃省曾撰

西洋之跡著自鄭和鄭和永樂初爲內侍是時太宗皇帝入繼丕緒將長馭遠駕通道於南蠻東夷乃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妙擇譯人馬歡輩從之行總率巨艚百艘發自福州五虎門維艚掛席際天而行自是雷波嶽濤奔檣蹕楫掣掣洩洩浮厯數萬里往復幾三十年而身所至者僅二十餘國云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

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蓋去中國數萬餘里矣故惟天方至宣德始通焉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沈南龍涎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凡窮島日域紛如來賓而天堂印度之國亦得附於職方雖曰天子威靈致然而二三中臣捧數行之詔蹈邈絕之境百尺所至靡不慄懾東向而稽首其殆不辱君命而善於懷柔者亦賢矣哉愚嘗讀秦漢以來冊記諸國見者頗鮮至□元號爲廣拓而占城爪哇亦稱密邇迺堅不一屈內款

至勤兵越鬪者數年竟不得其要領至今遺笑於海上
入我聖代聯數十國翕然而歸拱可謂盛矣不有紀述
恐其事湮墜後來無聞焉余乃摭拾譯人之言若星槎
瀛涯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言徵之父老稽之
寶訓始自占城而終於天方得朝貢之國甚著者凡二
十有三別爲三卷命曰西洋朝貢典錄云正德庚辰夏
六月二十九日

西洋朝貢典錄卷上

吳郡黃省曾撰

占城國第一

真臘國第二

爪哇國第三

三佛齊國第四

滿刺加國第五

淳泥國第六

蘇祿國第七

彭亨國第八

琉球國第九

占城國第一

其國在廣州之南可二千里南濟真臘西接交趾東北

臨大海

福州長樂五虎門張十二帆大船西南善風十晝夜程

由福州而往鍼位

取官塘之山又五更取東沙之山過東甲之嶼又五更

至南澳又四十更至獨猪之山又十更見通草之嶼取

外羅之山又七更收羊嶼

海行之法以六十里爲一更以托避礁淺以鍼位取海道

國東北百里巨口曰新洲港港之潯標以石塔其寨曰

設比奈二夷長主之戶五六十餘港西南陸行百里爲

王之都城其名曰占城壘石爲之四方有門門有防衛

其王脩浮圖教王之冠三山金釵花冠服五色花布長

衣下圍色絲帨其出入乘象或小車服以二牛其臣莖

章之冠制如王飾以金綵辨品級服冒膝上色布帨下
跣足其服色元黃紫無禁白用辟其遇天詔至也王則
花冠錦衣束八寶方帶腕金鐲服玳瑁履乘象出郊介
而從者五百人或舞皮牌或擊鼓或吹榔筒或執兵皆
夾王而趨至則王膝行以迎其王之宮峻而廣蓋以脩
瓦繚以垣以堊堊之宮之門以堅木雕百獸以飾其臣
之居高下有制民檐過三尺用罰蓋以茅其定歲以月
生晦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無閏其俗午而興子而寢
晝夜十更記以鼓以粉畫革爲書記性愛其首

羊皮撻
薄或樹

皮薰黑或摺削細竹爲管薰白粉書字如蚯蚓委曲之狀或誤觸其首卽有陰殺之恨其婚禮先

會於女家旬之後男之父母宗戚鼓樂以迎男婦歸則飲酒以慶其制刑五一曰杖脊杖以藤二曰劓三曰貫削木以堅木削銳樹之舟以貫罪人之後末出於口泛水而爲警四曰烙面用之奸五曰斷手用之盜其國之

恠異一曰鱷魚可以辨訟二曰屍頭蠻是食嬰孺

國有大潭

名曰鱷魚凡訟不決令兩造騎牛渡潭曲者鱷魚食之直者屢過不食屍頭蠻一曰屍致魚卽民家女子生而無瞳子者夜寢飛頭往食嬰兒糞尖兒被妖氣卽不育頭仍飛回若候飛去移其軀別處則同不得合而死民生此女不白之官除殺者罪其家其常食曰檳榔裹以萆葉包以蠶灰

食不絕口飲曰甕酒甕酒者造以飯和以藥封之甕中
以生蛆爲熟凡飲則截纖竹三尺竅其中插於甕人則
圍坐視多寡而入水輪次以啗飲至味薄乃不入水見
月則飲酒而歌其交易以淡金以銀其利魚鹽其俗耕
田其穀宜三種其畜宜六擾國之馬如驢也三種黍稷稻
羊豕犬其王元日沐浴用人膽以和部領獻以爲禮謂

鷄也

云通身是膽也其家亦以酒飲其王在位三十載則齋
戒於深山一載而復位國人稱爲昔嚟馬哈刺扎入山
攝國日齋戒而誓天曰我爲王不道願狼虎食我或病
亡我葦年不死仍反位昔嚟馬哈刺扎乃至尊至聖之

號其山有迦闌香一曰奇南其色紅紫是產也乃海外之特品有視守以禁私採價以銀對多降香烏木國以爲薪烏木黑潤皆冠絕於他產有竹焉其狀如荻藤色如鐵寸有三節高幾二丈名曰觀音竹有獸焉其狀如牛黑質無毫麟紋而三跲鼻戴一角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象有野水口必羣而出人之青衣者則觸而死有鵝鴨其鷄足二寸紅冠白耳曲腰高尾人置掌中亦啼多梅橘甘蔗椰子芭蕉子多茄瓜葫蘆有果焉其狀如瓜皮如荔支黃肉如鷄卵味如蜜子如鵝腎味

如栗其名曰波羅蜜其國之隸有賓童龍國其地與占
城相接其國有雙溪之淵水極澄澈有目連遺趾其居
喪之事有三一曰縞服二曰設佛事薦死三曰擇地而
葬婚姻偶合是多屍致魚之妖民咸廟祀之以禳其酋
長出入從以百人讚唱曰亞曰僕其衣服民俗與占城
同有山焉峻嶺而方曰靈山其俗耕田田稻山多黑紋
藤杖以斗錫條易之紋疎者可一錫而三條海舶常樵
汲於此或然水燈以求利涉其與占城鼎峙而望者有
崑崙之山盤礴千里其北有弓鞋之嶼山之下曰崑崙

洋其水不見山二十五托溝內可五十托過溝可三十

五托舶之往西洋者善風七晝夜始盡此山其民漁採

而食巢穴而處其狀恠而黑

諺曰上怕七洲下怕崑崙又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

有東西竺之山東竺一案而兩嶼西竺亦一案而門內

之水可三十托外之水可三十五托龍從對峙人有蓬

萊方丈之稱焉土不宜穀資於淡洋男女斷髮繫占城

之布其物有木棉椰簞臥之夏涼而冬煖淡洋者四周

皆山有大溪焉經帶二千餘里而注於海其流清而甘

過舶汲焉其田膏腴田稻民俗亦淳厚也其朝貢以三

如栗其名曰波羅蜜其國之隸有賓童龍國其地與占
城相接其國有雙溪之淵水極澄澈有目連遺趾其居
喪之事有三一曰縞服二曰設佛事薦死三曰擇地而
葬婚姻偶合是多屍致魚之妖民咸廟祀之以禳其酋
長出入從以百人讚唱曰亞曰僕其衣服民俗與占城
同有山焉峻嶺而方曰靈山其俗耕田田稻山多黑紋
藤杖以斗錫條易之紋疎者可一錫而三條海舶常樵
汲於此或然水燈以求利涉其與占城鼎峙而望者有
崑崙之山盤礴千里其北有弓鞋之嶼山之下曰崑崙

洋其水不見山二十五托溝內可五十托過溝可三十

五托船之往西洋者善風七晝夜始盡此山其民漁採

而食巢穴而處其狀恠而黑

諺曰上怕七洲下怕崑崙又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

有東西竺之山東竺一案而兩嶼西竺亦一案而門內

之水可三十托外之水可三十五托寵從對峙人有蓬

萊方丈之稱焉土不宜穀資於淡洋男女斷髮繫占城

之布其物有木棉椰簞臥之夏涼而冬煖淡洋者四周

皆山有大溪焉經帶二千餘里而注於海其流清而甘

過船汲焉其田膏腴田稻民俗亦淳厚也其朝貢以三

載其傳位受皇帝之封

洪武二年其主阿搭阿者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詔遣中書

省管句甘桓等封爲占城國王四年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十六年復遣子來賀聖節乃遣使賫與勘合文冊二十四年復來朝貢以其臣弒立命絕之永樂後其國與諸國皆來朝貢始定每三年一來正統後其國襲封遣使行禮其貢物象牙犀牛角犀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

龍腦薰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木燒辟香花黎木烏木蘇木花藤香蕪蔓番紗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璧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番花手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

論曰周公云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

君子不臣其人信斯言也迺觀占城洪武中數與安南
鬪爭高皇帝降賜璽書諭令脩睦卒憬悟相調保傳境
土及正統後凡嗣王必請命而冊封焉則德政之被於
諸國者深矣宜乎世世獻琛於天庭也

真臘國第二

按宋史四按蒲甘南抵加羅布國所部有六十餘聚落

其國在占城之南東臨於海乃海南都會之所王居之城方七十餘里有石河焉廣二十丈宮殿凡三十餘座咸壯麗其男女皆椎髻服以衫其利魚鹽齒羽其穀宜五種其俗富侈飲饌之器皆以金銀爲之其土氣恆燠歲時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于前名曰百塔之會會之日則然香而禮佛其刑有劓刖刺配斷支之等有番人唐人之等番人殺唐人則誅唐人殺番人罰金而已其土物多黃臘孔雀翠羽多速香降香沈香其沈香之品有三綠洋爲上三灤

次之勃羅又次之有木焉其狀如松老而脂溢其名曰
篤耨香其氣清遠土人以瓢取之有木焉其花如林擒
榆葉而李實其名曰歌畢陀其花如木瓜杏葉而楮實
其名曰毗野有木焉其狀如菴羅榆葉而長條黃花而
青子其名曰蘇方可用以染有魚焉其鼻如象能吸水
上噴四足而無鱗其名曰建同其狀如鮐口如鸚鵡八
足其名曰浮胡其朝貢不常

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其臣柰亦吉郎等表獻方

物厥後朝貢不常

其貢物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臘犀角烏木黃

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銅

論曰真臘肇自利利氏章矣至宋慶元閒大舉於占城
墟其國更王真臘氏是時戰象幾二十萬地方七千餘
里蓋南海盛彊國也洪武初迺自重譯而來賓能不謂
聖世威靈之遠也哉

瓜哇國第三

按國朝志本古闍婆國元史瓜哇國傳自泉南登舟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

其國在占城南可一千里由占城而往針位取靈山靈山之水可六十托又五十更曰蜈蚣之嶼由嶼尾礁而西五更至昌山又十更望東蛇龍之山貫圓嶼雙嶼之中經羅幃之山山之水十有八托又五更取竹嶼又四更取鷄籠之嶼又十更至句欄之山可以治薪水又三十更至吉里門之山又五更至胡椒之山又三更至那參之山由是而至杜板又五更而至瓜哇之新村其都

曰滿者伯夷

滿者伯夷地名番舶來會先至杜枝而新村次蘇魯馬益然後至王治所按元史瓜

哇國傳八節澗上接杜馬班王府其譯人訛爲杜板耶

國無城郭其王之宮室巍

牆而重門其制如樓蓋以板坐以簟席

牆高三丈餘以磚爲之周二百

餘步以堅木板代瓦宮室甚整潔每三四人布板展細藤簟或花草席跣趺其上

其民之居蓋

以茅其藏百物咸以庫庫以磚爲之其高三四尺居人

坐臥於其上其王被髮或冠金葉花冠裸而跣下圍絲

嵌悅腰纏以錦綺佩以刃其名曰不刺頭其出入乘象

或牛車其輔八人其國人男子被髮佩刃

三歲以上無貴賤俱佩不

刺頭皆免毫雪花最上鑲鐵爲之以金爲柄或以犀角象牙雕鏤人物之狀

女子椎髻上衣

下圍悅男女咸愛其首觸之則出刃以刺國無鞭笞其

刑惟戮其戮也以藤反縛擁行數步而刺焉殺人者避

之三日則原卽獲者死其番人居杜板者戶千餘杜板

之水曰聖水杜板番名賭班元史曰杜馬班夷長主之其間多廣東漳州流戶海濱一池國人傳

云元將史弼高興征閩婆經月不得登岸絕水高史祝天甘泉湧出故名聖水居新村者戶千

餘一曰革兒昔原杜板東行半日至萃兒昔原初亦古難以國人勑居遂名新村村王廣東

人番舶咸聚貨寶俱備村之人甚富編菱樟葉覆屋鋪肆聯次爲市居蘇魯馬益者戶千

餘一曰蘇兒把牙新村南行一日抵淺港小舟行二十餘里始至其地多猴欲

孕者禱之港有洲焉林木森鬱中棲長尾猴萬餘老黑雄猴爲之長一老番婦隨之凡無子之婦持

酒肴花果飯餌禱於老猴老猴喜則食衆猴食其餘隨有雌雄二猴來前交感歸卽孕矣不食不交則無孕土傳唐之時有民丁五百餘口皆無賴有神僧至其家喫化爲猴止留一嫗不化舊宅尙存按宋史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則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無求孕事

居滿者伯夷者戶三百餘

蘇兒把牙小舟行七八十里至一埠番名漳沽登岸西南

行日半至國

其國寢無榻食無匕筯其食也漱盥而團坐盛

以酥飯撮而食飲水以櫛榔蠡葉灰其饗賓也亦然其

國人惟三等同回人唐人土人

回回人皆諸番商之流寓者唐人皆廣漳泉人

鼠居者服食俱美潔土人形貌醜黑猿頭跣足崇信其鬼教飲食穢惡蛇蟻蚯蚓火炙而食食寢皆與犬同其

國有罔象之妖其上下移文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

考之

望於西漢其建歲首以十月是月也王乘塔車出作竹鎗會

凡往會所妃前王後俱乘塔車車高丈餘四牖兩輪服以馬民各攜其妻伍列而執剡竹之鎗妻執三尺木挺

鼓嚴而鬪緩而止凡三交妻各以木挺格之曰那刺那刺則退凡刺死敵人者勝勝者以金錢一文與死者之家

人而其婚禮會於女家三日歸歸則迎以樂送以綵

舟男之父母迎歸擊銅鼓鑼吹椰殼筒環以火銃短刀團牌婦被髮裸跣圍絲嵌悅項被金珠絡腕有寶鐲

親朋鄰黨以檳榔葉絲紉草花粧插其送死有三一曰彩船送之爲禮至其家開宴數日

火化二曰棄水三曰犬食其妻妾多殉死父母將死子先請所欲以

遺言終事欲犬食者委屍於野食盡則喜不盡則悲號而棄於海凡頭目妻妾之誓殉死者架木塔積薪焚棺

之際簪飾草花披五色其民富其交易用中國厯代錢花幌哭踴赴火同焚

其穀宜稻菽歲二穫其畜宜六擾其書記以刀刻茭葦
葉文字如鎖俚凡爲權衡二分二釐爲姑邦姑邦四之
而爲錢錢十六之爲兩兩二十之而爲斤凡爲量截竹
爲之升之名爲姑刺其容一升八合斗之名爲捺黎其
容倍於升者八其婦女以月盈之夕歌於路其音美軟

凡歌番婦二三十人歡集一婦爲首臂挽徐步唱
番歌一句眾婦齊聲和之過親故之門皆贈錢物其國

人以圖畫相解說

紙圖人物鳥獸蟲魚之形如手卷以
三尺木爲軸坐地展圖朗說番人環

聽笑

其土氣恒燠其土物多蘇木金剛子白檀香肉豆

寇鑛鐵甕筒多紅綠鸚鵡武珍珠鷄倒掛鳥孔雀檳榔雀

珍珠綠斑鳩多白鹿白猿多蕉子椰子甘蔗石榴蓮房
茄瓜有果焉其狀如石榴厚皮而白肉其名曰莽吉柿
其狀如枇杷內有白肉甚美其名曰郎板有草焉其葉
如蒟醬其莖如筋三月而花其子如榧而緊細其名曰
葦撥食之已疰癖其根已核腫有龜焉其首背如鸚鵡
大口盤背甲有紅點斑文其名曰瑋瑁佩之可以辟蠱
毒有山焉峻而廣內多熊豹其名曰交欄之山人以射
獵爲業

相傳高史征瓜哇時登此造
船留病卒百餘而蕃育者也

其與瓜哇相接者

曰重迦羅高山秀石下有石洞前後三門是容萬人薨

海爲鹽釀秫爲酒是多殺羊鸚鵡木綿椰子其山下水

程有五一日孫陀羅二曰琵琶施三曰丹重四曰圓嶠

五曰彭里

其人以寇鈔爲業與吉陀崎諸國相通商舶少能至也

其朝貢無常洪

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刺遣其臣八的占必等貢方物并

納元所授宣諭二道十四年上金葉表來貢及黑奴三

百人後絕其貢永樂二年其園東王遣使朝貢且請印

章命鑄鍍金銀印遣使賜之正統八年定每三年一貢

自後朝

其貢物胡椒葦荻蘇木黃臘烏爹泥金剛子烏

貢無常

其貢物胡椒葦荻蘇木黃臘烏爹泥金剛子烏

木香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

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

楓子丁皮番木鼈子悶蟲藥碗石葦澄茄烏香寶石珍

珠錫西洋鐵鐵鎗摺鐵刀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
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
論曰淳化閒國使陀湛言中國有真主至迺脩朝貢禮
云故元世祖命史弼高興發舟千艘持一歲糧虎符十
金符四十銀符百鈔錠四萬費大且勞矣而卒敗沒以
歸至高皇帝以來不煩一旅朝貢且百五十餘年曾不
厭怠不遇真主則彼高枕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遠汎
以臣下於方內哉

以到正飲式尚方

服法不難通凡服藥者誠能戒口其法宜詳詳其法

前牛島學部以來承前一法傳凡十一年其法言下

古詩四十題歌自越繼國諸君式其諸位古詩題題

凡均不計服位受過高而細以千物法一其法言下

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

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

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其法言下

三佛齊國第四

番名淳淋那

其國在占城南可一千里東屬瓜哇西抵滿刺加南倚大山北臨大海是爲舊港由瓜哇新村而往鍼位五更至杜板又五更至那參之山又四更至胡椒之山又四更至吉里門之山又三十五更至三麥之嶼又五更至夾門大山又五更至舊港其淡港潮汐咸二港之兩涯是多磚塔自港而入爲彭家門由是至國其俗與瓜哇大同其土沃而民富水多地少民皆屋筏維岸而居水長而浮也則遷於他多習水戰其博戲有三一曰弈碁

二曰鬪鷄三曰把龜其交易用中國歷代錢以布帛其穀宜稻其畜宜六擾其土物多黃速香黃臘降香沈香有鳥焉其狀如鳬黑翼鶴頸鷺喙腦骨厚寸餘外紅內黃其名曰鶴頂可以爲帶靶擠機有鳥焉其名曰火鷄其狀如鶴長喙羊毫而圓身紅冠而青翼黑足利爪喜食快炭擊之不死有獸焉其狀如巨豕其高三尺其毫前黑而後白豕喙而三跖其食草木其名曰神鹿其朝貢無期洪武四年其國王哈刺相八刺卜遣其臣王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文來朝貢六年復遣使賀正旦并貢方物八年復遣使從招諭拂菻國朝使來貢十年遣使奉表請印綬命齋駝紐鍍金銀印賜

之其貢物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綿被苾
布白獺龜筒烏椒肉豆蔻番油子采腦

論曰廣人陳祖義國初竄舊港爲酋長以寇鈔爲業舶
人苦之鄭和至有施進卿者白和乃執祖義歸之京師
誅焉而章紱進卿於其土云然則和豈貿易珍寶之使
哉除異域之患爲天子光和亦賢矣又聞之和貌身長
九尺腰大十圍洪音虎步文皇帝初遣時咨諸相者袁
生忠澈袁生曰鄭三保姿貌材智內侍中無與儔比故
令統督以往果所至畏服也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滿刺加國第五

其地在占城南可二千里大海在其東南老岸連山在其西北由舊港而往鍼位十更過官嶼之左又五更至長腰之嶼見三佛之嶼鼈魚之嶼又五更至甘巴門之水其溜迅急右曰仁義之礁左曰牛尾之礁前曰鬼嶼又五更至披宗之嶼又五更取射箭之山又五更至五嶼循山而至其國或曰入由龍牙山門門之狀如龍角是多寇鈔以國有五嶼也舊名五嶼嘗羈事暹羅而歲輸黃金焉

永樂初詔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名滿刺加國暹羅遂不復擾云

其土氣

朝燠而暮寒有溪焉經帶王宮而入於海王則作梁溪
上而齋戒纏首以白布服花青布長衣而革履出入肩
輿其民男纏首以方帕女撮髻短衫下圍色布悅其俗
淳朴其語音書記婚喪與瓜哇同其居如樓高可四尺
許片劈椰木藤以緝焉跣趺其上竈榻弗殊其刳舟以
獨木其交易以花錫鑄如斗形其重一斤而八兩十斗
小把四之而爲大把以藤束之其利魚其穀宜一種其
畜宜牛羊鷄鴨多甘蔗蕉子波羅蜜野荔枝多黃連香
烏木多薑葱芥蒜諸瓜有樹焉其皮如葛根搗之澄以

爲粉丸如菜菔日乾以鬻其名曰沙菰米可以作飯有
草焉其狀如茅其厚如笋皮子如荔枝其名曰菱葦葉
子可釀酒葉可織簞有魚焉足高四尺龍首而鱗身脩
牙其名曰龍是啣人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小黑質花紋
而善幻其名曰星虎有香焉其脂如松香可燃照爲燈
鎔而拭舟可以辟水其名曰打麻兒其明瑩如金珀可
爲帽珠者其名曰損都盧廝其與滿刺加接境有九洲
之山其中多沈香黃熟香永樂之歲鄭和採香於此獲
六株焉其徑八九尺其長八九丈是皆黑細花紋人所

未覩焉其屍頭蠻之妖與占城同其朝貢不絕

永樂三年其頭

目西利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詔封爲滿刺加國王給印及誥其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效職貢又請封其國西山詔封爲鎮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朝貢命官往勞上御奉天門宴之十年遣使來貢十二年國王母來二十二年宣德九年國王復來正統十年以後屢遣其貢物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使來貢

熊黑猿白鹿鎖袂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刺白苾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沈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楓子錫番鹽

論曰傳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信然矣况夷心淵險不測握重貨以采往自非多區畧之臣鮮不敗事也予觀馬歡所記載滿刺加云鄭和至此乃爲城柵鼓角立府藏倉廩停貯百物然後分使通於列夷歸鯨則仍會萃焉智哉其區畧也滿刺加昔無名號素若暹羅永樂初始建碑封城詔爲王焉其內慕柔服至率妻子來朝實若藩宗之親矣則和之貯百物於此也曷有他慮哉智哉其區畧也

淳泥國第六

其國在占城西南可六千里其所統十有四州其俗脩
浮圖教像而禮之善持齋戒其王之宮室覆以貝多之
葉民居以草其男女椎髻以五綵帛繫腰以花布爲衫
其俗好奢其途遇中國人也有醉者則翼之歸寢其家
其土氣夏寒而冬煥其利魚鹽其穀宜稻秫有秫酒多
降真香黃蠟有片腦玳瑁其鎮曰長甯鎮國之山永樂六年
國王麻郡惹加那上言王爵境土皆屬職方國有後山
乞封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復以爲請遂封今
名御製碑文其朝貢不絕洪武四年國王馬謨沙遣其
刻石其上
臣亦思麻逸進金表銀箋及

方物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爲王給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至福建遣內臣往宴勞之令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文及諸珍物妃進中宮東宮箋及方物上御奉天門宴王是年王卒於南京會同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詔諡恭順賜葬南京城南石子岡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之樹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復令其子遐旺襲封遣內官及行人護送還國十二年及洪熙元年俱來朝貢其貢物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絲環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沈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臘犀角玳瑁龜筒螺殼鷓鴣頂熊皮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厮金銀八寶器論曰余嘗遊金陵至石子岡過浮泥恭順王墓未嘗不嘆天子待島夷之至而慶恭順之遭也高皇帝時命都

事沈秩御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至於撤王座令列拜於
庭且曰皇帝爲天下主卽吾之君父其致詞若此而吾
二臣者又却其金刀貝布之贈則其慕中國而樂賓服
者非一日矣乎

蘇祿國第七

其國在東海之洋其鎮曰石崎之山其男女皆髡纏首

以阜縵腰圍水印花布其俗尙鄙惡其田瘠不宜於穀

以漁鹽爲業是食魚蝦螺蛤有蔗酒其利竹布珠璣珠

徑寸者價以千金其朝貢無常

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荅刺西王巴

都葛叭蘇里峒王叭都葛巴刺卜各率妻子頭目來朝貢十九年遣使來貢

其貢物梅花腦

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葦茛黃蠟番錫

論曰余於廣志漢書觀二寸珠事及讀列仙傳云高后

時下書募三寸珠有朱仲者獻焉賜五百金魯元公主

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得四寸珠以爲証矣今星槎編載蘇祿王所獻巨珠重幾八兩迺始信之宜乎金印之報錫也雖然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天朝之致此亦有由矣

彭亨國第八

其國在廣大海之南石崖環之如城其王好恠雕香水
爲神以人爲牲而禱其土氣溫和其王妃以金爲圈四
五飾於頭髮其民下以五色燒珠圈飾之其男女椎髻
服以長衫繫以單衣其利魚鹽其土沃其穀宜稻有椰
子酒多花錫降香沈香有樹焉其狀如杉其子如荳蔻
皮有甲錯其脂名曰片腦一曰龍腦食之已痔其朝貢
無常

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貢番奴及方物永其
樂十二年復遣其臣蘇麻固門的里等來朝貢其

貢物金水罐檀香乳香速香片腦胡椒象牙

論曰祖訓有之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聖王之謨言也迺復列不征諸夷國名示諸將來而眇爾彭亨亦得載著金匱何其榮也其稱同居海中者有淳泥國有三佛齊國有百花國

琉球國第九

其國在泉州之東其地三分而多爭一曰中山王二曰南山王三曰北山王高皇帝常有北山王怕泥芝之諭戒其略曰上帝好生惡害宇生民自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以育黔黎邇使者自海中歸云琉球三王互爭於農業少廢人命頗傷朕聞之不勝憐憫今因使者往復琉球特諭王體上帝好生息征戰而育下民可乎其山多抱合而峙一曰翠麓之山二曰大崎之山三曰斧頭之山四曰重曼之山皆峻極不可以上有鼉鼉島高

華嶼澎湖島其土氣恒燠耕田田稻膏腴宜穀其利魚
鹽國無賦斂其男女服大袖連袴之衫造以花印之布
有甘蔗酒其土人善詩書好中國圖書古器洪武中中
山王遣子姪就業太學其土物多沙金黃蠟有石液焉
出於山谷其色如鵝子瑩淨而無夾焚之有紫焰其名

曰硫黃一曰崑崙玉能化五金傳之已疥多善馬

高皇帝常

遣使鬻馬於國王察度諭畧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爲
國環海爲固朕卽位十有六年王歲遣貢朕甚嘉焉特
命尙佩監奉御路謙報王誠禮王復使來致謝朕今更
遣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賁符賜王鍍金銀印
一顆送使者歸就於王處鬻馬其鼎峙大崎之山之東
不限多少從王發遣故茲敕諭

曰三島之國羈事琉球其民壘石依崖而居以蠶漁爲業多木棉琉球之貢有二載洪武中三王皆遣使奉表箋貢馬及方物永樂以來王嗣立皆請命冊封後惟中山王來朝其貢物馬硫黃每二年許貢一次由福建以達於京師蘇木胡椒螺殼海巴刀生紅錫銅牛皮擢子扇磨刀石瑪瑙烏木降香木香

論曰魏徵隋書言琉球無馬及洪武閒屢貢良馬高皇帝遣使賜之符印就令購馬迺知前史多不足信也蓋琉球漢魏以來不通中華至煬帝令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自是頻往掠取人物而還耳未嘗安然揖讓於其地

又何以得其詳也

西洋朝貢典錄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西洋朝貢典錄卷中

吳郡黃省曾撰

暹羅國第十

阿魯國第十一

蘇門答刺國第十二

南淳里國第十三

溜山國第十四

錫蘭山國第十五

榜葛刺國第十六

暹羅國第十

其國在占城西可一千五百里由漳州而往鍼位見南
澳取東董之山山之狀如唐冠又取銅鼓之山又經獨

猪之山又取外羅之山又過琰杯之嶼嶼之水十有八
托又過洋嶼又過靈山過伽喃模之嶼位在乙卯其出
水之礁有三又過羅灣見赤坎之山又取崑崙之山又
七更過真王之嶼嶼之水十有七托又過大橫之山小
橫之山又過筆架之山又過竹嶼由大峯之山而入港
由占城而往者入由新門臺其地方千里是多山山形
如城其土氣寒燠無定其王之宮潔而麗民居如樓藉
以檳榔之木簟以藤竹寢興食處於其上其王纏首以
白布上無衣下圍絲嵌悅壓腰以錦綺出入乘象或肩

輿用芟葺之葉疊而爲蓋柄飾以金其王鎖俚之人脩
浮圖教是多僧尼有寺刹而持齋戒好習水戰常用師
於鄰國其俗事皆決正於婦其婦椎髻長衫繫腰以青
花色布男亦如之其纏首以白布其語如廣東之鄉音
以椰子爲酒貴者年二十則用嵌砂其送死富者葬浸
以水銀貧者棄諸海濱有金色之鳥羣集而食之謂之
鳥葬不盡則家人號哭沈骨於海而歸亦命僧齋誦而
禮佛國之西北可二百里有市曰上水居者五百餘戶
百貨咸集可通雲南之後其交易以金銀以錢以海貳

其利珍寶羽毛齒革其穀宜稻其畜宜六擾有石焉明
淨如榴子其品如紅雅姑其名曰紅馬廝肯的石善香
四等一曰降真二曰沈香三曰黃速四曰羅斛多花錫
象牙翠羽犀角多花梨木黃蠟多白象白鼠獅子貓有
木焉其葉如櫻桃其脂液流淌如飴久而堅凝紫色如
膠其名曰騏驎竭食之已折損其朝貢以三載洪武四年其國
王參烈昭毘牙遣使臣祭思俚儕刺識悉替等來朝貢
進金葉表并方物賀正旦八年遣使賁詔及印綬往賜
之十六年給勘合文冊凡中國使至必照驗相同永樂
九年其王昭祿羣膺哆囉諦刺遣使柰必表貢方物乞
量衡爲國中式自後其貢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
定例每三年一朝貢

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朱腦糠腦油腦紫
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
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黃硫
黃沒藥烏爹泥肉荳蔻胡椒白荳蔻華撥蘇木烏木大
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刺布紅地紋節智
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
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
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打布紅花絲手巾
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論曰暹國世稱赤眉遺種尙矣而莫究其詳繼覽梁史
云頓遜之國其俗多鳥葬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食盡
乃去其骨沈海中云云與馬歡所見者符合且頓遜史
云東可通交州而暹羅歡亦云西北可通雲南其跡又
足徵然則暹國在梁殆爲頓遜也

阿魯國第十一

其國在滿刺加西南可八百里

善風四晝夜程由淡水港入國

其地西

接蘇門荅刺南環大山北臨大海其婚喪諸俗與爪哇

同其利布帛暨魚其穀宜稻其畜牛羊鷄鴨有獸焉其

狀如貓灰毫而肉翅其名曰飛虎獲之卽死有樹焉其

脂類薰陸其色赤紫焚之烟如凝漆而清婉其名曰金

顏香有伐樹而取堅皮而黑理其名曰黃速香其朝貢

無常

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其臣滿刺哈三等附古里等國來朝并貢物

其貢物象

牙熟腦

論曰西洋諸國永樂間初來朝貢者四十有二其阿魯
缺

蘇門答剌國第十二

其國在滿刺加西南可一千里由滿刺加而往五更至
假王之嶼嶼之水三十托又五更過吉貝之嶼之淺又
四更至鷄骨之嶼又八更至雙嶼又四更過單嶼之左
又五更至阿魯國之港又十更至淡洋又五更至大魚
之港又五更至巴刺之嶼又五更至急水之灣有泥礁
而鼓浪焉又五更至國

國人稱爲古須文達那國迺西
洋轄路滿刺加西南行五晝夜

至濱海一村番名答魯蠻繫
船又東南行十餘里至國

其地南環大山北臨大海

東抵阿魯國西連那孤兒黎代國有溪入於海是達潮

沙其土氣朝燠如夏暮寒如秋其夏秋之間是多瘴其
山童而土石俱黃國無城郭其俗淳其語音婚喪服飾
與滿刺加同其民居如樓籍以椰子檳榔之木其蠶繰
而不綿其漁於海朝出而暮歸其交易以金錢錫錢金

曰底那兒

淡金鑄圓徑官寸五分面底有紋重官秤三分五釐一日每四十八箇重金一兩四分恆

用錫錢

其利硫椒其穀宜稻歲二穫其畜宜牛羊鷄鴨羊

皆驪毫

硫黃出於巖穴椒則山園種之蔓生如廣東甜菜花黃白結椒成穗生青老紅摘取日乾粒虛

大官秤百觔易本處金錢百箇值銀一兩一日其土物官秤三百二十觔價以銀錢二十箇重六兩

多甘蔗芭蕉子莽吉柿波羅蜜柑橘其柑橘四時不絕

獅橘綠橘不酸壞而可藏有果焉其狀如消梨綠皮而
圓核香烈而備五味其名曰俺拔其狀如芡實臭葉而
刺皮熟則辨開其肉白而味如栗其名曰睹兒烏多葱
芥蒜薑諸瓜西瓜紅仁綠皮有長至二三尺者其國之西曰那孤兒戶

千餘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其俗獠頭而文面上下並
耕而食又西曰黎代戶二千餘其都倚山臨海多野犀

牛二國皆羈事於蘇門其朝貢無常

永樂三年其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

其臣阿里來朝貢詔封爲國王及誥五年至宣德六年其
年屢遣使來貢表用金葉十年復請其子封爲王其

貢物馬犀牛龍涎撤哈刺梭眼寶石木香丁香降真香

沈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青同同青硫黃

論曰鄭和在舊港執陳祖義至蘇門又執蘇幹刺雖古之義人烈士何以加焉昔蘇門王中他王毒鏃死王妻號於眾曰能報者身願爲偶有漁人舉兵滅之王妻卒踐盟配漁人嗚呼以賤臣而蒸國母履王位破倫賊化甚矣蘇門王之子長而殺漁人豈不偉哉蘇幹刺者漁人子也因蓄聚而圖蘇門王之子和發兵執之且不敢專殺檻車京師兩除島夷之害和其賢臣也哉和其賢

臣也哉

西華明寶典卷中

二 粵雅堂叢書

西洋草書典金卷中

十

南淳里國第十三

其國在蘇門西可六百里一曰南巫里國由沙里八丹

而入鍼位十晝夜見觀延之嶼又至中央之嶼又巡牛

嶺之山以至其國

蘇門西行善風
口晝夜到國

其地東接黎代西北

臨大海南統大山其王與民咸回回人主之宮室如樓

籍以木是用良處其高可四丈樓之下圉養六擾民居

與蘇門同其俗樸其交易以銅錢其利魚其畜宜牛羊

鷄鴨多犀角蓮花降香其西北海內有山焉寵從平頂

名曰帽山山之西有大海是曰西洋一曰那沒嚟洋西來

海舶向山爲準山民戶二三十餘皆稱爲王問其姓荅曰阿孤喇植有海樹焉生於海底

其狀如枝柯明潤如紅玉其高二三尺其名曰珊瑚可

以已目腎

生山邊二丈上下淺水內番人撈取爲寶鬻賣亦常碾其根以爲數珠

其朝貢

無常

永樂七年王率臣下數十人自隨寶船至京進貢

論曰南淳里戶不過千餘而王與牛羊雜處其亦不足

爲國也矣而往錫蘭山諸國者必經焉且其王常親浮

海稽首於紫庭斯可取也

溜山國第十四

其國在小帽西南可二千里由彭加刺而往取北辰四指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一脚之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脚又取北辰一指三脚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脚又過鸚鵡嘴之山又五更見鐵砧之嶼又七更見佛舍座之水又五更見牙里之大山由是至溜宮之嶼而及其國其地四面濱海倚山爲都其都曰牒幹其上下皆回回人婚喪一如其教風俗淳美男纏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帷悅女悅蓋首上短衣下亦圍悅其

膚體咸黑其土氣恆燠其交易以銀錢

重官秤二分三釐

其利

魚貳其穀宜稻麥其畜宜牛羊鷄鴨凡爲林以椰子爲
腹花梨爲跗凡爲舟不以鍛鐵以椰纒繩之而貫之而
楔之以龍涎鎔之而塗之凡取龍涎多於溜嶼其嶼石
多蟠龍春而吐涎羣鳥集之羣魚嗜之其黃者如膠黑
者如五靈白者如藥煎其氣腥或得之魚腹其大如斗
圓如珠其價以兩而易凡兩易金錢一十有二凡斤易
金錢一百九十有二凡取海貳山積之而罨之腐之凡
取馬駮魚斫之而暴之貯之其來易者爲暹羅之商爲

榜葛刺之商國之西海有石門狀如城闕者三有溜山
焉凡八一日沙溜二曰官嶼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
來溜五曰麻里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
安都里溜皆可通海舶皆有聚落其通也有主焉又西
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卽所謂弱水三千者焉
一曰有三萬八千餘溜舟風而傾舵也則墜於溜水漸
無力以沒其小窄溜之民巢穴而處魚而食草木而衣
其朝貢無常

永樂五年遣
其臣來朝貢

論曰山海經諸古書及酈道元所引論弱水多矣雖通

人辨土莫之能明也茲復知有溜山弱水矣見覽雖益
廣遠而天地之大終不能窮焉

錫蘭山國第十五

其國在南帽山西可三千里由蘇門荅刺而往鍼位十二更見南帽之山又四更半厯龍涎之嶼又十更過翠藍之嶼嶼之水三十托一曰梭篤蠻山山有七門四疊而一峻山人之出也則乘獨木之舟夏爲巢居冬爲穴處其體裸不可以布帛被之則浥爛紉綴樹葉而爲蔽山葶波羅蜜芭蕉子魚蝦以爲食又九十更見鸚鵡嘴之山又至佛堂之山又口更至牙里其下有沈牛之礁鼓浪焉外過之水三十托又十更至別羅里是謂錫蘭

國之港又北行五十里而至國其臨海之山有釋迦登岸之足跡其長可二尺許其陷之水四時不涸名曰佛水至者蘸拭其面目左有寺塑釋迦之卧像其身不朽其寢座以沈香木爲之飾以眾寶佛牙舍利俱藏焉其王鎖俚之人脩浮圖教重象暨牛私解者辟或贖以牛頭金國人咸灰牛糞塗其體食惟其乳死則埋之自王而下晨用牛糞塗其居而後禮佛其拜兩手舒之前兩股舒之後胸腹著地以禮佛謂之五體投地其山之巔有神人阿耨之足跡陷於石者二尺許一曰人祖一曰

盤古其海中勝望曰白浮之沙日而照也則光彩激灩
爲國人之游望是多螺蚌其王宮之前曰珠池凡三年
則採煉其採也取沙中之螺蚌納之池俟其腐爛水盈
而珠出則取而納焉其地廣其民富饒其男裸下圍絲
悅謂之厭腰纏首以白布女椎髻下圍白布其恆食以
牛乳以醍醐以檳榔蓼葉食皆暗室其國人不鬚喪則
蓄焉其葬也以火取骨而埋之喪之婦標乳號哭而爲
禮其交易以金錢其利玉石珠璣其穀宜稻菽其畜宜
牛羊鷄鴨

金錢重官秤一分六釐中國麝香紵絲色絹
青磁銅錢樟腦等物彼則以寶石珍珠易換

其寶石六物一曰紅雅姑二曰青雅姑三曰黃雅姑四
曰青米藍石五曰昔藍泥六曰屈沒藍是寶石也皆產
於參天之山巔洪雨之衝則流於山麓之沙中國人於
是而拾採多芭蕉子波羅蜜甘蔗多椰子多龍涎乳香

其朝貢不絕

永樂九年以拒絕朝使歸路破其城生擒國王亞烈若奈兒及家屬命釋之擇其屬

之賢者立爲王十年詔諭其國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
正統十年國王遣其臣耶把刺謨的里啞等朝貢天順
三年其王葛力坐夏昔利把交刺惹復遣使來貢

其貢物寶石珊瑚水晶金戒

指撒哈刺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
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

論曰梵書載釋迦生於迦毗羅國淨飯王其父也至涅槃時度須跋陀羅右脇而卧今馬歡載錫蘭別羅里云卽涅槃之地且云卧身尙存不朽以爲誣焉又何其言之分明如此也

榜葛刺國第十六

其國在翠藍嶼西北可七千里一曰東印度之國地方
千里由蘇門荅刺而往也取帽山翠藍西北而行善風
二十日至浙地之港一曰泊察地小舟以入五百里至
鎖納兒之港港有城池街市又行二十站及坂獨哇而
至國其國城郭壯麗其王有大殿四方而聖飾爲間凡
九三門而入殿之柱裹以黃銅縷以花獸其王之衣冠
王之臣之衣冠俱同同製上下皆同同人婚喪一如其
禮其民善富庶而淳好爲商賈其男子髡纏首白布服

圓領長衫下圍色悅革履女子椎髻短衫圍色布絲綿
珥寶鈿項珮瓔珞手足約以金鐲戒指其土氣恆燠其
定歲以十二月國無閏刑止於流百職有印符行移掌
軍者謂之巴斯刺兒有醫師卜人星官暨百工市肆咸
備其語謂之榜葛俚亦善吧兒語樂工謂之根肖速魯
奈凡夙興舉樂於富貴者之家擊小鼓一人擊磬鼓一
人吹簫策一人其音節先徐而後促舉畢則予之酒物
倘伽凡款賓以檳榔凡宴享用樂婦歌舞以娛賓樂婦
之飾也服淺紅線布之花衫下圍色絲悅肩項佩五色

硝子珊瑚琥珀珠之纓絡腕約青紅硝子之釧鐲其俗
有虎戲鐵索拽虎而行其戲也解索虎蹲而據人躲以
擊虎虎乃咆哮作勢與人而對躍人時掉臂於虎口戲
而畢則虎伏於地閱戲之家飼虎以肉與人以倘伽其
交易以銀錢名曰倘伽以海貳名曰考喇其利布帛其
穀宜五種歲二穫其畜宜六擾銀錢重官秤三分徑官
寸一寸二分底面有紋
海貳其酒之品有四一曰椰子酒二曰米酒三曰桐子
酒四曰菱葦酒其布帛之品有六宓布謂之卑泊廣二
尺長五丈六尺勻細而白黃布謂之滿老提廣四尺長

五丈緊而密布羅謂之沙納巴付廣五尺長三丈狀如
生平羅布紗謂之忻白勤搭嚙廣三尺長六丈纏首用
之如三梭者謂之沙塌兒廣二尺五寸長四丈兜羅綿
謂之驀哩驀勤廣四尺長二丈背面有絨起可四五分
其土物有珊瑚珍珠水晶瑪瑙翠羽多芭蕉子波羅蜜
石榴酸子甘蔗多酥蜜多瓜葱薑芥茄蒜有駱駝有桑
皮紙有木焉弱條而青葉朝花而暮斂如夜合其子如
李其名曰菴摩勒一曰餘甘食之已丹石毒其接天詔
之日用甲馬隊千餘設於左右長廊明光甲巨漢秉劒

持弓矢以待孔雀翎之蓋百具設於丹墀象隊百設於
殿上其王陞八寶座橫劒於膝迺有持銀杖者二人引
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復有持金杖者二人引導如前
其王肅恭拜迎詔敕叩首而加額其閱讀賞賜之訖也
是陳絨毯於殿以宴天使以牛羊爲燔炙以薔薇之露
諸香之蜜水而爲飲其朝貢無常永樂六年其國王雷
牙思丁遣使來朝貢
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又遣其臣把
一濟等來朝貢麒麟等物正統三年貢同表用金葉其
貢物馬馬鞍金銀事件戩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
刺者扶黑荅立布洗白苾布兜羅綿糖霜鶴頂犀角翠

西洋朝貢典錄卷中
毛鶯哥乳香麝黃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
烏木蘇木胡椒

論曰榜葛刺其饒富多儀之國也夫觀其於天朝正使
有金盃繫腰盆瓶之獻於副使有銀盃繫腰盆瓶之獻
於行人有金鈴紉紵長衣之獻於兵士有銀錢之獻非
饒富多儀曷克若此云

西洋朝貢典錄卷中

譚瑩玉生覆校

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吳郡黃省曾撰

小葛蘭國第十七

柯枝國第十八

古里國第十九

祖法兒國第二十

忽魯謨斯國第二十一
阿丹國第二十二

天方國第二十三

小葛蘭國第十七

其國在別羅里西北可一千二百里由是而歸南巫里也
鍼位第一之日丁未丁午第二之日丙午第三之日

丙第四之日丙巳第五之日與巳第六之日辰與第七之日乙辰乙卯以求南巫里焉其地東連大山西南北濱海其王脩浮圖教其俗重象暨牛其風俗與錫蘭山大同其和飯以酥日二食其交易以金錢重官秤一分其利

蘇椒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牛黃毫羊青毫其朝貢無

常

永樂五年附蘇門答刺國來朝貢

其貢物珍珠傘白綿布胡椒

論曰小葛蘭星槎編又云小俱喃云其國山連赤土日中爲市而赤土者扶南之別種也西則婆羅娑國東則波羅刺國南則訶羅旦國不知何者爲小葛蘭也

柯枝國第十八

其國在小葛蘭西可二百里柯枝之港水可四托其地
東倚大山西南北濱海其王纏首以黃白布上無衣下
圍紵絲帨壓腰以色紵絲其男女椎髻服以短衫圍以
單布其民之居用椰子木以椰葉緝而蓋其藏百物以
庫以磚爲之其爲人五種一曰南昆是爲王族二曰回
回是爲仕族三曰哲地是爲富族四曰革令專是爲庸
保五曰木瓜是爲賤類居限三尺衣限臍膝途遇哲地
以上則伏任負是事其狀如儼人其王脩浮圖教敬象

暨牛國有梵宇其佛像鑄以銅座以青石爲之座之周
咸砌水溝溝傍鑿井夙興必鳴鐘鼓汲水以灌佛頂羅
拜而退其出家者名曰濁肥而蓄妻其髮出胎不理不
剃澤以酥捏而爲縷被於後灰牛糞以塗體以黃藤束
腰幅布掩形時常吹海螺妻隨以行其土氣恆燠無霜
雪其雨以半載晴以半載二月雨起卽乘屋脩蓋備米
物五月六月日夜下滂沱大
雨街市成河至七月盡止其交易以金銀錢金曰法南
八月始晴次年又復如是
銀曰荅兒金重官秤一分一釐銀重四釐其利胡椒珍
珠珊瑚胡椒園種之富者居以待商以飭而易爲斤一

十有六而爲封刺二十有五而爲播荷凡播荷以金錢
一百易之視銀之爲兩者五珍珠以分而易凡分至三
以上以金錢一千八百易之視銀之爲兩者百珊瑚以
兩而易倩工翦旋以成珠磨淨而售其穀宜黍稻稷菽
其畜宜六擾是多象其朝貢無常

永樂三年其國王可
亦里遣其臣完者答

兒來朝貢十年復遣使來請封其國
之山詔封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論曰柯枝凡兩半載而霽霽半載而雨不知大化胡爲
其然也昔魏徵敘赤土言其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理
庶幾矣必曰半載其果親目之乎然赤土今與小葛蘭

爲鄰其卽爲柯枝章章矣

古里國第十九

其國在柯枝西北可六百里東通坎巴夷替國西臨大
海南連柯枝國北接狼奴兒國地方千里其王脩浮圖
教殿而事之佛像謂之乃納兒以銅爲之殿覆以瓦以
銅爲之鑿井於傍凡晨興王汲以浴佛是敬象牛王每晨浴
佛禮拜訖取黃牛淨糞盛以銅盆水調以塗壁地頭目
富家亦如之又煨成白灰盛以布囊水調以塗額股是
爲敬佛傳云昔有神人其名某紫適他國時命弟撒沒
噪以攝撒沒噪鑄金牛矯誣國人曰此天神也國人遂
皆敬禮某紫還銷金牛撒沒噪乘象遁去國人思之而
冀其歸每月言月中必至及月中又言月盡必至逮今
未絕也南昆人其爲人五種南昆回回哲地革令專木
之敬象牛由此

瓜南昆不食牛回回不食豕互以爲禁婚喪各如其類
其頭目二人是掌國事其男長衫纏首以白布女短衫
椎髻圍以色布珥金牌珠索項佩珠寶珊瑚瓔珞手足
俱約以金銀鐲以金寶戒指其容白而豔國人脩回回
教者十之六有禮拜寺寺有三十餘凡七日一禮拜已
而往未而歸權謂之法刺失量謂之党夏梨以銅爲之
其制俱倍中國十分之六權椒爲斤二百五十謂之一
播荷其償金錢二百權香貨爲斤二百謂之一播荷布
謂之搭梨其廣四尺五寸其長二丈五尺其價金錢十

五色絲帨謂之西洋手巾其廣五尺其長一丈二尺其
價金錢百算人謂之米納凡算之法計以四支十指其
交易而成也攜手而誓無悔其交易以金銀錢金曰吧
南銀曰搭兒其錢面底有紋用六成金鑄造徑官寸三分八釐重官秤一分銀錢重三釐其
利椒榔椰子之種也富家千樹以爲恆業其資用也漿
爲酒肉爲糖飯穰爲索殼爲碗爲酒食器亦可廂金木
以架屋葉以蓋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鷄鴨國有樂婦
以葫蘆絃銅絲而歌其位以女腹爲嫡傳之姊妹之子
無姊妹之子則傳之弟無弟則遜於有德其刑有罰金

斷手足斬族之等不服者探之沸膏而驗之

以右手二指置油鍋

黑而取出封裏下獄三日開視

如爛壞卽加刑否則鼓樂送回其國有鹿兔能蓄良馬

凡匹價以金錢千其土物有薔薇露有金縷寶帶其造也赤金三觔抽絲如髮綴結而成閒以珠寶有珍珠珊

瑚珠哲地居之公鬻而取稅多萊菔胡荽薑蒜四時冬

瓜其狀如小指其長二寸味如青瓜紫皮而大葉曰紫

皮瓜多芭蕉子波羅蜜有樹焉其高丈餘結如綠柿內

子數十熟而自落者其名曰木鼈子有蝙蝠如鷹者在

樹而懸宿有鷹鴉燕鷺多孔雀家蓄之其朝貢無常

永樂

三年遣使朝貢詔封爲古里國王給
印及誥五年之冬復遣使來朝貢
其貢物寶石金繫

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拂郎雙刃刀寶鐵刀蘇合油
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梳子花花氊單伯蘭布苾布紅
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花靠枕木香乳香
檀香錫胡椒

論曰昔扶南俗事天神以銅爲象而有訟者以金環鷄
子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情者必焦爛焉而今之古
里亦有天神之談探手之法又云扶南去林邑七千餘
里今校之亦合余疑古里卽扶南之地云

永樂三年鄭和統大鯨寶船賁詔敕封爲古里王及
頒誥命銀印陞賞頭目品級冠帶建亭刻石其畧曰
爾王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
皞熙同風刻石於茲永垂萬世
寶船至彼王遣頭目哲地米納凡見正使擇日論價
將中國錦綺百貨議定乃書合同價數各存之頭目
哲地與正使眾手相拏其牙人言曰某月日眾手拍
一掌無悔哲地始攜珊瑚珍珠寶石來議價二三月
方定原經手頭目來納凡算番物若干
該紵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易

祖法兒國第二十

其國在古里西北可二千里西北倚山東南臨海以石
爲城爲屋層起如浮圖其民容體偉長而性樸其王纏
首以白布服錦袍閒服青花絲嵌圓領足有花靴其出
入以輿馬前列象駝後吹叭嚨鎖捺擁行其民男纏首
以色布服長衣足不跣女蒙首面以布其上下崇同同
教有禮拜寺禮拜之日咸罷市塗體以薔薇露以沈香
油薰衣以沈檀俺八兒香其將禮拜也浴而塗體乃服
淨衣焚香于胯下薰而往街市爲之芬芳不歇其婚喪

悉行同同禮其土氣溫和其交易以金錢以紅銅錢金

曰倘伽

金重官秤二錢徑一寸五分一
面有紋一面人形銅徑四分

其穀宜五種其

畜宜六擾多血竭蘆薈沒藥乳香木鼈子多芥瓜有雙

峰駱駝有金錢豹有禽焉長身而鶴頸足四尺而二爪

其狀如駱駝其名曰駝鷄是食五穀有香焉其樹高可

三丈葉有四角黃花而碧心其膠如飴其名曰安息食

之已鬼症其味篤耨其色如紫檀其汁濃淨而無滓其

名曰蘇合油塗之已風其朝貢無常

永樂中遣其
臣朝貢方物

論曰自柯枝而西去天方益近而流風沾被脩同同教

者益謹至薰沐其身而始禮拜其真信習之篤也哉

忽魯謨斯國第二十一

其國在古里西北可五千里其地倚山臨海其國富以石爲城是多番商其王脩回同教有禮拜寺日五度而禮拜恆齋沐其俗淳厚其人白身而魁偉其男卷髮長衫善騎射女編髮四垂黃漆其頂服長衫出則色布蓋首紅紗蔽面珥絡索金錢以黛飾眉花紋飾脣頂佩珠寶珊瑚瓔珞四腕俱約金銀鐲其婚喪用加的禮掌禮之官謂之加的凡婚禮男家先宴加的親族媒氏然後二姓述三代譜系爲之書而後成禮否則以姦論喪禮以細白布爲大小殮衣瓶盛淨水三灌屍以麝腦填口鼻服衣入棺墳以石砌壙藉淨沙五六

寸棺至出屍入壙石
板蓋土築成隆阜

其書記用同同字其市肆咸備國

有酒禁飲者棄市其國勝兵良馬醫卜技藝皆冠於西

洋其民有羊猿之戲

羊戲用木尺許頂平正可容羊四蹄者樹地一人拍手念誦羊依拍

鼓舞近木前足搭木頂後足跳上似舞狀人將木段五

六次接上高丈許於中推斷接羊置地羊卧作死狀令

舒前足即前舒之令舒後足即後舒之猿戲以三尺黑

猴演弄畢令一人帕縛猴股別令一人潛擊猴首雜於

眾中解縛猴於千人

其交易以銀錢名曰那底兒其利

玉石其穀宜稻麥其畜宜六擾

銀錢徑官寸六分面其底有紋重官秤四分其

土氣有寒暑有霜雪少雨多露春而花開秋而葉零有

山焉其陽多紅鹽其陰多白堊其東多丹腴其西多黃

聖其珍寶之類有八一日五色雅姑刺石二曰粗杷碧
三曰祖母喇四曰貓睛石五曰金剛鑽六曰珊瑚七曰
五色玉器皿八曰大珠狀如龍眼者有之諸珀謂之撒
白植其類有五一日金珀二曰并珀三曰珠神珀四曰
蠟珀五曰黑珀織之類有四一日十樣錦剪絨絨起一
分長二丈闊一丈二曰五色梭幅三曰撒哈喇毯紗四
曰青紅絲嵌手巾羊之類有四一日九尾羊二曰大尾
羊三曰狗尾羊四曰鬪羊一等尾闊尺餘拖地重二十
餘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尾
長二尺餘一等鬪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留毛後剪
淨頭似綿羊角彎向前上帶鐵牌行動有聲此羊快鬪

好事者蓄之
以博錢物

有獸焉其狀如貓質如玳瑁黑耳而性仁

出則百獸伏地其名曰草上飛番名曰昔雅鍋失其蘿
蔔狀如藕而紅色其胡桃質薄而白其松子長寸許其
葡萄四等有如蓮子色白而無核者有如白豆圓而白
者有紅者有紫者有果焉狀如胡桃尖長色白內仁甘
美者名曰把畔果其石榴花如拳果如鍾有林檎桃甘
蔗西瓜其萬年棗一名曰塏沙布凡三等有狀如拇指
小核而結霜味如石蜜者有按爛而成軟塊味如柿者
有狀如南棗而味溼是用養牲者其朝貢無常

永樂五年遣其

臣將麒麟等物并備金葉
表文跟隨同洋寶船進貢

論曰西洋葬埋之禮微舉者鮮矣此獨能行焉且往往
符情合制可尙也已然居中國彝倫之地有火其親者
不有愧於斯耶不有愧於斯耶

阿丹國第二十二

其國在古里西可六千里其國濱海以石爲城其民庶

而勇騎步兵可二萬威鎮鄰國其上下脩同同教其語

似阿刺壁其王尙禮

永樂辛丑正使太監李口等齎詔賜其王奠到冠服蘇門荅刺國分

鯨周口等領寶船往彼王率頭目迎入王府王冠金冠甚肅開讀賞賜畢王諭國人有珍寶者許易

服黃袍帶以金寶有禮拜寺其王日一禮拜金冠易以

白布纏首項有金銀飾黃袍易以白車而往其臣服有

等其國人纏首以色布服撒哈喇梭幅錦繡足有靴鞋

其女長衣項佩珍寶纓絡珥寶環四腕約寶鐲手足指

約以金環蒙首以絲嵌幌僅露其面其金銀之工精巧
爲西方之冠其食造以酥蜜其民以石爲屋石之名曰
羅股以磚覆之高五丈而三層有浴室有酒壚有絲帛
典籍之肆其交易以金錢以紅銅錢金曰哺嚙銅曰甫
嚙斯其利玉石其穀宜五種其畜宜牛羊鷄犬金重官秤一錢

底面有紋其土氣溫和其定歲以十二月爲一歲以哉生明

爲一月其算厯如神某日而春暨期枯者敷華某日而
秋暨期榮者凋落蝕而蝕潮而潮風而風雨而雨靡有
違忒其質採之物異者十有二品一曰貓睛之石二曰

五色亞姑三曰大珠四曰珊瑚樹五曰金珀六曰薔薇
露七曰麒麟八曰獅子九曰花福鹿十曰金錢豹十一
曰駝鷄十二曰白鳩土物多紫檀木薝蔔花多萬年棗
把擔乾白葡萄松子榴杏有象有千里駱駝九尾獐羊
其白毫無角角處有兩圓黑毛項如牛狗毫而盤尾者
名曰綿羊有獸焉其狀如騾白身白面而青紋其名曰
花福鹿其足前高九尺後高六尺蹄三跲匾口而長頸
奮首高一丈六尺首昂後低二肉角牛尾而鹿身其名
曰麒麟是食五穀其狀如虎元質而無紋巨首而闊脣

其尾黑長如纓其吼如雷百獸見之伏不敢起者其名

曰獅子其朝貢無常

永樂閒遣使脩金葉表來朝貢

論曰國初天監外設回回司天監取回回人世官之用
本國土板厯並兼推算乃知聖主御世一善弗遺者矣
常聞之長老云月蝕非回回厯算安得不謬如此今阿
丹人所算春秋候是尤奇也

天方國第二十三

其國在古里西南可二萬里

古里西南申位行善風三月至鎮番名秧渚守以頭

目秧渚西行一日至王城本名默伽國而又謂之天方

其王脩回回教其俗和美

而富見月之初生也上下皆稽首而禮天其容貌偉正

紫色男纏首長衣足有皮鞋女蓋首面不露其語用阿

刺畢國有酒禁其婚喪悉行回回禮其禮拜之寺曰天

堂其堂四方而高廣謂之愷阿白以黃金爲佛像以玉

爲座堂之周如城以五色石壘砌城之門四百六十有

六其堂以沈香爲梁梁有玉以黃金爲閣以黃甘玉布

地以薔薇露龍涎香日塗堂之四壁馨香不絕以白玉
爲柱柱凡四百六十有七前之柱九十有九後之柱一
百有一左之柱一百三十有二右之柱一百三十有五
其堂之幔以紵絲色用阜其守堂獅子二色咸黑他國
至堂而焚香也歲一至不遠萬里而來以十二月十日

爲期

每年此日諸國回同人雖海行一二年遠道者亦至此堂禮拜皆割取堂內阜幔一方去爲記憶盡

則王又以幔代之

其堂之左有古佛墓是爲綠撒卜泥寶石之

所築其長一丈二尺高三尺廣五尺其墓之垣布以黃
甘玉高五尺其城四隅咸有寶塔禮拜者登焉有授法

之堂皆五色石爲之其土氣恆燠無雨電霜雪四時玉燭草木常不零落其甘露日降國人承露以食其交易以金錢名曰倘伽其利玉石其穀宜五種其畜宜六擾

錢徑官寸七分重官秤一錢

其國西行百里曰驀底納城城之東曰

謨罕驀德神人之墓墓頂有五色光旦夕輝煌不絕墓後有泉其名阿必糝糝其味甘美其泉能息波濤泛海者必汲藏於舟遇颶風而灑之也波濤隨息其土物有薔薇露俺八兒香有豹鹿草上飛麒麟獅子羚羊多龍馬有駝鷄駱駝騾驢鳬鵠其花有纏枝花樹如大桑高

二丈歲二收有葡萄萬年棗石榴林禽梨西瓜巨桃一

桃而用二人以舉其朝貢無常

宣德中使鄭和至西洋遣通事七人齎麝香磁

器緞匹同本國船至國一年往回易得各色奇異寶石并麒麟獅子駝鷄等物并畫天堂圖一冊回京其天方國王亦遣其臣沙嚙等將方物隨七人來朝貢

論曰天堂之諺久矣蓋慕其樂土也今觀其國所有迺知諺語爲不虛焉但國史以默德伽別於天方而歡云卽其地余詳考之謨罕驀德默德伽王也而天方之西有其墓焉則一國二名者矣

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右西洋朝貢典錄三卷明黃省曾撰按省曾字勉之吳縣人事蹟附見明史文徵明傳中考郎瑛七脩類稿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宏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爲三保太監下西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皆靖難內臣有功者云云錢曾讀書敏求記三保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府之戲劇看場之平話子虛亡是皆俗語流爲丹青耳今考輦珍畚國志下西洋似非鄭和一人鄭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國初事蹟記載闕如茫無援據徒令人興舊聞放失之嘆而已云云然

要之以一介之使遠涉鯨波能令陸懾水慄憬琛負贐
固國家之聲靈亦由持節者撫馭得宜恩威並濟羈縻
勿絕使永爲外扞其功不在傳介子班定遠下是編但
紀和所歷二十有三國道里山川風俗物產器用語言
衣服靡不詳之雖視明史外國傳未得其半然傳爲尤
西堂侗撰西堂復有外國竹枝詞一卷今以所記者核
對是編多有未經引用者且專就一事而論亦足以見
前代招徠之術固不僅爲談海外者廣異聞已也 四
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亡友黃石溪明經舊藏鈔本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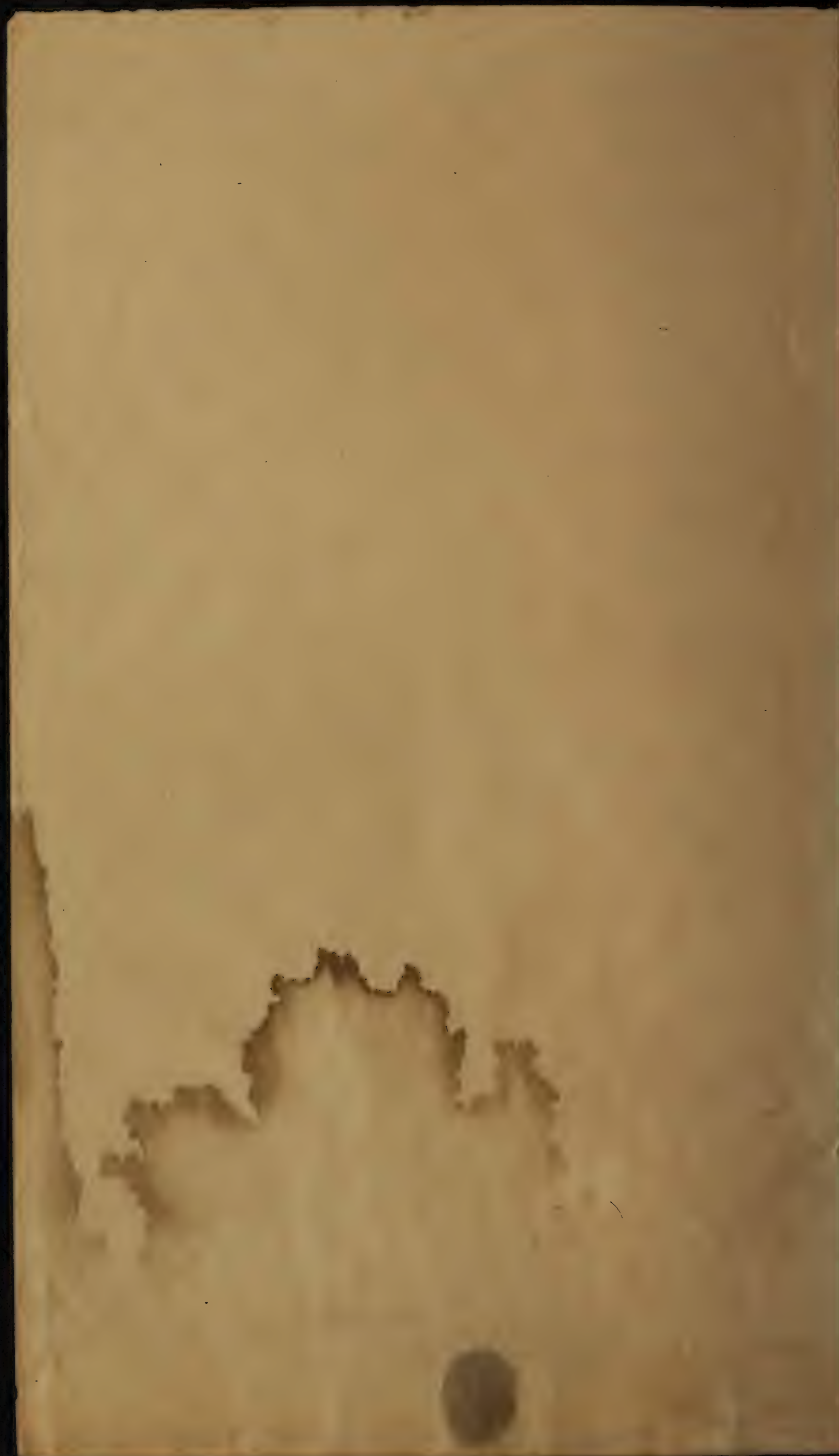
畢特付梓人 提要稱東川居士孫允伽清常道人趙
開美二跋已不存俟覓補入道光庚戌霜降後二日南
海伍崇曜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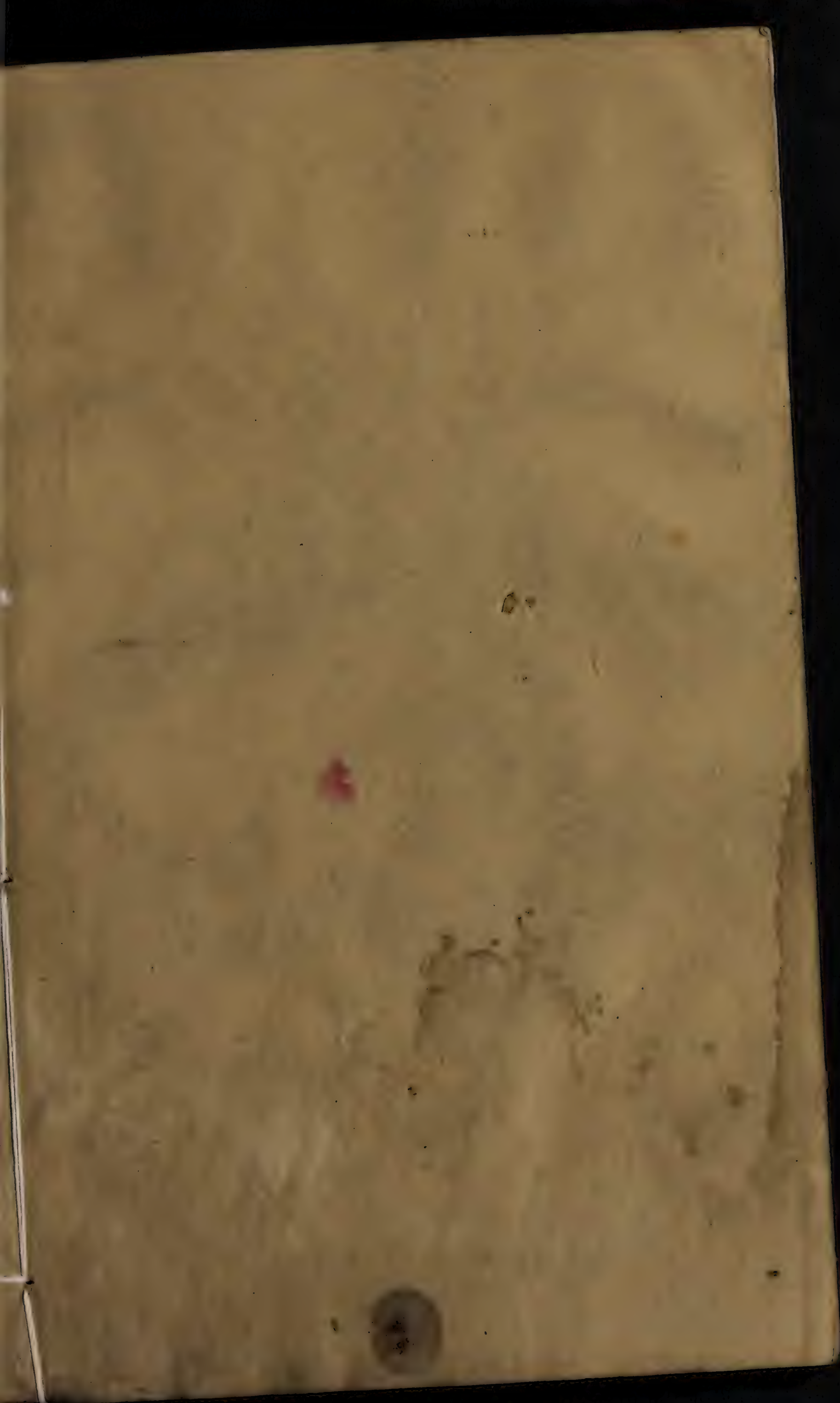
新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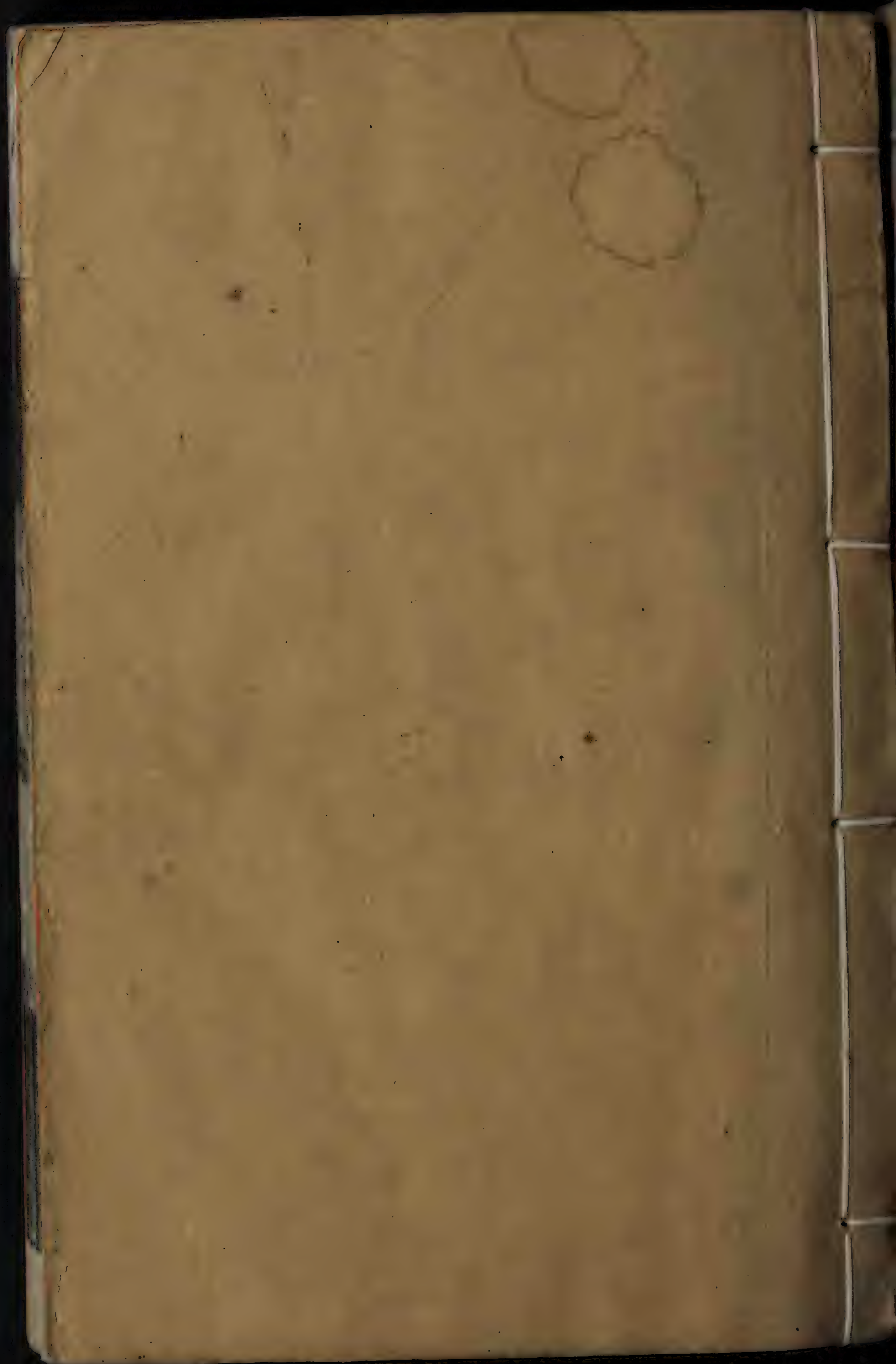
師光二知与不吉為政縣人出災區人保得過二日











五代詩話



正人壽壽



PL
2451
48
v. 29

荔鄉先生旣成五代詩話而囑運爲之敘敘曰五代之
亂極矣政紀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紛攘文藝闕如卽詩
歌閒有之亦多比於浮靡噍殺噉然亡國之音者皆是
也烏覩所謂風雅者乎然夷攷其時若韋莊陳陶羅隱
和凝楊凝式王貞白杜荀鶴韓熙載徐仲雅以及黃滔
廖圖齊己貫休諸人或清麗可喜或怪峭自異其爲詩
之源流本末及夫唱酬往復異同高下之轍致蓋亦有
足採者居今之世論古之爲雖閏位餘分詩篇失次要
亦文人韻士得失之林也豈唯盛時如自開平以訖顯

德上下六七十年推挹逸韻流風猶足以踵晚唐啓初
宋論者或以爲鄙淺不足道如此是觀列國之風而廢
曹檜也然則五代史記十國春秋亦將畧而不錄也而
可乎荔鄉先生因漁洋王司寇舊本爲五代詩話凡十
卷頗有所增補刪正於是五姓十國之遺文軼事資以
有攷見五季以來數十百詩人之聲音笑貌宛然明白
於戲此書固全唐詩話以後宋人詩話以前誠有其不
可少者哉荔鄉先生自序以書本王氏謂如褚少孫之
補史記今固未見王氏舊本顧据荔鄉所刪潤庶幾擬

之太史公之因國語楚漢春秋者少孫不足倫也或又
病其所載仙佛鬼怪之流其文不無汗漫余以爲稗官
野史方言叢譚作史者可不道編詩話者不可不錄義
取博見體有別裁傳曰傳聞異辭夫亦各有所當也荔
鄉先生爲吾郡太守簿領之暇繙書不輟別輯詩話醒
酬全閩詩話都已哀然成書余未暇受讀亦無能裁助
一二要其搜羅採訂之功亦健矣哉山左真如牛運震
序

史記事詩言志詩話當如說部之類特有韻語事之互見則亦補史之闕五季自開平逮顯德不五十年五易國而八姓電光泡影天地閉賢人隱葉少蘊謂之空國無人然而板蕩流離瑣尾興悲何嘗不與二雅三頌並歸刪輯於稽其世唐末詩人如羅隱韋莊韓偓輩往往流落江南吳越荆楚諸國觸事愴懷固不乏激昂清越之音其雕琢禽魚流連花草則亦時有賦物能工者焉蓋李唐之殿趙宋先路風流依依未泯也漁洋老謝病歸田自行世諸書外有五代詩話之作意似爲剩水殘

烟歸奇成閩閒亦自稱斐然時見於他說顧未睹其書也吾友荔鄉先生八閩名材揚挖風雅辦香老人不槐後身多方購求刪複正訛險覓狂索引書二百六十七增數以千計弃筍不以示人會守吾郡雅不予狹朋酒酌歡出屬序焉予觀五代之世分裂割據極矣君如置吏國等傳郵其時將相守令可與扶天下配古名臣者殊不概見論者頗疑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爲潰溢地讀史尙論歎遺老之莫存又謂事跡實錄詳於舊記陶岳則有五代史補蓋病其畧也是書狐集千腋

鯖會五家大者表高節闡奇忠用以見破碎支離邦家
淪喪之秋尙留天理之常存而徵人心之不死大書特
書可當史論一則而結社連茵樽酒論文足資騷人逸
興無論已昔劉歆西京雜記葛稚川以爲漢書所不取
近代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吳脩齡作正錢漁洋並非
之等諸辨坡余謂班史於典章制度已極燦備無庸更
補正楊錢各書乃專事詆譏先生發凡起例拾遺補闕
得微顯闡幽之趣成彰往察來之能述之功不啻倍於
作矣其爲裨補柱下備掌故資遺獻詎僅顏監之注班

實裴松之注三國云爾哉又先生屬敘談次及史云歐
實有闕散錢頗有只尙須串功可二年意色勃如爲並
誌於末幸無忘不勝大願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子小陽月望日治下年家學晚生
邱仰文拜書於種竹齋茅舍

五季兵戈之際風雅凌夷談藝至此等諸季札觀樂自
鄩無譏已矣然自光化天復以來下逮乾德建隆之際
首尾六七十年是不一姓中間建國立名號者且以十
計短什長吟亦復多如束筍上者刻羽引商激昂忠孝
次者嘲風弄月陶冶性情以至詞人之賦狎客之篇縑
黃澹泊之音香粉纏綿之作莫不有賸句之可採與本
事之堪傳彙爲核焉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向聞漁洋
先生有五代詩話祕本未經鏤板見者絕希近始於歷
亭朱氏處乞付鈔胥披覽之餘知爲先生暮年手輯未

及成書不精不詳其有待於後人之修潤者正復不少不揣固陋輒據此爲藁本複者芟之舛訛者訂正之更援褚少孫補史記劉孝標註世說之例抄撮羣言增益其所未備昔先生之纂才調集也自居於韋氏之諍臣余不敏亦竊附於先生之諍臣辦香可接倘亦前賢之所心焉許乎是役也涉筆於丁卯暮春中以公事頻煩時復捨去蓋迄今歲夏五而始哀然成書閒出以示一二友人頗蒙許可有謂余者曰五代一殘山剩水也五代之詩一時鳥候蟲也今吾子費日力於斯原原本本

細大不捐試取漁洋前編兩相較勘所因者固笙磬之
同音而所刪所補者卽未必不如琴瑟之更張而簫管
之備舉也詩話云乎哉卽以作史家之外傳焉可矣余
瑟縮不敢當姑爲識其崖畧如此別有緒論則於義例
發之

乾隆十三年歲在著雍執徐皋月旣望晉安鄭方坤書
於棣州官署之杞菊軒

五代詩話吾叔父增訂漁洋王氏之書之所爲作也書成使天錦識其後竊惟五代事蹟叢雜歐陽公史記簡古直逼馬班學者猶議其多罣漏自趙宋以後別思操簡者無慮十數家至本朝吳志伊氏著十國春秋而紀載大備吾叔父之增訂此書猶前志也然天錦以爲史不妨畧而詩話不可不詳蓋史紀大綱大法取明勸戒辨興亡而已非是雖有美談盛事概削不書故今人之所收者未必其非古人之所棄謂謹嚴之體固如是也詩話以本事證本詩其源出於序傳箋疏文不備則

事不彰事不彰則作者之意旨不顯卽以三百篇論惟
鴟鴞北山碩人清人黃鳥諸詩見於尙書孟子左傳者
人無異議其他率一彼一此聚訟紛然詩話之爲功於
詩也尙矣五代餘分閏位論者謂其詩詞鬼瑣本事益
無足存天錦則謂士生盛時昌言無諱不特賡颺朝廟
之作卽感時撫事若杜韓元白集中所載皆指陳得失
不待訓詁而明惟遭時分裂士氣怫鬱而不得伸而又
猜忌相等動多觸閼故一時作者咸自托於含酸茹歎
徬恍不可究詰之詞幸其軼事流傳時時見於他說使

百世下探索而不得其解者按籍以考則緣情體物類
皆有爲而言此則詩話之必不可無而在五代爲尤宜
詳備者也昔漁洋先生草創未就以待後人迄今數十
年曾無踵事吾叔乃獨起而潤色補苴之雖仍舊名體
例固多獨剗如淮陰侯之奪趙幟壁壘一新如漢武之
營建章宮門戶獨闢使漁洋可作其拊手而歎起予焉
必也是故無十國春秋不害其爲歐史無吾叔父筆削
五代詩話卽不成書世之君子合舊本觀之亦可以知
其爲藝苑之公言而非家庭阿好之論也已天錦承命

謬書所見如右至是書先中朝後列國表忠臣志士之
隱綜紀言紀事之全一以史法爲權衡顧皆序例所詳
不復置論云

乾隆甲戌孟春望日受業姪天錦敬識於充署之舊雨
軒

五代詩話總目

原本十二卷共六百四十二條今刪去二百一十六條實存四百二十六條又補入七百八十九條通計一千二百一十五條分爲十卷

第一卷 原六十一條 補一百三十二條

第二卷 原五十八條 補一百四十五條

第三卷 原七十八條 補一百一十七條

第四卷 原三十一條 補九十二條

第五卷 原三十七條 補三十八條

第六卷

原二十條

補六十四條

第七卷

原四十七條

補二十二條

第八卷

原四十九條

補九十八條

第九卷

原三十三條

補六十四條

第十卷

原一十二條

補一十七條

例言
詩盛於唐而縱橫變化於宋五代雖云中熄源流正變
正自一脈相承厯觀前志殷文圭杜荀鶴等作猶唐音
也徐鉉陶穀鄭文寶諸人則宋調矣茲編非以選詩然
因詩徵事卽事知人時世推遷體格因之互異上下百
年閒風雅盛衰之故畧可觀矣

五代中原多故風流歇絕固不若割據諸邦猶能以文
學顯此朱竹垞先生詞綜標目有五代十國之稱也今
攷吳越荆南始終奉中朝正朔餘則唐蜀閩漢或暫合

而旋離或先違而後附而北漢建國厯三十年並無一
詩人可紀則固未全乎十之數矣故依原本仍以五代
名書亦猶通鑑之以中原紀年而他國事實不妨互見
云爾

唐末人品以司空表聖爲第一其論詩亦超超元箸如
所云味在酸鹹之外及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落花無言
人淡如菊等語色相俱空已入禪家三昧漁洋先生亦
亟稱其詩爲晚唐人之冠獨怪其編詩話也曾不採掇
片詞非以其身不仕梁全乎其爲唐臣故特別之於五

代乎然從來選元詩者必首及野史亭東澗之列朝集
亦於王逢丁鶴年暨鐵厓金粟雲林諸老大書特書竊
倣此意藉作斯集弁冕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敗楮
殘毫頓覺星芒作作

十國文物首推南唐西蜀閩則韓黃翁徐諸君子連茵
接軫美秀而文所謂永嘉之末猶聞正始之音者也楚
風不競而天策十八學士炳炳琅琅亦拔戟自成一隊
吳越似稍亞然有羅江東一人便大爲浙水吳山生色
孫光憲之於荆南也亦然誰謂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哉

韓致光爲玉溪之別子韋端己乃香山之替人羅昭諫
感事傷時激昂排冑以追配杜紫微庶幾無愧三公競
爽可稱華嶽三峯佳話流傳並秀句之膾炙人口者正
難枚舉原本所載太簡韋相尤寥寥豈真曰少之爲貴
耶蟬穿獺祭亟錄五十餘條赤水遺其元珠象罔乃可
以得之乎

三公不獨以詩鳴也其大節固自可觀當朱三飛揚跋
扈時致光以一詞臣觸虎狼之怒而去迨後流落閩南
紫氣黃旗日望乘輿返正所作詩文止署唐朝官職此

與淵明之書甲子何異昭諫說錢武肅舉兵討梁事見
通鑑其詠松云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行
芳志潔有慨乎其言之也端已爲王蜀作書所云墨詔
之中泪痕猶在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仇者大義凜然
自天復天祐以還未聞斯語聞再幸梁洋之作戀闕情
深與羅之中元甲子韓之六月四日諸律如響應聲同
其忠愛文人浮薄賴三君子一雪此言史不云乎皜皜
焉與琨玉秋霜比質也

詩話者何謂所話者詩也離乎詩而泛及焉則類書耳

野史耳雜事羣碎錄耳又何算焉原本僅四百餘則然中之可商者正多羅隱謝表殷文圭啓事此自四六駢詞何關吟詠更若李氏藏書太原草檄和凝之詒癡符桑維翰之鑄鐵硯徐寅之獻過大梁賦雖有事蹟堪尋要無聲律可採諸如此類概從芟薙至方干鄭谷唐球之顯爲唐人非傳聞異詞比奮筆刪之不爲過矣

黃滔之於閩歐陽炯牛嶠之於蜀陳陶之於南唐皆籍甚一時爲詩人之眉目瑣事卮言散見於稗官野乘者不一而足原本佚其姓名有如殷璠元結之選唐詩不

及李杜一字可怪也極意闡幽本末乃粲然具舉誦其詩論其世庶足慰好古者之心

蘇東坡演陌上花晁無咎撰芳儀曲掩抑低徊千秋絕唱雖非五代之詩要爲五代而作聽其缺畧可乎又有點化前人語言而自成妙句者如山谷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之類溯厥由來悉爲增入貪多務得推波助瀾延壽猥瑣之譏知不免耳

箴也銘也贊也酒令也下里之謠也破冢之刻石也宗門之偈語也仙壇之未來讖也非詩也顧均之爲有韻

之言則各從乎其類他如雨過青天雲破處周世宗之
之批審器也則固七絕之俊語矣新年納餘慶嘉節號
長春蜀主孟昶之署桃符也則爲五律之佳聯矣酒客
乾喉之句語效俳諧露頭一日之詞體成離合至一段
聖琉璃之應制數枝婪尾春之詠物單詞流播亦可擬
楓落吳江矣披沙簡金搜者旣矜爲創獲揮犀捉麈覽
者各飫厥新聞

史氏有記言記事之分詩話固小說家言要亦同此義
例試卽杜荀鶴一人而論編中所引洛陽舊聞洞微志

全唐詩話等書皆記事也若野客叢書漁隱叢話及老學庵筆記或加品評或資辨訂則近乎記言之體矣舉一以概其餘摭摭雖多義例固自井井

詞者詩之餘五代人最擅場本事纖穠亦復感均頑豔小樓昨夜亡國之音哀以思乎試香纖手詞人之賦麗以淫乎疎星度河漢長門擣素之遺鸞膠續斷絃子夜懊儂之變花間酒畔往往援作談資余於詞品別已薈萃成書茲集仍不妨互見離之固爲雙美合之亦豈必兩傷耶

宮閨之作首推花藥夫人縉流則禪月稱奇而已公其羽翼也仙客則純陽最著而圖南其驂乘也凡有叢談悉經掌錄至於明溪之華七娘羅源之月華雪英二女以及花田荔譜亦各拾其香草別以外篇怪牒神經異於點鬼簿也

唐宋纂書凡所援引必繫原書出處較若列眉明人鹵莽滅裂往往不標書目遂使稱子者不知其爲何人稱上者不知其爲何君稱本朝者不知其爲何代展閱未終昏昏欲睡且安知其非杜撰乎不佞甲子以來頗事

鉛槧所脫稿者有經稗嶺海叢編嶺海文編全閩詩話
詩話醍醐四六談柄詞林玉屑等書抄撮羣言計不下
千五百種不敢攘古自益必分注其書名於本條下庶
便考訂今五代詩話成猶此志也惟是南轅北轍久嗟
三篋之亡海漚山陬苦乏一瓴之借重以簿書期會碌
碌居諸編刻之志徒殷聖漏之譏不少拾遺補闕願俟
異日博雅君子其庶幾匡予不逮云

是書博採窮搜最費日力經再易稿乃成繕錄校讐皆
出內弟林其丹向之手會吳門馮若渠元使君在棠邑

見之力以剗剗自任時君將入都爲停車三月卒事乃
行嗟乎元成千古相知僅有童烏賦著三都外議猶譏
倉父不佞乃獨藉二三朋好贊翼以底于成牽連書之
旣志余感且以賀是書之遭也

荔鄉鄭方坤識

五代詩話目錄

第一卷 國主 宗室

梁太祖

唐莊宗

晉出帝

周世宗

周恭帝

吳讓皇楊溥

南唐烈祖

南唐元宗

李後主

前蜀主王建

前蜀後主王衍

後蜀後主孟昶

南漢王劉龔

吳越王錢鏐

吳越王錢俶

楚王馬殷

閩王王審知

閩主王繼鵬

閩主王延羲

南平王高從誨

秦王從榮

李景遂

李宏茂

李從謙

王延彬

馬希振

錢元懿

錢宏傳

錢宏億

錢仁侃

錢昱

錢昆

錢易

錢惟治

錢惟演

錢昭度

錢熙

李贊華

第二卷 中朝

司空圖

吳淑

殷文圭

杜荀鶴

韓敞

高蟾

李山甫

于兢

姚洎

羅紹威

韓定辭

馬彧

張策

孫偓

張喬

鄭在華

任濤

王易簡

路德延

裴說

周知微

吳靄

陳用拙

范攄子

劉山甫

王貞白

戴司顏

李濤

楊凝式

和凝

馮道

馮吉

李翰

裴皞

王仁裕

鄭遨

劉鄩伯

王溥

竇儀

竇儼

張昭

符彥卿

熊皦

李成

郭恕先

胡崱

王仲舉

李度

孟貫

李昉

扈戴

劉兼

潘慎修

陶穀

陶彝

符昭遠

范質

楊徽之

韋重過

范杲

方爲

權審

曾庶幾

李花開

周朝士某

周季年大雪謠

第三卷 南唐

宋齊邱

嚴球

李建勲

陳陶

沈彬

陳黯

何昌齡

丁咸序

孫魴

夏寶松

劉洞

史虛白

李匡堯

宋勰

左偃

高越

朱匡業

唐仁傑

孟賓于

王穀

江爲

劉素

周顥

魏明

陳貺

鍾蒨

李詢

江文蔚

徐延休

劉仁瞻

羅穎

陳喬

刁彥能

陳沅

李羽

馮延巳

胡元龜

李中

鍾謨

孫晟

伍喬

韓熙載

潘佑

張泌

黃可

張洎

毛炳

廖凝

鍾輻

劉吉

楊鸞

孟歸唐

徐鉉

徐鉉

邵拙

李占

周延翰

李平

鄭文寶

唐鎬

金昌宗

李家明

王感化

敬新磨

唐朝美

李廷珪

劉東叔

李善甯子

鍾傳客

南唐人

唐智民

南唐伶人

江南樂人

第四卷

前蜀

後蜀

韋莊

盧延讓

韓琮

張曙

張蠙

張復古

劉隱辭

蔣貽恭

馮涓

閻選

張立

楊玠

陳詠

徐振

裴鋤

顧負

陳裕

歐陽炯

鹿虔展

毛文錫

李珣

毛熙震

薛昭蘊

牛嶠

牛希濟

張琳

李堯夫

楊勛

蒲禹卿

句龍逢

王廷珪

劉義度

徐光溥

李如實

何瓚

卞震

掌聿修

韋穀

令狐嶠

向瓚

幸寅遜

趙休

楊鼎夫

王著

楊義方

朱長文

王正己

王承旨

趙節

張振祖

家樂

第五卷

吳越

南漢

羅隱

杜建徽

林無隱

劉魯風

屠懷智

元德昭

高英秀

沈韜文

皮光業

皮光禹

黃夷簡

扈蒙

胡擢

張羸

黃損

謝諤

第六卷 閩

韓偓

徐寅

黃滔

崔道融

陸希聲

陳誼

印粲

翁承贊

顏仁郁

楊勰

陳嵩

詹敦仁

劉乙

黃子稜

韋添

劉昌言

滑稽子

第七卷

楚荆南

廖圖

劉昭禹

畢田

王鼎

李宏皋

廖融

潘若冲

任鵠

廖齊

王元

李韶

翁宏

裴諧

石文德

何仲舉

路洵美

伍彬

徐仲雅

劉章

陸蟾

李觀象

張子明

熊皃

高仁矩

曹崧

張迥

狄煥

曾弼

蔣鈞

林楚材

陳甫

戴偃

鄧洵美

何涓

張觀

蔣維東

蔣密

成幹

韋鼎

梁震

高若拙

王楚厚

孫光憲

第八卷 官閨 女仙鬼 緇流

南唐周后

南唐小周后

前蜀太后徐氏

太妃徐氏

李昭儀

閩后陳金鳳

花藥夫人

耿先生

童氏

李芳儀

任氏

黃崇嘏

南楚材妻

素娥

單氏

張太華

蜀宮人

耿玉真

莘七娘

石真如

九龍妃

南漢美人

夢中女子

十八娘

僧貫休

志嵩

謙明

亞棲

處默

福全

法常

懷濬

可朋

文喜

棲巖

乾康

存義

契盈

行因

齊己

師貴

如體

體靜

法輝

雲門

虛中

爾烏

法眼

棲蟾

可隆

遠公

贊甯

智亮

翠微禪師

清豁

慈覺

元寂

至聰

還鄉和尚

蜀村寺僧

雙燈寺僧

張居士

句居士

第九卷

羽士

鬼怪

呂巖

陸禹臣

鍾離權

劉元英

張逸人

李真

杜光庭

李夢符

許鵲

虞皋

伊用昌

伊夢昌

吳含靈

杜仁傑

盧道者

石仲元

許堅

吳仁璧

譚峭

沈廷瑞

宋自然

賀水部

吳崇岳

孟嘏

陳省躬

石洛

郭仁表

孫咸

陳搏

田吉

黃冠道人

淘沙子

白衫風子

賣藥道人

齊州病狂人

張嘏

王仲簡

紫相公

田達誠家鬼

富春鬼

木客

第十卷 雜綴

墨鴉詩

汾晉野客

江州墜紙

上邽山棺銘

揚州塚銘

建陽塚銘

伏龜山鐵銘

仙壇讖

寶誌銅牌

漣水軍瓶字

道宮石字

度世歌

楊柳枝

喝馱子

錢氏琴銘

南唐硯滴銘

汪少微硯銘

瘞筆銘

硯山

澄心堂紙

祕色蜜器

吳越杜詩

五代詩格

三鄉和詩

保俶塔

別號

五代詩話一卷 國主 宗室

新城王士正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梁太祖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
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溫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溫
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度曲多是七言
絕也以全忠之兇悍而能爲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補筆
塵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
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詞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
詞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
求其義焉補北夢瑣言

唐莊宗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敘功賞曰侍從齊河日臣係第
一隊人汴又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
納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
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

日是汝運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

則進退誠有命也

原翰府名談

後唐明宗戒秦王從榮曰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尙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集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爲事上以此言規諷之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新磨贊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補北夢瑣言

莊宗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

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揚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人陣不
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齊作故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

一奇也

原五代
史補

莊宗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自度曲云曾宴桃源深洞
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
殘月落花烟重或曰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有此三十

三字

原詞
統

東坡言如夢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
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泪出門相送

取以爲名

補漁隱叢話

李存勗搽畫粉墨與敬新磨等日鬧優場粗獷之極豈有清思者乃其作如夢令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柳何婉麗如此又黃幡綽亦是詼諢之雄未聞嫺於藻翰而手書霓裳羽衣曲刻石河中府大有韻致

補堅

瓠集

唐晚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

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補受園詞話

晉出帝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土監碧翁

翁原清
翁異錄

周世宗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
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
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
英偉識帝王大畧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卽棄去

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

原避暑錄話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
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
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
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祕色陸龜
蒙詩九天風露越窑開奪得下峯祕色來惜今人無見
之耳

補五
雜組

周恭帝

慶厯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

絕其恭帝詩最涉嫌忌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
倒戈回荒墳斷壠逾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既爲仇家
陳述古挾其事以聞褫一職補臨漢詩話

吳讓皇楊溥

讓皇泰川永甯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
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烟凝遠
岫愁千點雨滴孤舟淚數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
首細思量原江表志

南唐烈祖

李昇徐溫養子冒徐姓名知誥爲昇州刺史時童謠詩

曰東海鯉魚飛上天後乃繼溫

補詩話
總龜

時又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
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徐知誥本姓李後遂應

此謠

補十國
春秋

南唐烈祖在徐溫家詠燈詩云一點分明直萬金開時
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

補古
今詩

話

李昇竹詩曰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唐宣

宗瀑布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霸
之意自見補詩

南唐元宗

上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大弟遂燕王遏齊王
達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
元日大雪上詔大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
就私第賜李建勲建勲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
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勲鉉義方同
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大弟合爲

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大
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
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
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詩云珠簾高捲莫輕
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朝飄律管東風今日散梅
花素姿好把芳姿比落勢還同舞勢斜座有賓朋樽有
酒可憐情味屬儂家建勲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
輕明似月華狂灑玉墀初放仗密粘宮樹未妨花迴封
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甯意晚來中使出御題

宣賜老僧家。鉉詩曰：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
華。散飄白獸惟分影。輕綴青旗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
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徐幸待金門詔。願布堯言賀萬
家。義方詩曰：恰當歲月紛紛落。天贊瑤華助物華。自古
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壓
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千家。原江表志
李璟遊西湖賞蓮花作詩曰：蓼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
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敷。清流孫武已
斬吳宮女。琉璃池上美人頭。識者謂雖佳句。然宮中有

美人頭非吉也原撫遺

李璟有詞云手卷真珠上玉鉤後人改作珠簾此非知

音者原溫叟詩話

花閒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
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
語不可聞鄰國然固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
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意似祖述之而句稍不
逮然亦佳補藝苑卮言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

元宗嘗作浣溪沙詞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茵莢香消翠
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閒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
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
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
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暗結雨中愁回首綠
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

感動賞賜甚優

原南唐書

南唐二主詞一卷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闕應
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

跡在盱江晁氏趙云先皇御製歌詞予嘗見之於麥光
紙上作撥鐙書有晁景迂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

重光作

補文獻
通考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元宗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
內寵宴私擊鞠畧無虛日常乘醉命花飛奏水調詞進
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
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王得
此一語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

補十國
春秋

元宗割地之後金陵對岸卽爲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航

之盛旌旗絡驛凡數千里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
承旨秦裕臧徵多引屏風幃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思

浩渺老鶴憶崆峒

原江
表志

周文矩畫重屏圖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棋紙上著
色人皆如生前有宣和御書白居易偶眠一章云放盃
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情多取次眠妻教卸
烏帽婢爲展青氍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

原研北
雜志

李後主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

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嬌
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
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
蹄清夜月王阮亭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漏滴壺秦淮
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閣新懸照夜珠極能

道其遺事

補詞苑
叢談

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
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
頭後細字云賜慶奴慶奴似宮人小字詩似柳詩

補西
溪叢

話

後主於黃羅扇上書一詩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慚老見
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
人頭宋時猶傳玩貴家今亡矣

原六硯
齋三筆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
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
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
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
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

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

鉉大驚殿上稱壽

補後山詩話

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卽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

據

補香祖筆記

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後主漁父詞二首其一曰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璽

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原古今詩話

清涼寺在江寧府西北石城門內清涼山吳順義中建
爲興教寺南唐爲文益禪師道場後主嘗留宿寺中有
未能歸去宿龍宮之句明洪武初賜今額左上爲清涼
臺俯視大江卽南唐翠微亭舊址登覽最勝

補江南通志

內庫書中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元帝謂王仲宣
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
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
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焚書一

語前後一轍也詩以弔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紳王粲書
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卷皆薛
濤箋所鈔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

書竟如識入金也

原楓窗小牘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山有雪相待野路無
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羅多故欲脫

世網而不得者耶

原東坡全集

從鑑元宗第八子也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
詩餞綺霞閣而自爲序以送之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

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後主詩有云。咫尺烟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徐鉉詩云。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最為佳句。補十國春秋

乾德四年。後主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京師。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鵲兮相從。飛嗟嗟兮不來歸。南唐書

仲宣後主四子也。乾德二年。裁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為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薨。時昭惠后以疾甚。聞仲宣天悲哀。更劇。數日而絕。初

仲宣歿後主恐傷昭惠后心常默坐飲泣因爲詩以寫
志詩曰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劇病
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朦眼上花空王因念我窮子正迷
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又挽昭惠后詞曰珠碎眼
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
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泪可沾巾豔質如芳樹
浮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
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並其母子悼之

補十國

春秋

後主昭惠后周氏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於王宮
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
謂之燒槽者賜焉後主卽位冊爲國后後主嘗演念家
山破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於時季子仲宣
后尤鍾愛忽暴疾卒后病遂亟以元宗所賜琵琶及繫
臂玉環親遺後主沐浴正粧口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
西室享年二十九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每於花朝
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
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潛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姿

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
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
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
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慨寒泉。誰料
花前後。蛾眉却不全。此不特敘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
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却烟花主。東君自不知。
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
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又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
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

云侁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

觸物寓意類如此

原馬令南唐書

江南僞後主李煜字重光早慧精敏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爲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鶻衣而鳶肩畧無富貴之氣要是當我祖宗應運之初揭雲漢奎壁昭回在上彼竊據方郡者皆奄奄無氣不復英偉故見於書畫者如此方煜歸本朝我藝祖嘗曰

煜雖有文字一翰林學士才耳乃知筆力縱或可尙方
之雄才大畧之君亦幾何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二十有
四淮南子春草賦義天秤尺記浩歌行克己處分批元
奏狀禮三寶衆聖賢儀八師經宮相詩李璟草堂等詩
高秋等詩牡丹等詩古風詩二論道帖招賢詩帖樂章

羅帖樂府三臨江仙雜文藁

原宣和書譜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
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自序乃有叔倫
全章此卷真迹豈亦江南集賢所蓄書乎

原東觀餘論

五代詩話一卷

古

粵雅堂叢書

宋南渡祕書省名賢墨蹟五代十四軸南唐李後主書

誦經回向詞一詩詞一招賢詩一楊凝式記崔處士一

徐鉉送淨公上人東遊詩一南唐人序洛詩稿一

原中興館

閣書

南唐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詞云櫻桃

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

泊悵悵掩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藝祖

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擒也

原雪舟脞語

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

潘美等帥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
詠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
後主於圍城中春閒作此詞則不可知

原漁隱
叢話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
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
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
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
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
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
落

子春光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
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而無尾
句劉延伸爲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
夢同時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
嗅梅花每疑於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爲潘淑妃小字則
當爲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伸嘗見東坡手書本乃作玉
如纖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聯之妙也

原墨莊
漫錄

蔡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
其尾不全以予攷之殆不然予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

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註數字未嘗不
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
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予陳氏壻也
其詩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
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
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
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
原者舊續聞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

奈若何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四十年來家
國八千里地山河曾幾識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
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
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下謝其民而行却乃揮
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歌辭悽愴同歸一揆然項王悲
歌慷慨猶有暗鳴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子態
耳

原希
通錄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
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

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子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武用此言而非也

補容齋
隨筆

李後主於清微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覩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風吹一半

時淮南已歸周

原江鄰
幾雜誌

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卽昭惠后之妹也昭惠感疾
后嘗在禁中先與後主私後主作菩薩蠻云花明月暗
飛輕霧今宵如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此詞
遂傳播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大謾羣臣韓熙載以
下皆爲詩諷焉後主不之譴補詞苑
叢談

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嘗愛李後主一斛
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

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北窗

此却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於南子

補詞

唐詞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詞多少泪斷臉復橫頤

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詞之語

補詞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

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

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詞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

到尙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補罪雪錄

杜詩丹霞一縷輕李後主漁父詞璽縷一鉤輕胡少汲

詩隋隄烟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烟雨
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
形容之妙也

補螢雪叢記

曹彬破金陵李煜舉族冒雨乘舟煜渡江望石城泣下
白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
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
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著雜說
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親
演爲念家山破其聲嚆殺而名不祥乃敗徵也

原馬書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
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
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却有多少他日復
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

原石林燕語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
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
久下世詩識蓋有之矣

原老學菴筆記

李煜暮歲乘醉書於牖曰萬事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
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

原翰片名談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
欲以求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
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
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
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
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詞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
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
花蕊嗅別院時間簫鼓奏議者謂與時挑野菜和根煮
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大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

合嘆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維翰愛錢
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
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幾萬貫此
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補闕錄
新語

金陵語中酒曰中惡則知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蕊嗅

用鄉人語也

原侯
鮪錄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
自聊常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衣不耐
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

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閒含

思悽惋未幾下世

補西清詩話

顏氏家訓言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

北閒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手李後主蓋用

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原復齋漫錄

後主樂府詞曰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又小樓昨夜

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原南唐書注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

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原藝苑

后言

王旂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秦以江爲海耳

原後山詩話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

翻而用之耳

補野客叢書

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元伯問曰後主詞

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東流

補聊齋記

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荆公

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荆公云未

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溼流光

最妙

原雪浪齋日記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

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白撰念家山一曲
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

及兩月傳滿江南

補雁門
堃記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
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
令卿往見可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
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鉉云奉旨
來見老卒進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
對鉉遙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閒李主紗帽道

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
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
大笑及坐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
鉉旣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
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
牽機狀又後主七夕在賜第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
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
流之句並坐之遂被禍云

補默記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

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
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
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
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
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補避暑
漫抄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
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
死相同如此海鹽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

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顧
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
之耳

補因樹
屋書影

李後主亡國最爲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神宗一日幸
祕書省見江南國主像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適後宮有
娠者夢李主來謁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見藝
祖故事亦異矣李主再爲人君而再亡國深爲不幸亦
以雪其小樓昨夜之冤也殆於倒行逆施矣

補良齋
雜說

司馬君問劉禪頗思蜀否應此閒樂不思蜀及再問云

云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視誠如尊命人笑禪駭不知
禪點小樓昨夜又東風歌聲未畢牽機隨至卽善諛如
降王長亦不免宋祖且然何況司馬禪蓋夙奉失箸家
法又漸染於申韓之書故機警猝發若此彼嗜驢肉飲
盡一石者伯仲之間見伊呂矣

補荅槎
齋說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一闕升菴曰詞名搗練子卽詠搗
練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常見一舊
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闕其雲鬢亂一闕
云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

掩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曉粧殘。帶恨眉兒遠岫攢。
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泪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闌云。
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
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
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補詞苑
辨證

南唐李後主烏夜啼一詞最爲悽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
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
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補詞

苑叢
談

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

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長城公煞是可憐

補花草
蒙拾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采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

如太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

裏玉人閒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云人生不

滿百副作千年畫此類甚多

原野客
叢談

李後主號能詩偶承先業據有江南亦僭稱帝數十州

之主也集中多有病詩五言律云風威侵病骨雨氣咽

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真所謂衰颯憔悴豈大

風橫汾之比乎宜其亡也或謂此乃已至大興之後即不然矣七言有云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殿君臨頗自羞又云冷笑秦皇經遠畧靜憐姬滿苦時巡蓋君臨之時也

補瀛奎律髓

李後主病中詩病身堅固道情深宴室清香思自任月照靜居惟搗藥門扃幽院只來禽庸醫懶聽詞何取小婢將行力未禁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塗侵此詩八句俱有味然不似人主之作只似貧士大夫詩也

補瀛奎律髓

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謁刺曰前江南國主李煜
相見則一清癯道士耳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
某幼時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爲師子國王偶思鍾
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
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手灰滅

補詩話
總龜

前蜀主王建

唐道襲閬州人始以舞童事高祖美眉目便佞有心計
已而寢預謀畫爲馬軍都指揮使俄遷樞密使永平元
年岐王茂貞兵臨東鄙高祖命道襲爲招討使帥兵以

伐岐臨發御大安樓製詩送之有卅歲便將爲肘腋二

紀何曾離一日旬未幾兵敗青泥嶺

補十國春秋

周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

刺史梁祖旣篡德權上表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

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主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

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

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悅曰成

我者叔舅也

原蜀檣杌

前蜀後主王衍

後主名衍童年卽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詞
常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

誦焉

原十國
春秋

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烟幽逕上寒天下瞰
峨嵋嶺上窺華岳巔馳驅非取樂按幸爲遊邊此去將
登陟歌樓路幾千宜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
曰綵仗拂寒烟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顛
盛德安疲俗仁風扇遠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尙三千至
劔州西二十里夜過一碓山忽聞軍人振革鳴金聲動

磎谷有鷲獸自叢林閒躍出千萬人中攫取一夫而去
少主至行宮每命從臣賦詩王仁裕詩曰劒牙釘舌血
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
生靈從教戶口資饑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
出狩白雲巖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洪弼進詩曰巖下
年年自寢訛生靈食進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滅溪壑
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
莫怪無人蹟盡被山王稜殺他少主覽詩大笑通白衛
嶺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尙數千夜

照路岐山店火晚通消息成瓶烟爲雲巫峽雖神女跨
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小
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
登劒戟後憑巫峽鎖烽烟軒王尙自親平寇嬴政徒勞
愛學仙想到隗宮爭勝出正應鶯語暮春天王仁裕和
曰龍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巉巖
石冒冷朝衝斷續烟自學漢王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
仙秦民莫道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

原王氏
見聞錄

王承休妻有殊色後主絕加寵愛秦州之行頗以嚴故

臨幸焉至則賜以粧鏡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
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

中其褻昵有如此

補十國
春秋

王衍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
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
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
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

怒罷宴

補全唐
詩話

後主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

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嘗宴近臣於宣華苑命
宮人李玉蘭歌此詞侑嘉王宗壽酒音節抑揚一座傾
倒嘉王懼禍爲之盡觴

補樓村詩注

李唐伶奴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王衍
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蘭歌衍所撰宮詞

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

原碧雞漫志

蜀王衍宮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
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近世詞曲月華如水
浸樓臺祖此然水浸樓臺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

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

古今絕唱也

補焦氏
筆乘

衍嬖幸韓昭顧珣潘迎等爲狎客競叉手搖頭令唐師
入境遇其報而遊幸師至利州方知將士紛然曰且打
叉手搖頭衍念周宣帝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

命宮女連臂而歌

原北夢
瑣言

蜀王衍俘繫入秦至劔閣見山川之美賦詩云不緣朝
闕去來此結茅廬時人笑之至咸陽又作曲子云盡是
一場贏得與夫無愁入井者所較無多也

原北夢
瑣言

蜀主衍常裏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
施胭脂夾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
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

補北夢瑣言

九月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自製
甘州曲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慘詞曰畫羅裙
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
淪落在風塵後主之意本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降中
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

原十國春秋

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

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而宗弼乃王建養子本
姓魏氏此其應也

補青箱
雜記

後蜀主孟昶

乾德四年重陽節曲宴羣臣於宜華苑後主唱韓琮柳
枝詞詞曰梁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
想千年事唯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浦欲以諷爲諫
遂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
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聲節淒惋後主不樂

而罷

原十國
春秋

蜀後主昶字保元道號玉霄子性明敏孝慈仁義在位
三紀以來人生三十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浣花溪香錦
浦百花潭諸王功臣皆置林亭兵部王尙書珪詩曰十
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蜀主能文
章好博覽有詩才嘗爲箴戒頒諸司各令刊刻坐隅謂
之頒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云云原野人閒話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
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
煥有野人間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

蜀王孟昶爲文頌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
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
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
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
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
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
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補容齋
續筆

楊文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

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
橫鬢雲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
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
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
詩首章二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
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
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鬢雲亂起來瓊戶悄無聲時見疎
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原漫興
詩話

蜀主孟昶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云冰肌玉骨

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
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
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按蘇子瞻洞仙歌本隲括此
詞然未免反有點金之憾

補詞
綜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
子美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謂以此
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一聯已見
晉書載記矣如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
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爲詞昔人不以蹈襲爲非

補揮
塵餘

話

帝好學爲文皆本於理居恒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詞朕不爲也常敕史館集古今韻會五

百卷

補十國春秋

孟昶嘗立石經於成都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易以木版

宋世書稱刻本始於蜀今人求宋版尙以蜀本爲佳昶

好文有功後學誠未可以成敗論嘗言不效王衍作輕

薄小詞而其詞自工

補邊州聞見錄

先是歲除故事學士爲辭題桃符置寢門左右前一年

五代詩話一卷

三
粵雅堂叢書

學士幸寅遜撰詞後主以其非工自操筆署云新年納
餘慶嘉節號長春已而以正月納降宋太祖命呂餘慶
知成都府而長春又太祖誕節名其符合有如此補十國春秋

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白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
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
朝於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
之驗矣補五國故事

嘉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

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偽蜀王孟昶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窘急悲傷之詞讀之亦令人嘆

息云

補聞見前錄

南漢王劉龔

大有元年欽州民掘羅浮山得古劒以獻篆曰己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後宋平南漢解者云太宗以己亥降誕是己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己亥年聖君出云

補十國春

秋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宏治壬子余覓壽藏白雲之麓有攜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預備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而潤若饒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冢往觀藏處實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廖山人飛卿居西城外荔枝灣犁田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與又北十里多甃石亦指爲劉

王冢發之惟水涓滴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余
詠西城古跡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綦跡尙天涯昌
華苑外翬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羊聞牧笛遙
林烟火見樵家當年翠輦曾游地留與東風長稻花雙補
槐歲
鈔

吳越王錢鏐

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氣乃遣侍御史許
渾賁壁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又郭璞撰臨安地志
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山門起橫爲

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果驗

補吳越備史

吳越國王錢鏐杭州臨安人倜儻有大度意氣雄傑乘唐末亂離依里閭董昌嘯聚烏合之衆名爲禦寇而實自蹈之然卒能用僖宗詔命削平江浙而據有也當時以鎮海軍節度使復領鎮東節制精兵三萬昭宗卽位加太師中書令封本郡王梁室繼興爲尙父進封吳越國王至於後唐遂獨有方面號令一十三郡垂四十年脩中國貢賦籍無虛日風物繁庶族系侈靡浙人俚語目之曰海龍君言富盛若彼也方其與羣雄爭逐橫槩

馬上何暇議文墨耶然喜作正書好吟詠通圖緯學晚
歲復降已下士幕客羅隱雅好譏評雖及鏐微時事怡
然不怒人以大度稱之狀貌凜凜亦人間英物也補宜和書
譜

開平元年梁太祖卽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
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拜受之改
其鄉臨安縣爲臨安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錢
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
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

攜壺漿角黍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了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王者尙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今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

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輩見儂底歡
喜別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闋合聲賡贊

談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尙有能歌者

原湘山野錄

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

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爾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

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間

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補楓窗小牘

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尙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尙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補北夢瑣言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
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蘇子瞻
爲之易其詞蓋清平調也調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
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
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輶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
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
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

補委巷叢談

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
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制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

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
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五代時列
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
足以解嘲

原香祖
筆記

五代時吳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肅王寄妃
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二語豔稱千古東坡又演
爲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
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
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還家晁無

咎亦和八首有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
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荆王夢罷已春歸
陌上花隨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泪滿羅衣

二公詩皆絕唱入樂府即小秦王調也

補漁洋詩話

武肅將築捍海塘患江濤衝激命强弩五百以射潮頭
又親築胥山祠禱之曰願息忠憤之氣暫收洶湧之濤
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並水府錢塘借與築錢
城既而濤頭遂趨西陵

原吳越備史

每讀西湖書不耐版蕩黍禾之語楊鐵崖故宮詩用紅

兜字輒欲舉筆抹之今觀鷓鴣竹枝百首雖復慷慨歷
落別有托寄而所敘列多不可了吾意吾祖武肅王築
錢塘詩云傳語神龍並水府錢塘今擬作錢城去今千
餘年英雄之氣尙在每吟鷓鴣一絕輒曼聲歌此詩以

亂之

補有
學集

是歲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築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
門錢塘富庶由是盛於東南有何人夜署府門曰沒了
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易其句云沒
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士卒嗟怨者遽息

補十
國春

秋

王稍暇則命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製詩賜丞相及將吏以下亦閒能書寫畫墨竹然不以咕嗶廢正務原十國春

秋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

但牧言

補野客叢談

徐彥海鹽人前後從征伐有功及李彥徽奔淮南王親巡吳興題詩嬰蘭堂在湖州東南溪次末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衆不測王將登舟顧彥曰以此郡付汝

原吳越備史

錢氏鐵券玉冊國除日進內帑宋季兵亂券沈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父獲而售之錢氏之後居天臺者曰世珪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爲之歌云妖兒初下含元殿天子仍

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
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
舉風烟開羅平惡鳥鳴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
老拜旌旗釀酒搃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騎春風錦袍玉
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
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冊
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烟天祐宰
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
人還覆滅王家勲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

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

蘇埋殘碑

補西湖遊覽志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於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
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
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於宮中治烏金爲瓦
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
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
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
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

開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
無憂晉仙卽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於取材

者已

補曝書
亭集

有言表忠觀碑在錢王祠者因過觀之考表忠觀在龍
山之麓觀毀遷其碑來祠然碑皆露立且有仆者及觀
畢欲憩祠右一廢寺不得入按地當湧金門外爲錢王
故苑苑曾產靈芝因捨苑宅作靈芝寺南渡後建祠寺
傍新進士放榜訖每題名於寺而開宴焉真勝地也今
祠止三楹坐錢氏三世五王而寺已頽然不可問矣詩

日舊苑留壞牆荒碑臥行路欲採雲母芝草長不知處
日落移舟晚春明啓宴遲誰憐臨水宅猶是曲江池

補西

河詩話

錢王祠在湧金門外舊名表忠觀祀吳越王錢鏐鏐子
文穆王元瓘瓘子忠獻王宏佐忠懿王宏侖忠懿王俶
宋時觀在龍山熙甯十年知杭州趙抃請於朝建蘇軾
作碑記元時燬明嘉靖三十九年以靈芝寺改建寺蓋
王故苑也陳子龍錢王祠詩草草羣雄事紛紛割據年
斗牛占王氣屠販出豪賢地屈孫劉勢形支江海邊爪

牙多健勇參佐集神仙本奉中州朔時分屬國天錦城
開邸第大木擁旌旂受冊三樓下歌風四馬前自從納
土後終見舉宗遷青蓋方朝洛丹書改賜田金輿何日
去玉椀不曾還守墓新恩重荒祠舊德傳曩旒皆壯麗
子姓特綿聯晚樹騰颺鼠空簷響杜鵑崇功銘版碣遺
恨滿山川異代還祠廟當年入管絃寶融應貴寵張軌
共周旋錫禮何妨盛王侯豈易捐誰言脫屣便不見誓
書堅宋室諸陵在南枝更可憐

補西
湖志

吳越王錢俶

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好吟詠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序後文信公搜尋遺墜總集爲十卷撰後序行於世

原吳越備史

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旣成雖藩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逞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之佞頔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練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有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

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
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下之
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
時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賤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
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惟熙陵評入神品前世帝王
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拙筆書或爲累句蕪辭以求免
禍者熙陵雲章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
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聖中
文僖公嘗刊忠懿十八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

已足貴况真蹟乎

原劉後
邨集

錢思公謫居東漢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
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
漸變成衰晚鶯鑒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
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尙有故國一
白髮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
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縹緲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
於隋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

眼之句頗相類

原湘山
野錄

宋邵伯溫曰南唐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
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
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太宗於是日
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卒蓋太宗殺之也
余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
飲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
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由是怒不可解是
李之禍詞語促之也因記錢鄧王有句云帝鄉烟雨鎖
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

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補稗史
彙編

太宗以王善於草隸遣中使取王草書筆迹王以風恙
手不能握筆命將往時所書絹圖草字遣世子惟濬同
中使以進下詔獎諭仍賜金匣玉硯一付龍鳳墨一百
挺紅綠筆一千管盈丈紙二百軸細白絹三百匹幕府
宰相泊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賜漢南國王金匣玉硯詩
文進上觀覽命黃絹圖本遣賜王夏四月召王宴於後
苑帝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海安甯朕當以天下之
樂爲樂宜令賞花賦詩

原吳越
備史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伎彈琵琶王獻詞云
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卽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
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原后山詩話

侍郎鮑約頗從吳忠懿王納土及王歸宋約竄處海上
王以詩追之曰東遐追今西遐追鮑約何如罷釣歸迄

今有遐追廟焉

原十國春秋

錢氏之後自中原奉三世柩窆於越土諸公皆爲哀挽
茶山獨云摸金千騎去埋玉幾人歸可謂妙於用事

原後

邨詩話

楚王馬殷

唐末劉建峯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猴掉尾羊爲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甯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爲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雄於周廣順辛

亥歲遷於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歲故也

補青箱
雜記

劉言世爲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齒牙及馬氏將亂
民間謠曰馬去也不用鞭齒牙過今年其後邊鎬入長
沙盡俘諸馬歸於金陵而鎬亦爲王逵所逐言是歲亦
爲潘叔嗣所殺皆其應也

補青箱
雜記

閩王王審知

光啓中陳巖爲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潮水來山巖沒潮
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

補青箱
雜記

洪州上藍院和尚失其名精於術數所言輒驗王審知
齋供豫章問國休咎和尚以十字回報云不怕羊入屋
只怕錢入腹時楊行密方盛常有併吞東南之志審知
歎曰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行密而在錢氏乎
至延義之亂江南來伐兩浙乘之福州果爲錢氏所有
又審知時有讖云風吹楊菜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
王氏末年錢忠獻王佐遣兵伐閩敗淮將楊業蔡遇等
盡取福州之地

補全唐
詩話

閩忠懿王及夫人任氏初葬於閩縣靈岫鄉鳳池上後

唐長興三年改葬永福山今蓮花峯是也宣德四年有屯軍三十人盜發王冢壙門甚堅鑿上角一孔以巨繩腰一人先下忽中絕呼之不應衆愕然乃以松脂燃火照壙中用長梯魚貫而入見先入者死矣壙制廣如屋前祀王像凡列五供鑪瓶燭臺皆以金玉爲之後寢紅棺二王與夫人也隨將器物珍寶盜出死者之妻夢其夫泣告發冢時先入被大蛇咬死欲分盜物一半其妻以夢告羣盜不肯控於管屯百戶王傑傑受賂不問又以夢告懷安縣典史朱玉得其金鐲玉帶又不問復控於

憲司副使李素僉事鄒穆窮治其事捕盜繫獄典史大怖以爲匿帝王物欲自縊或教以自首乃以金鐲玉帶呈官郡諸生王琨者稱王後裔當領所盜物有司未之信閱其家譜壙中物悉載焉按譜追物物畢出堂上懸王畫像方面大耳巨目弓鼻紫面修髯儼然可畏有水碗瑩如金色不識爲何寶召回同人辨之曰此玻璃鏡也壙中盜物藏庫以十之一併畫像與王琨領回王墓官爲修治時庫役鄭浩督工爲予言親見壙中懸棺推之卽動棺蓋爲盜所開隨卽封固墳前石人石獸製極

工巧嗟嘆久之乃爲詩曰蓮花之峯高入雲巍我下有
前王墳松園翁仲如相語草暗麒麟似出羣當時卜築
嗟埋玉春色開殘紅躑躅曉雨初晴叫鷓鴣寒烟欲掩
遊麋鹿憶昔朱連兩構凶層城如昨霸圖空故宮總付
蒼茫外羨道都歸寂寞中寢園祕器期千古宣德初年
發行伍金鑪瓊椀落人閒玉帶眞容歸御府吾聞發者
三十人一人墜死其妻嗔互相告首殞囹圄無人得脫
王憾伸所幸官司卽修繕舊時塋域皆安奠富沙派出
來中州蘋藻時思致明薦惟王秀挺英雄姿保障東西

建鼓旗軍中王氣誠非偶五百年來德政碑古松老樹
多遺愛濯濯英靈宛如在後來勿學屯田軍踏破苔花
慎勿再補如齋
類藁

閩主王繼鵬

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繼鵬寵春
鸞欲廢夫人內宣徽使參政事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
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易乎繼鵬不聽翹復上書極
爭繼鵬批其疏後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禁
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永泰梁

國竟廢

補金鳳外傳

閩主王延義

朱文進連重遇既獲罪康宗時懼國人見討相與結婚
自固帝果於誅殺又常酒酣詠白居易詩以誚文進重
遇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閒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
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帝不

應二人大懼

補十國春秋

南平王高從誨

晉學士王仁裕來聘王出十妓彈琴以樂之韻府羣玉

載從誨有句云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補

國春

秋注

秦王從榮

秦王從榮之爲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上聞從榮伏誅甚駭幾落御榻氣絕復甦者再自云我今日自作劉窟頭

也

補北夢瑣言

李景遂

晉王景遂先主第三子美容止性和厚讓皇殂於丹陽

遣送葬望柩哀慟雨泪觀者爲之垂涕兄璟繼位立爲
儲副固讓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人物得人歡心喜

與賓僚宴談投壺賦詩

原玉壺清話

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纖麗易面規
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色

補十國

春秋

景遂赴潤州鎮謝餞詩云路指丹陽分虎節心存雙闕

戀龍顏

原江表志

李宏茂

李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早卒追封慶王有詠雪句
云甜于泉水茶須信狂似楊花蝶未知病中云半窗月
在猶煎藥幾夜燈閒不照書

原江表志

李從謙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風采峭整喜爲詩動有規誨後
主常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棋詩曰
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情
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

原馬令南

唐書

王延彬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能爲詩亦好說佛理詞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妓必圖已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題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進士徐寅常爲人生幾何賦後因修合求藥於延彬延彬卽書賦詞於札尾報之其風流多此類也圭初領兵至泉州舍於佛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旣生而有白雀一栖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

凡三十年仍歲豐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
寶侍郎朝廷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
今文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
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
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爲詩也爲
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補五國
故事

徐寅興化軍莆田人以祕書正字歸老鄉里旣死節度
使王延彬以詩哭之曰延壽溪頭嘆逝波古今人事半
消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謂人生能幾何

原詩
史

泉州宏則禪師林性簡素不求贏餘刺史王延彬贈句
有莫怪我來偏禮足蕭宮無箇似吾師之語補閩書

馬希振

希振武穆王嫡長子也厯官至武順節度使加侍中工
詩句耽吟詠常延詩僧虛中於齋閣酬答不厭頗築別
墅憩息以爲樂虛中常題其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
立多時蓋紀實也衡陽王故希振庶弟用母寵得立希
振遂棄官爲道士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
其文曰亂石之壤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

氏諸子於辛亥歲遷江南而其國變實在庚戌也補十國春

秋

希振爲鼎州節度使與門下客何致雍僧貫休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爲力貫休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希振又曰蟻子子銜蟲子子致雍曰猫兒兒捉雀兒兒補續歸田錄

錢元懿

元懿武肅王第五子也累官賓睦二州刺史清海武勝等軍節度使封金華郡王廣順元年薨於婺州年六十

有六元懿治郡三十年初蒞新定時有卜士方氏者時人號曰龜精常以卜數貽之曰太乙接天河金華寶貝多郡侯六十六別處不經過至是其言果驗

補十國春秋

錢宏傳

世子宏傳文穆王第五子與忠遜王同出魯國夫人鄺氏初梁沙門寶誌銅牌記云有真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自是南唐以宏冀名子文穆王諸子皆連宏字以應之宏傳所由名也

補十國春秋

錢宏億

顯德中王命括民丁以益軍旅州縣長吏因之多所殘
刻宏億手疏其弊辭理切直王感悟乃罷王常與丞相
以下論民之勞逸都由人君奢儉裁詩二章以寓志宏
億亦謂北方侯伯多貢淫巧蠱君心因獻詩諷刺王嘉
嘆久之仍賜詩褒美

補十國
春秋

錢仁侃

仁侃尙父之孫也爲元帥府中書檢校司徒與中軍都
虞候金沼鄰居沼所居堂東植牡丹花一本著花三百
朶其色如血如金含稜頂上有碎金絲如自然蛺蝶之

狀一城以爲殊異每歲花開張宴仁侃與焉開寶七年
春三月花纔一兩朶開仁侃一夕洪飲擊劒程服中單
背負大籃左手攜鋤腰藏六七首踰牆而過沼中外無
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空中聞有吁嘆之聲
細微若遊蜂音辭曰一花三百朶含笑向春風明年三
月裏朶朶斷腸紅仁侃異之移植於庭後明日沼覺失
花爲非人力所及來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一見無語
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皆寸寸斷

果符空中之語

原洞
微志

錢昱

昱與從父儼皆以文章知名中朝比之二陸又雅善琴
畫聰明能覆棋飲酒至斗餘不亂尤好學喜聚書多所
吟詠恆與中朝卿大夫唱酬一日對沙門贊甯隸竹事
迭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

補十國
春秋

錢昆

淮陰侯廟題者甚多惟諫議錢公昆最爲絕唱詩曰築
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
軍應起五湖心

原青箱
雜記

小說記事亦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詩一詞亦謬耳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詞謂是陶穀使錢塘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

遍舉

補漁隱叢話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蟹

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補稗史
彙編

錢易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名也學舞於鍾離氏建業破零落於江北余遇於洛陽福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嵇康其詞卽後主所製焉嘗感激坐人皆泣春舉酒請舞謝曰老矣腰腕衰硬無復

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請余爲嵇康
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盤王
氣變秋霧淮聲哭月浮秋霜宜城酒烟溼羈腹與君強
舞當時曲玉樹遺辭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緣我聞襄

陽白銅鞮荒情古豔傳幽悲淒涼不抵亡國恨座中苦

淚飛柔絲洛陽公子擎銀觴跪奴和曲生元光茂陵旅

夢無春早彤管含羞裁短章

補侍兒
小名錄

杜子美居蜀累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及
何耶鄭谷詩云浣紗溪上空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是

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錢易
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
騷力猶占句芒造化權獨王荊公用此作梅花詩最爲
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也

補韻
語陽

秋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時七伯父方
以漕使兼揚州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云君家世
世爲好官後書錢希白蓋三經堂帖歌也希白名易吳
越國王俶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

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太宗嘗語蘇易簡曰朕恨
不與李白同時易簡對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
曰若然當如唐故事召入禁林會盜起劒南不果官翰
林學士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有文集在祕
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
坊司空李昉有孝經道德經爲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
慶坊在城之東北有司空李昉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
十里衡者也黑幡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幡故事司空
子宗諤爲翰林學士宗諤子昭廷爲侍讀學士從子昭

道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虛語也

補樓攻媿集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敕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夷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旣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尙爲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闔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閒

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得忙

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

補湘山野錄

錢丙翰希白晝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字

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

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義矣

補復齋漫錄

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

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
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
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
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
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補許彥周詩話

錢惟治

惟治好學家聚法帖圖書萬餘卷多異本生平慕皮陸
爲詩有集十卷又有寶子垂綬連環詩迴文體也世多

稱之

補十國春秋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固自娓娓可
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余攷之乃迦葉之香爐
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卽臺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
爐耳亦可爲此詩證但圓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

製乎

補東觀
餘論

吳越迴文綬帶連環詩碑在法華寺節度使錢惟治作
九十首其一首云聖主欽崇教千光顯紺容映雲窗綺
暖籠月箔花重淨刹香風遠危闌碧霧濃勝因良以詠
華國一斯逢又一首云碧天臨迴閣晴雪點山屏夕烟

侵冷箔明月斂閒亭

補湖州府志

錢惟演

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俶嘗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

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深器之

補東都事畧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之鼎立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倣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寂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爲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

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胃
是知文公之詩得於義山者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
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劉筠
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

類皆表而出之

補丹
陽集

錢劉首變詩格錢詠漢武云立埃東溟邀鶴駕窮兵西
極待龍媒劉詠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復
短亭工則工矣余按首變詩格者文公也文公卽詠漢
武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詠明皇云河

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真龍比之錢劉尤老健後

邨詩話

楊文公云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慕之得其格者
蔚爲佳句集中麗語頗多如惟演奉使塗中云雪意未
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又云客亭厭見名長短村
酒那能辯聖賢送僧遊楚云宿舍孤烟起行衣夢雨涼
張并州詩云戈矛巡霧夕鐃鼓宴蕭晨章衢雨詩云平
檻曉波吳榜渡遶城春樹越禽飛章南安云離人南浦
多春草越鳥棲枝有早梅劉潭州云坐激鮮飈湘竹曉

樹含涼雨越禽歸李太僕北使云漢幟隨移帳燕鴻半
解鞍何袁州云疎鐘靜起軍城晚華表雙高水國秋泊
江陵云深沈蛛網通歸夢紫翠春山接去舟太乙宮云
神庭古柏啼鳥起齋室虛簾宿霧通送人云思滿離亭
酒魂驚客舍烏高泉州云東南地迴宵烽息西北樓高
晚望迷章分甯云小雨郊原連苦霧夕陽樓閣照丹楓
東封應制云羽毛襄野駕宴喜魯郊民送予知處州云
輕飈使車遠明月直廬空張僕射判河陽云綠野桑麻
連四水黃堂歌吹擁千兵孫永興云魚尾故宮迷草樹

龍鱗平隰自風烟漢武云立埃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
待龍媒公子云歌翻南國桃根曲馬過章臺杏葉韉
花云欲作飛烟散猶憐反照遲荷花云泪有鮫人見
魂須宋玉招禁中鶴云天淵風雨多秋思遼海烟波
失舊期留題云有時盤馬看尤懶盡日投壺笑未迴
又云春瘦已寬連理帶夜長誰有辟寒金元夜云九
枝火樹連金狄萬里霜輪上璧璫馬延州云沃野桑
麻涵細雨嚴城鼓角送斜陽

原詩話
總龜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

朝爲詩皆宗尙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
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

搏摭至此聞者歡笑

補中山詩話

錢思公漢武詩立堠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甘

泉祭罷神光滅更遣人間識玉杯夫東求蓬島西求宛

馬亦志大心勞矣葬地玉杯遄出人間悲之也亦理之

所不能免也人君而鑒此則修德人臣而感此則盡心

以事主聽其運於天也

補瀛奎律髓

錢思公秦皇詩天極周環百二都六王鐘鐻接流蘇金

樵謾築甘泉道七首還隨督亢圖已覺副車驚博浪更
攜連弩望蓬壺不將寸土封諸子劉項由來是匹夫督
亢之亢作平聲作仄聲用亦可末句尤妙天下事每出
於智之所不能料有天下者修德而已人主往往知懲
前代之失至於矯枉過正則其禍必伏於人之所不能
見者劉項匹夫而亡秦又豈必封建地大者足爲患耶
此崑體詩一變亦足以革當時風花雪月小巧呻吟之
病非才高學博未易到此久而雕篆太甚則又有能言
之士變爲別體以平淡勝深刻時勢相因亦不可一律

立論也

原羸奎
律髓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
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旁邊立盡
是人閒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寧府城上莎猶是公所

植公在鎮每宴客命廳行分行剗襪步於莎上傳唱踏

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補能改
齊漫錄

元獻晏公爲丞相時作新第於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
晏求牡丹於思公公以絕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植在
秋期翠石丹萱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

芳菲

補能改
齋漫錄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

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

補歸
田錄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伎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如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

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

補聞見

前錄

花品序云余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余所見而今人熟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得之多也思公卽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爲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歎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爲思

公惜之也

補漁隱叢話

錢昭度

錢昭度能詩嘗作呂申公夷簡生日詩云礪溪重得呂
維嶽再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著題也已

補彥周詩

話

郭平振武舊將分配錢塘給官屋居之屋在修文坊舊
爲白校書尤賃燒丹藥未欲往而官吏丁疎因逐之乃
破爐而去白因召丁疎同飲謂疎曰大藥爲吾子所破
有小戲術醒酒乃取盤一面置於膝上以指敲腕出五
色彈子兩枚化爲雙燕而飛白曰僕射髭甚繁可減些

言未畢二燕化爲二小劍長五寸餘鋒刃如雨交舞於
疎之頤頷閒髭落如雪疎懼甚白呼劍下盤中依前成
二丸納於左右腕而去錢昭度贈白詩云袖裏青鋒秋
水寒誰疑雙燕是金丸出門風雨知何去空有霜髭在

玉盤

補洞
微志

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
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
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纔
聞易妾名歸期長似俟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姓氏之氏

矣補稗史

彙編

錢昭度有食梨詩云西南片月充腸冷二八飛泉繞齒

寒余讀樂府解題并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

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井字

補聞見後錄

王安國作詩好用酒樓字嘗謂吳處厚曰子詩有幾酒

樓吳曰有二其一夜泊潯陽宿酒樓二後夜錢塘酒樓

上云云安國曰足矣然不如錢昭度長憶錢塘江上望

酒樓人散雨絲絲

補六硯齋記

宋初人佳句如楊徽之春望云杳杳香蕪何處盡搖搖

風柳不勝垂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州
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識月長圓元夜云雪歸萬
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咄頻書字舉世
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幾
處茗旗香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
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
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浦
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嘆世云野馬窗邊日醺
鷄甕裏天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晚綠浮瀾瀾萬樹春紅

叫杜鵑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荒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
越州云風樵若邪路霜釣洞庭秋丁謂送章南云梅花
過嶺路桃葉渡江船芭蕉云綠章封事緘初啓青鳳求
凰尾乍開晏殊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銷錢昭度村
居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詠云剛腸
欺竹葉衰鬢怯菱花春晝云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
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夕陽皆可誦也

補稗史
彙編

錢昭度村居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大

寒云雨被北風吹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
高樓在東南王氣銷梅花云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
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別館風吹入萬里長沙月照來秋
遊華山云人閒路到三峯盡天下秋隨一葉來補詩話
總龜
錢昭度燈詩云繡被夢中驚酒處朱門人語上朝時未
若船中聞雁洞庭夜牀下有蛩長信秋意格清遠補詩
話總
龜

昭度又有聞角詩云風欲拋高雨壓沈黃昏前後五更

深議者云此亦句之優者

補詩話
總龜

蔡條西清詩話記荆公有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余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如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補能改齋漫錄

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

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怯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補藝苑雌黃

錢熙

錢熙字大雅南安人登甲科獻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奇之直史館熙好學善談精筆札第負氣狷躁後以

事罷職憤恚卒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畧曰渭川凝
碧早拋釣月之流高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曰年年
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其
卒也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

舉世傳

補閩書

錢熙送人金陵拜掃有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臥重尋

舊墓田

補詩話
總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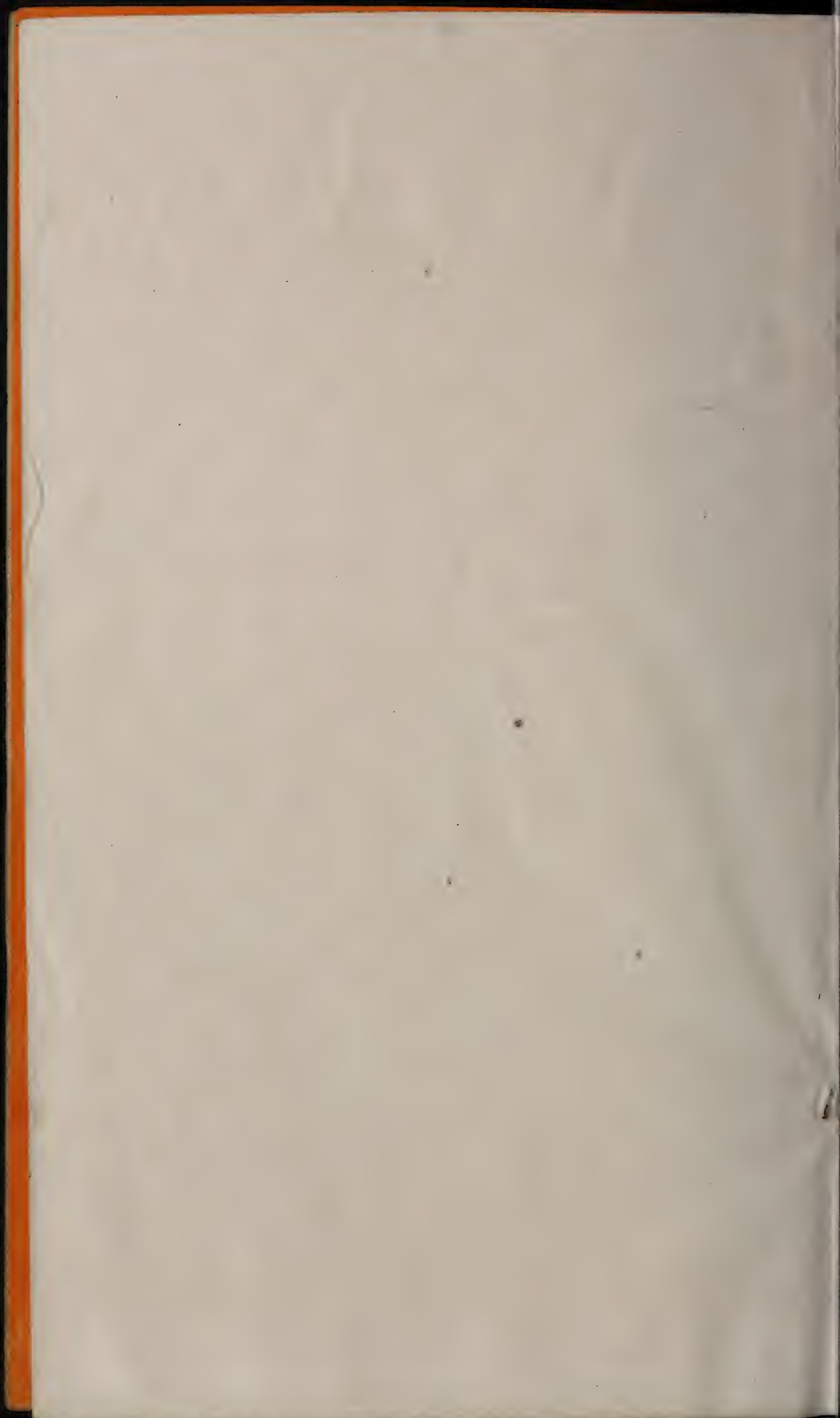
李贊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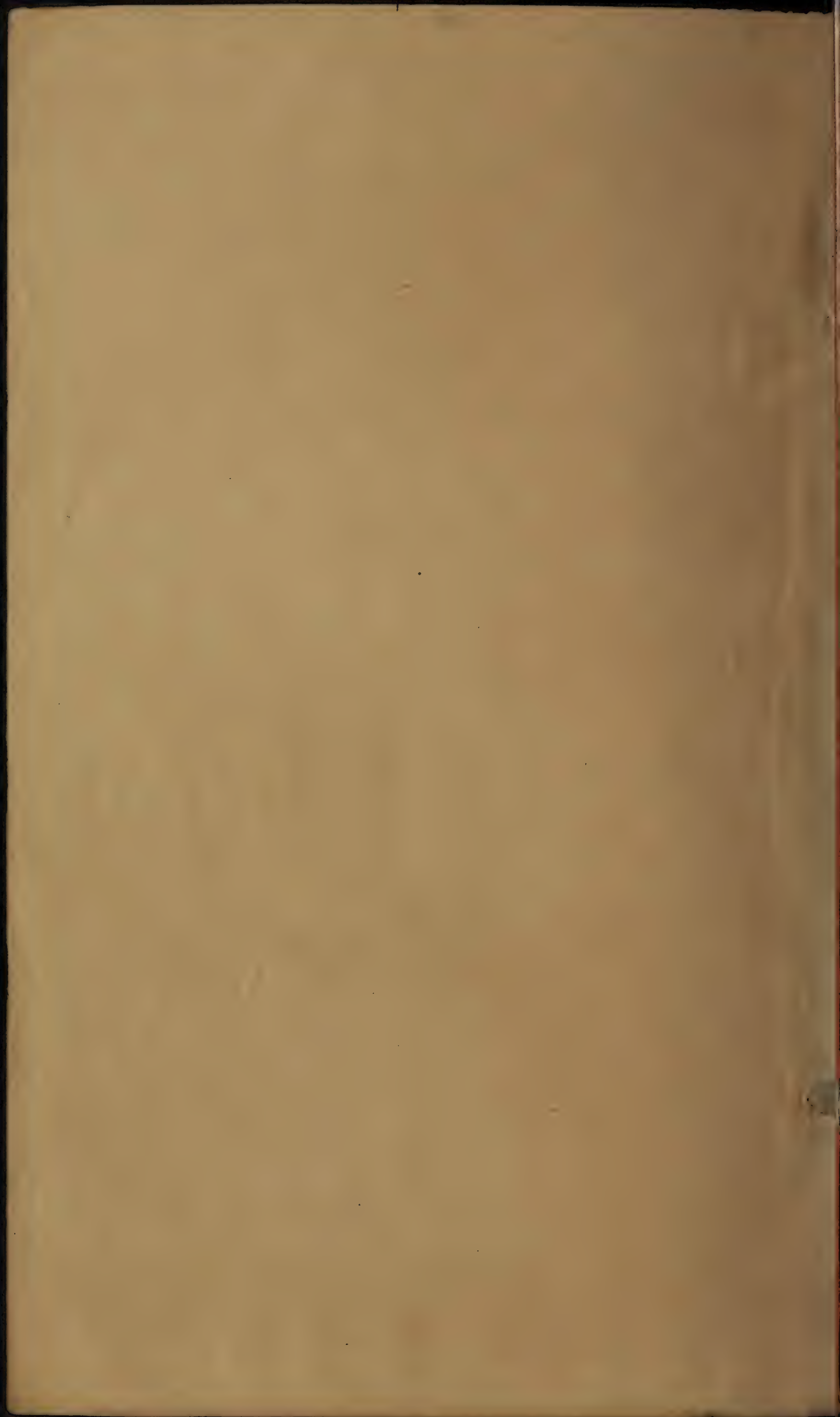
契丹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不得立自登州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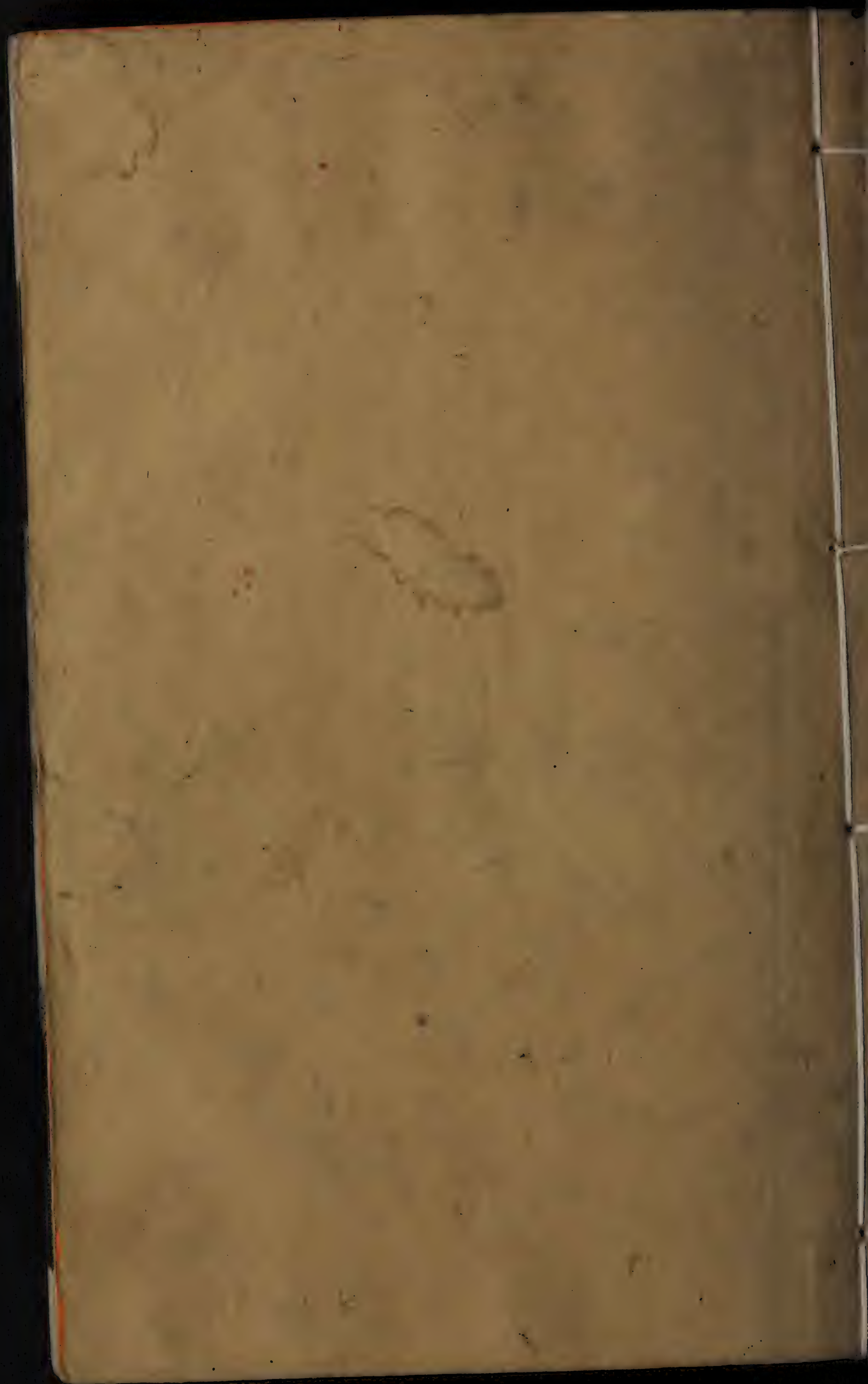
歸唐於海岸刊木立碑大書一十字詩曰小山壓大山
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自此投外國原契丹國志

五代詩話一卷

譚瑩玉生覆校







五代詩話二卷 中朝

新城王士正原編藏書

晉安鄭方坤刪補

司空圖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云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者

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置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旣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春早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聊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

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臨船燈照
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滅風和
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鷗聲帶晚饑得於
喪亂則有驪駒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
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
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
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
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旱慘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
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

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
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
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乍如添健
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韻午
晴初又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
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
殷勤元昨日旁午又明年皆不拘一槩也蓋絕句之作
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
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及儻復以全美爲上卽

知味外旨矣

補唐詩
紀事

與王駕評詩云。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卽醫而靳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爲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復。若清沅之貫達。大厯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元白力勅而沚孱。乃都市豪佔耳。劉

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
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愈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
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閒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
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尙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
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尙累百篇其勤
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劖作者之
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

補唐詩
紀事

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
云所撰蜜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

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
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復如清沈之貫達大厯
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
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
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
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
中豈妨於適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爲冠觀此二書持論
可見其所詣矣

補池北
偶談

王禹偁五代史缺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

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
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驟厯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
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
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
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
京師圖旣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
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
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
曰休休亭嘗自爲亭記云云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

文采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尙書郎出爲絳州刺史
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
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
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
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
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
命黜繫洛師於今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
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
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

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
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
朝參此豈有意干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
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
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
獲免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
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尙書召辭以老病
卒時年八十餘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張策
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

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
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裴
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嶽之闕門大順中圖以一絕紀
之云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聲石闕莫教苔
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題休休亭之楹曰咄諾休休休
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休莫
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且料度白日偏催人快
活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苦莫柳璨爲
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

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
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畧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
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顓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
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
辭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疎譽之惟僧虛中云道
衰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
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補唐詩

紀事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

粥咄嗟而辨爲誤以啫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啫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

爾

補石林詩話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補香祖筆記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於政
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
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
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
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
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
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晤五言三昧

補香

祖筆
記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諱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卽此詩之意

補鶴林玉露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補東坡志林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
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
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補彥周詩話

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
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
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
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司空圖輩傷時思古退已避
禍清音泠然如世外道人所謂變而不失正者也余故
盡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詩末技初若虛文可以知治之

盛衰

補唐詩紀事

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却向城頭罵漢人燕山自石晉割棄至本朝宣和歷年多矣議者猶以燕人思漢藉口卒召狄難

補後邨詩話

忍事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補困學紀聞

釋詁光江南人也潛心草字名重一時吳融贈其歌曰忽時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司空圖亦爲之歌曰看師逸跡兩師宜高適歌行李白詩當時稱美著於

篇籍者不可勝數苟非研精覃思詎能至是耶

補宣和書譜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極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胷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

補焦氏

類林

司空圖菩薩蠻謂梨花為瀛洲玉雨補清異錄

鄭谷幼負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問之答曰大夫曲江
晚望斷篇云村南斜日閒迴首一對鴛鴦落渡頭意深
矣司空撫背曰當為一代風騷主補郡閣雅談

吳淑

吳淑冬日招客詩云曉羹沈玉杵寒鮓疊金綿杵謂小
截山蘓綿乃黃雀脂膏補清異錄

殷文圭

文圭應舉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電眾駭躓獨安詳如不
聞雨定傷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後爲內翰草
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久不至爲詩督之云紫殿西頭月
欲斜曾草臨淮上相麻潤筆已曾經奏謝更將章句問

張華時論少之

補唐詩
紀事

瑟瑟殷紅也碧也殷文圭云水面風吹瑟瑟羅白樂天
云半江瑟瑟半江紅又文圭詩一篷秋雨睡初起半硯
冷雲吟未成儘有思致

補雷青
日札

杜荀鶴

荀鶴字彥之遇知於朱溫送名春官於裴贄侍郎下第
八人登科大順三年正月十日荀鶴生日也九華王希
羽以詩獻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生時九華
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

補洞微志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烈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
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史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
稱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
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
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不得見者雖踰

年困躋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畱之不令私去不爾
卽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在便廳
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聞
有馳騎者至梁祖見之至己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
荀鶴謂掌客曰某饑甚告欲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
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卽某等求死不暇
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盆骰子來旣至
梁祖擲數十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
顧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

手大呼曰杜荀鶴遂擲之視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在背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階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而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昔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

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詩不敢辭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賞杜旣歸驚惶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

杜困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
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走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
是梁祖特設帳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補洛陽舊聞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
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
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
也如京兆尹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
而殂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澁之才無
所採用皆此類也補北夢瑣言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
才名藉甚以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
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
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旣而曙果不終場昭
緯首冠曙以篇什刺之云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
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後七年昭
緯爲相曙方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杜荀鶴同年生也
酬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
後頭無雪至藥成來寵絕烟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

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補全唐詩話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抒思尤難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中有句云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茗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詩話爲誤後又看幕府燕閒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

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娛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
憶采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煖鳥聲
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補漁隱叢話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爲人膾炙其全篇
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爲周朴之句朴集翁
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誤耶

補餘冬序

錄

杜荀鶴春宮怨詩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

貌教妾若爲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
相憶采芙蓉譬之事君而不遇者初亦恃才而卒爲才
所誤愈欲自衒而愈不見知蓋寵不在貌則難乎其容
矣女爲悅己者容是也風景如此不思從平生貧賤之
交可乎

補羸全
律隨

陳了翁喜左經臣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
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遠可玩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
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戴叔倫寄朱山
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遊江南云

能禁幾度別。卽到白頭時。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補林

下偶

談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銀注紫衣擎許
渾詩橘邊沽酒半壘空元微之詩櫓窺動搖妨客夢杜
子美詩遮莫隣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
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
般無染耳邊風張祐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
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
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

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溫暾。

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

曲。補楚客叢書

俗有耳邊風之語。杜荀鶴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

無染耳邊風。補羣碎錄

杜荀鶴池州人。官至翰林學士。善作詩。辭句切理。有舉
鞭揮柳色。隨手失蟬聲之句。爲時所稱。然尤工草字。而
無末俗之氣。且書學之廢。莫甚於五代。篆籀之輩。不可
得見矣。得見兩漢之典刑。斯可矣。兩漢之法。又不可得

見矣得見晉唐之遺風斯可矣觀荀鶴之書雖未能跨

越前古筆力適健猶有晉唐之遺風

原宣和書譜

荀鶴嘗有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簞簞或稱於相國章說

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鉤鉤

補古今詩話

荀鶴失梁時作時世吟十首錄其二云夫因兵亂守蓬

茆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尙征

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

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

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昇平催賦

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

門原碧溪詩話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
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還
似平甯徵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
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蒿麻苧衣
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尙徵苗時挑野
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深處也應無
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

劍在腰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折
爲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
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原輟
耕錄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
荀鶴詩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
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必是當年科取翎

毛耳

補續
耳談

紫菊之名見於孫真人種花法又見於諸譜中此品傳
植已久故唐宋詩人稱述亦多蕭穎士菊榮篇紫英黃

萼照耀丹墀。杜荀鶴詩。雨勻紫菊叢叢色。趙嘏詩。紫艷
半開籬菊靜。夏英公詩。落盡西風紫菊花。韓忠獻公詩。
紫菊披香碎曉霞。則紫花定是佳品。補花史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
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
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
是豐年也受饑。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補容齋

五筆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

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
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
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閒字爲休字耳退
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
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
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
多從忙裏老

補坐客
叢書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
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

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補老學庵筆記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祇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

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
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誰人不說人間事
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
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
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
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止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
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
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
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補野客
叢書

杜荀鶴贈僧詩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清
又云利門多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
不了爲僧心了又輸僧

原鑒
戒錄

荀鶴題八駿圖云丹雘傳真未必真那知筋骨與精神
祇今市駿憑毛色騾駟驢驢賺殺人

原聲
畫集

今日鄉塾教子弟未讀之書謂之生書已讀之書謂之

熟書生熟二字本用在飲食上今用在子弟書上亦奇

杜荀鶴詩云出爲羈孤營糲食歸同弟姪讀生書則此

二字唐時已然

補知
新錄

放翁云膽薄沽官釀。瞳昏讀監書。杜荀鶴云欺春祇愛
和醅酒。諱老猶看夾注書。一聯皆佳。

原後邨詩話

荆公晚年詩精巧如云。水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
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琢句
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詩云。江
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

折聲。

原捫蝨新話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
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

杜爲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
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
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余由是
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
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補南濠詩話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姙而出之以嫁州人
杜筠後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余過池嘗有詩云
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
今悟樊川是父師

補二老堂詩話

有不調子恆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
警者皆被誘而翫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
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
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
高價市之旣捨櫪登途果尪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
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
貰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僴俛貰而飲
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驢偏
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者蓋爲杜曾賦

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而翫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也

補玉堂

閒話

顧雲序其詩曰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
貢次二年遠者來隱者出異人雋士大集都下於羣進
士中得九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
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歉文教未張思得如高宗朝射
洪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澁僻碎畧
淫靡淺切破豔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幢折角
崩潰解散掃蕩詞場豁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川劉隨州

王江寧率其徒楊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
生詩有陳體可以濯國風廣王澤故擢以塞詔竟勉爲
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明年甯親江表以僕故山偕隱者
出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人倫之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
起逸發可以左轡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
胸中曾不蠱介情動於中則極思冥搜神遊希夷形兀
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貧於挾剔信詩之雄傑者也
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

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尙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要

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者目之爲唐風集

補唐詩紀事

文闡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爲考官大陳經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爲考官開門撒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真賢實能孰辨耶余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啟而投卷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鍾宮化爲君子舌此孟郊有所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如浮海凡言似課詩終身事知己

此後復何爲此杜荀鶴有所於知己也而裴贇取之砌
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却應回念江邊草放
出春烟一寸心此鄭谷有所於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
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

原韻語
陽秋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
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重泥
之當作平聲讀可也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杜四郎
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卽題壁親賓或汙墁之卽云
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一杓泥

補留青
日札

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之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元英溫飛卿諸詩頗得風物之勝杜荀鶴錢塘寄姚中丞詩豈謂無心求上第難居帝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閒爲客潮去潮來老却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花前不獨垂鄉淚曾是朱門寄食身方元英旅次錢塘詩此處是鄉國堪爲晨夕吟雲藏吳相廟樹隱越山禽潮落海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寂寥心詩中四句卽不書題目一吟可知其爲錢塘也溫飛卿錢塘詩錢塘岸上春如織

淼淼寒湖帶晴色。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
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殷勤傷鴈絃。一曲堂堂紅燭筵。

金鯨瀉酒如飛泉。

補西湖志餘

杜荀鶴鷓鴣詩云。深水有魚銜得出。看來却是鷓鴣餓。

原零陵

總記

水滸傳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

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與杜荀鶴雪詩擁袍

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

補堅瓠集

杜荀鶴贈秋浦張明府詩。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

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語俗而事

或切唐末之亂如此縣令之難可知也

補瀛奎律髓

阮籍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老杜客愁全爲減捨此

欲何之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干戈猶未已弟妹各

何之稍弱又出門轉盼已陳蹟藥餌扶吾隨所之差可

至杜荀鶴干人不得已非我欲爲之白髮多生矣青山

可住乎五言律長城壞矣

補蠖齋詩話

吳楚人曰杜荀鶴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

慨堂輓胡彥遠結句殺戮眼中半名士君今安穩到黃

泉遂與同慘

補慨
堂集

韓倣

書空匠者乾祐中冷金亭賞菊分賦秋鴈族子祕書丞
敞先就詩曰天掃閒雲秋淨時書空匠者最相宜云云

補清
異錄

高蟾

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
能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不向東風
怨未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終以榮

名補北夢瑣言

鄭谷嘗贈蟾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
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元暉蓋蟾有宮詞云君
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今全什亡補全唐詩錄

李山甫

李山甫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博幕府嘗有詩云勸君莫
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譏執政也巢寇之亂翰林
待詔王敬邀者游鄴遇於道觀山甫謂曰幽蘭綠水可
得聞乎邀應命奏之曲終潛然曰憶在咸通玉亭秋夜

供奉至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賦詩曰幽蘭綠水耿
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獨
霑襟句未成亦自黯然悲其不遇也

原全唐詩錄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羞見
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俗傳有云
仗劍爲何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平分天下猶嫌少
一紙金錢值幾文雖非韻亦自好嘗謂項王之死正在
不渡江方有些氣概一下船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
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今

一番英雄業已做過業爲逃虜氣竭情盡勿論自家羞
見人江東子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真是可笑惟王
介甫獨窺其深

補湧幢
小品

一菊詩也陳叔達云但令逢採摘甯辭獨晚榮婉厚乃
爾朱灣云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費較量矣李山甫
云栽處不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樽更似毒口罵將
來豈非時代爲之

源唐詩
統籤

世豈有國號國姓可入詩者哉然如盧照鄰人歌小歲
酒花舞大唐春李山甫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

李家非佳句乎觀此事無不可使只巧匠少耳

原唐詩
統籤

廣川書跋云初僕固懷恩之叛其女沒入宮大厯四年
同紘請婚因封爲崇徽公主降可汗道汾州以手掌托
石壁遂有手痕今靈石有崇徽公主手痕碑李山甫詩
云一拓纖痕更不收翠微蒼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番
策我是男兒爲國羞寒雨洗來香已盡澹烟籠著恨長
留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春聲未忍休

補全唐
詩錄

李山甫牡丹詩云邀勒春風不蚤開眾芳飄後上樓臺
數苞仙艷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曉露精神妖欲動

暮烟情態恨成堆。知君也解相輕薄。斜凭闌干首重迴。
司空表聖有絕句云。芙蓉騷客空留怨。芍藥詩家只寄
情。誰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屬思亦縱橫。蓋指此詩也。補全

唐詩錄

于兢

于兢梁相國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覩學舍前檻中牡丹盛開。命筆倣之。不浹旬奪真矣。後遂酷思無倦。動必增奇貴。達之後。非尊親旨。命不復含毫。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澀。展處蝶爭來。有寫生全本折枝傳世。原圖畫見聞志

姚垺

梁太祖受禪姚垺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
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垺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
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魯直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
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
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補竹坡詩話

羅紹威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
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

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

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原北夢瑣言

羅紹威唐末襲父洪信爲魏博節度使喜爲詩江東羅隱有詩名紹威厚禮之與通屬籍目已所爲詩號偷江東集如樓前淡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無愧隱矣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好收延文學士開館聚書萬卷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羅隱贈紹威詩云寒門雖得在諸宗棲北巢南恨不同馬上固慙銷髀

肉幄中猶美愈頭風。蹉跎歲月心仍切。迢遞江山夢未通。深荷吾人有知己。好將筆力當英雄。補唐詩紀事

韓定辭

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彥延接馬有詩贈韓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巖嵒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彥詩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不欽訝。然亦疑銀筆之僻也。他日彥持燕帥之

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官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
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掌紀
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
以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
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
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
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
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
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

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
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囀嵒山當在何
處或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
結交而去

原全唐
詩話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爲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尙書
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爲王鎔聘劉仁恭與馬彧倡和所
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
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
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賓稱庶子府君厯仕鎮帥王紹

鼎景崇鎔三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爲鼓
城令卽忠獻王高祖也東坡嘗書前詩而云定辭不知
何許人豈未考其家世耶

補池北
偶談

馬彧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并載馬彧贈韓定辭詩云燧林芳
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巓嵒山上望羨君時
復見王喬按字書嵒音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
孤山闕駟九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卽此山世俗或呼
爲宣務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

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爲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巒
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巒務山也巒字遂無所出務字
依諸字書卽旄邱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忘付反今依
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
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精卽謂此也余按此則馬
詩當作莫毫反耳定辭卽忠獻曾祖行東坡書此詩乃
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於考據耶

補池北
偶談

五代馬彧贈韓定辭詩巒務山見顏氏家訓余池北偶
談已詳之其首句云巒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

譙燧林未詳出處考拾遺記云燕昭王遊於西王母燧
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在申彌國近燧明國去都萬
里則非燕地明矣王子年著書皆杜撰韓馬特引此以
矜奇炫博非事實也

補居
易錄

裴秀冀州記云王喬犍爲武陽人爲柏人嶠嵒山在其城北故馬
登仙按今唐山縣卽漢之柏人嶠嵒山在其城北故馬
或贈韓定辭詩云別後嶠嵒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
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或云卽古仙人王

子喬

補居
易錄

張策

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
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
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
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
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
會蓋爲天水拒棄竟爲梁相也

補北夢
瑣言

孫渥

閣阜山館有天復四年孫渥李洞宋齊邱沈彬孟賓于

徐鉉陶淵詩牌得道之士伊夢昌有詩常平周彥質二

詩亦好

補三山老人語錄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話於親友曰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斯僕輩紛詬毆拽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卽方寸自撓矣其偉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轎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

高樓之約爾後雖登宰輔竟出官於南岳有詩寄杜先
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
舉効浮邱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羅穀水
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原北夢瑣言

張喬

張喬九華人也詩句清雅負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
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同試有許棠與喬及俞坦
之劇燕任濟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
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

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
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
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
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
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
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卽不知何曾見
堯日相與啜澆漓

補撫
言

張喬送人遊蜀云劒閣緣空去西過第幾州丹霄行客
語明月杜鵑愁露帶山花落雲隨野水流相如曾醉地

莫戀少年遊

補全蜀藝文志

喬遊終南白鶴觀詩云上徹鍊丹峰求元意未窮古壇

青草合往事白雲空仙境日月外帝鄉烟霧中人間足

煩暑欲去戀清風

補唐詩紀事

唐張喬詩遠公窗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

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

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

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蘆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

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

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己也正中時
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日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

時行徑空秋草

補焦氏
筆乘

張喬云己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移三楚遍梵譯五
天遙板閣懸秋月銅瓶汲夜潮自慙塵世客來坐亦通
宵世稱汲夜潮句最工謂中泠泉在江心故也今寺前
以井代操舟犯險之勢失其舊矣愚謂清而有味江心
之水若云夜潮是海水也海水鹹澁豈堪烹茗余自瓜
步乘潮漲而渡江久慕江心之水而不知其爲潮也亟

命舟人汲一瓶俟到岸取茶煮之則刺舌而不可飲乃
始知向者所汲是潮也非江水也因記張喬之詩索讀
而改之曰板閣懸流月銅瓶汲退潮夫月印江中與水
俱流謂之流月正切金山徒云秋月凡山寺不在江中
者皆可通用矣海潮已退江流始復汲而飲之味始可
口故改一流字退字便使此詩生色末聯云自慙塵世
客來坐亦通宵語俗而意淺愚亦爲改云渾忘塵世味
閒坐忽通宵補敬君詩話

鄭在華

鄭徵君爲詩皆祛淫靡迴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
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有詠西施
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
又七言傷時云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
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云
老鶴元猿伴採芝有時長嘯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
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
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又思山詠
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怕惹九衢塵不如將爾入山去

萬是千非愁殺人。又景福中作云。悶見戈鋌匝四溟。恨
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
招友遊春云。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工夫。任堆
金壁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居云。閒見有人尋
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閒
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又詩云。冥心棲木
室。散髮浸流泉。採柏時逢麝。看雲忽見山。夏狂衝雨戲
春醉戴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都一點烟。又詩不求朝野
知。臥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

背局上崑基祭廟人來說中原正亂離

補全唐詩話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

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餽遺

補碑

史彙

編

雲叟僖宗時應百篇舉不利遂隱華山月到君山酒半

醒朗吟疑有水仙聽無人識我真閒事贏得高秋看洞

庭雲叟宿洞庭詩也

補唐詩紀事

任濤

任濤豫章人詩名早著有霧漣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

皆倣此李隲廉問江西與放鄉里之役民俗互有論列

隲判江西界內凡有詩得似濤者卽予免役

原撫言

唐筠州任濤咸通進士常侍李隲見其詩有露漙沙鶴

起人臥釣船流之句特與免役鄉民訟之隲判云江西

界內有詩似濤者並與免役又辛元龍字慶甫號松垣

先生有氣節以詩援任濤例求免稅丁太守判云松垣

筆力破滄溟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

重寫入圍屏

補堅瓠集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却歸
華山尋就山釋褐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及辭
官歸隱留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
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及再召爲郎遷
諫垣臺閣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

原全唐詩話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數歲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
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
於都下會儋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

舉擢第又爲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
滿朝五字便容趨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
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未安身未立至今顏巷守
簞瓢天祐中授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
書記友謙甚禮之然德延浮薄動多忤物友謙解體德
延乃作小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聞而大怒乃因醉沈
之黃河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
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
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

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沿堤行細雨莽蒼趁輕
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折作鞭鸚鵡雛金鏃繫貓子綵絲牽
擁鶴歸晴島驅鷺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
鏡當胸掛銀珠對目懸頭依蒼鵠裏袖學柘枝揎酒滯
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等著掙時乞繡針穿寶篋擎
紅豆粧奩拾翠鈿戲袍披按褥尖帽戴靴氍展畫趨三
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
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叱咤憎藥巧遷延弄帳燕綃映藏
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鉤動箏推

鴈柱偏棋圖添路畫笛管欠吹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
入禪尋蛛窮屋瓦採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鉤亂出
拳夜分圍楫枰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
互誇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載碧牋遠
鋪張鵲網低控射蠅弦詁語時時道謳歌處處傳匿窗
眉乍曲遮路臂相連鬪草當春逞爭毬出晚田柳傍慵
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前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粘舞
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趨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
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鬪蜂

穴遶堦填樵唱逾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爲屋木和土
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塼忽陞鄰舍樹偷上後
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任德勸爾減狂
顛原唐詩紀事

裴說

裴說裴諧俱有詩名說官至補闕諧終於桂嶺假官宰
自作湘江吟說詩云吟餘潮入浦坐久燒移山諧詩云
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經杜甫墳說云擬掘孤墳破
重教大雅生諧曰名終埋不得骨且朽何妨景同而語

意俱別

補詩話
總龜

廖凝目裴說爲劫墓賊裴弔杜陵墓擬鑿孤墳破重教
大雅生裴非真賊也唯渠自向沈約集中作賊乃真賊
耳然古今猾賊不可數計南華老仙云儒以詩禮發冢
楞嚴亦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舉世盡賊誅

容勝誅乎

補蓉槎
蠡說

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說只行五言
十九首至來年秋賦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說曰只此
十九首苦吟尙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爲

知言天復六年登甲第其詩以苦吟難得爲工且拘格
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云
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惟詩會却
難遭亂故官不達

補全唐詩話

周知微

有周知微者字明老爲晉州縣尉到官不數月不告於
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知己
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爲詩有可喜者如觀臨淮雙頭
白蓮圖云既不學叔隗季隗南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

東入吳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爲化作雙芙蓉臨淮政成
有餘暇坐令華屋生瀟灑驚溪一幅萬里寬移得口口
入圖畫天空水闊江茫茫相見女英與娥皇九嶷雲深
蒼梧遠冰姿泣露不成粧苦心抱恨何時了香骨應甘
沒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作上巳
日寒食云疾風暮雨悲遊子峻嶺崇山非故鄉亦可賞
而其狂未見其比

補古今
詩話

吳靄

唐吳靄字廷俊連山人母浣帛於江觸沈鯉而孕旣生

膊上有肉鱗隱起七歲能詩嘗詠野燒云烟隨紅燄斷
化作白雲飛識者器之登光化二年進士後歸朱全忠

補小草
齋詩話

陳用拙

唐陳用拙高良人天祐二年進士未官而卒用拙有詩

名嘗賦登臨湟樓云浮世自無閒日月高樓長有好山

川送長沙使君云人說洞庭波浪險使君自有濟川舟

有集八卷不傳

補小草
齋詩話

范攄子

五代詩話卷二

望

粵雅堂叢書

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埽葉隨風便
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閒
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

補全唐
詩話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仕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歸
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詣之見
廟宇摧頽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乃題詩曰壞
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坐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

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神見責云我非天王故南嶽也
主張此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風火陡起倒檣絕纜沈
溺在卽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原北夢
瑣言

王貞白

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
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烏道來雖險龍池到
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謂冠絕無瑕呈僧貫
休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
敏書一字於掌中逡巡貞白迴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

中涵帝澤休將掌中字示之一同天祐年中內試貞白
札翰狼藉帝覽拂下玉案有黃門奏此舉人有詩名御

批曰麤通放

原唐詩紀事

王貞白御溝一律吟家喜談其事亦絲微含比興故佳
咏葦排句輕趣可追姚監餘概少快心

原唐音癸籤

元薩天錫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山東一
老易聞爲看薩詰所出對唐句林下老僧來看雨齊已
改張迴虬須白也無以在易也蕭楚材易垂崖獨恨太
平無一事之恨爲幸昌黎更闌仙僧推月下門爲敲鄭

谷更齊己早梅昨夜數枝開之數爲一貫休更王貞白
此波涵帝澤之波爲中皆一字師按南枝纔放兩三花
安在必一與也波二字可不改受三字師者爲之赧顏

補蓉槎
蠡說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
色退紅嬌王貞白娉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
花間集牀上小薰籠昭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
髹器亦有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
阜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之類也

原老學庵
續筆記

建帥陳誨之子德誠罷管昭江水軍入掌禁衛頗患拘
束方宴客貞白在坐食蟹德誠請咏之貞白云蟬眼龜
形脚似蛛未曾正面向人趨如今飮在盤筵上得似江
湖亂走無眾客皆笑

原五代詩話

貞白寄鄭谷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與誰祇憑夫子鑒
不要俗人知火鼠重收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

作領巾披

補唐詩紀事

戴司顏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

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面錫紫衣一副將
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畧曰遠來朝鳳闕歸去
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
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
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補摭
言

李濤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
又掃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
花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

卻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補全唐詩話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
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乞爲治聾酒一瓶惱
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
日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
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長皆稱小字濤性疎達
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
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原石林詩話

李濤相國性滑稽爲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泥水闕有僧

舍曰不動尊院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濤每過嘗謁其
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濤再過之但有門扇而已
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

四千門

原談苑

楊凝式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園
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並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
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甯資福寺偶
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

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
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
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式
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
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時年六十
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
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卽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
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尙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
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

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
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
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
序題維摩詰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
云太子賓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
云清和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
年有真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
刻石在從事郎蘇太甯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
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

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
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
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
蹟今在此寺東序並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
年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
丁未歲會同卽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
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甯家周廣順
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
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

真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

原游宦紀聞

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談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

原游宦紀聞

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自號楊風子終能

以智自脫書法高妙傑出五代今洛中僧寺尙多有其
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
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
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烟麝煤
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原蔡寬
夫詩話

楊少卿凝式既不大用佯狂自穢游寺觀遇水竹幽勝
之地吟咏忘歸牆壁之上筆迹殆遍馮吉題云少卿真
迹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
後更無書安鴻漸題雲端溪石研宣城管王屋松烟紫

兔毫更得孤卿老筆札人間無此五般高

原洛陽舊聞

右楊景度行書山谷有云俗書祇識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爲前輩推重如此王欽若在祥符天祝節尙有暇及此邪此帖絕無發風動氣處尤可寶也鮮于樞獲觀信筆書

補珊瑚網

和凝

和魯公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篇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

余有香奩簾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

完

原夢溪筆談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泊人相專託人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原北夢瑣言

楊柳枝卽古折楊柳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

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
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揚子江頭烟景迷隋
家宮樹拂金隄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
韓琮云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東風晉和凝云
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是也

補稗史
彙編

朱檢討竹垞貽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鴈園家宋刻
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和凝宋宣
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
直祕閣周彥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

補居
易錄

馮道

世譏馮瀛王道依阿詭隨不能死節王荆公雅愛道謂
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其所作詩雖淺近而
多理語詩云窮達皆有命何須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
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
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須知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
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豺虎叢中也立身

惡詩相傳流爲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
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
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
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真西山劉漫塘所擊賞者
也補香祖
筆記

晉天福三年與戎和當遣輔相爲使趙璟桑維翰同堂
皆未言以戎反覆難測咸懼於將命馮道與諸公中書
食訖堂吏前白北使事色變手顫道索一幅書云道去

卽遣寫勅道舍都亭驛不復歸家虜以道有重名命與
其國相同列戎賜臣下牙笏及膺月賜牛頭皆爲殊禮
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鹵中大
寒賜錦襖貂襖羊狐貂裘各一每入謁悉服四襖宿館
中併覆三衾有詩曰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怕露
頭及還京師作詩五章述北使之意首章云去年今日
奉皇華只爲朝廷不爲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
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
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黃沙

原叢苑

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
振使金主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金亦用遼制也王
易燕北錄云牛魚嘴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觔卽南方
鰾魚也鰾鱗同然本草既有鰾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
海頭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鰾也馮道使契丹詩曰
曾叨膺月牛頭賜史謂契丹真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
主率以膺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
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補演
繁露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

修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
門弟子盡高官若教酒戶重修廟覺我慙惶也大難瀛

王遽罷其請出已俸重修

原古今詩話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
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於是高其牆垣鑰其門戶作詩
書其門曰高却牆垣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
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原詩話
總龜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
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厯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

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
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
足否道曰農家歲免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
免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
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
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
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補通鑒綱目

樞密邵公堯嘗謂余詩淺切似白樂天一日閱相藍書
肆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以語公公戲語余曰子詩格

似樂天今又愛馮瀛王將來拈取箇豁達李老慶厯中
京師有人號豁達李老好吟詩而詩多鄙俚以此戲之
遂皆大笑然余賦才鄙拙不能強爲豪爽今齒已老而
詩格定時時遣興實有李老之風足見公之知言也

補青

箱雜記

馮吉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
無檢爲少卿善琵琶妙音律樂府世無及者父酷戒之
畧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眾執器立

於庭奏數曲罷例以纏頭縑鋸隨眾伶給之吉置縑鋸於左肩抱琴瑟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薄回首謂父曰能爲吉進此技於天子否凡賓僚飲聚長爲不速酒酣卽彈彈罷起舞舞罷作詩昂然而去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諡議舉朝嘆服乾德四年郊禮容樂奏節刊正漸備有司奏其缺典但少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按禮樂朝會登歌用五端郊廟奠獻用四端迴伏至樓前奏採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

請用元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率從其請

原玉壺清話

李翰

李翰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
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
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攜之盡去詩曰座主登庸歸鳳
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
石原玉壺

清話

裴皞

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

放進士也後亂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

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

補五代史

後唐裴尙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書一絕云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余以五代登科記攷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己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

補容

三仁言言二卷
三三
齋五
筆

後唐裴尙書年老致政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
諸進士謁謝裴賦詩云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
門生按此卽今榜下引見之禮然門生門下見門生今
詞林相隔僅兩科卽已有之不足異也補居
易錄

王仁裕

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
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生平作詩
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子補十國
春秋

荆南高從誨季興嫡子也季興先時建渚宮於府庭西北隅延袤十餘里亭榭鱗次從誨紹立尤加完葺從誨明音律好彈胡琴女樂數十皆擅其技王仁裕使荆渚從誨出十輩彈胡琴仁裕詩曰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湘水凌波慙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偏晚暖逼黃鶯語白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聞韶又曰玉纖挑落折冰聲散入秋空韻轉清二五指中過塞鴈十三絃上轉春鶯譜從陶室偷將妙曲向秦樓寫得成無限細腰宮裏女就中偏愜楚王情

補天下
大定錄

王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
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
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繫稍解逢人必齧之頗亦爲
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
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柏上鳥
巢不知其數時仲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趨於樹
梢之間遂入漢高廟破鳥巢擲其雛卵於地是州衙門
有鈴架羣鳥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

林間卽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
就縶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
畢野賓已在廚內謀餐矣又復縶之忽一日解逸入主
帥廚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污而後登屋擲
瓦拆磚主帥大怒使眾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磚
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
遮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
一人善弄胡孫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於是大胡
孫躍上衙屋趕之踰垣驀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沾體

而伏罪主帥亦不甚訴怒眾皆看而笑之於是頸上繫
紅絲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甯復故林舊來行處好
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栖宿免勞青
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
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縶在山家旬日後
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蟠冢廟前
漢江之壩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於清流有巨
猿捨羣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尙
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

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
溪之際尙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嶠
冢祠邊漢水濱飲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
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縷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
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

補王氏
見聞錄

興元南有路通巴州深谿峭巖捫蘿摸石三日始達於
山頂復登措大嶺蓋稍平處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
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韓信
亡去蕭何追及於茲山王仁裕題詩云孤雲不掩興亡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
策兩角曾懸去住心

原玉堂閒話

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
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
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
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人到少築沙
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
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
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友榜南省奏名時知

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修與今鄧樞密子常范
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官鄧范不唯及見其登庸
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

原石林詩話

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
年拜相仁裕時爲太子少保有詩賀曰一戰文場拔趙
旗便攜金鼎贊無爲白麻驟降恩何厚黃閣初聞喜可
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遲押班長幸遙相
見親狎爭如未貴時溥和曰揮毫文戰偶牽旗待詔金
華亦偶爲白社遽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

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臺司多少暇親師不

及舞雩時

補廣卓異記

先生嘗言恩門王公終於太子太保七十後精力不衰
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老蒼頭攜照袋以皮爲
之四方有蓋其中可容一斗以來中貯筆硯韻畧刀子
礪石箋紙數十幅並小樂器之屬備酒炙三四人具
門生侍行出郊野遇園亭有竹樹之處燕賞終日賦詩
品小管盡醉而歸吾忝左拾遺日適暮春與同門生五
六人從公登繁臺卽梁孝王吹臺也公飲酒賦詩甚歡

抵夜方散公詩曰柳陰如霧絮成堆其天才縱逸風韻

閒適皆此類也

原宋類苑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

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

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補石林燕語

李文正公言少保王仁裕與諸門生飲出一詩板樹於

坐次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

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疎網

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畧有情又與諸門

生飲於繁臺賦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飲吹
臺好景卽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來漫誇列鼎鳴鐘
貴甯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
回補撫遺

唯酒一作靡酒卽催酒也元有喝盞之儀李涪刊誤言
靡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靡合作啐蓋送酒也資暇錄
言與涪同程大昌言內燕抗聲索樂但云靡酒字書靡
屈破也當是啐酒之轉名賢詩話王仁裕詩芳尊每命
管絃唯又趙勰交趾事蹟言唯酒逐歌可知唯酒乃唐

人熟語宋相沿不改也義當用催而別作隳隳何必強
引啐字三臺者作樂時部首相拍版三聲然後管色振作
李濟翁以爲鄴中三臺劉公嘉話言高洋築三臺愚謂

乃曲名耳

補通雅

鄭遨

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
烟搗寒壚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最是堪珍
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
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爲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耶

原三山老人語錄

劉郇伯

唐求劉郇伯有詩名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臥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早行云沙上鳥猶睡渡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劉郇伯爲范鄭郎中詩友范得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難對劉郇伯曰人生分外愁范賞之然老於新津之東渡非隱非吏二子亦可凌厲名場而死邱樊所謂蜀人無志懷土正此也

補北夢瑣言

王溥

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余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太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尙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序相類亦可議也

補容

齋三
筆

張翼善詩常投詩王相溥王謝以詩曰清河詩客本賢
良惠我清吟六十章詩格渾同羅給諫工夫深似賈司
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淼茫好去蟾宮是歸

路明年應折桂枝香

原雅言
系述

竇儀

龍鐺字琢成乾德初任邠州守有仁政一日羣鶴翔於
公庭州民繪來鶴圖以頌其德時學士竇儀以使過邠
留題云多少樊籠不敢開強拘物性要相陪何時得似

邠州守德政臨民鶴自來

補萬姓統譜

竇儼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偁侶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仲才業儀儼尤著儼素蘊大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管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喜樂章凡三絃之琴七絃之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篴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

接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

目曰大周正樂譜

補玉壺清話

張昭

夜吟寶鞏集追思夷門題處已三稔矣悽然感興書之
往歲記時梁苑夜今宵題處洛城秋浮生瞥電人何在
懷舊傷心淚迸流三徑竹風鄰笛怨一庭霜月井梧愁
妻兒未會予惆悵只怪燈前不舉頭北海王崧跋云余
家藏和峴所校五寶詩世少其本和所跋甲子歲乾德
二年也祕監尹公者尹拙也致政大夫者吏部尙書致

仕張昭也昭字潛夫題輦詩一篇稱潛夫者卽昭也刑部員外郎兼太常和者卽峴也

補宋詩紀事

符彥卿

大丞相李公昉嘗言當日目外鎮爲麤官符彥卿知汴州有詩云全軍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隄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環坐青蛾趙國姬爲報長安冠蓋道麤官到底是男兒公之詩意蓋有憾之詞爾

補青瑣高議

熊皦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季
道衰文喪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亂雜無章其
間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忠誠可取若皦
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二十篇及晉末感興
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藁示余雖不脫爾日風
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

原東觀
餘論

李成

李成字咸熙唐之後裔五代時避地徙家營邱嗜酒善
琴奕妙畫山水好爲歌詩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

友善此宋白所撰志文大畧云云王著書徐鉉篆子覺
字仲明仕太宗至國子博士列三朝國史儒學傳覺子
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有傳載兩朝史云祖成五代
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模寫山水至得意處殆非筆墨
所成歐公歸田錄乃云李成仕本朝官尙書郎誤矣原
塵前錄

郭恕先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
爲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補困學紀聞

郭忠恕戲嘲聶崇義云近貴全爲曠攀龍卽是聶雖然
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嘲云
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原漁隱叢話

胡嶠

胡嶠詩餅裏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
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

藥殿春亦得是名

補清異錄

芭蕉詩最難作胡邵陽嶠一篇云野人無帳幄愛此綠

參差云云原清異錄

王仲舉

王仲舉營道人母嘗夢挾兩子入月仲舉修進士業長興二年赴舉謁秦王登第後有詩謝秦王曰三千里外拋漁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興國中仲舉有子曰嗣全亦中進士第乃挾兩子入月之祥原青瑣集

李度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憶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稱於申文炳

知舉遂擢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原玉壺清話

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景血屬輜重之眾百里不絕至京

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略曰全家離錦里五月下瞿

塘繡服青娥女雕鞍白面郎纍纍輜重富杳杳路歧長

是也

原能改齋漫錄

孟貫

周世宗幸廣陵孟貫以詩獻之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

主花謂貫曰弔民伐罪何有巢無主之有遂釋褐授官

原江南

野錄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
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

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

詩窮所謂轉喉觸諱

補漫叟詩話

閩嶺孟貫性疎野喜篇章不以名宦爲意大諫楊徽之
稱之如寄張山人草堂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

原詩

史

李昉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卽

位用以爲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
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
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
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
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

補青箱雜

記

宰相李昉罷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
媿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云珍重老臣純不
已我慙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

補庚溪詩話

孟賓于歸南唐爲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曰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長爲邑令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爲慚後主見詩貸之復

其官

補馬令南唐書

昉所畜五禽名五客仙客鶴雪客鷺閒客白鷗南客孔雀隴客西客鸚鵡仙客詩云胎化仙禽性本殊何人攜爾到京都因加美號爲仙客稱向閒庭伴野夫警露秋

聲雲外遠翹沙晴影月中孤青田萬里終歸去暫處雞

羣莫歎吁

補青箱
雜記

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頒賜禁苑今懸掛已畢輒述
惡詩一章用歌盛事玉堂四字重千金宸翰親揮賜禁
林地望轉從今日貴君恩無似此時深宴同上苑花初
發麻就中宵月未沈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灑春
霖院門不許門人入仙境甯教外事侵我直承明踰二
紀臨川實動羨魚心昉頃在禁林前後出處凡二十有
五載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

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
草麻例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
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新學士謝恩後就院賜宴設
雖爲舊事而無此時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前例
特出異恩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臨川之羨其在

茲乎

補翰苑
新書

李昉呂端同踐文館後各登臺輔呂公贈李公詩曰憶
昔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文館白
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路我猶妨主

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

補青箱雜記

李文正公昉少時嘗以詩呈叔侍中覽而喜贈之詩曰
及觀西里盛世世秉鈞衡李氏自五代至本朝世居將

相原翰林
名贊

李文正進永昌陵挽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
納降王當時諸臣皆進惟文正詞最爲首出所謂三降

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江南李煜也

原詩話
總龜

太祖嘗顧近侍曰五代干戈之際猶有詩人今太平日
久豈無之也中官宋永圖于僧寺園亭中得詩百篇以

進有丞相李文正公昉宰相僧閣閒望一聯云水光先

見月露氣早知秋

補詩話
總龜

李昉禁林春直詩一院有花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

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故不以入朝省類而置之

昇平選中

補瀛奎
律髓

扈戴

扈戴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
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招至某所以
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默曉

譚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入
撰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眾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
吟曰解臬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戴飲盡別云細彈防
事水短燕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
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
香戴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譟曰若夫人
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住

補清
異錄

劉兼

雲間朱氏得宋刻唐百家詩劉兼集中有長春節詩長

春爲宋太祖誕節蓋五代人而入宋者詩曰聖朝佳節
遇長春跪奉金爐祝又焚寶藏發來天地秀兵戈銷後
帝皇尊太平基址千年永混一車書萬古存更有馨香
滿芳檻和風遲日在蘭蓀補唐音
統籤

潘慎修

太宗棋品第一待詔有賈元者臻於絕格時人以爲王
積薪之比元嗜酒病死楊希榮蔣元吉李應昌朱懷辟
皆國手然非元之敵晚有李仲元棋絕勝可侔于元歲
餘亦卒朝士有蔣居中潘慎修亦善棋至三品內士陳

好元四品多得侍棋自元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
好元受五道慎修獻詩云如今縱得仙翁術也怯君王
四路饒補談

陶穀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
狠媚太祖雖不喜藉其詞華足用尙置翰苑穀自以久
次舊人意希大用仍俸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
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
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

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
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
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補東軒筆錄

王堂嘉話載陶穀草范質拜相制有云十年居調變之
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得之泣訴藝祖由是薄之然神
中禪文亦變通之尤者穀可謂明於責人而不知自責
矣瞿宗吉香臺集有詩云受禪文成識變遷閒情猶到
煮茶邊可憐畫盡葫蘆樣不與鸞膠續斷絃補堅瓠集

陶穀來使忠懿王宴之因食蝻蟀詢其族類王命白蝻

蟬至螯蟻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
蓋以譏王也王因命進葫蘆羹曰此先王時有此品味
庖人依樣造者穀在中朝或作詩嘲之曰堪笑翰林陶
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故王以此戲焉源順存錄

陶穀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於錢俶其末云此生頭
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
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補國老談苑

又浙帥開宴置金鍾以爲罰爵穀後因臥病浙帥使人
問其所欲穀以金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

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恥之情如此及復命將
出其境卽賦詩於邳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來
九曲濱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
也補國老
談苑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
客穀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補雲麓
漫抄

今人不用廝字唐人作平音五代時作入聲陶穀詩云
尖簷帽子卑凡廝是也歐陽公記陶穀詩末廝兵不曉
其義余謂今人呼禿尾大爲廝尾衣之短者亦呼爲廸

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耳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

義則是也不然則不可對卑凡厮

補中山詩話

朝廷使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既至崖岸高峻讌席

談笑未嘗啟齒韓熙載謂所親曰觀秀實公安也非端

人介士其守可隳夜遣歌妓秦弱蘭詐爲驛卒之女敝

衣持帚灑掃驛庭五柳乘隙因詢其迹翌日以詞贈之

曰好姻緣惡姻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

相思調知音少安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讌於

澄心堂李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乃出蘭

於席歌前闕以侑之穀慚笑不敢不醕醕罷復灌倒載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爲主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餞於郊亭逮歸京卒不大用

原玉壺清話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作近見沈叡達集有任秋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原研北

雜志

陶穀尙書使江南遇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惑娼女任秋娘因

作此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創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
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

補藝苑
卮言

明初唐肅題陶穀郵亭圖云紫鳳檀槽綠髮娼玉堂見
慣可尋常作歌未必腸能斷明日聽歌更斷腸徐惟和
有題秦弱蘭一首云莫笑郵亭一夜春此身原已落風
塵韓家亦有如花女枕畔衣裳著向人此詩足爲陶學

士解嘲

補堅
瓠集

陶彝

猶子彝年十二歲余讀胡嶠茶詩愛其造語新奇因令

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
欖仙對佛而言則雞蘇爲凡夫對仙而言則欖橄爲俗
士非若薺之奇安可當此補清異錄

符昭遠

余嘗以鳴卵及蓮枝一捻紅餉符昭遠介還送一詩云
聖胎初出赤誌翁醜杖旁扶赤誌翁補清異錄

范質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庭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
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

在第一輒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

鉢盡相傳

補澠水燕談錄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衣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爲驚賞卽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厯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特擢彭器資爲首而彭官後不如馮

有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差愧猶爲食肉僧乃爲科第

云然今人動以衣鉢傳言錯矣

補碑史
彙編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邱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祔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

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原

見前錄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
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
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
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
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曠放
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尙清議南朝稱八達千
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

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累
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爲身
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
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憎意氣。不
知奉承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籛篠與戚施。舉世
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
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
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恭惟祖宗所
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

得其詩錄以爲子孫之戒

補聞見前錄

楊徽之

徽之少通羣經尤刻意於詩與邑人江文蔚江爲齊名嘗肄業廬山白鹿洞時李氏據有江表徽之恥官僞廷乃潛服至汴洛以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

舉進士

補聞書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尙操履端正拜禮部侍

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
聯詩在御屏風者是也其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
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樓高易
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
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
帶雨雲歸越嶺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
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
生筆間繞松庭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
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補宋稗

類鈔

楊徽之侍讀奏御獻詩太宗選十聯書於御屏間僧文瑩嘗謂楊公必以天池浩渺滌筆於冰甌雪碗中則方

與公詩神骨相副補稗史彙編

廖融隱於衡山湘守楊徽之代歸闕枉道南嶽宿融山齋贈詩云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巖翠滴向晚樹陰涼別有堪吟處相留宿

草堂補郡閣雅談

韋重過

施璘字仲寶京兆藍田人善畫生竹爲當時絕技余嘗
觀璘畫十幅竹圖凡老根薄石筍枝附籜扶疎交映青
翠滿庭宛得三湘高秋之野色後周起居郎韋重過留
題曰枯籜危根繳石頭千竿交映近清流堪珍仲寶窮
幽筆留得荆湘一片秋

補五代名
畫補遺

范杲

范杲魯公質之姪好學有文宋藝祖收河東杲叩馬進
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慕不已

增秩贈章服

補宋
類苑

范杲閥閱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再入
史館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稱人皆笑之母
兄晞性嗇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人何爲
不笑其兄杲可憫不可笑晞不足笑者也魯公質在時
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爲勸戒李昉作
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制誥一編許其才堪此職太宗
書玉堂額賜翰林杲又上記因請備職竟用躁競改官
不得意而卒杲若誦其先公所授之詩安有是事是則
其深可笑者也

補餘冬
序錄

方爲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余同僚一硯四圍有少金紋
如陷製者處土方爲獻詩曰金陵玉海比連城假借文

章取盛名

補清
異錄

權審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余嘗以俚俗所作
偶閱抒情集乃知權常侍審詩也上兩句得則高歌失
則休何須多恨太悠悠權又題山院云萬樹風聲厲一
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欄

補能改
齋漫錄

曾庶幾

吉水與敝邑接境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起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

腸吟

補能改齋漫錄

李花開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於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

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爲陳
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有聖像有伶
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
何事生死厄於陳穀驚嘆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
壞如此賴滑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爲浩歎

補香祖
筆記

周朝士某

曹翰性貪侈爲周世宗樞密承旨常著錦襪金線絲履
有朝士某者托無名子作詩嘲之云不作錦衣裳裁爲
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媿絡絲娘

補少室山
房筆叢

周季年大雪謠

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來一夜春

後大宋受命

補清
異錄

五代詩話二卷

譚瑩玉生覆校

